
武俠世界
第38年
17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趕盡殺絕」。凌鋒與五個師兄同拜在藍天朗門下學藝，他經常受到師兄們的欺負，小則用石灰撒在他受傷的皮膚上，大則更容不下他，欲趕盡殺絕而後快，幸虧蒼天保佑，使他大難不死……俗語云：不是不報，時間一到，甚麼都報。欲知潘浩然等為何苦苦相逼？凌鋒如何逃過兩劫，得以報仇雪恨？個中詳情，請細閱。

* * *

本期選刊東方玉先生撰著的新故事「古桃源傳奇」，相信本刊的擁戴者對東方玉先生所著的故事並不陌生，新故事仍稟承東方玉先生作品的一向文風，故事清新亮麗，內容豐富，引人入勝，獻上新作，以娛讀友。

江之南先生所著的「奪寶結良緣」短小精幹。「七煞魔君」江南想稱霸武林，故意放出風聲「三龍寶庫」被盜，他的陰謀是否得逞？

* * *

下期刊登「怒殲金毛虎」「保鏢」，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7期

(總號19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因妒成恨 陷害師弟

趕盡殺絕

武俠恩怨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風和日麗，清風送爽，正是郊遊好時節。

凌鋒却滿頭大汗，背着一大綑柴枝，從山上一步一步的下來。

他揩揩額上的汗水，自我安慰地道：「快到家了，快到家了。」

其實，這地方離他的家，還有三里，不過，自我安慰之後，脚步竟然也輕快起來。

忽然，前面湧起一陣烟塵，接着傳來一陣馬蹄聲。

凌鋒也不以為意，因為這附近向來有很多人來往，何況這是狩獵的好時節，很多人也趁這日子，出來打獵，獵些小鷄野兎，留着好過冬。

凌鋒繼續走他的路。

「颼」的一聲，一支勁力的箭，竟然射在他的柴枝之內。

凌鋒「哎呀」一聲，叫了起來。

祇見前面是一列人馬，正向他奔來。

凌鋒看看那深入綑柴的一箭，內心不禁湧起一陣寒意，因為這箭如果不是射中柴，而是射中自己的話，那實在不堪設想。

凌鋒叫道：「請各位小心，前面有人呀！」

他以為這麼一叫，那些人會避開他。

那知道，他這一嚷，「颼颼颼颼颼」的五聲，竟然有五支箭，同時射向他。

三支落在他的跟前，一支從他左耳過，另外一支，更從他頭頂飛過。

羽箭勁射，並不是鬧着玩的。

凌鋒想再叫，但眼前人馬漸近，他一望過去，登時收住了叫聲，一個滾身，躲在那綑柴的後面。

幸好他反應極快，因為立時又有五支箭，射向他來。

「師兄，師兄，是我！」凌鋒躲在柴枝之後，大叫出聲。

那些人馬更近。

一列排開，是五個人。

當中的一個，坐在馬上，是個魁梧的漢子，虎背熊腰，却是異常貌醜。

他正彎弓搭箭。

躲在柴枝後面的凌鋒，當然不敢露出臉來，祇是叫道：「大師兄，大師兄，是我，不要射我。」

「是你，你是誰？」大師兄潘浩然故意問道，當然，他知道躲在柴枝之後的是師弟凌鋒。

凌鋒慢慢的把頭伸了出來，道：「大師兄，是我凌鋒呀！」

潘浩然笑道：「對，小師弟，我正要找你。」他話未說完，矢已離弦。

又是「颼」的一聲。

這一聲在凌鋒的耳邊响過之後，他感到一陣痛楚，他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連忙又躲了下去。

他摸摸耳邊，祇覺滿手濡濕，再低頭一看，祇見手掌之上，已滿是鮮血。

凌鋒心頭一震。

他知道，大師兄潘浩然一向對自己不懷好意，不過，他從沒有想過，潘浩然會要他的命。

「這一箭射他不死，衆師弟，再來！」

那四個漢子，其實也是凌鋒的師兄，他們似乎非常擁戴大師兄潘浩然，見他躲過，又同時放箭。

那大綑柴枝，暫時救了凌鋒的命。

一時之間，五人莫奈凌鋒何。

其餘的人，似乎正等候潘浩然的指示。

凌鋒叫道：「大師兄，我凌鋒開罪了衆師兄甚麼，請明言。」

潘浩然笑道：「凌鋒，你可知你罪大惡極。」

「小師弟實在不知。」凌鋒道。

潘浩然怒道：「凌鋒，你還在惺惺作態？」

「不，大師兄，我實在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過，既然你如此說，也好，讓你知道，使你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凌鋒心底又是一寒，不過，他仍然叫道：「師兄，請你說出來，好讓我向你叩頭認罪。」

「叩頭認罪？你當然想，不過，我今日絕不饒你的了，你好好準備受死吧。」

「大師兄要我死，我可以死，但我却不願死得不明不白。」凌鋒朗聲道，一派正氣凜然。

「好極，你們各為我數他一條罪狀，莫仁，你先說。」潘浩然道。

莫仁正是在潘浩然的左邊，是潘浩然最信任的師弟。

莫仁道：「自你入師門以來，天天在師父面前，花言巧語，在師父面前爭寵，這是第一大罪。」

凌鋒聽了，叫道：「我怎會在師父面前爭寵，你看，我每天要上山斬柴，也是師父吩咐的，而你們……」

潘浩然怒道：「你不要再說，巫澤，你說！」

巫澤立時恭敬的接口道：「是的，大師兄。凌鋒，你不單在師父面前爭寵，還在追求小師妹。」

「我追求小師妹？」凌鋒又叫了出來。

巫澤續道：「你未來之前，小師妹一向對我們大師兄千依百順，你一來了……」

潘浩然道：「不要再說下去

了。」

這個罪狀，似乎是最傷潘浩然之心，但他却不想因此事而多言。

巫澤也非常機靈，不再說下去。

潘浩然道：「小子，你沒有話說了吧。」

凌鋒一向與小師妹感情很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說到男女私情這方面，凌鋒却是模糊一片，他祇知道，自己與小師妹年齡相若，話投機而已。

潘浩然又道：「陸多財，你說。」

陸多財是四師兄，他也立時道：「你自恃有幾分天聰，學甚麼也都比我們快一些，連我們大師兄的風頭，也搶過了。」

潘浩然聽了，叫道：「說得好！」

凌鋒聽了，却大不謂然，道：「我的武功與你們比較，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我怎會搶你的風頭？」

「你還要說？」潘浩然又再發怒。

「大師兄，請勿為這小子發怒，這不值得。」開聲的是五師哥倪正。

倪正年紀比凌鋒大三歲，向來與凌鋒也並不友好。

倪正道：「凌鋒，單是你那唇紅齒白，姑娘一樣的臉孔，也足以判你死罪有餘。」

凌鋒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忍不住反駁道：「我這臉孔是天生的，是爹娘給我的，那也是罪？」

潘浩然貌醜，一向對這面目英俊的小師弟，早已懷有莫名之憎恨，祇是自己不能說出口來，而今有師弟為他說出心中情，自是快慰。

潘浩然道：「既是你爹娘所賜，那要連你爹娘也要殺，也要死。」

凌鋒七歲喪父喪母，對爹娘面目，印象也十分模糊，但總有一份敬仰思念之情，如今聽到大師兄如此說，心中不期然的發怒，也不理會甚麼，叫道：「你要我死，要我作甚麼也可以，為甚要辱及我爹我娘？」

「辱你爹你娘又如何？要不是你爹娘是天生賤種，也不會有你這小賤種。」

凌鋒聽了，登時怒極，一竄而起。

他那凜然大義的樣子，使五個師兄為之愕然。

潘浩然叫道：「還不放箭？」

四個師弟，如夢初醒，四支箭同時射來。

凌鋒心想：「大丈夫要死，也要死得一個所以然。為了這四條莫須有之罪，死了下黃泉，也沒臉見爹娘。」他雙掌推出，柴枝飛射而出。

這四支箭被這些射出的柴枝擋了下來。

潘浩然叫道：「好小子，好小子，竟然敢反抗，好極，好極，這不叫我們以大欺小，而是你以下犯上，死了也叫不得冤枉。」

凌鋒聽了，立時矮下身來，又想道：「這師兄想要殺我，又想不到藉口，而今冤枉我以下犯上，就算到了師父跟前，我也欲辯無從。」

這時，箭如雨下。

幸好這一大綑柴枝，暫時仍可作擋箭牌。

凌鋒也慶幸自己上山砍柴，沒有偷懶，否則柴枝少一些，恐怕也擋不了這些箭矢。

凌鋒當然不想死，但這樣瞎纏下去，總也不是辦法，他們有五個人，自己祇得一個，這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也不聞的環境，祇有一着，走為上着。

前面是山坡，凌鋒立時心生一計。

他全身縮小，攀着那大綑柴枝，便向前滾。

這時，五個師兄，已各自分散，圍着凌鋒，凌鋒要躲也躲不了。

陸多財與倪正，正衝他而來，向他發箭。

凌鋒推動綑柴，猛然衝向大師兄潘浩然。

潘浩然那匹馬，被這綑柴驚嚇，突然人立，發狂嘶叫，幾乎把潘浩然拋了下來。

這時，凌鋒已附着綑柴，滾下山坡。

衆人正想追下去。

潘浩然叫道：「不用追！」

衆師弟停了下來。

潘浩然道：「火！」

倪正最為機靈，已明白師兄心意，他拿出了火摺子，替大師兄燃了一個火頭，縛在一支箭之上。

山坡並不十分陡斜，柴綑正慢慢向下滾去。

祇見潘浩然，搭了火箭便射。

柴綑那麼大，當然是錯不了目標，登時，柴枝的一邊，燃了起來。

正是風高物燥，柴綑立時着火蔓延，加上柴綑的滾動，火勢加速。

凌鋒那時攀附在另一邊，猶未知道，但聽到上面幾位師兄，大聲叫囂喝采，心知不妙。

他正想探頭看個究竟，便立時感到一陣熾熱，也見一陣火光。

見到火光，凌鋒才知道柴綑着了火，心中一驚，一時之時，不知如何是好。

柴綑仍然向前繼續滾動，暫時仍未燒到凌鋒所攀附的一邊，不過，那祇是遲早之事。

然而，凌鋒控制着柴綑，希望利用柴綑的滾動，可以把火壓熄，可是，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响。

火勢並沒有因為他的滾動而被撲滅，反而因為滾動，火乘風勢，反更為熾烈。

斜坡上的各位師兄，也因為柴綑成了火球，更為高興，叫囂不已。

凌鋒這時，不但感到火勢猛烈，更感到一陣陣撲面的熱氣，知道再躭下去，火一定會燒到自己這一面，可是，當他探首一望，祇見山坡上的五位師兄，已是各自搭箭，祇要他一出現，箭頭立時猛射在他身上。

此時正是繼續攀着火球不得，離開火球也不得，心想，老天爺，為甚麼如此待我？

突然，他感到柴綑突然滾動加速。

原來，柴綑滾到了另外一個斜坡，這個斜坡，更為陡斜，直下山崖。

因為滾動加速，也把一邊着火的柴枝暫時壓熄，不過，柴枝雖無火焰，却升起了一陣一陣撲面的黑煙，煙入凌鋒眼內，見他眼淚長流，雙眼睜也睜不開。

上面五人，見火球朝另一邊滾去，也立時策馬上前，看着火直往下滾。

潘浩然叫道：「看你這小子還可以躲往那裏？」

其他師弟也在你一言我一語，當然也是詛咒凌鋒。

凌鋒這時，已不辨東西南北，祇感到無法呼吸，嗆咳不停，他再沒有辦法，雙手一鬆。

火球仍向前滾動，他也向前滾動。

潘浩然再策馬上前，四個師弟也跟了上去，他們祇看到火球越滾越快，烟霧也越來越濃。

倪正道：「師兄，殺這小子，不用咱們動手了！」

莫仁也道：「小子冒犯師兄，定應有此報！」

潘浩然滿意地大笑，並把弓箭收回。

巫澤道：「師兄果然妙計，好叫這斷死無葬身之地！」

陸多財道：「這樣滾下去，不但死無葬身之地，連屍骨也無存，痛快！」

潘浩然也接口道：「痛快，實在痛快！」

五人仍在崖上，佇立一會，看到再沒有凌鋒的踪跡了，這才回去。

潘浩然道：「你們看到了甚麼？」

倪正第一個回答，道：「我們今天陪大師兄打獵，甚麼也沒有看到。」

莫仁接口道：「我也是甚麼也沒有看到！」

巫澤與陸多財同時道：「我們也是甚麼也看不到！」

潘浩然一提馬首，十分滿意這四位奉承唯恐不恭的師弟，笑道：「回去！」

這件殺人事件，果然只有天知地知？

當五人絕塵而去，良久，那邊樹叢却出現了一個人，這人一身綠衣，躲在草叢樹叢之中，無人注意。

這人一躍而出，沿着柴綑下滾的痕跡，直往山坡下去，她頭上一雙丫角髻，竟是一位女紅粧！

看她身手也是不弱，雖是陡斜的斜坡，她連跑帶跳，却也難不倒她。

她越跑越快，還不時輕聲的叫道：「師哥，師哥！」

原來這位姑娘，正是剛才山坡上五人的小師妹，也是凌鋒的小師妹藍茵。

藍茵不單是他們的小師妹，也是他們師傅的女兒，其實藍茵跟她爹爹藍天朗，三歲便開始學藝，藍茵才是他們六人的師姐，不過，藍茵年齡却是他們當中最小，因此，人人都叫她小師妹。

藍茵自幼學武，却無半點粗獷氣質。

她日夕在六位師兄之中，幾乎也把自己當作了一個男孩子，雖然她心理與六位師哥一般，但她天生美貌，人人愛護有加。

年來，藍茵已是亭亭玉立。

幾個師兄對她，已經從愛護變成愛慕。

可是，少女不知愁滋味，她雖然對各位師兄差不多，不過，對凌鋒似乎較有好感。

一來是姑娘愛俏，凌鋒生得俊秀，行動也斯文，因此藍茵不自覺的與他較為投契。

另一個原因，是兩人年紀較相近，沒有甚麼機心，說話投緣。

這時，藍茵已來到那個陡斜山崖之前，她本想再踏前一步，幸好及時利住。

原來前面是一個斷崖！

藍茵心下一驚，自言自語道：「我看着這個柴綑一直往這邊滾下去……」

她再勉強上前一步，只見下面，深不見底。

柴綑當然已是不見。

藍茵忍不住的叫了起來，道：「凌師哥，凌師哥！」她想起柴綑滾下之時，尤有火光與濃煙，凌鋒一直爲了避開五位師兄的箭矢，沒有離開柴綑……

這時，柴綑已滾下了無底深淵，那麼……

她不敢再往下想。

可是，却不由她不再想下去，她自言自語說：「凌師哥，你不會，不會！」

然而，事實却在眼前，下面是見不到底的深淵，而崖上仍有柴綑滾動過的痕跡。

藍茵無法鎭定自己，抽泣起來，叫道：「凌師哥，凌師哥……」

她不知哭了多久。

忽然，她覺得這樣哭下去，也不是辦法，一陣寒風吹來，藍茵的頭腦開始較爲清醒。

她自言自語道：「我還以爲他們在鬧着玩，那知道，他們竟是眞的要迫死凌師哥。他們爲甚麼這樣做？」她內心隱隱感到，這件事似乎與自己有關，但一時之間，却又無從想起，這事與自己的關係，原來五個師兄數凌鋒罪狀之時，她並未到。

「我要回去，回去告訴爹爹！」她站了起來，又道：「那五個師兄雖然對我也很好，但眼看着他們迫害凌師哥，我不能讓他們超然法外的！」

不一會，她又氣餒下來。

「沒有屍骨，師哥究竟是不是眞的死了？而且事發之時，自己也沒有由頭到尾看到，只有他們五個人才知，沒有其他人證，又怎能指證他們？」

一時之間，她實在感到迷惘。

這時，已是暮色四合，一陣冷風，自山崖下面，捲吹上來。

藍茵深深的吸了一口。

她突然嗅到一陣血腥之味。

風又再從下面捲吹上來，這一次，不單帶有血腥之味，還帶來了一聲呻吟。

這呻吟聲令藍茵全身毛髮直豎，她猛地退了一步，她以爲自己聽錯了。

可是，又再一聲——那是極端痛苦的呻吟聲，她沒有聽錯。

忽然，她想起了凌鋒。

凌師哥還沒有死？

藍茵踏上前一步，叫道：「凌師哥？」

良久，又一聲呻吟的聲音，這一次，她可以更爲肯定，那絕對是呻吟，而且呻吟聲中，似乎帶有回應，不過，回應的人身受重傷，連說話也無法控制！

「凌師哥，你在那裏？」藍茵朗聲叫道。

「我……我……」

「眞是你，凌師哥，你在那裏？」

下面是漆黑一片，藍茵實在不知應從那裏開始搜索，不過，他已忘記了危險，走向懸崖。

可是，她眞無法看到下面有些甚麼，她拿出火摺子，大風之中，火摺子無法燃得起來

每一陣大風，都帶來一聲呻吟，似乎還夾了「救命」的聲音。

藍茵不再猶豫，往岩下爬去。

因爲黑暗，反而使她不知道了危險，如果是白日，她反而沒有勇氣爬下去。

她一邊爬一邊叫道：「是你嗎？凌師哥？」

風聲，回聲，使藍茵有點迷糊。

忽然，她聽到了那聲音：「是我，我是凌鋒……」聲音是若斷若續，似有又似沒有。

藍茵精神一振，大叫道：「凌師哥，你在那裏？」她叫了又叫，一遍又一遍。

終於，她聽到了。

「我……在……這……裏！」

藍茵停了下來，但見前面是黑影幢幢，不過，她可以肯定，聲音的確是從那裏出來。

「凌師哥？你究竟在那裏？」

「是你，藍師妹？」是凌鋒喜悅的聲音。

「是。」

「你快撥開前面的草叢！」

藍茵立時撥開前面草叢，只見黝黑之中，有物體在半空中飄蕩，左搖右擺。

再看清楚，只見凌鋒是擱在一棵小樹之上，那小樹早已沒有樹葉，只剩下禿枝，而他正掛在這禿枝之上。

「凌師哥！」

「果然是你，」凌鋒的聲音充滿了喜悅，不過，他接續發出的却是痛苦的呻吟聲。

「你怎麼了？」藍茵伸出手來，想把他救起。

凌鋒道：「師妹，你要救我，要小心一點，否則……」

藍茵因一時興奮，幾乎忘記了自己也身在險境。

「你有沒有受傷？」

「有，而且十分嚴重！」

「怎麼？」藍茵在上面，無法看到他受了甚麼傷。

「我整個人被樹枝掛着！」

這時，藍茵才明白，凌鋒從上面跌下，恰巧跌在這禿枝之上，而那些禿枝刺入他的衣服。

這是凌鋒的不幸，也是他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因爲禿枝插入了他的衣服，他才可以這樣附在禿枝之上，否則，他早已墮入了深淵。

「我下來救你！」

「不，這小樹看來只可以承受我的重量，多一些重量，就承受不了。」

「那怎辦？」藍茵十分焦急。

「你身上有沒有繩索？」

藍茵道：「沒有……」她想了一想，早已明白凌鋒的意思，只有用繩索把他吊起來，才可以離此禿枝。

她立時穩定了身體，然後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了下來，凌鋒知道這位小師妹，聰明伶俐，見她如此爲自己，心內也十分感動。

藍茵把上衣撕開成帶，縛了起來，暫作繩索，她的衣服，是上等絲綢所做，十分堅靭。

「好了，你雙手沒有傷？」藍茵把帶子放了下來。

「沒有！」凌鋒伸手接過，但身體這一移動，却使他身上產生劇痛，忍不住的呻吟出來。

不過，他仍然忍着，雙手接過了絲帶子。

藍茵道：「我拉你上來！」

「師妹，小心！」

藍茵雙臂蓄勁，打算一拉，便把凌鋒拉上來，她已作好了準備，雙腿抵着岩縫，自覺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一把而把凌鋒拉上來。

藍茵道：「準備！」

她一使勁，凌鋒也配合了她的勁力，果然，凌鋒整個身體被抛離了掛着他的禿枝。

藍茵再迅速收起絲帶子。眼看凌鋒便要到達藍茵穩身之處，那知道，凌鋒身體突然一墮。

這一墮的力量極大，竟然把藍茵也扯了下來。

兩人在這情形之下，無法使力，藍茵抵着岩縫的雙脚也不能再抵住，不由自主的滾了下去。

兩人立時伸出一手。

徼天之幸，他們雙手緊扣，而藍茵雙腿一伸，跨住了一叢在石縫長出來的叢草。

凌鋒這時成了倒掛，脚背鈎住了樹椏。

這麼一動，形勢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本來是藍茵在上救凌鋒，但而今已變了，兩人緊扣一手，但凌鋒在上，而藍茵在下。

也幸好是黑暗，他們並不知道危險，看不見下面無底深淵，否則，單是看到那危險形勢，兩人早已手脚發欺，掉了下去。

藍茵知道凌鋒扯着自己，十分吃力，她雙腿立刻在一叢草上，她稍一用力，本想躍上草叢之上，那可以使凌鋒不用拉着自己而感到吃力。

可是，這一躍却把那叢草踢歪了，她立時失去重心，下墮之力加大，凌鋒扣着她手，本已勉强，突然下墮之力，使他再無法穩着身體，不由自主往下墜。

他們不知下墜了多少。

不過，兩人始終是雙手緊扣。

突然，凌鋒感到雙足觸到一些東西，他也不理會那是甚麼東西，猛然用力扣住。

這一抵住，穩定了身體，也緊握着藍茵的手。

藍茵本以爲這一下墜，定然是粉身碎骨，她也不敢再看，雖然是睜大了眼睛也看不到甚麼，她也閉上了眼，忽然，她感到自己定了下來。

「我們到了哪裏？」藍茵張開眼問。

凌鋒道：「不知道！」

「我們是否死了？」

「還沒有！」凌鋒雖然說得輕鬆，但他也嚐到那份死亡來臨的滋味。

藍茵慢慢睜開了眼，只見自己仍在半天吊，一陣風吹過來，她不單感到身上的寒意，也感到心上的寒意。

凌鋒可以從手上感到藍茵的害怕！

其實，他何嘗不是滿心恐懼。

「拉……拉我……上……」藍茵的說話顯得非常荏弱，而她的手也變得無力。

凌鋒道：「好，好，我拉妳上來，不用怕，有我在，妳一定沒有事的。」

凌鋒先穩住了身子，又試一試，似乎十分穩妥，便用力一拉。

這一用力，也是超乎他計算之外。

因爲他抓住的地方，竟然是一塊岩縫伸出的石頭，石頭在多年的風吹雨打中，早已失去了岩石本身應有的堅固，被凌鋒這一使力，立時斷了。

兩人又再往下翻滾。

這一次，連本來有信心的凌鋒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全身發軟。

祇有兩人的手仍然互相的牽着。

這一墜是鬼門關前的一墜。

幸好閻王還沒有打算把他們押入府內。

這一次，倒是藍茵先着地。

「隆」的一聲，兩人同時倒了下去。

是結實的土地。

兩人伏在地上，說不出話來，祇是仍然雙手牽着。

不知過了多久，藍茵才「哼」的發出了聲音。

凌鋒也張開口，勉強擠了一些聲音出來：「呀！」

這時，天已漸亮，兩人慢慢睜開了眼睛，他們第一眼所看到的，便是對方的眼睛。

「是你，凌師哥！」

「是妳，師妹。」

兩人笑了起來。

「我們沒有死？」

「沒有死！」

「眞的？」

「當然是眞的，妳看……」

四周是霧靄迷濛，一陣涼風吹來。

藍茵道：「對，我們沒有死，你看，這是草地，還有，那邊有樹，還有……」

「還有水流！」

「我們在那裏？」

「不知道。」

「我們不用知道，祇要知道沒有死，那一切都足夠了，是嗎？」凌鋒天眞地問道。

「是的，是足夠了。」

兩人倦極，連話也不想再多說一句，是的，從鬼門關來回了幾次，還有甚麼氣力？

他們不知睡了多久。

一陣「嘶嘶」的聲音，先弄醒了藍茵。

藍茵循着聲音一看，登時，發出了一聲尖叫，不過，尖叫祇叫了半聲，便立時停了下來。

因爲藍茵知道，尖叫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會帶來死亡，因此，她不自覺的止住了。

但尖厲的聲音仍然吵醒了凌鋒。

凌鋒看到藍茵的眼，充滿了恐懼，他循着她的目光看去，祇見在他們不遠之處，有一條昂首的蛇。

「嘶嘶」的聲音正來自那條蛇。

而在蛇的前面，卻有一隻也是昂首相向的大蛙。

如果在平日，藍茵的尖叫聲音，早已吸引了大蛇，向她攻擊，幸好這次沒有，因爲在牠面前，顯然有更厲害的敵人。

那大蛙十分醜陋，黝黑一片，卻對毒蛇毫無懼怕。

凌鋒輕輕的按着藍茵的手，示意她安心，她回眸看凌鋒，見他也醒了過來，嫣然一笑，表示了安心。

毒蛇仍在昂首吐舌。

大蛙卻默然不動。

凌鋒輕輕拉着藍茵的手，示意她往後退，藍茵會意，試試移動，也沒有問題。

兩人離開了這兩隻可怕的東西較遠，才有膽量說話。

凌鋒道：「這地方滿是沼澤瘴氣，到處都會有這些蛇蟲鼠蟻。」

藍茵道：「這蛇有毒？」

「你看牠頭呈三角並且噴出一些腥臭之氣味，一定是惡毒非常。」

「那隻蛙一定被毒死。」

「也說不定。」

忽然，藍茵有點孩子氣道：「師哥，你以爲牠們這樣互鬥，誰勝誰敗？」

凌鋒沉吟不答。

藍茵道：「其實，不用說也是毒蛇大勝，可能一口便吞下了那大蛙。」

「並不一定。」凌鋒道。

「爲甚麼？」

「你看，大蛙不動，顯然牠也有取勝之道。」

「怎會？」

「如果不會，爲甚麼牠不先走？」

「對，你這話也有道理，不過，大蛙並沒有防衛的能力。」

她話未說完，大蛇已蓄勢一擊。

這一擊是狠毒而準，大蛙看來並沒有招架的餘地，那知道，大蛙不慌不忙，待那大蛇一至，立時張大其口，突然把大蛇頭活生生的吞了下去。

那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凌鋒與藍茵幾乎因此而叫了起來，幸好，那大蛙也因爲這勝利的一噬，發出了「閣閣」的叫聲，掩蓋了他們發出的聲音。

藍茵道：「眞想不到。」

凌鋒也接口道：「實在是出人意料。」

那大蛙咬着蛇頭，一口一口的把蛇吞下，那條蛇開始的時候，仍有些掙扎，但過了不久，已全身軟了下來，慢慢滑入蛙口之內。

轉眼之間，連蛇尾也不見了。

凌鋒心想：「物不可以貌相，那笨拙的大蛙，看來平凡無比，但竟有如此功力，與人打架過招，其實也……」

藍茵見他呆着，輕推了他一下，道：「師哥，你在想甚麼？」

凌鋒如夢初醒，道：「沒有甚麼。」

這時大蛙已吞下了整條蛇，昂起頭來，似乎在發出勝利的呼聲。

藍茵道：「這蛙也許有毒。」

凌鋒道：「我們應該趕快離開。」

這時，他們再看所在的地方，原來，這地方是懸岩上一處突出的地方，因爲平坦而有泥，因此長滿了草籐與及其他植物。

凌鋒道：「我們並沒有跌到深淵底處。」

藍茵道：「是的，我們祇在半山。」

「那麼，我們還可以回去……不過……」凌鋒一時之間，不知想說甚麼似的。

「不過甚麼？」藍茵問道。

凌鋒並沒有回答。

藍茵道：「快，快找找，我們的確還有機會回去。」

「回去？回去做甚麼？」

「我回去見我爹爹，你回去見你師父。」

凌鋒嘆了口氣，半晌才道：「妳也看到，五位師兄如何對我。」

「他們……他們似對你有偏見，或者是誤會。」

「不，絕對不是，他們要殺死我。」

「爲了甚麼？」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爲甚麼不告訴我？」

凌鋒抬起頭來，望了藍茵一眼，隨即又低下了頭，道：「他們要殺我，也許是……不，不是也許，而是爲了你。」

「爲了我？」

「大師兄視我爲眼中釘，因爲我一向與你十分投契，還有，師父對我很好，他們也看不過眼。」

「你可以回去告訴師父。」

「唉，我不想令他老人家……而且，我出身寒微，一切不能與大師兄們比較。」

「他們甚麼比你優勝了？」

「他們比我早來，尤其是大師兄，師兄弟都擁戴他。」

「他早來又怎樣？至低限度，他有一樣不及你。」

「甚麼？」

「他那麼貌醜，我不會喜歡他。」藍茵說了這話，才覺自己失言。

凌鋒道：「我……」

藍茵道：「師哥，有道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我一向都認爲你比大師哥好，一切都比他好。」

凌鋒似乎反過來有些靦覥，半晌才道：「假若我們有機會回去，妳千萬不能這麼說，尤其是在大師兄跟前。」

「爲甚麼不能？如果我們有機會回去，我一定在大師兄面前說明一切，更會在爹爹面前說清楚。」

凌鋒低下了頭。

藍茵等了一會，有點氣憤似的，道：「凌師哥，你明白我要說甚麼？」

凌鋒似點頭又搖頭。

藍茵熱切地道：「你明白的，爲甚麼你不肯說出來？難道……」

凌鋒站了起來，似乎想覓地而走，不過，這地方根本沒有甚麼地方可走。

他索性面壁。

藍茵氣極，也不理會前面是甚麼地方，她祇想不再見這位鐵石心腸的師哥。

凌鋒當然是明白這小師妹的心意，不過，他自忖出身低微，根本配不上這位師妹。

凌鋒見藍茵不理山洞之內有甚麼危險地竄了出去，心下立時着急，也追了出去。

想不到轉了幾個彎，前面竟是豁然開朗。

藍茵並沒有走到那裏，她也站在前面，回首見凌鋒，喜道：「原來這裏有斜坡，可以上去崖頂。」

凌鋒道：「是的，眞想不到，我還以爲我們已到絕路，永不能再回去。」

「我早說過，我們可以回去的。」

斜坡一直引向上面，看來並不難走上，可是，當她回首，却看到凌鋒一動也不動。

「走呀！」藍茵道。

「師妹，妳自己走吧！」

「爲甚麼？」

「我不想走。」

「爲甚麼？」

凌鋒並沒有解釋，祇呆站不動。

藍茵道：「我們回去，我一定會在爹爹面前解釋，你也不用怕大師兄。」

「不，我不想……」

藍茵道：「凌鋒，你爲人總是這麼怯怯懦懦，你怕甚麼，你是人，他們也是人，何況我一直站在你這一邊。」

「就算我回去，大師兄仍然會想盡辦法殺我。」

「那又如何？」

「我不想……」

藍茵有點發怒，道：「你不想甚麼？你不想與他們週旋，難道他們便會放過你嗎？」

可憐的凌鋒仍楞楞的站着。

藍茵實在再無法忍受凌鋒的怯懦，她再不回頭，使勁一躍，上了斜坡。

這斜坡上面，滿佈青苔地衣，非常濕滑，一踏上去，根本無法站立。

幸好藍茵輕身功夫也不弱，當她一腳未穩，早已借力使力，又再躍上一重，這一着地，青苔地衣仍然非常滑溜，再沒有借力使力的餘地。

她完全失去了重心，四邊又沒有可以抓爬的地方，因此，她便迅速向下面滑去。

但斜坡並不是傾向他們剛才所處的平地，却是滑向另外一面，這另外一面，似引向深谷。

在這一刻，藍茵再沒有援手的話，她將會一直滑下去，可能滑下深淵。

凌鋒看了，似忘記了一切，奮身向上一撲，躍向正在下滑的藍茵。

凌鋒一看青苔之上，也是無法穩着身子，不過，他暫時抵住藍茵，使她下滑的速度減慢。

藍茵本也以爲自己會一路滑下，而今見師哥奮不顧身，上來救自己，心中也覺一甜。

不過，兩人在斜坡之上，實在無法穩身，加上兩人身上重量，滑下之勢更速。

凌鋒突然向橫使力，立時改變了二人下滑的方向，這是臨危最冷靜的一着。

他們雖仍下滑，但方向改了，回到兩人剛才所在的平台之上。

他們落在平台上，不住喘氣。

兩人又再一次在鬼門關前，多走一遭，如果不是凌鋒的果斷，兩人早已魂斷歸西。

藍茵倚在凌鋒懷內，昂首看了凌鋒一眼。

原來凌鋒也正在看他，而且是情深款款的目光。

「師哥，你根本是天生聰慧的人，臨危不亂，你勝潘浩然千百倍！」

凌鋒聽了，竟忍不住笑了出來。

藍茵奇怪的問道：「你笑甚麼？」

「我笑？因爲從來沒有人稱讚過我。」

「我不是讚你，而是事實，剛才假若你不是臨危不亂，我們早已粉身碎骨！」

「我比得上大師兄？」凌鋒似乎在問藍茵，也似乎在問自己。

「當然比得上！」

這時，凌鋒似乎恢復了無限的自信，不過此時，他發覺自己擁着師妹。

他不敢推開她，不過却有些尷尬。

藍茵是個非常聰明的姑娘，而且比凌鋒早熟，知他有男女之嫌，却又不敢開罪自己。

藍茵這時，把心一橫，反而雙手箍着凌鋒，道：「我們是註定要在一起的！」

凌鋒有些不安，道：「爲甚麼你這麼說？」

「我本來想一走了之，但結果仍是墜入你的懷內，而且這已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

「當你被師兄打下來之時，我爲了救你，你也爲了救我，我們豈不是一次一次的互相牽着。」

凌鋒當然記得他們那一次死過翻生的經驗，他也忍不住的道：「是的，我們是上天註定的！」

「那是眞心話？」藍茵道。

「當然是！」

藍茵一直盼望師哥對自己有所表示，這一次，凌鋒眞沒有退縮之意。

人與人之間的結緣，實在難以解釋。

藍茵的條件，她實在可以有很多選擇，不過，她一直喜歡這位小師哥，其中原因，也許連她自己也難明白，也許三生石上，他們早已緣定！

兩人相擁着，有說不出的甜蜜。

半晌，藍茵道：「師哥，這時我反而不想回去了！」

「爲甚麼？」

「祇要你在我身旁，甚麼地方也是好的！」

「對，我也這樣想。」

當他們陶醉在甜蜜之際，好夢尤來最易醒。

忽然，他們都聽到了一些聲音，聲音來自上面，似乎是很遠，也似乎是很近。

「大師兄，爲甚麼你這麼不放心？我們昨天豈不是早已親眼見他跌了下去？」那是莫仁的聲音。

凌鋒與藍茵立時警覺起來，他們閃在一旁，害怕被上面的人瞧見。

其實，他們在半山之下，那會有人瞧見？不過，他們躲了一會，却又不見有人下來。

凌鋒道：「怎麼師兄們會再來？」

藍茵道：「難道他們良心發現，要找回你？」

「我看確是找我的，但並非找我活生生的人，而是找我的屍骨！」

「他們果眞如此狠心？」

「當然是！」

藍茵似乎仍有些不相信。

凌鋒依然死硬的相信自己的感覺，道：「他們是要趕盡殺絕！」

藍茵雖不同意，但也沒有再和凌鋒辯論。

不一會，人聲漸渺。

凌鋒道：「看來他們已走了！」

藍茵正想說話，有繩索自上面垂了下來。

兩人互望一眼，心想：「他們還在搜？」他們不敢開聲，害怕上面的人，早已下來。

那些繩索祇是垂在他們上面的半空，看來這地方對上面的人來說，那太深了。

兩人不敢稍動。

等了一會，繩索不斷抖動，似有人下來，他們兩人，伏在一旁，更爲緊張。

不過，那幾位師兄一直沒有下來，也許他們認爲，到了如此深度，仍沒有發現屍骨，那麼，他們一定早已墮入了深淵。

「這地方太滑，下去也沒用！」有聲音傳來。

另一人回答道：「是的，下去也沒有用，墮到了這個地方，沒有理由不死！」

接着繩子又再猛烈抖動。

垂下來的繩子有幾條，但過了一會，繩子上升，看來他們眞的離去。

藍茵稍稍移動，往上看去。

這時，天又已入黑，因爲他們當時十分緊張，並不覺得時光流逝，想不到這一番擾攘，已過去了大半天。

凌鋒也往上看了又看。

忽然，藍茵道：「咦？他們留下了繩索。」

凌鋒也往那邊看看，果然看到一條繩索在風中搖曳。

「他們故意留下？」

「故意？沒有必要吧？」

「也許其中一條繩索斷了，因此，留在上面，他們無法回收！」

凌鋒走近斜坡處，伸手想拉那繩索，可是，他並不夠高，無法抓住繩頭。

他不想跳上去抓那繩頭，因爲附近地方太滑，假若一不小心，踏了一個空，那是極爲危險。

假若在白天，那還可以，而今是暮色四合，看不清楚附近環境，他也不敢貿然去抓。

藍茵道：「讓我來！」

凌鋒以爲她想用輕身功夫躍上去，便道：「不，那太危險，穩不住身體，我也無法助你！」

「不，我不是想飛身上去，而是你讓我踏在你的肩上，這樣，相信可以抓住繩頭！」

凌鋒道：「我眞蠢，爲甚麼這麼簡單的辦法也想不出來！」

他立時蹲了下來。

藍茵站在凌鋒的肩上，凌鋒慢慢起來，可是，他們兩人的身高，仍不及繩索那麼高。

藍茵試了又試，仍然無法抓住繩頭。

凌鋒道：「先下來再說。」

藍茵道：「不，祇差一尺！」她說完之後，借着凌鋒的肩膊，一躍而上。

這一躍居然讓她抓住了繩頭。

藍茵吊在半空，高興地道：「抓住了，抓住了！」

凌鋒起初以爲繩索是鬆脫的，打算把繩抓了下來，再作打算，看看有甚麼用途，而今却想不到，繩索的另一端，仍縛在上面。

藍茵道：「我試試爬上去！」

「你要非常小心！」

「我知道！」

凌鋒忽然改變了主意，道：「不，不，不要爬上去！」

「爲甚麼？」

「可能是個陷阱！」

「甚麼陷阱？他們早已離開！」藍茵也不理會凌鋒，繼續往繩索上爬。

爬了一會，覺得繩索十分牢靠，道：「師哥，我看沒有甚麼陷阱的，你也上來。」

「這繩索夠力？」

「我看沒有甚麼問題！」

不過，站在下面的凌鋒，那有辦法抓住繩索？

藍茵決定先滑下去，把凌鋒也拉了上去，才繼續往上爬去。

不一會，藍茵滑回原處，這時，天色又黑，他們幾乎看不見東西，祇靠聲音。

藍茵到了繩索盡頭，道：「師哥，你躍上來，抓着我的手。」

她在繩索盡處，並把手垂下。

凌鋒雖看不清楚，但也試躍上來。

一躍，碰到了藍茵的手，却抓不到，幾乎滑了出懸崖，幸好他下盤功夫不錯，拚命穩住了身體。

第二次再試，藍茵也看不見，但碰到師哥的手，有感覺，叫道：「再試一次！」

這一次有了較多的準繩。

凌鋒多加了一點力道，往上一躍，果然抓住了藍茵的手，藍茵再用力往上一提，凌鋒趁勢再竄身往上，竟然上了繩索，反而在藍茵上面。

「好了，好了！」藍茵鬆了一口氣。

繩子非常結實，承載二人，並沒有危險。

凌鋒在上，一步一步爬上去，藍茵也跟着，這繩索非常長，爬了差不多一盞茶工夫，也沒有到頂，他們用脚抵住石壁，但覺石壁滑膩膩的，假若沒有這繩索，他們根本沒辦法上去。

爬了一會，藍茵的速度慢了下來，而且有些氣喘的聲音。

凌鋒道：「你覺得怎樣？」

藍茵道：「有些辛苦！」

凌鋒這時才想起，兩個人已是一天一夜完全沒有滴水進肚，而今要用這麼多力量爬上繩索，怪不得他自己也有雙手發軟的感覺。

凌鋒道：「師妹，爲了安全起見，你爬在我上面，若你眞的支持不住，我在下面也可承托着你！」

「不，不用了！」

「快，趁我還有足夠的力量！」

藍茵也不再堅持，她向上爬，而凌鋒也矮身下來，一手抽起藍茵，藍茵也借力使力，上了凌鋒的上面，凌鋒在下，可保藍茵一旦太疲倦，他也可以在下面用手承托，免她下墜。

兩人又拚命爬了一會。

忽然，藍茵道：「我看到上面有些閃光！」

凌鋒也抬頭細看，道：「對，那不是閃光，而是天上的星星！」

看到了星星，換句話說，他們已接近了崖頂。

藍茵本已有點筋疲力盡，但而今知道快要到崖頂，也奮力再往上爬。

凌鋒當然也高興，竭力往上爬。

終於，藍茵碰到了崖頂的石塊，一陣和風吹來，雖然是帶了點冷意，却使她整個人清醒過來。

藍茵先是一躍而上。

那知道，當她仍未穩身於石上，一陣勁風便撲臉而來，那力量實在是非常强勁！

藍茵立時不能平衡，便往後退！

她根本是剛剛踏在崖頂，往後一退，便又再跌下了懸崖！

有人高興地道：「他們果眞上當了！」

「這小子死定了！」

「咦，好像不對？」

凌鋒本來是隨藍茵而上，不過，他爲了使藍茵有足夠的地方穩定身體，也不急於上去。

可是，當他發覺藍茵已到了上面，自己也隨即要抽身躍上，却見藍茵又被一股力量擊了下來。

他看着藍茵下墮，伸手出來，連觸及她也來不及，見她像個柔弱無力的人，往下飄去。

上面又傳來人聲，有人道：「不對，不對，怎麽是個女人？」

「女人？你肯定？」

「我一掌打出，打在她軟綿綿的身上，肯定她是個女人。」那人應道。

這時，凌鋒心急極了，他反身一挺，上了懸崖。

祇見懸崖上面，站着幾個人。

那幾個人正是自己的師兄，潘浩然站在當中，一見了凌鋒，叫道：「這小子還未死！」

衆人已不再多說，一湧而上。

凌鋒想說一句話也沒有機會，但祇能盡力保護自己，五個如狼似虎的人，你叫他如何可以保護自己？

單是大師兄一人，凌鋒武功也不及他，何況還有四個師兄。

不過，豁出了命的打法，却有奇蹟。

凌鋒含怒出掌，使五個師兄不敢稍近，他再橫身躍起，雙腿連踢，這一招迫使五人散開。

凌鋒叫道：「你們殺我好了，爲甚麽要殺小師妹？」

潘浩然道：「小師妹？剛才那個是小師妹？」

「當然是，他爲了救我，與我一起墮下山崖，而今上來，却又被你們打了下去。」

潘浩然道：「凌鋒，你不是在嚇我們？」

「嚇你們？我爲甚麽要嚇你們？」

衆人大爲驚懼。

看來剛才出掌打下藍茵的，並非潘浩然，而是巫澤，這時，潘浩然一眼瞪着巫澤。

其餘三人也望着他。

巫澤深知這次闖的禍實在太大，他囁嚅地道：「那人影一上來，我還以爲是這小子。」

「你看也不看便打下去？」潘浩然似有些埋怨。

巫澤道：「你叫我們一有人影上來，便劈下去，免夜長夢多，我祇是奉大師兄你的命令而行。」

潘浩然道：「你沒有錯。」他轉望凌鋒。

他的目光露出了更大的殺氣。

凌鋒一時之間，被這殺氣嚇得連連後退。

潘浩然道：「這一次我們回到師父身旁，一定無法交代，祇有殺了這小子，這事才可以保密。」

「殺，殺！」衆人應道。

潘浩然道：「不單要殺他，而且要留下屍體，否則……」

衆人都明白，祇有死人才能眞正保持秘密。

凌鋒聽了，一陣寒意自心底湧起，他知道自己今日再無倖免之理。

不過，他也沒有退縮之心，因爲小師妹已爲自己墜下懸崖而死，自己再留世上，已無意思，而且，這五個師兄也一定不會放過自己。

「你們……你們想怎樣？」

五人迫近，凌鋒不知怎樣才好。

潘浩然道：「你知我們想怎樣的？」他突然哈哈大笑，並且抽出了佩劍。

其餘四人，也同時抽出長劍。

「你們……你們……」

潘浩然大聲道：「我們要趕盡殺絕。」

「趕盡殺絕！」四人和應着。

五劍齊飛，對着手無寸鐵的凌鋒而來。

凌鋒用雙臂保護自己，左右手臂已同時被刺，他痛極而縱身躍起。

潘浩然叫道：「散開！」

四人應命的散開，凌鋒已然落下來。

潘浩然挺起劍來。

凌鋒從上面落下來，也看見了發着陰森劍氣的劍，這時他忽然想起毒蛇鬥大蛙的情形。

毒蛇便像那支挺起的劍，看來大蛙好像是無處可避，其實大蛙是以不變應萬變，屹立不動。

凌鋒忽然明白，他祇有像臨危不亂的大蛙，那才有生存的希望。

他落下，眼看要落在潘浩然劍光之上，不過，他突然一扭身體，墜下的方向稍改，人雖然仍落在劍

上，但並不是劍尖，而是劍面。

他順劍面而滑下，身體並沒有被刺，但在其餘的人驟眼看來，他似乎仍被劍尖所刺。

潘浩然當然知道自己並沒有刺個正着，反手一拉，把劍向上砍凌鋒。

凌鋒避過一刺，人已接近潘浩然，一脚撐出，踢中了潘浩然的鼻樑。

這一踢眞是非同小可。

潘浩然立時昏頭轉向，而他臉上的血四噴，嚇得其餘四個師兄嘩然。

凌鋒趁這機會脫出了重圍。

這正是大好逃命的機會，忽然，他想到小師妹藍茵，可說是因自己而被擊下了懸崖，自己要逃，逃往那裏才對？倒不如下崖找師妹。

他呆呆的站在崖前。

那四位師兄早已追來，見他呆呆而立，當然不放過這好機會，四劍同時刺出。

呆呆的凌鋒突然感到一陣勁風，他回頭，四枝劍已近，他再無法閃避，翻身一躍，躍下崖去。

四人望着他墜下，本來是一個人影，漸漸變成一個黑點，最終是了無聲息。

四人站在崖前，直至潘浩然發出呻吟之聲，他們才如夢初醒。

他們轉身來到大師兄身旁，扶了他起來。

「那小子呢？」潘浩然問道。

「已被我們四人齊齊刺下了崖下。」

「你們眞的刺中了他？」

巫澤道：「我不知。」

莫仁道：「我好像刺入了他的胸前。」

陸多財道：「我應該似是刺入他的右脅。」

倪正道：「我也是，不，不，不是右脅，而是……似乎是左脅。」

潘浩然道：「你們都是好像似乎刺中了他。」

巫澤道：「不過，他跌下懸崖，肯定死無疑。」

「甚麼？肯定死無疑？上一次他不是墜了崖，還不是又再上來。」

「他不會再有這麼幸運。」陸多財道。

潘浩然反問：「你怎知？」

陸多財無言以對。

倪正道：「他眞的在崖下消失。」

「你看到他粉身碎骨的樣子？」潘浩然又問。

倪正也是無言以對。

潘浩然道：「下去找他。」

「下去？」四人異口同聲地問。

「找不到這小子骸骨，咱們一世有憂。」潘浩然道。

他們四人也明白，大師兄所言非虛，不過，下懸崖找凌鋒與藍茵屍骨，並不是易事。

潘浩然當然也明白，不過，他試過一次，而且這一次自己誤把小師妹也推下了懸崖，此事一定無法向師父交代，祇有肯定二人死去，他才可安心。

他也身先士卒。

可是，來到懸崖之處，雖有繩索之助，但可以下去多深？繩索肯定不可以到谷底，不到崖底一切也是枉然。

巫澤道：「師兄，這附近極多大石，我們把大石推下去，就算他們墜下到了谷底，沒有死去，也讓這些大石，把他們砸死。」

潘浩然道：「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衆人也表示同意。

潘浩然叫道：「還不動手？」

衆人立時把這附近的大石，紛紛推下懸崖，一時之間，響起隆隆震耳的聲音。

他們幾乎把附近可以移動的石塊都推下了懸崖，不過，潘浩然似乎仍未滿意。

「師兄，我看也差不多了。」巫澤道。

陸多財也道：「他躲開了十塊，也躲不了這幾乎一百塊。」

倪正道：「師兄，你臉上仍有血溢出，倒不如回去休息，這小子再無生存的理由。」

潘浩然道：「好，好，我們可以做的，都全做了，能否把這小子趕盡殺絕，要看天意。」他似乎仍有不足夠的疑心。

他環視了四人一會，半晌才道：「這件事對我們五人安危，十分重要。」

四人同道：「我們當然守這秘密。」

潘浩然道：「你們不守也不可以，因爲我們任何一個人洩露此秘密，相信沒有一個人可以逃出生天，因爲小師妹是師父的寶貝，假若他知道我們雖無意殺了她，他也肯定不會放過我們。」

「我們當然不講。」

「講了又如何？」潘浩然問。

衆人無言。

潘浩然道：「爲了自身安危，你們當然不說，但爲了大家都安全，我們向天發過毒誓吧！」

「好！」他們對自己有信心，對別人的信心並不足夠，發過毒誓，雖並沒有甚麼作用，但至低限度，內心也有一個警惕。

巫澤道：「如有洩秘，必遭雷轟電殛。」

莫仁道：「如有洩秘，天誅地

滅，絕子絕孫。」

陸多財道：「如有洩秘，天打雷劈。」

倪正道：「如有洩秘，橫死街頭，腸穿肚爛。」

潘浩然聽了，十分滿意，道：「如有洩秘，我必與四位師弟，同入地獄，永不超生。」

他特別加上了「四位師弟」，表示自己若受連累，也不會放過任何一人。

青蛙老祖　傳授武功

凌鋒被一陣「閣閣」的聲音吵醒了。

他睜開眼睛，四周是一片漆黑，他祇感到自己躺在非常柔軟的東西之上。

當他定神下來却又看到很多閃動的光點，他想起來，但全身無力，加上自己所睡的東西，似乎有些吸力，使他無法起來。

他先提起右手，想摸摸自己的臉，那知道，手一動，便碰到一條冰冷而濕濡的東西，這種感覺非常古怪，令他全身毛骨悚然，起鷄皮疙瘩。

他連忙縮手，並且不自覺地發出了一陣怪聲，這聲音自他喉嚨發出，連他自己也沒有聽過自己會發出如此怪異的聲音。

他放下手，極力鎭定自己。

這時，又是一陣「閣閣」的聲音，而身旁那些閃動的光更加多了起來。

凌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吸，也幾乎使他嗆咳起來，因爲這種腥臭的氣味，他從來也沒有嗅過，他立時想嘔，却又嘔不出來。

不過，這時他反而有點高興，因爲既可以觸摸到東西，也可以吸到腥臭味道，那麼，自己並沒有死去。

凌鋒自懂事以來，生活一直並不好過，就是入了藍天朗門下，他的生活算是有改善，但仍然受盡師兄的凌辱，不過，無論境況如何惡劣，他仍不會放棄希望，他對人生極有信心。

唯一害怕的，是死。

當他被迫躍下這懸崖，他自忖必死無疑。

可是，而今，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死去，這對他來說，比甚麼都重要。

這時，又一陣「閣閣」的聲音，從四方八面而來，而那些閃光越近。

他突然鼓起了勇氣，向最近的閃光，一手伸了過去，然後猛抓。

他立時捉着了一隻東西，那東西冰冷而濕濡，並且發出了一陣「閣閣」的叫聲。

凌鋒知道，那是一隻大蛙！

雖然他看不見那大蛙，但想起那大蛙的模樣，他立時全身毛髮直豎，皮膚也起了鷄皮疙瘩！

這一驚，使他連忙放了手，整個人從那柔軟而帶有吮吸力量似的東西挺拔起來。

他這一動，四周的閃光也亂起來，而「閣閣」之聲更爲熱鬧。

凌鋒也不害怕，他知道自己跌入了這些大蛙羣之中，雖然可怕，但並不致命。

他站了起來，想走出這些蛙羣，當他拔脚，才知道下面柔軟的東西，全是泥沼。

也幸好有這些泥沼，他才不致死去！

他甚麼也不再想，猛地向前衝去。

突然，當他衝不了幾步，便碰着了一些東西，那東西竟然「哇」的大叫！

那並不是蛙聲，而是「哇」聲！

凌鋒叫道：「師妹，是你？」

「是的，師哥，是你？」

兩人都看不見對方，却又竟能在這蛙谷之內，碰個正着！

藍茵道：「師哥，我們死去了嗎？」

「當然沒有！」

「這地方古怪可怕，是不是地獄？」

「爲甚麼你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就算我們死去，也應該在地獄相見！」

「對，這地方簡直像地獄！」

凌鋒道：「我已伸出了雙手，你也伸出雙手，握着我，讓我們也可以在地獄闖出一條生路！」

藍茵道：「師哥，你眞不怕死！」

「怕，非常怕，極之怕！」

「爲甚麼你還能這麼冷靜？」

「就因爲怕，我才能這麼冷靜，才可以找到生路！我們一定不會死，也一定可以走出去！」

藍茵握着凌鋒的手，兩人一步一步的向前去。

他們舉步艱難，不知走了多久，一路上依然是深及膝的泥沼，四面仍有閃動的光。

起初他們是漫無目的走着，漸漸，凌鋒似有所發現——他看見前面是一排閃動的光點。

那是大蛙的眼睛，近處的眼睛，非常凌亂，可以肯定一點，是大蛙受驚擾而亂竄，而遠處的閃光，却是非常有規律，換句話說，那是大蛙羣居的地方。

既要找出路，當然不能走入羣蛙當中。

凌鋒道：「師妹，我們不要再走入蛙羣！」

「那要往那裏走？」

「大蛙都是住在沼澤之內，我越走越入，只會到了沼澤深處，永遠不能走出來！」

「那麼，我們應怎樣走？」

「反方向走！」

他們轉過了身，這一邊，附近仍有閃光，但遠處却沒有，這證明了凌鋒的想法不錯。

他們向沒有閃光的方向走了一會，發覺下面的土地，比剛才走過的堅硬了很多，這表示他們不再走在泥沼之內，再走一會，忽然，他們看見了光。

光從上面透下來。

這時，他們才發現，兩人走進一個大山洞之內，他們再向前走，光線更亮。

突然，旁邊的藍茵停下了脚步。

凌鋒回過頭來，藍茵不停地笑，凌鋒也忍不住地笑了起來，兩人這一笑似停不下來。

終於，凌鋒勉强止住了笑，問道：「師妹，你在笑些甚麼？」

「笑你！」

「笑我？有甚麼好笑？」

「因爲你已變成了一隻大蛙！」

凌鋒聽了，竟又大笑起來，道：「你自己也變成了一隻大蛙！」

藍茵低頭看看自己，她發覺自己全身都是泥沼，伸手摸摸頭髮與面頰，也都是泥沼！

兩人都像變成了一隻大泥蛙！原來他們看見對方的模樣，忍不住大笑，却不知道自己與對方，並無分別。

他們各自抖去身上的泥，可是，泥沼有黏力，而且過了這一段時間，黏在他們身上，抖也抖不去。

「這是甚麼地方？」凌鋒一邊抖泥，一邊問。

「我們從懸崖掉下來，應該是谷底的地方！」

凌鋒道：「我們剛才在黑暗的泥沼，那是谷底，但我們走了這麼多路，來到這地方，應該是谷中另一個地方！」他們抬頭望四周。

上面有個透光的大洞，而這大山洞之內，四邊是攀藤的植物，好像一幅大掛氈。

藍茵仍然想盡辦法，要擦去身上的泥，尤其是臉上的泥，更使她煩躁不安，可是，臉上的泥，越擦越令她難看。

凌鋒笑道：「你擦不去那些泥，除非有水洗！」

「水！」藍茵環望四週，道：「這裏青綠一片，當然有水！」

「對！」

不過，他們找了幾遍，也看不到有水，但牆壁却是非常濕潤。

「上去看看！」

「上去？」

凌鋒是指那個透光的大洞，道：「我們爬着這些藤上去！」

他坐言起行，開始的時候，攀爬並不容易，因爲那些青綠植物，經他們一抓，斷了下來。

不過，在這些青綠植物後面，却有些枯乾藤牢牢的附在石壁之上，他們便靠着這些枯藤，一直往上爬去。

到了洞口之處，僅可容一人。

凌鋒道：「讓我先上去。」

藍茵點點了頭。

凌鋒借着枯藤，一蕩便蕩了上去。

藍茵在下面，心急地問道：「上面怎樣？」

凌鋒噓了一口氣，道：「另一個世界！」他再噓一口氣，道：「師妹，你快上來！」

藍茵也蕩了上去，凌鋒一手拉着她，道：「你的心願立時可償了！」

原來這地方果眞與下面截然不同，不遠之處，竟有一個大水池，水池之上，滿鋪了綠色的大荷葉。

「這地方是在山中，怎會有水池？」藍茵問。

「我也不知道。」

兩人一齊奔向水池，躍了下去，池水冰涼，不單洗去他們身上的泥土，也使他們精神大爲恢復。

凌鋒索性盡脫身上衣服，只剩下內褲，從頭到脚洗了一遭，藍茵當然不會這樣，但也盡量好好的盡洗去身上污穢。

這水池相當大，當他們把水弄污了，不一會，水又變得清澈起來，原來這水池並非死水，而是活流。

池水之上，那些綠色的大荷葉，比一般所見的大得多，浮在池水之上，好像一個大碟。

凌鋒試試攀上荷葉，果然發現荷葉有非常大的浮力，可以把他承托起來。

他索性上了一塊荷葉上面，躺在其上，閉目休息。

藍茵見他這麼逍遙自在，也找了另一塊，躺了上去，不過，她沒有凌鋒這麼舒服，因爲她身上是濕衣！

凌鋒道：「師妹，你到那邊，把衣服盡量弄乾，免致着涼！」

藍茵也沒異議，離開了水池，到池的另一邊，那裏有些濃密的大樹，可以讓她寬衣解帶，弄乾衣服。

凌鋒躺在荷葉上，不一會，便呼呼的入睡，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掙扎求存，他也疲倦得很。

突然，凌鋒聽到一陣「閣閣」的蛙聲，這聲音使他從酣夢中醒了過來。

他睜開了眼，發現光線已暗，

看來他已睡了一段時間，他坐了起來，感到一陣涼意。

「閣……閣……」又兩聲蛙聲。

這「閣閣」蛙聲非常大，似乎並不是普通的青蛙，他看看水面，見有很多青蛙，正朝另一邊岸邊游去。

青蛙越來越多，似乎是受了一種召喚，游向那邊岸上，每一次「閣閣」之聲再起，青蛙出現更多，却也是一律整齊游往那邊。

凌鋒覺得奇怪，但也並沒有多大好奇心，他想起了藍茵，叫道：「師妹！」

並沒有回應。

他從荷葉躍上上岸，再叫：「師妹！」

他以為藍茵在另一邊，但過了一堆草叢，却仍不見藍茵的影子。

而這時，他又發覺那些青蛙上了岸之後，又朝同一方向而去，一條泥路，滿佈了青蛙，黑黑黝黝，不斷蠕動，也是奇觀。

他向前望去，似乎看到藍茵的身影，他立時朝着身影而去，只見一路上有更多青蛙，不一會，果然看到藍茵，她似乎也跟着青蛙走。

凌鋒叫道：「師妹！」

藍茵轉過頭來，道：「師哥，你醒了？」

「是的，我被你嚇死，不見了你，你在看些甚麼？」他一口氣跑到藍茵身旁。

「青蛙，你來看！」

這一邊，青蛙似乎排列得更為整齊。

「牠們要去那裏？」

「天知道！」

「那麼我們跟着牠們走，看看會到一個甚麼的地方？」藍茵道。

「好極！」

藍茵把衣服給了凌鋒，道：「晒了半天，不知是否完全乾了。」

凌鋒接過衣服，披在身上，道：「快走！」他為人好奇，也有一般少年人的好玩心態。

他們隨着蛙羣前去，間中聽到「閣閣」的叫聲，而且每一次叫聲，也越來越大。

不一會，他們看到一個山洞，而那山洞下，流水淙淙，看來荷花池上的水，都是從這裏流出來。

青蛙來到洞口處，分別散了開去，有些潛入水裏，有些上了岸，有些躲在荷葉底下。

「閣閣」之聲，不絕於耳。

他們走近洞口，兩人同時呆了……

因為他們却看見山洞之內，有一個人影，好像坐在水上，不，不是坐在水上，而是浮在水上，不過，那人又不是坐着，而是浮着，可，不……

一時之間，他們也不知那人怎樣，究竟是蹲着，還是坐着，也分不清楚。

「閣……閣……」

這巨大的聲音，竟然是發自這人口內。

凌鋒與藍茵被這人的聲音嚇怕了，不敢再稍近山洞，不過，那個人却並沒有理會他們。

那人不可能看不到他們，這時，那人似乎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在進行，一時之間，沒理會他們。

藍茵鎮定了心神，道：「師哥，這人也像青蛙！」

凌鋒用眼色向她示意，道：「這可能是一位高人前輩，他正在控制羣蛙！」

「控制羣蛙，這些青蛙也可以受到控制？」

「你看，他發出閣閣之聲，青蛙聽了，不但朝着這邊來，而來到山洞之前，却又懂得的四散休歇，這一切豈非這位前輩所安排？」

「他是……」

「我不知道，但肯定是一位異人，等他工作完畢，我們入山洞之內求見！」

藍茵比凌鋒更為好奇，她看了一會，道：「這人不是坐着，不是蹲着，而是像青蛙般匍匐着，你看……」

「你們不用看，進來！」

兩人聽了，有些愕然。

「是叫我們？」凌鋒試探道。

「當然是你們，你們兩隻會說人話的青蛙！」

兩人聽了，倒有些啼笑皆非。

藍茵道：「你說我們是青蛙？」

那人道：「當然是……可以來這地方的，除了青蛙，還有甚麼？不過，你們祇有些不同，你們懂說人話！」

凌鋒上前道：「前輩！」並深深一揖。

那人並沒有甚麼反應，祇道：「我不叫前輩。」

藍茵也上前道：「高人，請問……」

那人立時接口道：「我也不叫高人！」

「那請問……」

「你們看不到我是誰？」

「看？怎麼看？」凌鋒問。

藍茵比較凌鋒乖巧，道：「你是青蛙人！」

「對，你這隻小青蛙，說得對，我便是青蛙老祖。」

藍茵道：「青蛙老祖！」

那人聽了，非常高興，但見凌鋒不說話，有點憤怒道：「你這小青蛙為甚麼不說話？」

藍茵輕輕碰了凌鋒一下，凌鋒也會意，道：「青蛙老祖！」

那人極為高興，道：「我很久沒有見過會說話的青蛙了，你們

來。」

兩人慢慢走入山洞。

山洞內竟有一條小溪，溪水之上，浮着荷葉，這些荷葉，比外邊的還大，而這個「青蛙老祖」正伏在荷葉之上，像隻青蛙。

這時，他們走近，看清楚這老人，他身上青青綠綠一片，更有些黝黑物體，附在身上，眞像一隻大青蛙。

凌鋒道：「晚輩叫凌鋒！」

藍茵也接口道：「晚輩叫藍茵！」

青蛙老祖似乎對藍茵較為有興趣，道：「我不知你們叫甚麼晚輩，對，你說藍甚麼？」

「藍茵！」

「不，你是一隻藍蛙！」

「藍蛙？」

「這裏所有生物，都是蛙，那麼，叫你做藍蛙，有甚麼奇怪？」

藍茵見這老人，說這話時，態度認眞，也不想違拗他的意思，道：「好極，我是藍蛙！」

青蛙老祖似是非常滿意，轉向凌鋒道：「你吹甚麼風？」

「凌鋒，是鋒利的鋒！」

「我不理會你是甚麼風，你既然似風，便叫風蛙，我這裏有很多品種的蛙，但似乎還沒有『風蛙』，好極，我又添多了一個新品種，不，是兩個品種，一隻『藍蛙』，一隻『風蛙』！」

凌鋒一直以為這人在說笑，或者故意如此，但聽到這裏，却覺得這人似乎祇懂說青蛙。

凌鋒道：「前輩！」

「我早說過，我不是前輩，我是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

「對，這樣才對！」

「請問你在這裏做甚麼？」凌鋒問。

青蛙老祖瞪了凌鋒一眼，他兩隻眼睛，眞好像青蛙的兩隻眼睛，道：「你看不見我在做甚麼？」

藍茵道：「當然是叫小青蛙回家！」

「對，你這隻小藍蛙，眞是乖巧極了！」

「你怎有這本領？」

青蛙老祖想了一會，道：「我當然有，因為我是牠們的老祖宗！」

凌鋒聽了，幾乎笑了起來，不過，他忍着。

青蛙老祖似乎還怕他們不明白，道：「我也是一隻青蛙，當然有能力管治牠們，控制牠們！」

「你是蛙王！」

「也可以這樣說！」青蛙老祖滿意極了。

凌鋒還是有點不信這人，以為他在故弄玄虛，又道：「你眞懂控制羣蛙？」

「當然懂！」

「我也懂！」

「你懂？你控制給我看看！」凌鋒故意如此道。

凌鋒立時發出了兩下「閣閣」之聲，可是，等了一會，仍沒有半點反應，沒有青蛙理會他。

「你看我！」青蛙老祖道。

他一鼓作氣，發出了兩聲「閣閣」。這聲音充滿了力量，震動了他們耳膜。

這時，山洞之內，「飛」起了無數隻青蛙，所謂「飛」起，並非言過其實，因為幾十隻青蛙，突然躍上半空，眞是像飛一般的躍起來。

突然而來，幾十個黑影撲起，嚇得凌鋒也退了幾步，當他站定，青蛙老祖又再「閣閣」兩聲。

這時，更出人意表的事發生了！

那躍起的青蛙，竟然包圍起了凌鋒。

凌鋒想動，但未動之時，青蛙老祖已叫道：「風蛙，你沒有這些傢伙厲害，你一動，牠們撲向你，吃了你，或是毒死你，我也救不了你！」

凌鋒心內實不相信。

倒反是在旁的藍茵，十分相信，叫道：「師哥，千萬別要動！」

一時之間，凌鋒也定了下來。

他不動，圍着他的羣蛙也不動。

他突然雙掌挺出，這兩掌是蓄勢以待，內力雄厚！

他面前的羣蛙，已被他雙掌震得七零八落，有些還支離破碎！

凌鋒心中正在得意。

青蛙老祖嘆了口氣，道：「風蛙，你自取其辱，怪不得我這些孩子！」

這時，附近的青蛙，「閣閣」大叫，並且迅速地把那個缺口塡上，轉眼之間，牠們又把凌鋒圍上，這一次包圍，似乎又多了一些青蛙！

凌鋒並不覺得害怕，立時又出掌。

這一次，掌力更厲害，但青蛙的數目多了，而且後排的更多，羣蛙並沒有被震開，但前面的青蛙却逃不了被掌力震死的命運。

不過，後面再來的青蛙又更多了。

牠們發出「閣閣」的叫聲，震耳欲聾！牠們似乎十分憤怒，要向凌鋒攻擊。

可是，牠們似乎是受制於青蛙老祖，不致貿然攻上。

凌鋒開始覺得有些害怕。

藍茵在外面，看到羣蛙如山，那情境實在令人害怕，簡直是毛骨悚然。

青蛙老祖嘆道：「不聽老人言！」

藍茵明白，立刻接口道：「師哥，快向青蛙老祖道歉，請求，看來還有希望！」

凌鋒道：「道歉？請求？我爲甚麼要這樣做？我不怕這些癩蛤蟆！」

他正想發第三掌，可是，掌未發，青蛙老祖已「閣閣」大叫，叫聲好像一柄利刃，插入心房！

那些圍着的青蛙，似乎接到了命令，一撲向凌鋒。

凌鋒見狀，奮起而抵擋！

他雙掌一出，掌風可到的地方，很多青蛙立時變了肉醬，但掌風不及的地方，却猛向他撲來，他祇感到全身上下，被青蛙咬着。

青蛙無牙，但實在有噬人的感覺，而且咬下之處，使凌鋒痛極，狂叫起來。

他左抓右抓，抓下附身的青蛙！

可是，抓了一大把，另外的青蛙又再補上！

他全身運勁抖動，很多青蛙被抖了下來，可是，轉瞬之間，又再有其他青蛙補上。

青蛙數目，數之不盡，牠們不知危險，不顧生命，總而言之，一有空位，便補上去。

這樣豁命的死纏爛打的方式，實在看得藍茵不寒而慄，她想撲上前去。

青蛙老祖一見她想動，便道：「藍蛙，你不像這小子那麼冥頑不靈，你聽我說！」

「怎麼？」

「不要動！」

「但是，青蛙會咬死師哥！」

「咬死？不會的，我祇希望他得到一個教訓！」

「甚麼教訓……不，不得了，你還是命令羣蛙走開，先救我師哥！」

青蛙老祖看見凌鋒被羣蛙攻擊，無以招架，羣蛙越來越多，似要把凌鋒整個人埋葬了似的！

青蛙老祖却是不慌不忙。

藍茵道：「前輩，高人，老祖……青蛙老祖，請你救救他，他有甚麼罪過，我也願代他受罰，我先向你道歉，請求……」她一邊說，一邊哭了起來，那種渴求拯救師兄之情，溢於言表。

青蛙老祖道：「藍蛙，爲甚麼你這麼緊張這位師兄？他祇是個普通粗魯小子而已！」

藍茵道：「青蛙老祖，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與這粗魯小子計較！」她哭得更加厲害。

這時，湧上去的羣蛙更多，牠們前仆後繼，而四面八方而來的奇蛙，也是不絕，如果再這樣下去，不要說是凌鋒，就算是一頭大象，也要被淹沒在這羣蛙之內！

「你眞的要我救他？」青蛙老祖仍好整以暇。

「當然，我求求你！」

「好，我救他可以，但你要答應我三個條件！」

「好，好！」藍茵道。

「你甚麼也要答應的！」

「好，我甚麼也答應！」

青蛙老祖道：「第一個條件……哈……哈，我暫時甚麼條件也想不到！」

「想不到沒關係，先救了我師哥！」

「如果我眞的不救呢？」

藍茵並沒有回答，但她已作勢欲撲，青蛙老祖一看便知，她要救凌鋒。

青蛙老祖一揚手道：「好了，好了，我救這小子好了！」

藍茵祇覺身上中了一些甚麼似的，但她再無力撲向羣蛙，而青蛙老祖又叫了幾聲：「閣……閣……閣閣！」

說也奇怪，那本來是前仆後繼的青蛙，霎時間靜了下來，然後一一退下。

退下的速度越來越快。

轉眼之間，圍攻凌鋒的羣蛙，祇剩下那些已死了及再沒有能力退下的青蛙。

凌鋒躺在當中，動也不動。

藍茵見狀，撲了過去，推着凌鋒身體，祇覺他全身濕濡而冰冷，她忍不住叫道：「師哥，師哥，你千萬不要捨我而去！」

凌鋒並沒有半點反應。

「他死了？」藍茵回頭問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微笑道：「這小子死不了！」

「不過，他全身冰冷！」

「中了蛙毒，定是如此。」

「他中了毒？怎麼辦？會不會死？」藍茵非常緊張。

青蛙老祖道：「當然會死！」

「那你還不救他？」

「我怎麼救？」他翻起了白眼，這時青蛙老祖的模樣，更像一隻青蛙！

藍茵道：「你答應過我救他的！」

「是嗎？」他頓了一頓，道：「救他可以，不過，你一定要依我的方法！」

藍茵道：「可以！」

「不過，你一違背我的命令，我便救不了他。」

「我一定遵從老祖的意思。」

「好極，妳先背起他，隨我來！」

青蛙老祖一躍，上了岸去。

藍茵也上前，背起了凌鋒，這時的凌鋒，身體更加冷，並且呼吸沉重。

青蛙老祖並不是走，而是一躍一躍的向前跳，藍茵祇好跟着他。

沿着這個大池塘而去，不一會，來到一個山洞，這山洞旁邊，很多地方都有水流出，看來這地方，正是下面那個大荷葉池塘的源頭。

青蛙老祖一躍而入了那個山洞。

藍茵背着凌鋒，踏着那些滿佈着青苔的滑石，幾經辛苦，有幾次差點滑了下去，幸好已進入那個石洞之內。

石洞之內，却是相當乾燥，但十分粗陋。

洞內有天然的石塊，好像一些枱椅，青蛙老祖伏在一個平滑的石台上。

他似乎已習慣了青蛙的姿勢，一直是伏着，好像一隻蓄勢欲撲起的青蛙。

「把小子放了下來！」青蛙老祖道。

藍茵依言。

「把他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

藍茵難爲情的把凌鋒身上的衣物，一一脫下。

青蛙老祖躍向平台另一邊，不知他怎樣，弄着了一個火堆。

藍茵幾乎爲凌鋒脫了所有衣服，但畢竟是男女有別，她並沒有脫下他的內褲。

青蛙老祖又再躍向平台，他看了凌鋒一眼，道：「還沒有脫完？」

「脫……完……了……」藍茵道。

「還有內褲，妳不怕他內褲着火，那便不用脫了。」

藍茵有些爲難，可是，回心一想，自己爲的是救他，也沒有甚麼關係。

不過，她仍然閉着眼睛，把他的內褲也脫了下來。

「縛起他！」青蛙老祖吩咐道。

火堆旁邊早已有一些山籐所做的繩索。

一時之間，藍茵不知如何縛起他。

青蛙老祖道：「縛起他雙脚，然後反吊他在火堆之上。」

原來火堆之上，早有一條天生石柱。

藍茵道：「倒吊他在火上燒？」

「對！」青蛙老祖頓了一頓，道：「你相信我，便依我吩咐去做，不用多問，不信的話，也悉隨尊便。」

藍茵無法，依着青蛙老祖所言，把凌鋒吊在火堆之上，凌鋒沒有知覺，任她綑綁。

當然，藍茵並不想凌鋒受到火的燒傷，盡量把他高高的吊起，避免猛火直接灼傷凌鋒。

青蛙老祖也沒有甚麼表示。

不一會，凌鋒因爲火堆上升的暖氣，身上的污穢東西也因熱力溶解而滴了下來，弄至火堆閃動，時明時暗。

漸漸，凌鋒也有了知覺，他發現自己被吊在火堆之上，嚇了一跳，拚力掙扎。

藍茵見狀，叫道：「師哥，你忍耐一下！」

凌鋒這時，聽到藍茵的聲音，才稍爲安定下來，問道：「我在那裏？」

藍茵道：「青蛙老祖前輩救了我們回來，你被吊在火堆之上，是救你的方法之一。」

青蛙老祖道：「看來他身上那些毒，已經滴了下來，你可以把他解下來了。」

藍茵道：「他身上有毒油？」

「當然，如果不是，我怎會叫你吊起他來燒，祇有熱火，才可清除他身上毒，他才可以活命。」

「謝謝你，老前輩！」

青蛙老祖也沒有甚麼表示。

凌鋒在火上，越來越覺熱，叫道：「師妹，妳解我下來。」

藍茵先看看青蛙老祖，見他沒有甚麼反應，上前去解凌鋒，而青蛙老祖也沒有反對。

不一會，她解了凌鋒下來。

這時，凌鋒本來感到全身痲痹不安，而今經過了火薰，似乎一切不舒適也沒有了，這當然是青蛙老祖救了自己，否則，他自己也不知如何醫治。

藍茵放了他下來，關心地問：「師哥，你好些沒有？」

凌鋒道：「好得多了，師妹，謝謝妳！」

「不，你要謝謝這位老前輩。」

凌鋒上前，跪在青蛙老祖跟前，道：「老前輩，謝謝你救命之恩。」

青蛙老祖閉上了眼睛，並沒有甚麼表示。

凌鋒也不理會，向他蓋了三個響頭。

青蛙老祖似乎並沒發覺似的，仍緊閉雙目。

凌鋒道：「老前輩，我再謝你救命之大恩。」

青蛙老祖慢慢的睜開了眼睛，道：「算了，算了，我看在你這位師妹的份上……」

藍茵也上前，跪下道：「謝謝老前輩！」

青蛙老祖白了二人一眼道：「我最不喜歡聽甚麼老前輩，我叫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

這樣的稱呼，反而使他開心。

「你們怎會掉了下來？」

凌鋒道：「說來話長……」

青蛙老祖立時接口道：「那

麼，長話短說。」
一時之間，凌鋒不知如何敘述。
藍茵比較口齒伶俐，三言兩語，說出了凌鋒因被師兄妒忌而被陷害，跌下這深淵。
青蛙老祖聽了，似乎是反應也不大。
「你不覺得我這些同門師兄弟，太無天理？」
「天理？」青蛙老祖反問。
「是的，他們妒忌我，要懲罰我也可以，爲甚麼要這樣趕盡殺絕？」
這「趕盡殺絕」四字，似乎令青蛙老祖有些反應，凌鋒並不以爲意，但藍茵比較細心，看到青蛙老祖有所反應，並且相當強烈。
不過，他們說了一會，青蛙老祖似乎又平靜下來。
青蛙老祖似乎不欲再聽，道：「你們可以在這地方暫住下來，要用甚麼東西，睡在那裏，任隨你們。」
他說完之後，發出了「閣閣」的兩聲，他突然後翻，好像一隻青蛙般往後退，便失其所踪。
兩人隨着他的黑影追前，祇見出了洞外，仍到處是淺溪沼澤，根本無路可走。
他們祇好回到洞中。
藍茵道：「師哥，你身上的傷怎麼樣？」
「看來好像好了很多。」
「既是如此，我們好好歇息一下。」
「妳以爲這青蛙老祖是甚麼人？」
「怎知道？也許他也是無故掉在這裏，學到了青蛙的本領，才能生存下來。」
「青蛙的本領？」凌鋒若有所思。
「是的，在這個深淵之內，除了青蛙能活之外，還有甚麼可以活？」藍茵慨嘆道。
「對，天下間有一種絕世武功，叫『蛤蟆功』的，妳聽過沒有？」
藍茵搖了搖頭。
「據說這種『蛤蟆功』是西毒歐陽鋒所創，不過，後來隨他死後，再沒有傳下來了。」
「西毒歐陽鋒也祇是個傳說人物。」
「是的，不過，你看這青蛙老祖，無論他一行一動，甚至說話之時，也很像青蛙，又自稱青蛙老祖，以此名爲傲，如果他不是在青蛙身上得到很大的益處，他怎會如此？你說……」
藍茵也表示同意，道：「你聽過這『蛤蟆功』，有甚麼厲害之處？」
「這門武功倒是十二分厲害，既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
「武功當然可以殺人，那又怎樣救人？」
「我說他救人，是救自己，你單看他剛才，一個反躍，便失其所踪，便知道他的厲害。」
藍茵笑道：「你說他跑得快。」
凌鋒道：「你不要小看跑得快這三個字，如果當日在懸崖之上，我可以懂得如何跑得快，也不會讓那幾個師兄推了下來，連累及妳。」
「不，師哥，你怎算連累及我？我是你師妹，我一定要救你的。」
凌鋒嘆了口氣，道：「不，師妹，我眞的連累你了，掉下了這個深淵，我們眞不知甚麼時候，再能重見天日。」
「怎會？你不是說這位青蛙老祖，有『蛤蟆功』這種絕世武功，若得他教了我們，我們定能重見天日。」
「他會教我們？」凌鋒道。
「會的，他一個人在此，有絕世武功也沒有用，祇要教了我們，我們可以跟他討論，甚至跟他較量一下，他才會覺得武功有用。」
「我們有了他所授武功，一躍而出，可以回到崖上，回去見師父。」
「對！」藍茵突然靜了下來，一臉憂愁。
「師妹，妳怎麼了？」
「沒有甚麼。」
「啊，妳一定想師父了。」
「他老人家不見了我，一定急得發瘋。」藍茵道。
「是的，他老人家一直視妳如珠如寶。」
藍茵道：「師哥，你也不能怪我父親，他沒有了我娘親，祇有我這一個女兒……」
「是的，師妹，師父一向以來，都是愁眉深鎖，爲甚麼他會這樣？」
「也許因爲想念娘親，我也不敢肯定。」
「師父甚麼時候在這山上隱居？」
「我不知道，自我懂事以來，我已住在這山上，那時，我們十分寂寞，後來你們來了，那才比較好一些。」
「我幾個師兄……」
「他們都是師父在山下拾回來的——有些是重病的，有些是被人遺棄的，你也是……」
「當年我身患重病，幾乎死在你們住的山脚之下，幸得師父拾了上山，那才……」
凌鋒想起當年，也滿懷哀傷，道：「師父大恩大德，我一定要好

青蛙老祖抬起長滿疙瘩的手臂給二人看……

好報答。」
藍茵道：「既是如此，你好好休息，有了好身體，才有機會出去報恩。」
凌鋒本想說下去，但身體實在太倦，不一會，也不由自主的墮入了夢鄉。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他祇聽到自己腹部傳來一陣一陣「隆隆」的聲音。
他勉強坐了起來，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口氣使他飢餓的感覺更加強烈。
因爲外面傳來一陣燒烤肉的味道。
凌鋒想下床，但覺雙腿發軟，無法動彈，祇好叫道：「師妹！」
藍茵立時進來，道：「師哥，你醒了？」
「醒了，我睡了多久？」
「這裏沒有分白晝或是黑夜，總而言之，你已經睡了很久。」
「我很餓。」
「好極，你出來，我煮了一些東西給你吃。」
凌鋒移動了一下，藍茵上前，扶了他起來，可是，他仍然不能站起脚來。
藍茵道：「我去拿東西給你吃。」
凌鋒坐在石上等着。
不一會，藍茵拿了一碗冒着煙的濃湯來，又有一滿碟烤肉。
凌鋒呷了一口湯，祇覺得味非常濃烈，非常好味，他也不問是甚麼，而猛喝了幾口。
喝了幾口濃湯，他用手拿起了烤肉猛嚼。
烤肉也是異常的美味。
藍茵一直看着凌鋒吃。
凌鋒吃了幾塊，才道：「師妹，你不吃？」
「我吃過了！」
「這究竟是甚麼肉，那麼好吃？」凌鋒問。
藍茵並沒有回答，又替他盛了另外一碗湯。
凌鋒吃了肉，有了些氣力，再喝另一碗湯，那時更加充滿了活力，問道：「這又是甚麼湯？」
藍茵也沒有回答。
忽然，有個人影，一躍而入，赫然是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道：「小子，好吃麼？」
「好極！」
「湯也好喝？」
「好極！」
「當然好極，天下間那會有東西，比這兩種東西更加好吃的？」
「那究竟是甚麼？」凌鋒問。
青蛙老祖漫不經意地道：「煲的是蛇湯，烤的是鼠肉！」
凌鋒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問道

:「你說甚麼?」

「蛇與鼠!」

凌鋒聽了，幾乎想嘔出來。

青蛙老祖道:「你千萬別嘔出來，一來不尊重我們這位藍蛙的烹調手法，二來也浪費了食物!」

凌鋒勉強止住了嘔吐之意。

青蛙老祖道:「青蛙可以生存在這地方，除了吃蛇吃鼠之外，還可以吃甚麼?」

原來這是青蛙老祖生存之道。

青蛙老祖道:「不過，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美味的蛇與鼠，我掉下來這地方不知多久了，每天都吃這些東西，就是不知道可以弄得這麼好吃!」

凌鋒望了藍茵一眼。

藍茵道:「師哥，沒有辦法，這裏祇有這兩種肉類，而你要復原，祇有多吃!」

「天下間最美味的東西，你也嫌棄?」青蛙老祖厲聲地問道。

凌鋒連忙道:「不，當然不會。」

「那你多吃一些!」

那些鼠肉與蛇湯，其實非常美味，凌鋒雖覺有些不安，他依然多吃了幾口。

這樣過了兩天，他眞的體力完全恢復，那當然一大半是蛇湯與鼠肉的功勞。

凌鋒剛剛已經可以下來走走。

藍茵看着師哥復元，心裏也有說不出的高興。

那日，凌鋒實在忍耐不住，問道:「為甚麼不見那位青蛙老祖?」

「他在前幾天也有來過，有時把眞氣輸入你體內，可是，當你有點起色的時候，他卻不再來!」

「為甚麼?」

「不知道。」

「你沒有去看過他?」本來對這青蛙老祖沒有多大好感的凌鋒，也因他成為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而改觀。

「有。」

「他不喜歡你煮的東西?」

「不，他也吃過，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凌鋒心想:「這實在奇怪!」頓了一頓，又問道:「他究竟躲在那裏?」

「依然是在我們初見他的地方!」

凌鋒道:「你帶我去看看他，謝他再造之恩!」

「你可以走路了嗎?」

「當然可以!」

兩人來到那個池塘，未到之前，仍聽到「閣閣」蛙聲不斷，荷葉依然翠綠。

凌鋒從洞內出來，並不十分習慣外面的光線，他看不到青蛙老祖。

「他不在這裏?」凌鋒問。

「不會的!」藍茵道，她走前兩步，便見到青蛙老祖躲在一片大大的荷葉之下，看來他也有些害怕上面射下來的陽光。

藍茵上前，恭敬道:「前輩!」

青蛙老祖匐伏着，好像一隻青蛙一樣，並沒有回答她，藍茵又再叫:「青蛙老祖!」

這一次反而有反應:「閣閣」。

青蛙老祖喜歡人稱呼他為青蛙老祖。

凌鋒也非常機靈，下拜並接口道:「謝謝青蛙老祖救命之恩!」他索性跪了下來，一來表示自己感謝的誠意，另一方面也可清楚面對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道:「不用謝，你師妹熬的湯，煮的肉，保你平安!」

凌鋒道:「不，沒有你，我不能再站在這裏!」

青蛙老祖並沒有再回答，翻了翻眼，好像一隻青蛙般匐伏在那裏。

凌鋒又道:「請受我一拜!」

青蛙老祖再沒有反應，他說了很多話，青蛙老祖依然匐伏在那裏不答腔。

藍茵道:「我們不要打擾青蛙老祖的清修!」

兩人離開，回到洞中!

凌鋒道:「奇怪，為甚麼他似並不喜歡我們!」

「看來不是!」

「可能在這深淵之下，日子太久，對人已沒有了感覺!」

「那麼，他是從那裏來的?」

「當然是上面，他也是一個人!」

「既然從上面來，是一個人，沒有理由對我們不感興趣的!」

「對，他既是人，也有往事……」

「往事!對，往事……他也有往事!為甚麼他要整天匐伏在荷葉之下?」

「那麼，我們明天試問他往事!」

「這麼一個人，躲在這個深淵之下，一定有一段非常不尋常的往事!」

* * *

翌日，兩人又來到池畔。

這一天，上面射下來的陽光，沒有那麼猛烈，荷塘之上，霧靄氤氳。

青蛙老祖反而喜歡這樣的環境，不再躲在荷葉之下，改為匐伏在荷葉之上。

藍茵上前道:「青蛙老祖，今天天氣可好?」

「閣閣。」

凌鋒也接口道:「青蛙老祖，既然今天天氣那麼好，你可否帶我

們在這地方到處走走?」

青蛙老祖連「閣閣」兩聲，也沒有回答。

凌鋒覺得沒有趣，但依然再問:「青蛙老祖，你不知這是甚麼地方?」

青蛙老祖並不回答。

藍茵道:「怎會不知?青蛙老祖，你來了這地方有多少時日?」

青蛙老祖也不作答。

「你在這地方出生的?」

「是你自己跌下來的?」

「有人推你下來?像我們一般?」

「你怎能一個人在這裏生存?」

「這裏還有別的人?」

問了這麼多問題，青蛙老祖依然沒有作答。

凌鋒心想:「此人眞古怪!」

藍茵見如此沒趣，拉了凌鋒一下，道:「我們還是不要打擾前輩的清修!」

她要離去，青蛙老祖也沒有甚麼表示。

凌鋒卻是不甘心，青蛙老祖懂說話，他不開口，祇是未找着一個他感興趣的話題。

也許他不喜歡這個說話的方式，凌鋒決定用另一個方式，來刺激他說話。

「青蛙老祖，你是我的恩人，我有很多話不敢說，但是你如此情形，卻又不說不安!」

這話有些懸疑，青蛙老祖怪眼翻了一翻，但隨即又再瞌了上來。

「你躲在這裏，是因為你害怕?」

藍茵道:「長輩武功蓋世，怎會害怕?」她拉了凌鋒一下衣衫，示意他不要亂說話。

終於發覺到，青蛙老祖是有些微反應，不過，這反應不大。

凌鋒又道:「你是個儒夫!」

這話是侮辱，對一個習武之人，這侮辱可以帶來極大的刺激。

果然，青蛙老祖怪眼一翻，精光在他雙目中迸出。

凌鋒內心正覺高興，那知道，這一陣較大的反應，也祇是維持了一段非常短的時間。

「你是儒夫，你不敢面對現實，你簡直是個鄙夫!」凌鋒想再加以刺激。

這一次，青蛙老祖突然「閣」的一聲，叫了起來，但隨即一躍，失去所踪!

藍茵道:「師哥，你激怒了前輩!」

「我正要激怒他!可惜，他有怒氣，依然不肯說話，他究竟走到那裏去了?」

藍茵道:「我找到了他，你要向他道歉!」

凌鋒道:「快找!」

兩人在附近找了一會，卻無法再找到青蛙老祖的踪影，「他去了那裏?」

凌鋒道:「你也不用擔心，他在我們來之前，早已習慣一個人單獨生存，而今當然仍可以!」

兩人無奈，回到石洞。

那夜，凌鋒無法好好的睡，一來是想不出辦法去激發青蛙老祖說話，二來，想着想着，也想到自己這一次，無端端被幾個師兄逼了下來。

幸好自己命大，跌下這深淵，仍然大難不死。

一時之間，他想起很多往事……往事一幕一幕的在他腦海中顯現，好像在重溫，他忍不住的哭泣起來!

靜夜之中，哭泣聲顯得非常響亮，也驚醒了在遠處睡了的師妹藍茵。

藍茵起來，到凌鋒身前，見他臉有淚光，便問道:「怎麼了，你發了個惡夢?」

凌鋒道:「比惡夢還可怕!」

「甚麼事?」

凌鋒欲言又止。

藍茵道:「如果你不想說，就不用說，好好的再睡一會!」

凌鋒道:「我想離開這地方!」

「我比你更加想，我爹爹不見我這麼多天，他老人家一定非常掛念我，而且會以為我死了。」

「都是我的不好。」

「不，我實在想不到，我們這幾位師兄，怎會對你……」

「所以我想出去……」

「報仇?」

「你認為我不應報仇?」

「當然要，不過，我們怎樣離開這裏?」

「青蛙老祖可以下來，當然有路上去。」

「不過，他似乎不肯幫我們!」

「他不幫我們，我們自己去找!」

有了這個心意，二人又各自回去睡處。

翌日一早，兩人不再找青蛙老祖，自己到處闖蕩，希望可以找到一處可以離開這深淵的路徑。

可是，這深淵之內，到處是尖削的石壁，即使你是輕功蓋世，也無法爬上去。

找了一天，他們祇覺筋疲力盡。

翌日，他們又再找，這樣一找，竟然過了六天，也沒找到一些頭緒。

那天早上，他們有點失望，不知不覺來到池塘處。

青蛙老祖依然伏在荷葉之上。

這一次，青蛙老祖居然先開口道:「找不到?」

兩人同時搖了搖頭。

凌鋒道：「青蛙老祖，你一直在監視着我們？」

青蛙老祖並不回答。

藍茵道：「青蛙老祖，你既然知道我們在找出路，爲甚麼你不幫我們？」

青蛙老祖早已閉上眼睛。

凌鋒道：「你自己也不知怎樣出去？否則，你自己早已出去了？」

青蛙老祖道：「我怎會不知！」

他居然有沉不住氣的時候。

「那你爲甚麼不出去？」

青蛙老祖又再瞌上眼睛。

凌鋒又再多問幾次，青蛙老祖仍不作答，他實在覺得非常氣憤，也同時感覺自己非常凄涼，緬懷身世，觸景生情，而今又被困此地，他忍不住低下頭來，鼻子一酸，一串淚水忍不住的淌了下來。

「你哭了？」青蛙老祖閉上眼睛，竟然可以看得見。

凌鋒道：「我哭又如何？」

「我沒有見過男子漢大丈夫會哭的。」

凌鋒用衣袖揩了眼淚，道：「你沒有凄涼往事，當然不會哭。」

「你有？你這麼小的年紀，怎會有甚麼凄涼往事？」

凌鋒並沒有回答。

青蛙老祖問藍茵道：「妳有沒有？」

藍茵茫然道：「沒有……」

「她當然沒有，因爲她有爹爹，也有師兄，每一個人都愛護她。」

「你呢？」青蛙老祖問道，語氣是出奇的溫柔。

凌鋒好像很久沒有聽過這語調，鼻子又再一酸，道：「最慘乃是這一次。」

「掉下來這一次？」

「對，爲甚麼他們對我這一個小師弟，要趕盡殺絕？」凌鋒似乎在問自己。

「趕盡殺絕？」青蛙老祖以前對這四個字也有過反應，而今在凌鋒悲酸的語調中，反應變得更大。

藍茵也覺得，青蛙老祖由始至終，對任何事也沒有甚麼大反應，而最大反應就是「趕盡殺絕」這四個字上，「趕盡殺絕！」青蛙老祖似是喃喃自語。

凌鋒道：「是，他們眞的想趕盡殺絕。」

青蛙老祖睜開了眼睛。

凌鋒道：「我說給你聽。」

青蛙老祖並沒有反對，不過，他仍然似要盡量把他的感覺埋藏於心底。

凌鋒道：「我記得剛入師門不久，那時，我祇有幾歲，師兄潘浩然已對我不懷好意。」

藍茵聽了，問道：「那時你祇有幾歲？」

「應該是十歲。」

「他怎樣對你？」

「師父吩咐我們所做的事情，本是六個師兄弟平均分配的，可是，師兄要我一個人全做了。」

「做甚麼事情？」

「上山斬柴一百斤。」

「我知道當時大師兄與其他師兄也上山。」

「是的，他們上山是打獵玩耍，而我却要代他們斬柴，妳看，一個十歲的小孩子，能否獨力斬柴百斤？」

「他們也在山上，你爲甚麼不反抗？」

「我有！」但他吁了一口氣。

「他們怎樣？」

「他們在大師兄一聲令下，把我的衣服脫光了。」凌鋒對這凌辱，十分憤恨。

「他們與你玩耍？」

「如果你把一個全身光脫脫的小孩，拋入一個荊棘林內也當作玩耍的話……」

「他們拋你入荊棘叢內？」

凌鋒點了點頭，道：「我拚命掙扎，也從四方八面找出口，而他們，五人分頭五處，一見我奔來，舉脚便踢，我又再掉入荊棘叢之內。」

「那你全身都被刺傷？」

「刺傷？不單是刺傷，簡直體無完膚，我身上沒有一處是好的，這還不止……」

「你已體無完膚，他們還會怎樣？」

藍茵想了一會，道：「還會怎樣？我眞的想不到。」

青蛙老祖突然睜大了眼睛，眼睛發出了懾人的光芒，祇簡單的說了兩個字：「石灰！」

凌鋒立時全身抖震，囁嚅道：「青蛙老祖，你怎知道？」

青蛙老祖閉上了眼睛，並不回答。

藍茵却不明白，道：「石灰？石灰做甚麼？」

凌鋒道：「我全身赤裸，也全身受傷，他們把石灰粉撒向我，你可以想像……」

「石灰碰到了傷口……」藍茵也知道了其中厲害，似沒有勇氣再說下去。

不過，她想了一會，忍不住道：「你受了這麼大的傷害，爲甚麼你不向我爹說出來？」

「我當時的確有這樣想過。」

「想過，但結果沒有做？」

「沒有。」

「爲甚麼？」藍茵實在不明所以。

「因爲天也幫了他們。」

這句話使青蛙老祖又再睜開了眼睛。

凌鋒道：「本來，我們六個師兄弟上山砍樹斬柴，應是即日來回，但那日，師兄玩了大半天，才一起來傷害我，我被石灰所傷使傷口變得更痛楚，突然，下起大雨來，我們不能下山，困在山上兩天，而當時我年紀小，身體復原也快，過了兩天，身上傷痕也好了不少。」

「就算好了，你還有一些疤痕在身上。」

「是的，仍然有。」

「你爲甚麼不展示給師父看？」

「因爲下山之時，大師兄再來警告過我。」

「警告你？警告甚麼？」

「他警告若我告訴師父，或任何人，下一次的懲罰，將是比這一次更爲可怕。」

「你怕？」

「而今回憶起荊棘林內亂走亂撞，全身體無完膚之時，再被石灰粉所撒，那種痛苦與恐懼，直到而今，我仍然害怕。」說這話時，凌鋒果然是雙手發抖，那種猶有餘悸的感覺，並不是假裝出來的。

「甚麼懲罰？」

「大師兄說，他會挖去我眼睛，然後撒下石灰粉在我眼睛之內。」

藍茵聽了，不禁打了個寒噤，因爲這祇是兩句話，那血淋淋可怕的場面，已會使人不寒而慄。

青蛙老祖又再睜開了眼，道：「因此你在下山之後，完全沒有向師父提及。」

「我不想去，也不想再受皮肉之苦。」凌鋒嘆了一口氣，那嘆息聲音非常沉重。

藍茵道：「你事後有沒有想過，怎會開罪這幾位師兄？或者，甚麼地方令他們對你如此不悅？」

「我當然想過，當時年幼，也不知甚麼原因，但從他們的對話之中，他們是妒忌我。」

「妒忌你甚麼？」

「其實那時我才十歲，也沒有甚麼好妒忌的，不過，他們當時最看不過眼，是師父對我寵愛有加。」

「對，爹一直對你好，可是，那並不是你阿諛諂媚，而是你非常勤勉，工作努力，學武功也努力而得來的。」

「可能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他們入門十多年，也沒有受師父器重，我一來，便受師父看好，因此……」

青蛙老祖道：「懷璧其罪！」

凌鋒並不明白。

藍茵讀書較多，解釋道：「就是一個人他身上帶有和氏璧玉，不肯拱手相讓，因此，人將艷其寶而加之以罪，變成他也有罪。」

凌鋒似並不明白。

青蛙老祖接口道：「你本身無罪，但因你受了你師父的器重，或者你身上有其他優點，却成爲你的大罪。」

「是的，他們一直妒忌我的相貌。」

藍茵道：「你長得比他們都好看，而且長大後，一直比他們好看，他們——五個師兄也是，反而是大師兄潘浩然，越大越難看。」

凌鋒道：「是的，潘師兄一直認爲我的臉孔討師父喜歡，非常妒忌。」

青蛙老祖道：「他們有沒有要毀你的容貌？」

「有。」

藍茵道：「你的相貌仍好端端的。」

「他們一直想下手，但如果我相貌有變，這一定並不容易欺騙師父。」

青蛙老祖道：「他們怎樣威脅你？」

凌鋒道：「有一個師兄獻了一計。」

「誰？」

「我不知道，那計謀可毒辣。」

「怎麼？」

「他要我吃一些痲瘋病人吃過的食物。」

「天！」藍茵發出了驚呼。

青蛙老祖半閉的眼睛，又再露出懾人光芒。

「你吃了？」

凌鋒吁了一口氣，道：「沒有！」

「爲甚麼？你怎麼反抗？」

「我沒有反抗，我祇是說：我變了麻瘋人之後，你們也逃不了。」

「他們害怕？」

「是的，他們害怕，當然，我還說了很多話，才令他們改變了主意。」

「你怎樣嚇他們？」

「我說，假若我成了麻瘋人，他們五個也不能倖免。」

「他們會殺你。」

「如果他們想殺我，一早就殺了，他們寧可一直折磨我。」

青蛙老祖道：「風蛙……」他突然叫出了一個他給凌鋒的名字。

「甚麼？青蛙老祖。」

「你比我好運得多。」青蛙老祖喟然的嘆息。

兩人異口同聲道：「你？」

青蛙老祖突然滿眼淚水，道：「你們看！」

他伸出了右手的手臂，他那雙手臂一直被厚厚的衣衫所掩，而今打開，兩人驚呼。

祇見青蛙老祖手臂之上，長滿了疙瘩的贅肉，既像被火燒傷留下的痕跡，也像曾經生過了非常嚴重的皮膚病，留下非常可怕的疤痕。

「怎會如此？」

青蛙老祖昂起了頭，他那副形相本已像青蛙，再昂起頭來，簡直是隻天生青蛙怪相。

怪不得他一直掩飾着，不讓他們看清楚他自己的容顏，但而今却敢展示着。

「你不是天生如此？」凌鋒道。

「是痲瘋？」藍茵忍不住說了出來。

青蛙老祖點了點頭，滿眼淚水，泫然欲滴。

兩人不敢再多言。

過了良久，青蛙老祖道：「爲甚麼你們兩個聽見我有這種可怕的病，也不立刻避開呢？」

藍茵道：「我看前輩的病早已治好。」

青蛙老祖道：「如果沒有治好呢？」

凌鋒道：「就算沒有治好，我也不會害怕。」

「爲甚麼？」

藍茵並沒有甚麼表示。

凌鋒道：「因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青蛙老祖道：「如果不是，那又如何！」

凌鋒並沒有立刻回答，想了一會，才道：「會，我會離開——因爲我並不想有這種病！」

藍茵聽了，拉了凌鋒一下，她是個比較心思細密的人，害怕凌鋒這坦率的直言，開罪青蛙老祖。

出乎意料之外，青蛙老祖道：「好小子，你說的是眞話，我喜歡！」

凌鋒道：「但你而今早已醫好了？」

青蛙老祖看着自己疙瘩的手臂，道：「好是好了，但這疤痕，却永遠不會好的！」

藍茵道：「外表並不那麼重要！」

青蛙老祖道：「我內心的傷痕，更是永遠醫不好！」

凌鋒道：「痲瘋本是絕症，怎會醫好？」

青蛙老祖道：「我要多謝這些青蛙！」

「青蛙？」

藍茵道：「你也因此自認爲青蛙老祖？」

「對！」青蛙老祖恢復了青蛙匐伏的姿勢。

藍茵道：「這當中一定有一個動人的故事！」

青蛙老祖嘆了口氣，然後，他陷入了回憶，良久也不說話。

凌鋒想開口催促他，但藍茵示意他等候。

青蛙老祖想了很久，他閉上了眼睛，又再過了一大段時間，一顆淚珠，從他眼內，滴了下來。

藍茵見了，輕聲道：「前輩，如果你覺得哭一場會舒服一些的話，就哭吧！」

青蛙老祖看了藍茵一眼，果後大大聲地哭了起來。青蛙老祖面目早已不甚好看，而今眼淚鼻涕一把，更不好看，再加上他粗糙有如哇叫的聲音，更叫人害怕與討厭，不過，那哭聲却是淒切，震人心弦。

不一會，凌鋒也哭了起來。

藍茵看見，本想安慰他幾句，可是，當她欲語還休之際，她也同樣，被兩個男人哭泣的氣氛感染之下，也哭了出來。

再過一刻，青蛙老祖止住了哭聲，問道：「藍蛙，你哭甚麼？」

「我哭因爲師哥哭，也因爲你哭！」

「你師哥淒涼悲苦的日子，也許你看到了一些，但我的日子，有誰看過？」

「是的，既是如此，爲何不說出來！」

青蛙老祖道：「其實，我看着風蛙，便早有我青年的影子！」

「像我？」凌鋒道。

「不單外表像，而且際遇也像！」

「怎麼？」

青蛙老祖道：「我十三歲之前，跟了一個師傅，因爲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從小被師傅拾了回去。」

「他是誰？」

「說出名字，你們也不知道，不過，他是一個江洋大盜、一個採花大盜、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

「一個大惡人？」

「對，是惡人谷谷主毛聊生！」

兩人對這個名字沒有甚麼反應，因爲他們從來也沒有聽過，不過，從青蛙老祖的口中，毛聊生應該是個十惡不赦的人。

「我這位早年師傅，對其他人很惡，但却奇怪，對我極好，可能是他從小便把我抱回來。因此，我對師傅十分尊敬，也覺得他是個好人，他教我武功，我也學了不少，不過，他授我的武功，路子十分狠毒！」

「這也難怪，他是個大惡人！」凌鋒道。

「我懂那些武功，但我使不出來。因爲，他教我的功夫，幾乎是一出手，便置人死地！」

「那你註定成不了惡人！」藍茵道。

「不過，他終於伏法！」

「怎麼？」

「他被江湖中人夥同官府中人追捕，死在惡人谷之內，身體被劈開幾十塊，最後連屍骨也不存，因爲被野犬噬去了。」

「你親眼看到？」

「是的，可惜我那時祇是個孩子，沒有能力幫助師傅，而他生前也吩咐過我，有人追殺他，不用我幫忙，他不想我死，也不想我步他後塵！」

「他告訴你他那些暴行？」

「是的，他最後幾年，是十分後悔以前的所作所爲，但一切也太遲，不過，他一直教我，不要殺人，一切都應忍讓！」

青蛙老祖一頓，又道：「我自幼學武，離開了毛聊生，總想學一些正派的武功，也是我與第二個師傅有緣！」

「你跟了誰？」

「萬刄！」

藍茵聽了，道：「是『刀無痕』萬刄？」

「你聽過他的名字？」

藍茵有些喃喃道：「是，是，聽過，他是一代刀王！江湖上早有名！」

「對，他刀法厲害……他向來祇收了一個徒弟，是我師兄萬八！」

凌鋒問道：「他是你師傅的兒子？」

「不，萬八本不姓萬，也是個不知來歷的孤兒，師傅拾了他回去，見他無名無姓，便叫他做姓萬，據說那天拾他回來之時，是初八日，便叫他萬八！」

「萬八不是個好人！」凌鋒道。

「你怎知？」

「我感覺得到，你以後一切，似乎却與這個萬八有極大的關係！」

「對，也許是前生我與他有過重大寃緣，到了這一生，我仍然要與他糾纏！」青蛙老祖咧開口唇，從來沒有見過的笑容，是苦笑。

青蛙老祖道：「萬八早投師門，又得到師傅賜他與他同姓，師傅又無兒無女，因此，他自以爲會繼承了師傅一切！」

「怎知道你無端端出現！」藍茵道。

「對，所以我成爲他的眼中釘！」

藍茵道：「他害你，一切都是他害你？」

「是的，不過他爲人十分機靈，在師傅的面前，他掩飾得非常好，師傅還以爲他是個好人！」

「而今萬八呢？」

「我不知，他可能已繼承了師傅的一切！」

凌鋒道：「青蛙老祖，原來我們眞是天涯淪落人！」

「你是因爲外貌好，又得這位師妹芳心，使你師兄妒忌，合謀推你入了這個青蛙澗，而我，也因爲師兄妒忌，被他害成變了一個痲瘋病人，又被推入了這青蛙澗！」

藍茵嘆了口氣，道：「爲甚麼人有這樣的妒忌心？」

凌鋒道：「你的痲瘋病怎樣得來的？」

「師兄趕我入痲瘋谷，我染了痲瘋……」

「你染上了痲瘋之後，如何？」

「萬念俱灰！」

「死？」

青蛙老祖點點了頭，道：「我想過了很多方法——用刀自殺，不，那對不起師傅，師傅教我使刀，不能用刀結束自己生命，那會侮辱了師傅！」

「上吊？」凌鋒問道。

「對，你怎知？」

「當我被我的師兄陷害之時，一時想不開，我也有過這一個念頭。」

「我們果然有些相同！」

「你上吊？」藍茵道：「爲甚麼死不了？」

「人到霉運之時，甚麼也霉！」

「連繩也霉？」

「是眞的，我那條繩，竟是條霉繩，我還沒有斷氣，繩子便斷了下來！」

「你死不了！」藍茵有些慶幸。

「可是……」青蛙老祖道。

「你被推入了這個青蛙澗！」

「對，又給你猜中了！」青蛙老祖似乎對凌鋒另眼相看，因爲他們之間，似乎有很多共通之處。

「從上面跌下來，不死是奇蹟！」

「你們也不死！」

「也是跌在那個泥沼之內？」

「是的，幸好是跌在泥沼之內，否則我也沒有今天，因爲……」

「因爲青蛙救了你？」凌鋒道。

青蛙老祖詫異地道：「你怎知道？」

「我也是猜的！」

「那些青蛙救了我，治好我的痲瘋！」

「怎會？」

「開始時候，我當然不知，但我日久觀察，發覺這些青蛙，在這一個環境中，不但沒有絕滅，而且一直繁殖下去，牠們當然有生存之法！」

「怎樣？」

「你見過這裏的青蛙，與別不同，非常厲害？」

凌鋒突然想起見過青蛙吃蛇的場面，道：「這裏的青蛙吃蛇、吃鼠？」

「對！」青蛙老祖幾乎跳了起

來，接口又道：「你眞聰明！」

「我也是猜的！」

「我看見青蛙吞那些大毒蛇，這兩種東西，却是劇毒無比，爲甚麼青蛙吃後，反可生存？」

藍茵道：「以毒攻毒！」

「對極！」青蛙老祖十分興奮，因爲他找到了兩個知音人，又道：「你這女娃子智慧過人！」

藍茵笑了起來，道：「怪不得那些蛇湯鼠肉，也可以把師哥的病治好，不但治好，還可以補充體力！」

「同一道理！」青蛙老祖道。

三人這樣交談下去，不知說了多久。

相信青蛙老祖多年來也沒有說過這麼多的話，但結果三人都因太倦而睡在這池畔。

凌鋒與藍茵幾乎是同時醒來。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幾乎同聲地問：「青蛙老祖呢？」大荷葉上，見不到青蛙老祖。

「也許他回去睡了！」凌鋒道。

「回去？回到那裏？」

兩人起來，先在附近搜索了一會，但並無所獲。

凌鋒非常失落。

藍茵道：「爲甚麼你這麼不開心？」

凌鋒道：「如果繼續這樣與青蛙老祖談下去，甚至……」

「甚至我們可以說服他，叫他帶我們出去。」

「對！」

「既然你有這信心，再見他之時，同樣可說服他！」

凌鋒道：「我害怕他又故態復萌，又是不理不睬！」

「我想不會了！」

「爲甚麼？」

「因爲我們已成了他的知音，一個有很多心事的人，向人訴說了之後，他一定把我們當作了他的朋友。」

「你有這樣的信心！」

藍茵點點了頭。

得出生天　懲誡師兄

找了三天（他們這樣估計），依然找不到青蛙老祖的踪跡。

本來是信心十足的藍茵，信心已開始動搖。

「他去了那裏？」藍茵問。

凌鋒道：「這深谷這麼大，而且是他的地頭，他有意要躲起來，誰也找不着，不過，他爲甚麼要躲起來？」

「怕我們又追問？」

「他懷有深仇大恨，自己又有絕世武功，他怕甚麼？爲甚麼不出來報仇？」

藍茵道：「也許這是青蛙老祖躲避我們的關鍵問題。」

「我不明白他的心態。」

「如果他想出去報仇，早已出去。」

「爲甚麼不出？」

「我想到兩個原因——第一，他沒有辦法出去，因這深谷離地面不知有多高；第二，其中還有很多事情，他還沒有告訴我們，而這些事情，他不敢面對。」

「有甚麼事情，他不敢面對？」

「我想，這些事情，不是用武功可以解決的。」

「究竟是甚麼事情？」

「我也想不到。」藍茵道。

凌鋒道：「既是如此，找他一問好了。」

他們又再找遍了池塘附近的地方，可是，仍無半點踪跡，兩人索性坐在池畔。

漸漸，他們都覺絕望，以爲青蛙老祖不再見他們了。

藍茵道：「師哥，如果你有機會出去，你會怎樣？」

「還用多說！」

「先找幾個師兄報仇？」

「當然，我也要把潘浩然這幾個人，趕盡殺絕！」提起了這幾個師兄，凌鋒情緒激動。

「可你武功不及他們。」

「我會以死相搏。」

「他們會用計謀害你，而你……」

「我計謀不及他們？」

「不是你計謀不及他們，而是沒有他們那麼工於心計，所以，你一定會死在他們計謀之中。」

「我向師父說明。」

「這也是無用，在我們失踪這一段時間中，他們還不會先向爹爹瞎編了一切，這一切當然都是利於他們。」

「他們把我趕盡殺絕，還有甚麼會利於他們？」

「譬如說你拐走了我。」

「我拐走妳，怎會？」

「你不會，但他們可能已說得頭頭是道，合情合理，當你一見爹爹，爹爹已要動手殺你。」

「師父不會如此不分黑白。」

「不會？他失去了別人，也許不會，但我是他的寶貝女兒，他會失去常性。」

凌鋒一聽，也覺藍茵並不是誇大其詞。

「那我鬥不過他們。」

「我是如此想。」

「那我一輩子也要含恨。」

「大概會如此。」

凌鋒覺得非常失落，他抬起頭來，望着藍茵，道：「妳呢？」

「我？」藍茵似不明白。

「妳不支持我？」

「我當然支持你。」

「那我還有一綫希望。」

「不。」

「爲甚麼不？」

「我已經細心想過，我把眞相告訴爹。」

「他一定相信。」

「他相信，但他會讓我……」藍茵似乎說不下去，臉頰發熱。

凌鋒道：「他不會讓我們在一起？」

「是的。」

「爲甚麼？他以前也沒有阻止過你與我一起。」

「那祇是師兄妹而已，與潘浩然他們也沒有甚麼分別——那是在我爹來說。」

凌鋒也覺有理。

「如果你是我爹，會不會把唯一的女兒，嫁與一個壞人？」

「我不是壞人。」

「但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師兄潘浩然他們，早已把你描繪成一個天下不容的壞人，就算爹懷疑他們向你下毒手，也覺他們並沒有錯。」

「他們可以把我說得這麼壞？」

「口在他們處，他們爲了自己利益，有甚麼不可以說出口？」

「我對妳仍有信心。」凌鋒道。

「對，我可以跟你走。」藍茵道。

這句話令凌鋒恢復了一些信心。

「不過，我們並沒有好日子過。」

「爲甚麼？」

「我們可以避到甚麼地方去？」

「遠走高飛。」

「潘浩然不會放過我們，我爹也不會放過你。」

「那麼我們要過着提心吊膽的日子！」

「直至被他們趕盡殺絕爲止。」

「是的。」藍茵斬釘截鐵的道。

「那我們沒有希望。」凌鋒道。

藍茵低下頭來，不時四周望望。

凌鋒又再陷於失望，不是失望，而是絕望的感覺，不過，他再三細想藍茵的話，似乎有些不大對勁的地方，藍茵向來不是如此。

過去，藍茵一直鼓勵他。

可是，今夜說的話，使他陷於絕望的話多於安慰，她爲甚麼一改常態？

「沒有希望！」藍茵重覆凌鋒這話。

「出去也不能，報仇也不能，我們怎辦？」

藍茵道：「你成不了青蛙老祖，結果是成了一隻蛤蟆，我也成爲了蛤蟆婆婆。」

「我不能這樣困於這深淵之下。」

「如果命運是如此？」

「我會死！」

「死？」藍茵有點震驚。

「是，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君子報仇，十八年也未晚。」凌鋒說這話時，眼內並非流露絕望的神色，而是閃着狡黠的光芒。

藍茵也接口道：「好，我們一起去死。」

他們不但說，而是坐言起行。

忽然，池塘之內，一塊巨大的荷葉，動了一動之後，青蛙老祖已端坐其上。

「我這麼老了也不想死，你們這麼年輕，怎能去找死，那麼愚蠢？」。

凌鋒與藍茵互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眼色。

凌鋒道：「不，不，我不能累你，成爲一隻無用的青蛙，在此過一世。」

藍茵也道：「對，我也不能忍受。」

青蛙老祖見他們如此說，道：「我教你們出去。」

兩人異口同聲道：「你知怎樣出去？」

「當然知道。」

「爲甚麼你自己不出去？」

「我不想。」

「爲甚麼？」

青蛙老祖並不回答，凌鋒想再追問，但藍茵却道：「你教我們好了。」

「出這個深淵，祇有一個辦法，沿着這山道的石塊上去。」

「這麼陡峭，而且滿佈青苔，這麼滑，怎能立足其上？」凌鋒問。

青蛙老祖伸出了一隻手，往池水下邊一壓，一塊足有五十多斤的大石，上面滿佈青苔，竟然被他手掌吸着，不是抓着，而是吸着。

「這是甚麼武功？」凌鋒問。

「蛤蟆功！」青蛙老祖道，他又再把另一隻手壓下水中，吸起了另外一塊。

藍茵道：「你手有吸盤？」

青蛙老祖把石扔下手，道：「你們看！」

他雙手並沒有吸盤。

青蛙老祖道：「你們要學，可要吃苦。」

兩人當然沒有異議，便拜他爲師。

用手掌吸一塊滑溜溜的石塊，當然並不是一件易事，青蛙老祖授了他們一些口訣，又教了他們一些以力借力的道理。

開始的時候，他們學吸一些祇有拳頭那般大的石塊，漸漸，可以吸起十斤的石塊。

他們不知學了多少時日，才吸起三十斤的石塊。

青蛙老祖見他們如此聰慧，也覺開心，道：「其實蛤蟆功是一種收放自如的武功，當你吸石於掌，其實是把力量內聚。」

兩人都有武功根底，極易明白。

「你們既懂吸力，把吸力改變，凝聚力量向外發放。」青蛙老祖雙掌向外挺出。

「轟」的一聲，不遠處兩塊十來斤重的大石，竟然被力迫而爆開了。

「厲害！」凌鋒道。

青蛙老祖道：「你們也可以。」

兩人依言試掌，果然，開始的時候可以把沙石震開，再多練幾回，居然也可以把十來斤重的石頭爆開。

* * *

兩人練功的日子，覺得很辛苦，但日子也過得很快，這深淵底部，雖然並沒有分冬夏，他們祇見綠葉枯萎，轉眼又再綠意盎然。

凌鋒與藍茵已漸把握「蛤蟆功」當握，對於掌上吸力與放力，已運用自如。

那日，青蛙老祖召了他們前來，神情嚴肅。

兩人但覺奇怪，却也沒有直接詢問。

他們已熟知青蛙老祖的脾性，如果他要說的，你不用問，他自然會如數家珍，如果他不想或不願說的，你如何追問，也得不到答案。

青蛙老祖道：「我這一次授你們另一種『蛤蟆功』，學完了這一種之後，你們便可出外報仇去了。」

凌鋒道：「還有其他的『蛤蟆功』？」

青蛙老祖道：「你們留在此，日夕都見那些蛤蟆，有甚麼感覺？」

藍茵道：「牠們靜若處子，動若脫兎。」

「對，動若脫兎。」青蛙老祖突然發出了「閣」的一聲，祇見他身形一動，人已渺然。

兩人深知這是他另一種絕世奇功。

他們想找青蛙老祖，可是，附近荷葉起伏，那有他的踪影？

可是，不一會，又聽到「閣」的一聲，青蛙老祖又再匐伏在荷葉之上。

凌鋒道：「師父果眞去無跡。」

藍茵也答道：「來無踪！」

青蛙老祖道：「我並非有甚麼隱身隱形的本領，其實我可以來去自如，你們看不到，原因是我來去很快，比你們看見的目力更快。」

凌鋒與藍茵大感興趣。

青蛙老祖一手探下水中，揪了一隻青蛙出來，放在荷葉之上。

青蛙雖是受驚，但屹然不動，伏在荷葉之上。

青蛙老祖稍一揚手，青蛙那雙後腿，突然一撐，整隻青蛙騰起，立時失其所踪。

青蛙老祖道：「看到了沒有？」

兩人摸不着頭腦，滿臉疑惑。

「你看到牠如何遁去？」

藍茵道：「牠雙腿一撐，便失其所踪。」

凌鋒也道：「牠那雙長後腿，助牠不少。」

「對，你們對青蛙勢觀察入微！青蛙有雙較長後腿，那自然是可以躍得更遠又快，但最重要的，乃是牠在躍出之前，蓄勢待發！」

凌鋒道：「最重要是凝聚力量！」

「對！」

藍茵道：「就像我們雙掌挺出，石塊應聲爆開，同一道理！」

「對極！」

兩人把用掌吸石塊，與用力擊石塊的道理，用在雙腿之上，果然，他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之內，躍出最遠的距離，也躍出了最快的速度。

他們也學着青蛙老祖匐伏在荷葉之上，兩人互相追逐，發揮了這一種「蛤蟆功」迅速逃走的本領。

所謂「一理通，百理明」，二人很快便掌握了這門獨特的功夫。

青蛙老祖這時，已無法在他們面前突然消失，因爲他們也有能力追近青蛙老祖。當大家速度相近之時，已不覺對方快，好像大家相若而已。

練了多天，凌鋒與藍茵也能收放自如。

青蛙老祖十分滿意，道：「好好把握這功夫，對你們非常重要。」

凌鋒道：「不，師傅以前所授之蛤蟆掌法，比這厲害得多！」

「不，這功夫是世上最厲害的功夫！」

藍茵也不明白，問道：「怎會？」

青蛙老祖道：「風蛙，你多年來已受慣那些人迫害？」

凌鋒點點了頭。

青蛙老祖道：「你害怕？」

「當然，不過，最怕的並不是他們大模斯樣的攻擊，而是暗裏的攻擊！」

「對，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藍茵立時明白，道：「一發覺有人發放暗箭，是立時逃之夭夭？」

青蛙老祖道：「對，立時逃之夭夭！」

凌鋒也明白。

青蛙老祖道：「世上那一種武功最高？」

兩人却不能回答。

還是藍茵乖巧，道：「當然是蛤蟆功！」

青蛙老祖聽了，當然受用，不過，他仍這麼道：「不，蛤蟆功雖厲害，天下間還有更厲害的武功，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

凌鋒道：「這麼說來，沒有人知道，天下那一種武功最高！」

「對，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個武功比你高强的人，那你如何應付？」

「逃之夭夭！」藍茵道。

青蛙老祖笑道：「對，千眞萬確的道理，你看這些青蛙，在這些毒蛇範圍之內，仍可生存，甚至大量繁殖，那是歸功於一見不對勢頭，便逃之夭夭！」

兩人也心領神會。

青蛙老祖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喜歡甚麼時候離開，也可以了！」

「我們離開？」藍茵道。

青蛙老祖點頭。

凌鋒道：「師傅，你呢？」

「我？我已慣住深谷這裏，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出去了！」

「不，你身上也有很多不平事，有很多仇恨，爲甚麼不與我們一起出去報仇？」

青蛙老祖嘆了口氣，並不回答。

凌鋒與藍茵互望一眼，再轉頭望向荷葉時，已失了青蛙老祖的踪影！

凌鋒躍起，便要追索。

藍茵道：「不用追了，師傅的逃走功夫，比我們勝了不知多少倍，追也無用！」

凌鋒道：「難道讓他一個人在這裏？」

「當然不！」

「我也不肯，我是個深受迫害之人，深深了解受迫害那種內心之苦，我不能忍受，師傅也不能忍受，而且不可以忍受！」

藍茵沒有說話。

凌鋒知這位師妹聰慧過人，道：「你有辦法？」

藍茵點點了頭，從荷葉上躍回岸上，凌鋒追着，兩人回到他們居處。

藍茵道：「你記得我們怎樣使師傅授我們武功？」

凌鋒想起幾個月之前之事，道：「我們用的激將之法！」

「對，我們你一言我一語，把他激了起來！」

想起那天，凌鋒開始還不知藍茵用的激將法，還以爲師妹瘋了，與他口角。

「這一次又可再用？」

藍茵點點了頭，並在凌鋒耳邊低語一番。

* * *

翌日，凌鋒與藍茵再來荷塘，不見青蛙老祖。

凌鋒道：「師妹，你可知我昨晚想了一整晚，想出了師傅不跟我們出去的秘密！」

他故意把「秘密」兩字，加重語氣。

「秘密？甚麼秘密？」藍茵也是如此。

兩人細看附近，並不見荷葉翻動，也不覺有甚麼微風吹動。

他們其實希望青蛙老祖早已在附近。

「既是秘密，我不說！」

「連我也不說？」

「不說！」

藍茵立時賭氣地道：「既然連我也不說，我們出去之後，各走各的路！」

「不，不可以，我要報這趕盡殺絕之仇，還有很多地方要師妹幫忙！」

藍茵不語，似乎眞的惱了。

凌鋒道：「我說，不過千萬不能讓師傅知道！」

「他怎會知道？他要我們獨自離開，當然不會來，他害怕我們挾他出谷？」

「對，他不會來！」

「那你快說！」

「師妹，師傅不肯出谷，一定是怕！」

「怕！他武功高强，我們只學了他一些皮毛，也比以前厲害得多，何況他自己，還有甚麼好怕？」

「他不是怕別人武功，或者仇人武功比他强，因爲他也教過我們，別人武功强，也不用怕，只要……」

「逃之夭夭！」藍茵接口道。

這時，池塘之內，並沒有風，但却有荷葉稍動，兩人已察覺得到。

凌鋒看了藍茵一眼，跪了下來。

藍茵也立時跪了下來。

凌鋒道：「師傅，我們要走了！」他說話之時，眼觀八面，耳聽四方。

藍茵也道：「師傅，我不能再服侍你了，你好好保重！」

他們跪在地上，等了一會，最後，凌鋒站了起來，道：「師妹，我們走吧！師傅既然不用我們再留下去，我們出去報仇之後，再回來奉侍他老人家！」

藍茵也站了起來，道：「師傅既怕面對現實，我們也無話可說！」

凌鋒道：「對於趕盡殺絕的仇人，也可以容忍的話，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了！」

突然，荷塘翻起了一陣葉浪，「趕盡殺絕」這四個字似乎有特別刺激的力量。

當荷葉都平靜了下來，只見青蛙老祖已伏在其中一塊大荷葉之上。

他臉有淚光，喃喃自語。

兩人見了，十分歡喜，同道：「師傅！」

青蛙老祖並沒有說話。

凌鋒道：「好了，我們一起出谷！」

他也不理會青蛙老祖，一手拉了藍茵，便往谷上爬去，他也不回頭看青蛙老祖。

藍茵却想回首。

凌鋒輕聲道：「不要再理會他，否則，他再改變主意，我們再沒有機會使他出谷！」

藍茵也明白青蛙老祖的性格。

凌鋒與藍茵從青蛙老祖身上所學的「蛤蟆功」，在這攀石爬壁之時，顯得最爲有用。

他們以雙手吸着那些石塊，雙腿撐上，雖是陡峭的石壁，如履平地。

如果沒有這種「蛤蟆功」，看來他們是寸步難行，不過，過了一個時辰之後，石壁更呈陡峭，而且光滑異常，比開始的時候，更加困難。

突然，藍茵「呀」的叫了一聲，只見她整個人迅速下墮，凌鋒在上面，一時之間，無法轉身下來。

幸好青蛙老祖在下，單掌扶了她，並提氣使她上升，藍茵借力使力，再上石壁之上。

藍茵停在石壁之上，喘氣道：「多謝師傅救命！」

青蛙老祖道：「小心，不用多說，再來一次，也許我救不了你！」

凌鋒也在上面不遠之處停了下來，叫道：「師妹，你沒有甚麼事？」

「沒有！」藍茵回應道：「幸好師傅救我，你也要十分小心！」

凌鋒應着，可是，話即管如此說，但石壁的岩石，日久受風吹雨打，很多地方已是脆弱，而凌鋒所抓之處，突然又鬆脫下來。

他不由自主的叫了出來，他連忙施展他所學的「蛤蟆功」，可是，他一連抓了幾下，抓着的石塊，不是霉爛，便是脆弱，竟無法抓着一塊！

他一路向下滑去。

凌鋒拚命狂抓，仍然無法抓到任何東西，當他幾乎自己也要放棄之際，但覺脚板處，有東西承托着，他猛然用力，阻住了下滑之勢，然後穩身，抓住石塊。

他知道承托自己雙腿，並不是石塊，而是青蛙老祖這單掌！

他正要俯身來謝青蛙老祖，只見青蛙老祖的身影突然縮小——那表示青蛙老祖爲了救他，也穩不住他自己的身體，正向下墮！

凌鋒叫道：「師傅，你怎麼了！」

青蛙老祖的身影並沒有停下來。

凌鋒這時已不再想及自身安危，便想往下去，藍茵見狀，叫道：「師哥，你下去也無補於事？」

凌鋒也知道藍茵所言非虛，不過，自己可不能讓師傅爲救自己而墮下谷中。

這時，青蛙老祖的身影突然定了下來。

青蛙老祖發出了兩聲：「閣閣！」

兩人聽了，才安下心來，青蛙老祖這兩聲怪叫，已表示了他安全。

不一會，青蛙老祖迅速攀了上來。

凌鋒道：「師傅，謝謝你！」

青蛙老祖看了他一眼，道：「這個時候，還再這麼婆婆媽媽？」

他迅速再向上爬升，並且邊叫道：「加油，那才表示你們對爲師尊重！」

凌鋒與藍茵一聽，立時提氣爬升。

經過這個生死難關，三人之間的感情，更進一步。

漸漸，他們都感到一陣光芒自上而下，他們都知道，快到谷口了！

青蛙老祖一直比二人快，當凌鋒與藍茵上到谷口時，兩人倦得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休息了一會，他們才發覺不見了青蛙老祖，兩人正在狐疑之際，却看到一個身影飛近。

「師傅！」兩人同叫。

青蛙老祖道：「我很久沒有來這地方，幸好變化不大，來，快跟我來！」

兩人跟着青蛙老祖，來到一個山洞。

凌鋒雖然也相當熟悉附近的地勢，却不知有這一個山洞。

青蛙老祖道：「我們暫時躲在這裏，讓我出去看看形勢！」

凌鋒道：「不，師傅，這地方我與師妹都非常熟悉，倒不如我們先回去，看看情形，才再來與你相會！」

藍茵道：「師哥，我想你也暫時不要回去，讓我先回去，因爲他們見到我，相信祇會驚喜！」

「驚喜？」

「看來幾位師哥並不一定想殺死我，我而今平安回去，他們一定十分歡喜！」

凌鋒道：「我害怕……」

藍茵道：「不用怕，假若他們會再加害我，他們過不了我父親這一關！」

凌鋒仍有些猶豫。

藍茵道：「如果你一回去，他們見了你還沒有死，他們不會再饒過你！」

青蛙老祖同意道：「藍蛙你先回去也好，看看形勢，再作定奪！」

凌鋒道：「不過，他們早已存心把你滅口，他們也一定不放過你！」

藍茵道：「我會佯作失憶，那麼，他們以爲我甚麼也記不起，又有父親在旁，仍勝你一籌！」

凌鋒想了又想，也祇覺讓藍茵單獨冒險回去，非常危險，可是，在這情形之下，是沒有辦法之中的唯一辦法。

青蛙老祖道：「你回到家中，有父親庇蔭，相信他們也不敢亂來！」

藍茵道：「師傅說的是！」

凌鋒也沒有甚麼可說，於是藍茵離開了這山洞。

青蛙老祖道：「我去先看形勢，再作其他決定。」他說完已飛撲出外。

凌鋒走了出去，已不見青蛙老祖，他自忖道：「青蛙老祖有他自己的事，最好的還是靠自己！」

他走下山去。

這時，已是正午時分，但天空一片暗黑，烏雲密佈，看來快要下雨。

凌鋒看看自己，衣服已是十分破爛，有點衣不蔽體，他想先找一個地方，洗淨衣服，才再上路。

忽然，他看到一個小尼庵。

這地方他以前來過，庵中老尼姑，與他也是相熟，忽然，他想扮個尼姑下山，也是個好主意。

他到了小尼庵，試試推門。

那門竟是虛掩，應聲而開。

凌鋒叫了一聲，道：「師太！」

他等了一會，也沒有人回應，便推門而入。

小尼庵前面，有一口井，凌鋒見了，立刻上前，打了一桶水上來。

他首先喝了一口，但覺水質清甜，非常舒暢，然後，他用手掬水，洗了臉孔。

當他再把手放入桶中洗時，才發覺整桶水已汚穢，他立時倒了那桶水，又再把桶放入井中。

他再打了一桶水上來。

可是，當他把水桶拿着，平靜的水面，突然反映了一個人影。

他呆住，以爲自己看錯了，他閉上眼睛，然後再張開一看！

他並沒有看錯，水面之上，又多了一個人影！

「不要動！」後面其中一個人叫道。

這人聲音有點熟悉。

「你在這裏做甚麼？」另一人道。

凌鋒囁嚅地道：「洗臉！」

兩人大笑，笑聲更熟，他知道這兩人是他師兄陸多財與倪正。

陸多財道：「洗吧！」

凌鋒一時之間，不敢妄動，祇好用手掬水洗臉，洗了幾下，才仰起頭來。

那知道一仰起頭，另一個師兄倪正已站在他前面，與他的臉對個正着。

倪正開始，也嚇了一跳，然後叫道：「你是凌鋒？」

凌鋒本想不認，但臉孔洗淨，再無狡辯餘地。

「是我，師兄！」

這時，在後面的陸多財也嚇了一跳，一手抓着凌鋒的肩胛，把他轉了個身。

他細心一看，好像有些害怕，但自己用手抓過他的肩胛，知道他乃是血肉之軀，並不是鬼，想到這裏，他並不再怕，反而一手把他推開，叫道：「你還沒有死？」

凌鋒沒有防備，被他推得人仰馬翻。

陸多財也叫道：「我們找你找得好辛苦，終於找到！」

倪正道：「這一次千萬不能讓這斷逃走，一定要把屍骨也帶回去！」

凌鋒道：「你們殺我一次，還不夠？」

「殺你一次！推你下崖，你也有本領再上來，怪不得大師兄潘浩然，一直要我們找你屍骨，才覺安心！」倪正道。

陸多財道：「殺他！多說無益！」

凌鋒慢慢站起來，並詐作哀求道：「兩位師兄，請手下留情！」

兩位師兄，已經如狼似虎的撲了過來。

凌鋒不敢怠慢，雙掌挺出，他使的力並不算大，可是，那兩人似是斷了線的風箏，「砰砰」兩聲，被掌力彈到小尼庵門口之處。

陸多財站了起來，破口大罵道：「你這小子吃了甚麼靈丹妙藥，這麼大氣力！」

倪正也爬了起來，嚷着：「這小子可讓不得，快，師兄，把他一刀殺了！」

他自己首先掏出了刀。

陸多財也「颼」的一聲，抽出了佩刀。

凌鋒也猜不到，自己這樣稍稍用勁揮出雙掌，便能打得兩個師兄如倒地葫蘆，心中也是十分歡喜，因爲跟了青蛙老祖這一段短短時

間，自己功力已有大進。

不過，想不到他們這麼狠毒，這麼快便出刀，他手無寸鐵，實在難以應付。

他心中一急，向上一躍，本想避過他們來勢，可是一到了半空，但見那棵大樹，他順勢一抓，縮進了那棵大樹之內！

兩人眼看他一躍而起，本來也不覺得甚麼，祇等他下來，一刀了斷。

但再抬頭一看，却不見了凌鋒蹤影。

他們面前那棵銀杏樹，足有十丈高，連他們也無法用輕功一躍而上，怎麼這小子却可以？

他們同聲叫道：「快下來受死！」

凌鋒坐在樹上，看着他們暴跳如雷，心想：「這兩個師兄，已不是自己對手，好好消遣他們一下！」

他等了一會，向大樹的另一邊飛撲過去，他這一撲，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原來他學的「蛤蟆功」果然厲害。

他再一躍而下，落在他們兩人後面，他的下撲功夫厲害，速度之快，兩人竟不能察覺！

當凌鋒站定，才悠閒淡定地道：「兩位師兄！」

兩人聽了，立時回身，嚇了一跳，但是，他們也不猶豫，撲上前來，雙刀齊下。

凌鋒早有準備，他已撕下了兩隻衣袖，迎着雙刀，用力一捲，想把他們雙刀奪下。

不過，兩人武功也是不弱，刀並沒有被奪去，反而讓鋒利刀鋒削去了一段！

凌鋒一計不得逞，祇好左閃右避。

兩人刀如雨下，不給凌鋒逃命的機會，可是，眼看刀下，快要劈到他時，凌鋒却巧妙地逃開！

凌鋒在兩人刀下，從容閃避，他開始知道，他自己已能好好發揮「蛤蟆功」的閃撲功夫！

他立時心生一計，迅速在兩人刀邊閃過。

「轟」的一聲，兩刀碰個正着。

他們兩人，用了全力，刀鋒互碰，竟然各自震裂了「虎口」！

兩人覺痛，躍了開來。

凌鋒仍在中央，看着二人傻笑。

這一下子，實在氣得二人又再暴跳起來，凌鋒又再在他們刀鋒中閃避，這樣，反使他們互相攻擊起來。

陸多財叫道：「師弟，小心我呀！」

倪正也道：「你也要小心我呀！」

兩人又各自向凌鋒劈去，他們來勢極猛，這一次，凌鋒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他等到最後一刻，兩刀快要劈在自己的身上，才抽身一躍！

在躍走之前，更以左右兩腿左右一掃！

這樣，當兩人刀鋒一下，竟突然失了重心似的，互相撲向，兩人的刀，竟插向了對方！

而當中的凌鋒却不見了！

兩人痛極躍開，胸前各插着對方的刀！

陸多財叫道：「你……」

倪正也叫道：「你……」

兩人各看看自己的刀插在對方身上，沒話可說！

幸好那祇是皮肉之傷，他們忍痛把刀拔出，不過，血却如泉湧！

凌鋒坐在樹上，哈哈大笑。

倪正與陸多財正在止血，沒有說話。

凌鋒叫道：「陸師哥，倪師哥早已與你有心病，但趁這機會，要你捱上一刀！」

陸多財本來看着自己傷口，聽了這話，瞪了倪正一眼，倪正想說話自辯。

凌鋒却又朗聲道：「倪師哥，這位陸師哥幾時當你是個師弟，他日夕向潘師兄奉承，他殺不了我，想殺了你，回去領功！」

倪正聽了，本來有點心怯，立時挺直了胸口，叫道：「你眞想趁此機會殺我？」

「殺你？我爲甚麼要殺你？」陸多財道。

「當然是想在師兄面前領功！」

「領功，有甚麼功好領？」

「我怎麼知道？」

陸多財怒道：「你這小子不懷好意，想殺我才是，我記得你也一向不大服我……」

「我有甚麼地方要服你？」

兩人突然在凌鋒挑釁之下，謾駡起來。

凌鋒見了，心下覺得十分舒服暢快，因爲以前這兩個師兄，對自己多番欺侮，而今兩人對駡，爲自己出了那一口多年烏氣！

陸多財忽道：「師弟，冷靜下來！」

「冷靜甚麼？」倪正道。

「我們不是中了這小人之計？」

倪正也冷靜下來。

陸多財道：「抓了這小子回去，才是領功！」

倪正道：「你可以躍上去抓他？」

陸多財當然知道，自己並沒有這個能力。不過，他却笑向凌鋒，道：「你下來！」

凌鋒道：「我爲甚麼要下來？」

「你不下來，我們用火燒你！」

「燒我？」凌鋒笑道，突然一躍，又不見了人。

在下面的陸多財與倪正，面面相覷。

「到底他學了甚麼武功，這麼厲害，來去無踪！」

「可能是遇上了甚麼異人……」

「這倒不如回去，向大師兄報告！」

「好極！」

二人再想奪門而出。

忽然，陸多財臉頰一熱，「啪」的一聲，吃了重重的一記耳光。

陸多財叫道：「倪正，你爲甚麼打我？」

倪正道：「我沒有打你。」

話未說完，他祇覺自己臉頰也中了一記耳光，登時怒極，向陸多財打了一巴，叫道：「我沒有打你！」

「還說沒有！」陸多財看着倪正一巴打過來，兩人你一巴，我一巴，大打起來。

原來最初的兩巴掌，一人一巴，是凌鋒利用自己「哈蟆功」的翻騰撲躍的本領，接着二人以爲對方趁機打自己，結果互不相讓對打起來。

兩人越打越是劇烈，甚至各自抽刀，拚個你死我活，凌鋒看了，又再心生一計：「讓他們對打，也沒有甚麼好看，讓他們回到師父之處，五個師兄弟對打，那才過癮。」他立時大叫起來。

兩人都停了下來。

凌鋒道：「你們想捉的是我，爲甚麼不來捉我？」

兩人看他，高高在樹上，那有甚麼辦法。

凌鋒明白，一躍而下。

兩人見這大好良機，又再揮刀撲上。

凌鋒一掌挺向倪正，阻住他的來劈，順手一撥，刀鋒立時指向陸多財，陸多財來勢極猛，控制不住。

凌鋒不讓他們有思考時間，又再挺出一掌，這一掌是向陸多財。

陸多財也不由自主，一刀猛劈倪正。

倪正舉刀隔開。

凌鋒這樣試了兩掌，知道自己的力量，足可以在他們身邊，控制他們的雙刀。

但假若離遠一些又如何？

他向後一躍，足足離開二人十丈之遠，又再挺掌而起。

說也奇怪，兩人像扯線木偶一般，不由自主，又再雙刀猛拚。

原來凌鋒的功力，已足以控制二人雙刀。

既是如此，他已有了決定。

忽然，那股力量停了，二人躍開，這次，他們學乖了，不再互相攻擊，反而背靠背，看看凌鋒在何處。

可是，凌鋒却又沒有踪影。

看了一會，仍不見凌鋒，倪正叫道：「小子，有膽再出來！」

陸多財也叫道：「你一出來，不叫你死在我刀下，我陸某誓不爲人。」

等了一會，仍不見人。

兩人互望了一眼，也不說話，便向門外走。

出了小尼庵門，他們並不是回去，而是在附近，找了一些枯柴枯草，紮了幾把，燃着了，擲入小尼庵之內。

這兩人心地歹毒，抓不到了凌鋒，竟要用火燒死他，凌鋒心中怒極。

他心地善良，趕快入尼庵之內，但見四處空無一人，才放心了下來。

這時，尼庵已失火。

凌鋒躍上大銀杏樹上，向外望去，祇見陸多財與倪正，站在遠處觀看。

凌鋒從那棵銀杏大樹飛撲出去，他想再去好好教訓這兩個傢伙。

那知道，一個黑影飛過來，連凌鋒也沒有看清楚，陸多財與倪正二人已倒在地上。

凌鋒躍了下來。

「你喜歡怎樣處理這兩個人，悉隨尊便！」說話的竟是青蛙老祖。

凌鋒喜道：「青蛙老祖，我還以爲你回到蛙谷去了。」他蹲下看看兩人。

青蛙老祖道：「兩人還沒有死去，這兩個人心存歹毒，殺害你不算，還要把尼姑庵也燒掉。」

「這些人天生要把人趕盡殺絕！」凌鋒道。

青蛙老祖道：「你想怎樣對付他們？」

凌鋒道：「殺他們沒有甚麼困難，但這便宜了他們，他們五人一起害我，我想讓他們五人一起受罪。」

「好極！我有一個好主意。」

凌鋒道：「怎樣？」

青蛙老祖低聲說了幾句話，凌鋒不斷點頭，還發出了一絲笑意。

他們兩人，一人背起了一個，朝着凌鋒師父藍天朗的住所而去。

害人害己　自食其果

自從藍茵與小徒弟凌鋒失踪之後，藍天朗一直落落寡歡，以至最近，竟然病倒。

他最恨的當然是凌鋒，因爲他五個徒弟，都說凌鋒騙了小師妹藍

茵，兩人私奔去了。

藍天朗開始還有些不大相信，但他五個徒弟，日日也如此說，而且每日每次說的時候，加多一些鹽醋，漸漸，他由疑惑開始相信，再由相信變成深信不疑。

如果他們不是私奔，那會兩個人同時失踪？

藍天朗自從喪妻之後，大半生心血，都放在女兒藍茵的身上，他有一個計劃，當女兒長大之後，他會爲她選一個夫婿入贅藍家，那麼，他雖無兒子，但仍然有人繼後香燈。

雖然，他五個徒弟以爲有機會成爲他的乘龍快婿，不過，在他心目中，他有第一個想法，他希望可以在中原武林世家之中，找一個既有名望又富甲天下的武林世家公子，成爲藍茵夫婿，這既可使藍茵日後有倚靠，也可以提升他藍家在江湖的地位。

藍天朗一直對凌鋒有好感，並非要選他爲婿，其實是因爲凌鋒機靈，而又與藍茵年紀相若，這樣可以好好照顧她，免被其他師兄所欺負。

藍天朗利用凌鋒，却使凌鋒的師兄對他大爲妒忌，因而惹上殺身之禍。

而今藍天朗不單不喜歡凌鋒，而是憎恨凌鋒，他甚至說過：「若有一天，凌鋒在我面前出現，我一定要用我的劍殺死這叛逆師門的叛徒。」

他因想念女兒，也因憎恨凌鋒，精神困擾，病倒在床上。

這時，大徒弟潘浩然正捧着一碗藥進來，道：「師父，快起來吃藥。」

藍天朗道：「不吃了。」

潘浩然知道，師父近日精神比以前更差，常常無端發脾氣，便安慰他道：「師父，你吃藥，治好了病，師妹快回來的了。」

藍天朗道：「你說藍茵？」

「當然是。」

「她會回來？」

「當然會。」

潘浩然把那碗藥送近藍天朗的嘴邊，忽然，藍天朗挺起了身體，一手撥開了那碗藥。

潘浩然冷不提防，那碗藥應聲跌了在地上，潘浩然叫了起來，道：「師父！」

他抬起頭來，祇見師父兩眼發光似的，直望着窗外。

「師父，你看甚麼？」

「藍茵！」藍天朗狂叫一聲，站了起來，飛奔至窗前，又叫了一聲：「藍茵！」

潘浩然還以爲師父發狂，也回過頭來，看看窗外。

藍茵！

站在窗前的竟是藍茵。

他以爲自己是做夢，也以爲自己看錯。

藍天朗開始之時，心裏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他再也不理會究竟是夢是眞，他發狂似的奔到外面。

潘浩然也立時跟着。

藍天朗出了外面，藍茵的確是站在他面前，他撲上前，藍茵也撲上前，兩人相擁，喜極而泣。

潘浩然叫道：「師妹，是妳！」

藍茵放開了藍天朗，叫道：「爹爹！」

「茵兒，我是否在做夢？」

藍茵並沒有回答。

潘浩然道：「師妹，果然是妳，妳去了那裏？」

藍茵並沒有回答他，連望也沒有望他一眼，潘浩然心中一驚，自忖道：「難道她回來替凌鋒報仇？」

藍天朗道：「茵兒，妳怎麼了？」

潘浩然道：「師妹、師父，我們進去談談。」

藍天朗此時，神情不再萎頓，好像已是不藥而癒，拉了藍茵入內。

藍茵隨着，潘浩然也跟着入內。

「妳這些日子去了那裏，想死爹爹了。」

「爹爹！」

「快告訴爹爹，妳去了那裏？那小子凌鋒呢？」

「爹爹！」

潘浩然聽到凌鋒的名字，一時之間，也有些害怕，四週看了一眼，才道：「他沒有跟妳一起回來？」

藍茵祇道：「爹爹！」

「爲甚麼妳祇懂叫爹爹？」

藍茵又道：「爹爹！」

藍天朗向潘浩然道：「快倒杯熱茶來，茵兒可能太倦了，甚麼也不懂說。」

藍茵喝過了熱茶，仍然是祇懂叫爹爹。

藍天朗心下十分憂慮，道：「怎麼了，茵兒？」

潘浩然見到藍茵如此，反而安了心下來，因爲藍茵這時，祇懂叫「爹爹」二字，又似乎是認識她爹爹一人之外，其餘甚麼也不知道似的。

潘浩然道：「師父，師妹可能受驚過度，暫時甚麼也記不起了。」

藍天朗望着女兒，叫道：「茵兒，你怎麼了，是凌鋒那個小子……」

潘浩然道：「師父，你也不用擔心，明天找個大夫回來，一定可以替師妹恢復記憶的。」

「爹爹！」藍茵又是如此叫道。

藍天朗自我安慰道：「還好，你還懂得叫爹爹，也認得我是你爹爹。」

「對，人也回來了，還擔心甚麼？祇要吃過大夫的定驚寧神藥，她一定很快便甚麼也記起來了。」

藍天朗道：「對，你立即便去找大夫。」

「這個時候……」

「大夫要多少錢也可以，立刻找全城最出名的。」

潘浩然道：「好，好，我立即去。」

不一會，大夫來了，爲藍茵診脈，發覺她脈搏似乎比常人慢了一些，其實，是因爲藍茵學了「蛤蟆功」之後，懂得了控制身上的一些經脈。

藍天朗非常焦急地問道：「我的女兒怎麼了？」

大夫道：「看來她身體沒有甚麼，但神智有些模糊，一時之間，忘記了很多事情。」

「她會復原嗎？」

「那要看她自己，或者心神安定之後，她會回復記憶的。」大夫道。

大夫開了藥方便離去。

藍天朗立即吩咐潘浩然去買藥，本來，這時已是漸近初更，那裏還有開門的藥舖，但爲了安師父的心，他決定一試。

來到天井，一陣冷風吹來。

不知是否他作賊心虛，有些害怕起來，忽然，他想起來，爲甚麼不叫莫仁與巫澤二人，一同去抓藥。

這件事情也關係他們，他們怎能置身事外。

看來莫仁與巫澤二人住在另一個院子，自從藍天朗發現藍茵回來，他一直要潘浩然侍候在側，並沒有通知僮僕，而潘浩然也沒有機會通知這兩位師弟。

這些日子，他們五師兄弟也很忙碌。

大師兄潘浩然負責服侍師父，然後莫仁與巫澤二人一組，陸多財與倪正另一組，他們每夜都到鎮上巡邏一周才回來睡覺。

這一天是輪到陸多財與倪正，而莫仁與巫澤在另一邊的院子休息。

潘浩然趕到另一邊院子，祇見莫仁與巫澤二人睡得正酣，他立刻推醒二人。

二人惺忪未醒。

「藍茵回來了。」

兩人聽了，立時清醒了過來。

莫仁道：「你不是開玩笑？」

「你看我的樣子像是開玩笑嗎？」

巫澤問道：「凌鋒呢？」

「沒有，不過，藍茵單身回來，却沒有了記憶，只認得她爹爹一人，也只懂叫他爹爹！」

兩人聽了，才安心下來。

潘浩然道：「師傅召了大夫回來，要我立刻往抓藥，我想你們也一起去！」

兩人並沒有異議。

潘浩然道：「我們順便找陸多財與倪正回來，商量一下，我害怕凌鋒還沒有死，也會回來！」

「他回來，他不怕死？」

「我想他這一次，如有膽回來，一定來找我們報仇的了，大家要小心！」

兩人趕快披衣。

忽然，房內的油燈突然熄滅，一片漆黑。

三人同道：「甚麼事？」

頓了一頓，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潘浩然道：「你們千萬別在師傅面前露出馬脚！」

莫仁道：「你害怕他知道我們害凌鋒？」

潘浩然道：「害凌鋒有甚麼關係，但這次無端端害了師妹，既失踪了這一段時間，而今回來，又失了記憶，他知道了，當然不會放過我們。」

巫澤道：「你以爲凌鋒會怎樣？」

「怎知道？如果師妹沒有死，他大概也還活着！」

「那麼我們怎辦？」

「當然是小心，找到了他的話——無論那一個也好，一定要殺他，否則……」

他們當然明白。

潘浩然又點了油燈，不過，油燈一着，突然已再熄了，潘浩然道：「不點了，你們可以走吧。」

「可以了！」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蓬」的一聲。

「甚麼聲音？」三人異口同聲道。

他們作賊心虛，不敢稍動，等了一會，再沒有甚麼聲息，潘浩然示意他們一起出去看看。

小院子中，竟然有一個大布袋。

「甚麼東西？」潘浩然自言自語道。

莫仁與巫澤也不敢動。

潘浩然道：「你們上前看看！」

「師兄，你武功好，你上去看！」巫澤道。

潘浩然道：「你們去，我在這裏戒備！」

莫仁道：「師兄，還是你去！」

潘浩然怒道：「你們一起去！」

兩人無奈，互望一眼之後，慢慢上前。

他們異常小心，摸到了布袋

邊，同時踢向布袋，布袋立時傳出「哎呀哎呀」！

兩人嚇了一跳。

潘浩然道：「袋內有人？小心！」

他叫人小心，自己卻不稍走近，道：「你們把布袋打開！」

「師兄，你也過來！」

「叫你們做這麼小小的事情也……」他自知理虧，慢慢的走近。

「扯開布袋！」潘浩然仍不動手。

巫澤與莫仁不敢動手，突然，「劈啪」兩聲，每人臉上吃了一個耳光。

這一人一記耳光，非常猛力，立時把二人一邊臉也打腫了。

兩人氣極，一言不發，回身便向潘浩然，一人一巴的打了過去。

潘浩然怒道：「你們怎麼打我？」

巫澤道：「是你先動手打我！」

莫仁也道：「你看我這邊臉！」

潘浩然道：「慢着，你們說甚麼？你們說我打你，我並沒有打你們呀！」

兩人同道：「打了還不認？」

「不，我眞的沒有！」他頓了一頓，道：「你們兩個，也打得我不輕！」

莫仁道：「我怎敢打大師兄？」

巫澤也道：「我沒有還手！」

「你們看！」潘浩然把掩着雙臉頰的手拿開。

兩人走近一看，潘浩然的臉腫了起來。

三人立時驚怕了起來，退了多步。

潘浩然半晌才道：「你們沒有打我，我也沒有打你們，但我們卻吃了重重的一耳光！」

「凌鋒？」

「怎會是他？你見過他人影？」

「沒有！」

潘浩然道：「還是開了布袋再說！」

這一次，三人合力，一扯布袋，布袋開了，跌出兩條肉虫出來。

三人躍開。

那兩條肉虫同聲叫道：「師兄，師兄！」

潘浩然定睛一看，才發現是陸多財與倪正，人全身赤裸，被綁在一起。

「你們……」

「師兄，快救我們，解開我們！」

巫澤與莫仁也看清楚了，上前爲他們二人解開繩索，道：「你們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見到凌鋒！」

潘浩然道：「眞的，在那裏？」

「在那尼庵！」

「他怎樣了？」潘浩然問道。

「他……他……我也不知如何說，」倪正道。

陸多財道：「他忽隱忽現……我想，他大概是……他的輕功沒有理由這麼好的！」

「甚麼？」潘浩然不大明白。

兩人將在尼庵的情形說了一遍。

潘浩然道：「他可以忽隱忽現……他可能是……」他不敢說下去。

「鬼？」不知是誰說的。

這時，一陣風吹了進來。

衆人都有點寒意，忽然，窗口處有一個人影，潘浩然最近，看得眞切，叫道：「凌鋒！」

其餘四人也看到，也叫了出來，猛然退後。

可是，當他們再站定時，窗口處那有甚麼人影？

衆人立時面面相覷。

潘浩然是大師兄，一切事情其實由他而起，他不斷在衆師弟面前失威，他戰聲叫道：「天下間那有這麼猛的鬼？」

他說這句話時，聲音提高，既壯自己的膽，也壯了在場各師弟的膽。

登時，並沒有甚麼反應。

他的膽果眞又大了起來，道：「凌鋒，你逃不了的！」

他首先搶向大門處，把門關上。

其餘的師弟會意，也各撲向窗門，把窗門關上，潘浩然這時只想迫凌鋒出來，把所有窗門關上，目的是困他在這裏，作困獸之鬥。

這時，天花板處傳來一陣似笑非笑的聲音。

衆人昂首，卻又看不到天花板有何異動，忽然，五個人眼前一閃。

一連串清脆的巴掌聲，又響起來。

「啪啪啪啪」，每人結結實實的吃了一個大巴掌，他們睜開眼睛之時，看到的只是滿天星斗，那有凌鋒的踪影？

這一次，衆人感到臉上熱辣辣的，可以肯定凌鋒不是鬼魅，但是，他們這時才眞正的害怕！因爲，凌鋒的武功，肯定比他們高出很多！

「走！」潘浩然突然叫了起來。

這時，衆人如夢初醒，撲向大門。

那知道，門是他們關上，目的是要困凌鋒，可是，而今潘浩然想開那門，門却是推也推不動。

大門既不可開，窗門便成爲各人竄逃的地方，同樣，窗門也開不了。

突然，天花板處，開了一個洞，洞口掉下了一堆火，那些火有些流星亂竄，在空中四射，不及一瞬，整個大廳也着了火！

潘浩然這時，也不理會其餘的師弟，見天花板有洞，一個旱地拔葱標竄上去，其餘的師弟，當然爭先恐後，出了屋外，四散逃去。

這當然是凌鋒的傑作。

他不想立時與這幾個師兄面對面硬碰，他要讓他們也嘗嘗那種被人欺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覺！

不過，他始終是個心地善良之人，戲弄這幾位師兄弟的手法，無論如何也不及潘浩然害他之時，那麼狠毒！

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膊。

凌鋒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只見是青蛙老祖，不知何時，竟在他背後。

凌鋒道：「青蛙老祖，幾乎被你嚇死！」

「嚇死，他們五人才是給你嚇死！你這一玩，算是十分痛快了吧！」

「痛快！痛快極了！」

青蛙老祖「呸」了一口道：「這樣玩他們，就算痛快？如果由我來，我擔保他們沒有那麼從容自在！」

「你又會怎樣？」

青蛙老祖一翻怪眼，道：「我先用暗器，打得他們遍體鱗傷，却是死不得！」

「那又如何？」

「再用石灰粉撒向他們，石灰粉觸及他們傷口，那種滋味才夠他們受！」

凌鋒道：「那也不必那麼趕盡殺絕！」

這「趕盡殺絕」四字似又激起青蛙老祖的火氣，道：「風蛙，你對敵人的心腸，這麼軟辦不了事的！」

「那也沒有甚麼，而今他們再沒有力量戲弄我，我怕甚麼？何必自己使起壞心腸？」

青蛙老祖嘆了口氣，道：「風蛙，你心腸太好了……當年，我也只是一念之仁……」

「一念之仁？」

「被我師兄萬八趕絕！」

「你師兄？你找到他沒有？我也跟你去，一起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青蛙老祖道：「你把自己的事情弄妥之後，再作打算！」

「還有甚麼？」

「你不殺他們？」

「殺他們？我沒有想過！」

「我還以爲你先戲弄他們一番，才下殺手！」

「不，讓他們惶恐活下去，那才夠滋味！」

青蛙老祖道：「這何嘗不是一個好的報仇辦法呀！」

兩人正談論間，一陣鑼聲響起。

整個大宅，立時嘈吵起來。

有人先來大廳這一邊救火，另外那一邊，是蓋天朗所居的小樓，燈火通明起來。

凌鋒道：「我們先走，讓他們弄得筋疲力盡，我們再來嚇他們！」

青蛙老祖看了四週，再看那小樓處，道：「風蛙，我早說過，對敵人仁慈，其實是對自己殘忍，我的話立時便見功效！」

「怎麼？」

「你看……」青蛙老祖指着那邊小樓。

小樓有二層，第二層處有一個露台，這一個露台可以看到大宅的每一角落。

露台上插了火把，照得通明，可是，却沒有人出現，情形有些古怪。

青蛙老祖道：「過去看看，便可知道！」

凌鋒隨着他，直往露台處。

忽然，露台後面，有兩個人被推了出來。

凌鋒一看，叫道：「是藍茵和師傅！」

青蛙老祖道：「遲了，遲了！」

「遲甚麼？」

「他們都被你大師兄控制了！」

果然，藍茵與藍天朗頭上套了一條繩索。

潘浩然並沒有在露台出現，不過，却傳來他的聲音：「凌鋒，凌鋒，快出來！」

凌鋒聽了，立時想出去。

青蛙老祖一手把他拉着，輕聲道：「你何必這麼快出去，看清楚他們想怎樣，再作打算！」

「凌鋒，我知你一定在附近！」仍是潘浩然的聲音。他等了一會，仍未見凌鋒出現。

「凌鋒，你聽着，假若你不出來，我把兩條繩子收緊，藍天朗與藍茵二人，立時會喪命！」

凌鋒想出聲，却又被青蛙老祖掩口，道：「你不用心急，他們暫時不會殺你師傅與師妹的！」

「爲甚麼？」

「他們兩人，肯定可以威脅到你，這是他們活命王牌，潘浩然又怎會放棄？」

青蛙老祖果然精明。

「我去救他們！」凌鋒道。

「不，你稍安毋躁，雖然，你可以跳上露台，不過，他們用繩索套在兩人脖子之上，你救得一個，救不了其餘一個！」

「不會，我而今武功，在他們

之上，我有把握救二人！」

青蛙老祖道：「不，我害怕你一出現，他們也怕，因爲他們剛才已吃盡了你的苦頭！我害怕他們一時錯手，把繩子一拉，兩人脖子一斷，神仙也難救，就算不死，將來也是廢人！你不想你的未來新娘子，未來外父，都是廢人嗎？」

凌鋒眞沒有想過這麼多。

青蛙老祖又道：「我早說過，對這些人仁慈不得，而今，你看……」

「他們實在沒有人性！」

「他們早在崖上，要把你趕盡殺絕，甚至連你摔下了懸崖，找不到屍骨也不罷休，你應該一早便明白這個明顯簡單的道理！」

「我沒有想到……」

「凌鋒，凌鋒，你還不出來？」仍然是潘浩然的聲音，又道：「凌鋒，你這縮頭烏龜，你再不出來，我先勒死師傅！」

藍天朗並沒有哼一聲，可是，在旁的藍茵，叫道：「不，不要殺我爹，殺我吧！」

潘浩然道：「啊，師妹，你沒有癡呆，也沒有失憶，你不用怕，我不殺你！」

藍茵叫道：「大師哥，你先放了我爹！」

「放了師傅，也可以！」

「放吧，放吧！」藍茵叫道。

「那對我有甚麼好處？放了師傅，豈不是讓他來殺我？我沒有那麼蠢！」

藍茵叫道：「不會，不會，我保證不會。」

「你怎樣保證？」

「我……我……」一時之間，藍茵實在不知如何去作保證。

潘浩然道：「我們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你先嫁了我！」

藍茵怒道：「你休妄想！」

突然，藍天朗脖子上繩索稍緊，他發出了一聲叫聲，藍茵立時叫道：「潘浩然，你……」

「我怎麼樣？」

「你先殺了我呀！」

「我怎麼樣殺你？對，我有一個好辦法！」

「怎樣？」

「你先嫁了我，並且立刻洞房花燭，那麼，你成了我的女人，你父親成了我的外父，那麼，他便不會殺我了，他怎會要女兒守生寡？」

凌鋒聽到這裏，實在忍耐不住，他一奮身而起，連青蛙老祖也拉他不住。

凌鋒來到小樓之下，叫道：「潘浩然，你祇要我，不用傷害其他人！」

潘浩然仍然沒有出來，祇聲叫道：「你終於肯出來了，不用做縮頭烏龜！哈……」

「你想怎樣？」

潘浩然道：「非常簡單，你先在小樓下面，向我叩頭認錯！」

凌鋒道：「你……」

這時，潘浩然已從小樓之內出來，手上拿着兩條繩索，繩索是套着藍天朗與藍茵的脖子！

藍天朗一直沒有作過聲，但此時見了凌鋒，道：「凌鋒，茵兒早已把他們惡行告訴我了，我錯收了這個忤逆的徒弟，你替天行道，把他殺了！」

凌鋒正想開口，但潘浩然已把藍天朗脖子上的繩索拉緊，叫道：「殺我？你先自身難保了！」

一時之間，藍天朗被他勒得臉孔變色，喉嚨間發出「咯咯」的聲音。

藍茵道：「潘浩然你……」

潘浩然勒得更緊，藍天朗登時臉色也越來越青。

凌鋒不能再忍耐，一躍而上，把「蛤蟆功」發揮得淋漓盡致！

潘浩然見他一動，心知厲害，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連手上的繩索也放開了。

他把身體縮回小樓之內。

這一變化又使凌鋒摸不着頭腦，不過，藍天朗的臉色並沒有變好，反而是變得青藍，已無人色！

原來潘浩然雖然把繩放下，但祇是他手中一截，另一截仍在小樓之內。

潘浩然飛身入內，其實還控制了繩索，換句話說，仍控制了大局！

凌鋒也不理得這麼多，一手拉開了藍天朗脖子上那繩，用力一拉，繩索立時斷了！

藍天朗立時喘着粗氣。

可是，藍茵的脖子上繩索又緊。

凌鋒一轉身，又想再把繩索拉斷，可是，他用心救人，却忽略了自己！

五條繩索已自屋頂拋下，套着他四肢及頸項！

凌鋒反應也快，雙手雙腿，用力一摔，四條繩已被拉斷，屋頂上四個師兄，因拚命扯繩，突然鬆脫，立時跌了下來。

凌鋒四肢可以發揮「蛤蟆功」的威力，但他的頸項却是不能！

那條繩索終於套着凌鋒的頸項，一時之間，他實在動彈不得！

潘浩然正扯着那條繩，他是個得勢不饒人的人，那會放過這機會，拚命抓着！

凌鋒及時把幾隻手指，插入繩索與頸項之間，暫時可以免於窒息！

潘浩然得意非常，叫道：「凌鋒，上次把你打下懸崖，你也不死，命可大了！不過，你註定是死在我手之上，那也沒有辦法了！」

他又用力一扯。

這一扯使凌鋒頸間一痛，却沒有套緊他喉嚨，他手指一運功，登時，他一個轉身，繩子碎裂！

潘浩然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他祇覺繩子一緊，不過，他害怕凌鋒逃走，也同時用力把繩子拉緊，這一拉緊却上了凌鋒的當！

原來他早已把繩拉斷，雙手却仍拉着繩，與潘浩然同時互相一扯，已把潘浩然扯近身邊！

潘浩然十分害怕。

凌鋒把繩一繞，反過來把潘浩然的脖子套着！

青蛙老祖這時也現了身，見凌鋒如此手法，也大爲讚嘆道：「好極，好極，你的『蛤蟆功』眞不錯！」

他解開了藍茵的繩索，藍茵道：「謝謝師傅！」同時，她也撲向父親。

藍天朗見了青蛙老祖，道：「多謝救了我女兒，也謝你救命之恩！」

「我沒有做過甚麼！」青蛙老祖道。

潘浩然此時，已被凌鋒制住，他也轉過身來，對師傅道：「師傅，你受傷了？」

「沒有甚麼問題！」

「師傅，我應該怎樣處置大師兄？」

藍天朗一見潘浩然，怒道：「這忤逆門徒，你想怎樣便怎樣！」

藍茵道：「殺了他！」藍茵本性其實善良，但想起剛才潘浩然那番恐嚇之言，恨之入骨。

「殺他？」

青蛙老祖道：「風蛙，你下不了手？」

凌鋒道：「不，我在想用甚麼法子。」

「有很多方法！」青蛙老祖道。

「請師傅說！」

「丟他入山崖之下！」

「用蛤蟆功打他經脈，使他經脈逆轉而死！」

「挑斷他手筋脚筋，使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麼多提議，使潘浩然越聽，越是心寒。

凌鋒想了又想，一時之間，似乎無法拿得定主意。

潘浩然哭喪着臉道：「師弟，師弟！」

「甚麼？你叫我師弟？」凌鋒道。

「凌師弟，你放過我可以嗎？」

凌鋒聽了這話，呆了一陣，道：「師兄，你幾時當過我是你師弟？」

「有，你當然是我的師弟，凌師弟，我知道，我以前所作所爲，一切對不起你！」潘浩然不單是哭喪着臉，而是確確實實的哭了起來。

「你後悔？」

「後悔，非常後悔，而且我要向你保證悔改！」潘浩然說罷，也不理會繩索甚麼，趴在地上，向凌鋒叩起頭來！

凌鋒作夢也沒有想過，大師兄潘浩然會向自己懺悔，向自己叩頭。

一時之間，他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凌鋒轉向青蛙老祖道：「師傅，你認爲我應該怎麼做才對？」

青蛙老祖還沒有回答，藍天朗以爲他叫自己，接口道：「當然是殺了他，這人奸狡非常！」

話未說完，潘浩然却趁這個機會，凌鋒轉身向了藍天朗之時，一撲過去，竟然用手扣着藍茵。

潘浩然非常機靈，他一扣住了藍茵，便往後退，退至屋角，再沒有人可以從後攻擊他。

這一條變，令在場的人，也束手無策。

凌鋒叫道：「你……你……」

潘浩然道：「你你你你甚麼？凌鋒你快退下，否則我第一個把你這個心肝寶貝殺了！」

潘浩然這話，顯然不單是對凌鋒說的，當然還是對藍天朗說的！

藍茵掙扎，叫道：「師兄，不用理我，殺了這畜牲！」

凌鋒呆着，藍天朗呆着，連青蛙老祖也呆着。

凌鋒半晌才道：「你先放了師妹！」

潘浩然不單沒有放開藍茵，反而用力一箍藍茵脖子，使她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凌鋒聽了，情急之下，撲了過去，潘浩然這時退無可退，祇好再用力緊箍藍茵，藍茵不能再發出任何的聲音，祇是掙扎，臉孔由紅變白。

潘浩然叫道：「你一動手，我先殺藍茵！」

藍天朗叫道：「你千萬不要……你想怎樣也可以，先放了藍茵！」

「退後！」潘浩然命令。

凌鋒退了幾步。

潘浩然又再喝道：「你們都退開！」

衆人也祇好依言退後。

潘浩然把藍茵稍爲放鬆，然後向門口處走去，叫道：「快命人開門！」

凌鋒道：「你不要……」

潘浩然道：「開門，我說開

門，不要再多說無關的話，否則……」

「好，我開門！」

凌鋒一掌打出，這一掌力勁十足，立時把門也震開了，潘浩然向大門竄出。

衆人想追出來。

潘浩然道：「若果我見有人追來，我先把藍茵殺了，有人陪我上黃泉道，我也不寂寞。」

這話使在場的人，一個也不敢多跨一步。

過了半晌，凌鋒一溜煙的跑了出去，青蛙老祖也追着，兩人這時才明白，藍茵落在潘浩然手上，一定沒有好結果。

而且一失去潘浩然的踪跡，再找他比在大海中撈針，更爲困難。

以他們兩人武功，當然可以追及潘浩然，可是，他們投鼠忌器，始終祇能遙遙的望着他，追着他。

＊　＊　＊

潘浩然離開了大宅，並沒有下山，反而是往山上跑去，藍茵伏在他背上，好像昏了過去，沒有知覺。

青蛙老祖對附近地形，完全不熟，便問凌鋒道：「這傢伙想弄甚麼把戲？」

凌鋒道：「我也不知，原來他上山，是有一個目的。」

「山上住了甚麼人？」

「我也不知。」

「附近地勢如何？」

「過了這個山，後面的山更高，我祇知道，那山終年都有雲霧蓋住，連那些獵戶也不敢上去。」

「那麼，潘浩然上去做甚麼？」

「天曉得！」

過了一個山頭，潘浩然突然失了蹤影。

兩人大爲吃驚，但無論如何，也要繼續追上去，走了不久，他們發現半山之上，有幾間茅屋。

凌鋒道：「他可能躲在裏面。」

青蛙老祖道：「凌鋒，這一次不要再被無良之人所害，一有機會，救出藍茵之後，不要讓這潘浩然多說一句話。」

「知道！」凌鋒也實在後悔，如果在師父大宅之內，迅速下手，殺了這個奸狡之人，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場。

青蛙老祖看了附近形勢，道：「我們分左右包抄上去，不要被他發現，否則藍茵命危。」

凌鋒點點頭。

青蛙老祖已一竄而上，凌鋒從另一邊上去。

這幾間茅屋，依山勢而建，非常簡陋。

凌鋒走近一間，祇嗅到一陣難聞的氣味，他不敢迫近，祇有屏着氣，慢慢在附近窺看。

茅屋之內，似並無人居住，祇有一些非常簡陋床鋪，還有一些獵戶慣用的獵器。

另外還有一些風乾的肉。

氣味便是從這些肉發出，凌鋒知道這些氣味無毒，才敢入內。

屋內本是到處鋪塵，但很明顯，地上有多處脚印，潘浩然來過此，不用置疑。

忽然，他聽見一些步履之聲。

他伏在一旁。

過了一會，似有人走近，他撲出去，一連出了兩招殺手。

那人一退，發出一聲怪叫「閣閣」。

凌鋒連忙縮手，因爲他知道那是青蛙老祖，青蛙老祖也出了兩招。

兩人勁力在屋中迸發，立時，把這茅屋屋頂也震穿了，四週牆壁也崩塌下來。

凌鋒叫道：「師父！」

青蛙老祖道：「風蛙，這幾間屋內也沒有潘浩然的踪跡。」

「不過，他一定進來過。」

「是的，地上塵埃痕跡凌亂。」

「這究竟是甚麼地方？是潘浩然的地方？」

「我看不是，這是獵戶建的簡陋茅屋，作爲他們上山或下山時，補給的地方。」

「怪不得有些風乾的肉。」

「這些肉掛了很久，看來也沒有獵戶來的了。」

「潘浩然進來作甚麼？」

「他熟悉附近環境，可能來歇息一下，也可能……」他話未說完，便用力去嗅。

「你嗅到甚麼？」

「有些燒焦的氣味。」青蛙老祖道。

凌鋒也嗅了一下，拉着青蛙老祖，叫道：「走！」兩人索性從一個窗口撲了出去。

登時，火光一起，幾間茅屋，同時起火。

「怎會如此？」凌鋒叫道。

「是潘浩然故意弄的，他明知我們追他，他引了我們入來，下了火種，想把我們燒死。」

這些茅屋，非常乾燥，火勢一經吹起，立時蔓延，連附近的山草也燒了起來。

「走！」青蛙老祖叫道。

火勢非常厲害，兩人返身，向山上逃去。

兩人躍上了一塊巨石之上，看着下面，火乘風勢，轉瞬之間，已把幾間茅屋，化成灰燼，還把附近的山草也蔓延着，大半個山頭成了火海。

兩人坐在巨石之上。

「這潘浩然是隻禽獸！」青蛙老祖道。

凌鋒道：「爲甚麼老天讓這種惡人活下去。」

青蛙老祖道：「你不用怨天，天老爺自然有眼。」

忽然，在煙霧之中，他們都看見一個黑影正向山上進發。

凌鋒道：「你看，他還在逃！」

青蛙老祖道：「追，我發了誓，就算是天脚底，我也要把這禽獸捉住。」

潘浩然佈置這一場火，明知是燒不死二人，但可以阻慢二人脚程，讓他自己有足夠的時間，擺脫他們。

可惜，他的算盤打得並不響。

青蛙老祖與凌鋒，輕功在潘浩然之上，過了兩個山坳，潘浩然又在他們脚程之內。

潘浩然背着一個竹簍，簍內是藍茵。

看來藍茵仍是昏迷。

凌鋒道：「這傢伙一直以藍茵作爲擋箭牌。」

「是的，他這麼辛苦趕路，也不肯放棄藍茵。」

「如果他沒有藍茵在手，我們立時上去斃了他。」凌鋒恨恨地道。

「快追，我們不能讓他再走這麼遠，否則失了他的踪影，再找他比登天還難。」

兩人又再發力追上去。

潘浩然一直沒有停下來，漸漸，他的脚程開始慢了下來。

凌鋒與青蛙老祖也沒有停下來。

凌鋒開始有些奇怪，問道：「師父，你認爲潘浩然這麼一直走，有甚麼目的？」

「我看他去找人。」

「找人？找甚麼人？」

「當然是找一個可以保護他的人。」

「有甚麼人可以保護他？」

「你是他的師弟，又與他相處多年，你好好想一下，他可以投靠甚麼人？」

凌鋒想了又想，道：「沒有，我實在想不出來。」

這時，潘浩然又轉入了另外一個高山，這高山更爲陰森，四處是參天巨木。

追了半天，突然再沒有了潘浩然的踪影。

兩人在這森林之中，走了又走，才發現迷了路，根本不知道在那裏。

青蛙老祖道：「我們上最高的樹木上，俯瞰下來，才可以找到去路。」

兩人躍上樹，枝椏茂盛，樹與樹之間，枝椏左穿右插，好像織成了一個網，其中有些樹枝，還長有刺，一時之間，無法穿過這些樹枝網。

兩人又從樹上下來。

當兩人還沒有站定，突然，樹林之中，响起了一陣淒厲的叫聲。

這叫聲使人毛骨悚然。

突然，黝黑的四週，似滿佈了火點。

青蛙老祖慣於黑暗中生活，一望過去，便知道不是火點，而是眼睛。

是眼睛，足有十來雙眼睛。

凌鋒道：「是人？」原來凌鋒也發現了。

青蛙老祖道：「有人，但並不全是人。」

凌鋒並不明白。

可是，突然「胡胡」的幾聲，凌鋒也明白了，因爲其中有幾對眼睛已近了。

出來的東西，帶着一身臭味，而且身高不及人，但動作比人還敏捷。

「是猴子！」凌鋒叫道。

他沒有猜錯，那難聞的氣味，夾雜着他們發出吱吱亂叫，叫人心寒。

兩人立時以背對背，向四周發掌。

那些猴子，被掌力震了開去。

兩人趁這機會，退出了這處森林，來到一處較爲光亮，而且樹木沒有那麼茂密的地方。

那十來隻猴子也同時追了出來。

這時，他們才可以看清楚，十幾隻長毛猴子，伏在十幾個長頭髮的人的肩上。

這些人衣衫襤褸，他們有一個共通之處，長髮披肩，還蓋着他們的臉。

驟眼看去，他們也像長毛猴子，祇不過他們身體比猴子高大。

一共有十五人，每人肩上有一隻猴子。

凌鋒叫道：「各位……」

那十五個人，已圍成了圓圈，向二人迫近。

青蛙老祖道：「我們路過貴境，不知有所冒犯，請高抬貴手。」

突然，當中有一個人，道：「一老一嫩，殺死那老的，留下嫩的。」

出乎意料之外，說話的人，竟然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上！」

上的並不是那些人，而是猴子。

凌鋒與青蛙老祖也來不及說話，他們同時發掌，那些猴子不知厲害，並不閃避。

立時，有十來隻猴子被掌力震死，有的被他們掌力，震了開去。

那女人道：「厲害！」

猴子被彈回，已成了屍體，不能動彈，其餘的猴子，見狀也不敢再來。

女人喝道：「上！」

這一次，才是人上。

祇是那些人，長髮披面，衣衫本來是蔽着他們全身，此時，他們伸出手來，向二人攻擊。

這些人的手脚，似並不齊全。

有些人甚至沒有了一些手指，不過，所發出的力量，倒仍是不弱。

兩人暫時見招拆招，未敢使出殺着。

再戰二十個回合，青蛙老祖似要退下，道：「你們是女人？」

凌鋒也退下，道：「女人？」

那爲首的早已說過話，又道：「女人又如何？」那女人聲到人也到。

立時，她攻向青蛙老祖。

青蛙老祖護着全身，發現這個女人，招式厲害，但勁力却似乎欠佳。

如果她有充足的力量，他無疑是武林中高手。

青蛙老祖叫道：「我們誤闖你們禁地，早已道歉，我們不想殺人。」

那女人仍一招緊似一招，道：「你們不想，我們想！」那女人突然十指箕張，抓向青蛙老祖的臉。

青蛙老祖看得非常清楚……那女人十隻指頭，根本沒有一隻是完整的。

青蛙老祖忍不住叫道：「痲瘋！」

那女人悽厲的叫道：「是又如何？」

青蛙老祖避開她的來勢，閃身在旁，他實在有點不忍，這女人已是痲瘋病人，自己怎能再向她攻擊？

可是，他稍一再閃避，那女人却是攻勢加倍凌厲，青蛙老祖道：「我不想傷害你！」

那女人叫道：「你是沒有這個能力！」她又再使出招數，同時手脚並用，迫使青蛙老祖出招。

青蛙老祖知道這樣瞎纏下去，不是辦法，瞥眼看去，凌鋒也受其餘幾個婦人猛烈攻擊。

青蛙老祖決定以快打慢，擺脫這些婦人，他向凌鋒叫道：「走！」

凌鋒聽了，應道：「是！」

兩人虛晃一招，飛身向空中，想從樹上逃離。

爲首的那個女人，忽地發出了哨聲，一直在旁煩躁不安的長毛猴子聽了，立時撲了出來，攻向二人。

青蛙老祖這一次實在打錯了算盤，以爲可以利用參天樹木，擺脫這些痲瘋女人，那知道，她們身邊的長毛猴子，更善爬樹。

在樹上，一個武功如何高强的人，比起猴子上來，仍然相差一大截。

那些猴子，從四方八面包抄而來，時而亂抓，時而嚙噬，時而吼叫，眞令兩人手忙脚亂。

那爲首的女人猛力忽哨幾下，羣猴攻擊，更是勇猛。

爲首的女人見了，哈哈大笑，其他女人，看見兩個男人，在樹上被猴羣弄得不知所措，也大笑起來。

青蛙老祖心想，在樹上與猴子鬥下去，也不是辦法，而且猴子手爪極利，被牠們抓到，也是十分危險，便叫道：「風蛙，下去！」

凌鋒應道：「好極！」

青蛙老祖伸手，抓了一把樹葉，然後向羣猴擲去，那些猴子痛極，怪叫連聲，他們也趁此良機，跳了下來。

他們身還未穩，那些女人又再攻來。

青蛙老祖依然被爲首那個女人攻着。

那女人叫道：「這老傢伙留給我對付，你們要把那青年的給我活捉！」

衆女人應聲，齊齊攻上。

青蛙老祖一直手下留情，因此並沒有傷及那女人，而今見她口出狂言，視他如無物，心中怒極。

他一掌挺出。

那女人知道青蛙老祖功力深厚，不能與他硬碰，因此立時避開。

那知道，青蛙老祖這一招是虛招，眞正的力量，來自另一隻手，這一掌直迫女人的臉。

那女人的臉一直被她的長髮遮蓋着，半遮半掩，根本看不清這女人的臉。

青蛙老祖這一掌，力量雄渾，使那女人無法躲避。

不過，那女人也非弱者，在避無可避之際，也昂首一閃，算是不與青蛙老祖的掌力直接碰個正着。

那女人的頭髮被掌力所震開，露出的却不是她的臉孔，而是一塊黑色薄紗。

原來這女人不單被長髮所蓋，還有一方黑紗蓋着。

青蛙老祖奇怪，心想：「爲甚麼這女人如此神秘？」他又再出一掌。

這一掌直迫女人臉孔。

女人似乎十分避忌，躍了開去。

青蛙老祖知道，這地方是女人最注重的，於是，他奮力再進，又再攻向女人臉部。

這一次，女人避無可避。

她的長髮被震開，面紗也同時

被震開！

青蛙老祖五指箕張，五根指頭比五招利刄還要厲害，只差半分，便要抓破女人的臉！

不過，當他看到那女人的臉時，他實在不忍心再抓下去……

因爲那女人的臉實在不像一個人的臉！

臉孔之上，五孔已潰爛！

扭曲的臉容，比地獄中的魔鬼，還要難看！

青蛙老祖的五指雖沒有抓下去，但內力依然，使女人無法擺脫。

不過，青蛙老祖實在無法下手，立時收斂內力，道：「對不起！」

那女人本被青蛙老祖內力吸着，自己性命，早已在他掌中，自忖再無倖免之理。

想不到青蛙老祖外表怪異怕人，內心却仍然善良。

那女人突然覺得臉孔壓力一鬆，整個人彈了開去。

女人叫道：「停手！」

其餘在攻擊凌鋒女人，立時停了手，她又再吹了幾下忽哨，在旁叫囂的猴子也立時靜了下來。

女人道：「謝過不殺之恩！」

青蛙老祖道：「對不起，我不應……」

「你現在明白，我要殺你們的原因？」

青蛙老祖搖搖頭。

凌鋒更開口道：「不明白！」

女人道：「我們這地方叫瘋猴山，但而今已改了名字，叫作瘋人山！」

「瘋人山？」

「是痲瘋人自生自滅的地方！」

「你們都染上痲瘋？」

「難道你看不見我的臉？」女人這時反而自揭面紗，凌鋒見了，忍不住發出了「咯」聲音，並且立時轉首。

女人道：「我已是無可救藥，而她們……」

凌鋒道：「她們怎樣？」

「我相信找幾個壯男，一定可以把她們的病治好！」

凌鋒並不明白女人說的話。

但青蛙老祖見多識廣，似乎明白，道：「你們相信，把痲瘋病傳了給別人，便可以好？」

女人道：「當然。」

青蛙老祖笑道：「那麼，你見過有人因爲把痲瘋病傳了給別人便好嗎？」

那些女人聽了，竊竊私議。

爲首的女人，對這問題也無從回答。

凌鋒望着青蛙老祖，不明所以。

青蛙老祖道：「風蛙，你對痲瘋病似一無所知？」

凌鋒搖頭。

青蛙老祖道：「據說痲瘋病是一種無可救藥的病，但有一個方法，可以把痲瘋擺脫，便是要找一個人，把痲瘋病傳給他！」

「怎麼傳？」

凌鋒問得天眞，一時之間，青蛙老祖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那女人道：「成親！」

凌鋒聽了，有些明白。

青蛙老祖道：「對，因爲通過肌膚之親，對方染病，自己才好擺脫病魔。」

凌鋒道：「那麼你們想抓我們二人？」

女人道：「是的，既有壯男經過，我們怎會放棄？我雖已無可救藥，但她們……她們有些仍年輕！」

青蛙老祖道：「你們可試過？」

女人道：「這地方根本是常人禁地，那有甚麼人會來？除了……」

青蛙老祖道：「除了近日有一男一女上山之外，根本很少人會走近這地！」

「一男一女？」凌鋒提高了聲調，又問道：「男的是個甚麼模樣，女的又是怎樣？」

女人道：「男的是往山上找萬王的！」

青蛙老祖道：「萬王，甚麼萬王？」

「我們山上有一個王，其實我們都是他的下屬，負責守此山頭！」

「萬王是個甚麼人？」

「不是普通人，是個王！」

凌鋒道：「也是個痲瘋人？」

衆女人不敢開聲。

青蛙老祖道：「那個上山的男人，面貌如何？」

「非常醜陋。」

凌鋒聽了，急道：「女人呢？」

「非常美麗。」

「爲甚麼你們會放他們上山？」青蛙老祖問道。

女人道：「因爲那個男的，是要送一件大禮物給萬王，我們怎敢阻止？」

「送禮物？甚麼禮物？」

「那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我們的萬王說過，越是美麗的女人，對治病越有作用！」

青蛙老祖道：「這話對你們也通用？」

「是的，俊俏而精力充沛的男子，可以把我們的病治好！」

「怪不得你們纏着這個美男子！」青蛙老祖望着凌鋒，有意消遣他。

凌鋒急道：「當時，那個女子怎樣？」

「那個女子是半昏迷！」

凌鋒道：「師傅，一定是他們了！」

青蛙老祖道：「是的，我們追上去。」

女人道：「你們追不得！」

「爲甚麼？」

「因爲萬王是個武功極好的人，你們武功……也許也不及他！」

青蛙老祖道：「一個武功如此高強的人，怎會變成痳瘋漢子，又怎會在此據山爲王？」

女人道：「我們不知道，不過，他武功實在厲害，我看過他一出手便可以殺人，而且，他心狠手辣，不論男女，只要他要殺，他便下手，並不像老先生你！」

凌鋒道：「這人如此厲害，殺人如痲，倒要見識一下，爲甚麼這人叫萬王？」

「不知道，據說他本身姓萬！」

「姓萬？」青蛙老祖似乎極有反應，道：「可否描述一下？」

「年紀與老先生差不多！」

「使刀的？」

「我不知道，不過，在他所住的地方，的確掛有一柄金刀，黑色卻閃着金光！」

「烏金寶刀？」青蛙老祖似乎在自言自語。

凌鋒問道：「怎麼，你認識這人？」

青蛙老祖道：「你有一個把你趕盡殺絕的仇人，我也有一個把我趕盡殺絕的仇人，他們都在山上！」

「那姓萬的是你的仇人？」

青蛙老祖突然整個挺了起來，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雙手抖動，發出「咯咯」的聲音，凌鋒從來也沒有看過，青蛙老祖如此模樣。

女人道：「老先生，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去，因爲畢竟你放過我一命！」

青蛙老祖道：「爲甚麼？」

「因爲我見過上山的人，從來沒有見過下山的人，除了女人，像我們，我們是被迫上山，而成爲痳瘋人下山，並且成爲了他的下屬！」

青蛙老祖開始明白這班女人的來頭，大概這些女人都是被萬王捉上去，用作治療他本身的痳瘋，被他姦汚之後，無奈成了他這個瘋人山的守衛。

凌鋒忽地急道：「那不得了！」

「甚麼不得了？」

「藍茵已成爲禮物！」凌鋒非常焦急。

「我們立刻追上去。」

女人道：「你們這樣去，是否送羊入虎口？」

青蛙老祖道：「就算拚了，我也要殺了這萬八！」他頓了一頓，向女人問道：「你們想永遠守在此山？」

女人道：「當然不想，不過，我們患了此病，能否離開此山也不重要。」

「不過，我看妳們並不一定患痳瘋病。」

女人道：「你看我們的手指、臉孔，不是患了痳瘋病，還會是甚麼病？」

青蛙老祖道：「我也不敢肯定，但有一點，我不明白，妳們如果是有痳瘋，肯定不可以使出這些勁力。」

「我們手臉皮膚腐爛，但內裏卻似乎仍健康。」

「因此，我希望殺了我這仇人之後，也許我可以爲妳們診治一下。」

那女人聽了，似乎看到了人生中的一些曙光，道：「其實我們也不想永遠成爲萬王的禁臠。」

青蛙老祖轉身向凌鋒道：「風蛙，這一次硬仗……」

凌鋒接口道：「我們都曾被人趕盡殺絕，這一次，也要他好好嚐一下被我們趕盡殺絕的滋味。」

* * *

自從知道藍茵再度出現，潘浩然便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天，因爲他深知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爲。

藍茵的失憶，變成白痴的模樣，又給他一刻安寧，當他再見凌鋒出現，他知道報應的日子終於來到。

對付凌鋒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可以再次使出他的趕盡殺絕的本領，務使凌鋒屍骨不全，那麼，對付藍茵，甚至對付師父藍天朗也不是難事。

甚至要把藍茵娶了過來也並不是難事，雖然，而今藍茵已成白痴，不過，她仍美貌如花。

可惜他一切如意的算盤打不響。

青蛙老祖這奇怪的糟老頭，使他處處碰壁，潘浩然還以爲搬出萬八這個名頭，可以嚇倒這老頭，想不到萬八卻正是糟老頭的仇人。

人算實在不如天算。

不過，他對萬八依然有信心。

如果不是潘浩然，萬八早已死在瘋人山之下，潘浩然向來沒有做甚麼善事，不過，那一次無意中遇到萬八，萬八當時病得暈倒，潘浩然給了他喝水，這水使萬八認定潘浩然是他的恩人。

萬八應承過，潘浩然一天有難，他定會悉力以赴。

潘浩然上瘋人山找萬八，一來是希望遠離青蛙老祖與凌鋒，甚至藍天朗，他希望瘋人山這地方，可以嚇怕他們，使他們不敢追來，甚至永遠不追來。

二來他手上有藍茵，他可以利用藍茵來引誘萬八保護他，潘浩然並不相信甚麼報恩的承諾，不過，萬八相信美麗的女人，可以醫他的病，爲了得到這美麗而年輕的女人，萬八眞的會保護他。

還有，控制住藍茵，使凌鋒也有所顧忌。

潘浩然知道，這是他唯一絕處逢生的機會。

當他到了瘋人山，萬八的身體似乎並沒有甚麼變化，雖然他頭戴大草笠，臉孔處包着薄紗。

萬八一見了潘浩然，也看見了他背着的藍茵，立時表現得非常熱情的樣子。

潘浩然道：「八哥，這一次我被人趕入了絕路。」

「絕路？天下無絕人之路，況且有我在，浩然弟怎會入絕路，就算入了絕路，也是絕處逢生。」

萬八的眼睛，雖然在薄紗的後面，不過，潘浩然知道，他正貪婪的望着這個昏迷的少女。

「這是誰？」萬八終於忍耐不住。

「這當然是送給八哥的禮物。」

萬八聽了，非常高興地道：「浩然弟何以如此客氣？這……」

「八哥，你身體近日如何？」

「好，非常好，日前遇到一個巫醫，他給了我一張仙方，祇要我與三七二十一個少女交合，我的病便會霍然而癒，而在過去半年，我已御了二十個。」

「那麼，八哥離痊癒之期不遠。」

「是的，還有一個，這幾天我正爲此而煩惱，我手下的瘋猴瘋婦，在方圓百里之內，也找不到一個，想不到浩然弟你來，而且……」

潘浩然道：「其實這少女是我師妹。」

「是你師妹，你怎會……」

「我爲了贏得她的歡心，曾經趕盡殺絕我一個師弟，而她不幸，被我那位師弟累及……」

潘浩然把事情覆述了一遍。

萬八聽了，道：「你害怕的是那糟老頭？」

「那人極爲厲害。」

「厲害得過我萬王？」

「我害怕你的病……」

「我的病也沒有甚麼問題，而且，當我與這最後一個少女……我身上的瘋毒已經去了八八九九，任他武功如何厲害，也敵不過我萬王。」

潘浩然道：「那麼一切也靠你了。」

「你當然可以靠我，而且，過去幾年，我在山上早已有很多機關佈置，就算他武功再厲害，可以打敗我，也逃不出我這鬼臼陣。」

「鬼臼陣？」

「是的，你不用知道那是甚麼一回事，我祇是讓你知道，那兩個來找你的人，就算他們有本領上到來，甚至有本領打敗我們，也逃不過這鬼臼陣，你儘管可以放心。」

萬八的眼睛又落在藍茵的身上。

潘浩然雖然看不到他的目光，但從薄紗後面射出的詭異光芒，使他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萬八道：「不過，我害怕你反悔。」

「反悔？反悔甚麼？」

「當我殺了你的仇人之後，你又不肯把這少女送給我了。」

「不會！」潘浩然斬釘截鐵地道。

「爲了表示你對我的信心，你先把這個少女交了給我，讓我……」

「那怎可以？」

「你不信我？」萬八道。

「不，不是……」

這時，大宅外面傳來非常嘈吵的聲音，幾個臉戴黑紗的人跑了進來。

「甚麼事？」萬八問。

「萬王，一老一少，正朝這裏而來。」

「你們這些瘋猴瘋婦怎會如此窩囊？」萬八咆哮，那些來稟告的人，都非常害怕。

萬八轉身向潘浩然道：「好了，浩然老弟，既然他們來了，那麼，我先把你這兩個仇人殺了，然後，我才……」

潘浩然喜道：「好極，到時八哥藥到病除。」

萬八吩咐道：「傳我命令，把山上每一個下山缺口堵塞，祇讓二人上鬼臼陣之處。」

衆人領命退去。

萬八道：「浩然老弟，你好好在這裏，爲我看守我這一帖上佳藥材，一會便有好消息。」

萬八立時出了大宅，大宅之外，早已有一大排頭戴大草笠，臉上披着薄紗的人，不過，他們與萬八不同的地方，他們每個人雖有草笠，仍然長髮披肩，加上每人肩膀之上，都有一隻長毛猴子。

青蛙老祖與凌鋒朝着這大宅而來，一路上有些黑衣長髮人襲擊，不過，青蛙老祖與凌鋒厲害的掌法，使他們聞風喪膽，越近大宅，反而越無人敢出擊。

來到大宅之前，這個詭異場面，反而使二人有點心寒，步步爲營。

那些瘋人，開始發出一些聲音，而那些長毛猴子，也跟着主

人，發出更尖銳刺耳的聲音。

萬八一舉雙手，聲音立時停了下來。

「竟然是你，想不到當年連我也嫉妒的英偉少年，而今竟變成一隻青蛙了。」

青蛙老祖聽了，道：「萬八，果然是你，害人害己，你也是痲瘋人。」

「好極，你還認得我。」

「你已成了痲瘋漢子，我怎會認得你？但是，你把我推入深淵，你最後那狠毒的聲音，我永遠會記住。」青蛙老祖一挺身，整個人似乎高了起來。

青蛙老祖低聲道：「風蛙，趁我與他週旋，你進去先救藍茵。」

凌鋒道：「你小心！」

青蛙老祖叫道：「萬八，你下令你所有痲瘋人，一起上來吧！」

那些黑衣長髮戴草笠之人，全是染上了痲瘋之人，所謂崩口之人，忌崩口碗，最怕人稱他們痲瘋人，因此大爲鼓噪，又發出可怕的吼聲，不過，他們沒有萬八的命令，還是沒有一人敢妄動。

青蛙老祖突然飛身而起，撲向萬八。

萬八不慌不忙，迎着他。

青蛙老祖在深淵之中，練成了上乘的蛤蟆功，而且在絕望中遇到了凌鋒和藍茵，使他回復了復仇的火焰，他一出手，有如雷霆萬鈞之勢。

萬八武功本來在他之上，不過，自染上痲瘋之後，身體虛弱，幸好他自恃有武功底，還可以勉強使病情不再惡化，加上他遇到那個巫醫給他信心，一時之間，他仍可以應付青蛙老祖。

可惜，那三七二十一個少女的藥方，祇能給他信心，而不能給他體力，其實早已把他身子掏空，他那能再多應付青蛙老祖的三招兩式。

青蛙老祖已見他脚步虛浮，身搖體晃，他不再猶豫，決定不再給他半個機會。

青蛙老祖一個翻身，在半空之中發出「閣閣」之聲，然後，雙腿一撐，這一招「倒行逆施」，發揮了哈蟆功的最大威力。

萬八早已感到那股迫人的力量，他也不猶豫，一閃身入了人羣之內，再叫道：「攻！」

那些黑衣長髮戴草笠手下，加上他們每人肩上的猴子，一齊向青蛙老祖攻去。

其中前排十來個人，也包括十來隻長毛猴子，接着青蛙老祖這一招「倒行逆施」的餘勢，立時如骨排般倒了下去，無論是人是猴，仿似一堆廢柴倒下。

這一招使在場的痲瘋人都驚怕起來。

萬八如何沒有見到？他慶幸自己躲避合時，否則早已在這一招之下，成爲肉醬。

他一躍而起，踏着在場的瘋人肩膀之上，迅速向山上而去，並叫道：「鬼臼！」

衆人聽了，也蜂擁跟進。

青蛙老祖也躍了起來，也同樣的踏在所有瘋人的頭上，猛追萬八。

凌鋒看着青蛙老祖與萬八二人，在人羣頭上、肩上追逐，實爲奇觀，不過，奔向大宅。

潘浩然其實一直在宅內監視，但見萬八似是敗下陣來，心中已是一懼，再見人影飛撲而來，他知道此時不走，再沒有機會。

他反身托起藍茵，便往外走。

凌鋒叫道：「潘浩然，你死到臨頭，還不知悔意？」

潘浩然已不答他，奔了出門，但見那些黑衣人擁向山上，他也隨着人潮向上。

凌鋒當然是尾隨不捨。

青蛙老祖施展哈蟆功，本是踏着人頭追上，再而變成一撲一躍，借着每一個人的人頭，很快便追上了萬八，不過，就快追及之時，人潮散開。

人潮突然變成水銀洩地似的，向四方八面瀉去，不及一瞬，這塊荒地之上，再無人影。

那一邊卻仍站着萬八。

青蛙老祖知道，萬八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心思縝密，沒有把握，他不會在那裏屹然不動。

萬八笑道：「你還不追過來？」

青蛙老祖一時之間，看不出與他相隔的這塊荒地，究竟有甚麼機關，因此，他不敢貿然出擊。

潘浩然這時從另一邊山而上，見到萬八，叫道：「八哥！」

萬八見他仍托着藍茵，叫道：「來我這邊，千萬別妄動！」

凌鋒本已追近，一聽此言，立時知道，前面可能是有危險之地，他也不敢追過去，而另一個原因，當然是他們手上有藍茵。

這時，山另兩邊，又有一人閃身而上，來的正是藍天朗，他這時衣衫襤褸，看來他可以突圍上山，也是不易。

他未站定，已看見潘浩然托着的藍茵。

藍天朗愛女心切，忍不住叫道：「潘浩然，你千萬不要害我女兒！」

潘浩然叫道：「師傅，你也來了，好極，好極！你先命凌鋒走開，再叫這青蛙離去！」

藍天朗道：「我叫，我叫，凌鋒，爲了我的女兒，你離開吧！」

凌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

好。

潘浩然見恐嚇有些效用，道：「再叫這青蛙老祖離開，否則我先把藍茵拋下去！」

藍天朗有些爲難，因爲青蛙老祖是沒有必要聽他的。

不過，他仍然叫道：「青蛙老祖，看老天爺份上，救我女兒一命！」

青蛙老祖並沒有反應。

萬八叫道：「浩然，先拋此女下去這鬼臼！」

「鬼臼？下面是甚麼？」

「這是個山上痲瘋人的萬人塚，下面不單滿佈痲瘋病人屍骨，還有無數痲瘋蟲、痲瘋蛆……」他哈哈的大笑起來，接口又道：「不要說是被拋下去，葬身入痲瘋人骨之中，單是多聞一下這些痲瘋蟲、痲瘋蛆、屍氣……」

藍茵突然發出了驚叫——原來她一直並沒有完全昏迷，此時聽到萬八這番言詞，嚇得不由自主的尖叫。

潘浩然發覺藍茵掙扎，更大爲得意，叫道：「你們還不走的話我便……」

他作勢欲拋！

藍天朗實在愛女心切，他已失去理性般，一躍而出，撲向潘浩然。

潘浩然見人影一閃，心下也大驚，這一驚使他再沒有能力抓緊藍茵。

藍茵因恐慌而亂抖，一經放鬆，身體已不由自主的向下墮去。向這可怕的鬼臼墮下。

凌鋒一見這情形，明知有極大危險，也不再顧及，奮身一撲，向藍茵抄去。

藍天朗也在這時，轉身挽救下墮的愛女。

兩人包抄承托藍茵。

可是，他們在半空，根本無處借力，雖然兩人及時托着藍茵，但無法托起她來，反而形成了三人迅速下墮。

青蛙老祖「閣閣閣閣」連叫四聲，他把身體一縮，然後一竄，整個人比一支箭還快。

來到三人下面，整個身體飛快反了過來，雙腿往上撐，把他們三人撐了上去。

這一撐之力，實在難以想像，三人便像被炮彈彈上了半空，因爲是向斜撐上，三人竟然可以在鬼臼的另一邊，墮了下來，並沒有落在鬼臼之內！

可憐的青蛙老祖，爲了救他們三人，施出了他九成以上的功力，撐了三人上半空，而他自己下墮之勢更爲加速，看來他再無逃出鬼臼之理！

可是，青蛙老祖突然把手與脚都伸長似的，有如一隻伸長的大青蛙，又是「閣閣閣閣」四聲，他雙手居然可以抓到鬼臼旁邊！

他雙手抓着，雙腿也撐着，活像一隻攀在井緣上的青蛙一般。

這時，他蛤蟆功已發揮至盡，祇能貼在這鬼臼邊緣，不斷的喘氣。

萬八如何不知這是個大好機會。

他飛身過了青蛙老祖那一邊，雙掌挺出，打在青蛙老祖的雙手，祇要他雙手一軟，他便墮入鬼臼。

果然，青蛙老祖雙手被這一掌，打得發軟，雙手一鬆，這一鬆使他雙腿立時力量增强。

青蛙的後腿比前肢更有力量，而青蛙老祖在這危險邊緣，也發揮最後一成功力。

他奮力一撐，居然躍上了鬼臼邊緣之上。

萬八見狀，知道自己再無能力反抗，他轉身便逃，那知道青蛙老祖又再一躍，已落在他前面。

萬八驚極，又再轉身。

他這次轉身，面對鬼臼，青蛙老祖雙掌挺出，萬八便如斷線風筝，墮入了鬼臼之內。

不一會，鬼臼之內，傳來陣陣恐怖的叫聲，看來，萬八已受了他自己佈置的鬼臼內的痲瘋蟲，痲瘋蛆……

潘浩然已悄悄地想離開。

青蛙老祖又再一躍，正落在他前面。

潘浩然怪叫：「饒命！」

青蛙老祖並不理他，轉身叫凌鋒，道：「風蛙，你來，你可以痛痛快快報仇，你來，你來！」

凌鋒一躍前來，望着潘浩然。

潘浩然跪了下來，叫道：「師弟，師弟……你饒我一命，我……」

凌鋒道：「你可曾有過饒我一命的想法？」他上一步。

潘浩然依然跪着，退後一步。

凌鋒又再上一步，迫他後退一步，這樣，一連五步之後，凌鋒突然「閣閣」兩聲，把他所學的蛤蟆功，却發揮在這兩掌之上。

潘浩然像個洩了氣的球，墮下鬼臼，不一會，又傳來他恐慌的叫聲，那些痲瘋蟲，痲瘋蛆正在招呼他……

青蛙老祖與凌鋒都可以親手報仇，兩人心裏有說不出的痛快。

藍天朗與藍茵已無恙，藍茵上前，擁着凌鋒。

（全文完）



武林英雄兒女軼事錄／江之南・文
可飛・圖

奪寶結良緣

羣豪聯手・殲滅魔頭

陽光照在鏢旗上，「八達鏢局」四個繡金線大紅字，隨着飄揚的旗幟，蛟龍般翻騰翱翔！

趟子手沈福望着門前那大塊地方，眉頭立刻皺起，暗道：「掃乾淨這塊地方，怕不要了我的老命！」

他實在累了，扶住掃帚的竹柄，抬頭深深的吸口氣，一眼看到那威風八面的旗幟，疲倦馬上消失，腰也挺直了。

沈福今年五十六歲，八達鏢局開張時，就是一名趟子手，三十年來，隨着總鏢頭——乾坤錘封雲龍，闖蕩南北，縱橫江湖，如今嗎，八達鏢局已是南北十三省最大的鏢局，沈福就是元老，自然不須再冒風霜，祇在北京總局裏享享清福就是了。

有時候閒得無聊，不是享福，反而是受罪，今早，他想把門口掃乾淨，忙了半個時辰，仍然有那麼多地方未掃，他才知道自己老了。

豁喇喇，三匹健馬驟雷似的疾馳而來。沈福不由大驚，想要閃避，已是有心無力，希聿聿，馬作人立，竟在沈福身前不到一尺地方停下！

沈福張大了口，要說甚麼，可是沒有聲音發出，跌坐地上，手上的掃帚也掉了。

看清楚馬上三人，簡直是活殭屍，沈福差點駭得昏了過去，由於此時太陽光四照，沈福心才定下來，三個殭屍模樣的人，似乎未看到沈福，其實，他們一定看到，不過太過驕傲，懶得理睬而已。

「老三，快把東西交給鏢局！」後邊馬背上那人道。

「是。」

沈福耳中祇聽到聲音，尚不知道誰是老三，陡然有件東西在飛，「啪！」直嵌進在牆裏！

「走！」三匹馬轉眼又消失在牆角處，馬蹄踢起的烟塵，猶在空中翻滾！沈老頭望着那包袱，揉了揉眼睛仔細看了看，一點不錯，是嵌在牆中！

「我的天，這牆是極其堅硬的花崗石，那三個人是甚麼來歷？」沈老頭定一定神，知道三人內功深湛，才會把東西嵌進石牆中。

陡然間，沈老頭大大的驚駭了，看情形這三人是尋仇而來的，自己應該快點報告才是！

突然，門內旋風般轉出個少年，見沈福跌在地上，急忙過來扶起，同時問道：「福伯，怎麼啦？」

這少年英氣勃勃，長身玉立，朗目朱唇，大約二十歲，一臉幹練神色。

他就是八達鏢局少總鏢頭封凌霄，武功已盡得乃父眞傳，出道雖然不久，江湖上沒有不知道小修羅封凌霄的。

沈老頭結結巴巴，仍然說不清楚，他拚命的將手抬起，往牆上指去！

小修羅封凌霄循着沈福的手指望去，看清楚牆上東西，全身猛地一震，雙眼煞光暴射，大踏步走向牆邊，伸手在小包袱上一摸，知道裏面是個盒子，盒裏面是甚麼，那就不得而知了！

「少總鏢頭，你……別……冒險！」沈福怕包袱裏面有古怪，見小修羅封凌霄去摸，趕快出聲阻止。

「我就不信邪！」小修羅封凌霄心內早已轉了幾個念頭，如果是炸藥，碰到石壁早已經炸開，所以用手去摸倒沒有問題。當下一運勁，雙手托住包袱，緩緩的拉了出來。

站在一旁的沈福，眼睛睜得又圓又大，直到此時才鬆口氣，身上已急出了一身冷汗！

「我們進去！」小修羅封凌霄一手提着包袱，另一手扶着沈老頭走進大門。

「少總鏢頭，有甚麼事？」局中的鏢頭及趟子手見小修羅封凌霄臉色鐵青，沈福又像受了驚嚇，立刻上前查詢。

「快請鐵筆判官時鋒鏢頭！」小修羅封凌霄冷峻的說道。

「是！」立刻有五人一齊往外掠去，他們見小修羅封凌霄神色，知道有重大事故，要請教鐵筆判官時鋒，更相信所料不差。

說到鐵筆判官時鋒，可有點怪，三十年來爲八達鏢局出生入死，功勞甚巨，但是，他從不談及自己的來歷，總鏢頭封雲龍對他禮敬有加，所以別人也不敢輕視！

最近八達鏢局接到一筆大鏢，而乾坤錘封雲龍親自出馬，總局中由鐵筆判官時鋒坐鎮，因此一發生事情，小修羅封凌霄立刻派人去請。

大半盞時分，「颼！」一道人影從牆頭上翻過來，正是鐵筆判官時鋒，他進廳後，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立刻盯着那包袱。

「時鏢頭，你看這包袱！」小修羅封凌霄道。

「怎麼來的？」

「今早我……」當下沈福上前一五一十將早上所見的一切說了出來。

鐵筆判官時鋒聽完，微一凝神，吩咐道：「取根長竹管，大家讓開些。」

立刻有人取來竹管，鐵筆判官時鋒親自接過，輕巧的將包袱解開，裏面露出個玉盒！

盒上有三條栩栩如生的飛龍，顯然是名匠高手所雕刻的，尤其是一雙龍眼，血紅的光輝流動，比活的還要靈秀！僅此一點，已足稱無價之寶了。

「三龍寶庫！」所有的人驚叫起來。

原來這三龍寶庫的主人，是當今武林中談虎色變的大魔頭七煞魔君江南所有，六年前突然無故失去，七煞魔君江南大發雷霆，已有十幾名高手被殺，因此江湖上鬧得滿城風雨，想不到今日竟然有人送來八達鏢局！

這雖然是一件無價之寶，可是，自鐵筆判官時鋒以下，所有鏢局裏的人，就像看到閻王追魂帖，離死不遠，因此心急如焚！

廳內已聚集數十人，每雙眼睛都睜得滾圓，望着這三龍寶庫，早已忘了出聲。

「各位！」小修羅封凌霄沉聲道：「這禍根既已到此，我們就想辦法送走它。」

此事發生得太突然，稍有失誤，就是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小修羅封凌霄說時，各人都不知如何回答。

「少總鏢頭！」鐵筆判官時鋒上前一步道：「以我愚見，不如將三龍寶庫藏了起來，否則，八達鏢局今後恐怕寸步難行，七煞魔君江南性情古怪，他如果責難下來，我們就恐吃不了兜着走了，退一步說，就算老魔頭不理，武林朋友恐怕也會與我們爲難！」

小修羅封凌霄緊皺眉頭，半天未答話，顯然在思索鐵筆判官時鋒的話。所有鏢局中的人也憂形於色，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小修羅封凌霄才抬起頭，沉聲道：「時鏢頭，我們想隱瞞，祇怕今早送東西來的人會張揚，若七煞魔君江南與江湖高手前來問罪，那時祇怕更糟。」

「我們來個不認，他們又未親眼目睹，也不過是鬧鬧而已，還能夠怎麼樣。」鐵筆判官時鋒說道。

「祇是，這送東西來的三人可眞混帳，他們到底是誰？如果找出來，不剝了他的皮才怪啦！」小修羅封凌霄想起嫁禍之人，咬牙切齒的痛罵。

「當然！」鐵筆判官時鋒向大廳環視一周，銳利的目光，如刀般刺進衆人心內，然後低沉的道：「這事情各位不可在外邊洩漏半句，即使是親如夫妻父子也要守口如瓶，否則，大家祇有個死字！」

「我們絕不會與自己的性命開玩笑，時鏢頭請放一百二十個

心！」大家七嘴八舌的道。

「嗯！」鐵筆判官時鋒又道：「我想你們都很明白，暫時先把東西藏了起來，然後合鏢局之力，追查三個惡賊，看看他們到底是甚麼人，那時，嘿嘿……」

「我們要剝他的皮！」衆人怒吼道。

「好啦。」鐵筆判官時鋒止住嘈吵聲音，又道：「事不宜遲，由我和少總鏢頭即時出江湖查訪，總局內事務，由鐵掌李松青主持，待總鏢頭回來再作打算。」

「時兄！」一個五十來歲的中等身材鏢師接口道：「你和少總鏢頭二人似乎人手勢力太單薄一點。」

這人正是鐵掌李松青，出身五台門下，一雙鐵掌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敵手，兼且爲人穩重練達，所以鐵筆判官時鋒將鏢局中的事務交他主理。

「嘿嘿，我們祇是追查。」鐵筆判官時鋒冷笑道：「人多反壞事，眞的打不過，難道不會跑嗎？即使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和這三個惡賊硬幹一場！」

鐵筆判官時鋒如此說，大家默然，事實上，以小修羅封凌霄及時鋒的武功身手，確實是不易失手，因此也就贊成。

八達鏢局有三十多年歷史，手下的人，自然辦事有過人之處，行動快速，片刻間已將東西藏好起來。鐵筆判官時鋒及小修羅封凌霄二人祇帶隨身兵刃，走出大門，兩匹健馬已整裝待發，當下二人翻身上馬，揮上一鞭，疾馳而遠去了。

二人沿途查問，以沈福早上所見，這三個傢伙模樣像殭屍，自然好打聽，他們二人往保定追去。

小修羅封凌霄及鐵筆判官時鋒，知道强敵在前，當下心急如焚，策馬狂奔，可是，路上雖有行人，却不見有那三個像殭屍的賊人踪影。

二人心中驚疑不定，轉念一想，對方幹了這事，又在八達鏢局勢力範圍，自然要逃，因此揮鞭更急，馬似箭一般的往前飛馳。

山角轉彎處，突然轉出一騎，馬上坐着個少年，油頭粉面的，似乎是個紈袴子弟，鐵筆判官時鋒急挽馬韁，馬作人立，竟硬生生的停在路旁。

「好騎術！」少年笑道。

「請問閣下，可見到三個殭屍模樣的人走過麼？」鐵筆判官時鋒抱拳問道。

「我沒有見過甚麼殭屍呀！」少年回答時臉上現出驚訝神色。

我是說：「三個人很瘦很黑，不是眞的殭屍，剛騎馬經此跑過去。」時鋒說明白一點道。

「哦，你問話怎麼可以這樣不清楚，很瘦很黑，絕不會是殭屍，如果膽小的，給你如此一問，豈不嚇破了膽！」那少年嚕嚕囌囌的說道。

本來嘛，鐵筆判官時鋒及小修羅封凌霄，對於這種油頭粉面的人極爲討厭，此時聽他言不達義，更加煩悶，但是爲了探聽消息，祇好將胸口氣硬壓下來，冷冷的問道：「可有這樣的三個人？」

「哎喲！你們要不是遇見我呀，眞不容易找他們呢！」少年笑了起來道。

小修羅封凌霄幾乎要忍不住拉轉馬頭要跑了，他覺得與這樣沒趣的人在一起，比受甚麼罪還要難受，這時聽他口氣，似乎已知道三人所在，當下眼睛一亮，急問道：「他們在哪裡？」

「在山上！」少年笑道。

小修羅封凌霄暗暗皺起眉頭，這少年形態像女人，尤其是那指頭指向山頂時，竟扭扭擰擰的，像和情郎撒嬌似的。

「閣下可否帶我們去？」鐵筆判官時鋒問道。

「時鏢頭！」小修羅封凌霄受不了，「現在知道對方三人在山上，又何必在此惹厭？」這一聲叫，用意再明顯不過，鐵筆判官時鋒是何等樣人，自然知道小總鏢頭意思，但心內却另有想法，必須與這傢伙一起才好辦，當下轉頭笑道：「不知這位可願意去？」

「哦，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沒有關係，反正這處風水佳絕，和二位一起前去再好沒有。」少年答道。

小修羅封凌霄皺起眉頭，走在後面，而鐵筆判官時鋒却和少年很談得來。此時又問道：「老弟貴姓，似乎不是本地人氏？」

「小生徐艮，直隸人氏，此次行走江湖，想暢遊天下名山，今日碰見二位也是有緣，哈哈……」

「徐老弟沒有讀書人的酸氣，日後到北京，我請你喝酒。」鐵筆判官時鋒笑笑的說道。

「到了沒有？」小修羅封凌霄大聲的問，他想將胸中悶氣藉此叫聲宣洩了出來。

「那邊就是！」徐艮右手往前一指，見到有三匹黑馬低頭吃草，左邊有間山神廟。

「颼！」小修羅封凌霄一長身，人已自馬背上飄了下來，眼中煞氣暴張，就要往前闖。

「徐老弟，」鐵筆判官時鋒沉聲的說道：「我們要辦事，你最好先走一步。」

小修羅封凌霄硬將口氣忍下，由時鋒口氣聽出，不願這紈袴子弟受誤傷，因此要先等他離開再說。

「如此，小可失陪了。」

二人即定下神，四下張望搜索，林中靜蕩蕩的無絲毫動靜，看來這三個惡賊可能在廟內。

小修羅封凌霄沉靜了下來，立即感到此事十分棘手，這三個惡賊到底是何方來歷，長相如何，除了沈福口述外，其它一無所知，假如弄錯了那怎麼辦？

「少總鏢頭，由我先去。」鐵筆判官時鋒說時，已將兩枝判官筆取出，臉色極其凝重，他知道這三人功力甚高，三龍寶庫嵌入石牆，不是平常功力的人可以辦到，而且，今日一戰，必須要擒下他們，然後才可追究，不然，打草驚蛇，茫茫人海，日後那裡去找？

「不，由我先去。」小修羅封凌霄實在恨極了，因此要親自動手與對方較量。

時鋒當然明白少總鏢頭的脾氣，爭執無濟於事，但是，此行是凶險萬分，當下念頭一轉，應道：「我們分兩頭往廟內闖，遇有危險退出來再說。」

「好！」小修羅封凌霄聲音還在舌頭上打滾，人已急竄下去，燕子三抄水，已到了廟門口，稍爲遲疑半刻，脚尖輕點，輕巧的站在屋簷上，倒掛珠簾，往廟內打量。

靜悄悄的沒半個人，也無聲響，小修羅內心暗暗奇怪，三個惡賊難道有意引自己上鈎。突然間想到徐艮來得奇怪，隨即笑了起來，一個紈袴子弟，還把他當作江湖人，豈非笑話！

他正想縱身入廟，忽然覺得還是小心點好，鐵筆判官時鋒爲何不現身，自己不可魯莽行事。

過了好半晌，仍然是一片靜默。

回頭望去，三匹馬活生生的在山地上吃草，馬上的人呢，他們莫非知道自己來了，故意躲了起來，嘿嘿，就是逃到海角天涯，我也要把你們抓回來挫骨揚灰。

又過了兩盞茶時分，小修羅實在忍不住，縱身而起，燕子穿簾，直奔窗而入，凝神四下一打量。

沙沙沙，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在後面響起，小修羅全神戒備，表面上仍然裝着未聽到。

脚步聲越來越近，大約已在左後八尺光景，小修羅「颼」的轉過身來，祇見一個鬼氣陰森的怪人站着，眼中放出幽幽的綠光，盯住小修羅不响。

「你是甚麼人？」小修羅封凌霄問道。

「送禮給貴局的客人，如何？」那傢伙說話時，還張口露齒的笑，不笑還好，一笑之下，叫人看起來，幾乎將胃裏的東西也吐了出來。

小修羅封凌霄怒火中燒，大喝道：「不錯，三龍寶庫在我家。」

陡然間，廟內各隱蔽之處，湧出十幾人，個個眼神十足，太陽穴高高的鼓起，全是一等一的高手。

小修羅封凌霄也不是膽小之輩，可是見了那些人目中怨毒之色，心內也不禁發毛，壯膽問道：「你們要怎麼樣？」

那羣人好像聽不到，全以怨毒的眼光，望着小修羅封凌霄，緩緩的已圍上來。

小修羅封凌霄定下心來，暗自奇怪，自己從未見過這些人，他們怎會這樣的恨自己呢？莫非有人嫁禍，想到此處，心內陡然一亮，叫道：「你們以爲我盜了三龍寶庫？」

那殭屍模樣的人桀桀怪笑道：「天網恢恢，八達鏢局自負人才濟濟，竟敢與天下豪傑爲敵，嘿嘿……今日先拿你開刀，活祭死去的親友。」

小修羅封凌霄此時完全明白了，三個活殭屍模樣的人早已算準，八達鏢局會派人追查，他們故意一路留下踪跡，讓自己追來了，這羣人全是躲在這裡，看來是給七煞魔君江南所殺的人之親友，怪不得會有此怨毒眼光。

「小子，沒有話說了吧！」那殭屍模樣的人又笑道。

陡然間，小修羅眼內的精光暴射，望着那殭屍模樣的人，這一切奸計，全是他們嫁禍，想到此處，小修羅眼內幾乎噴火，大喝一聲道：「賊子拿命來。」乾坤錘猛揮過去。

「殺人滅口呀！」那殭屍模樣的人往後退去。

但是小修羅封凌霄全力一擊，豈是如此容易躲避，「嘶！」殭屍模樣的人手臂鮮血直流，衣袖給撕去，露出骨瘦如柴的黑手臂。

「颼颼颼」，已有五道勁風，直擊小修羅封凌霄，他知道再不撤招，固然可以擊斃這殭屍模樣的人，但自己也難免傷在對方聯手擊來之重招下，當下時勢所迫，已不容他多想，往後急退，乾坤雙錘，展出「八龍護體」，一片晶光耀目，將全身守得水洩不通。

「大家先幹掉這小賊，別再講甚麼單打獨鬥規則！」有人怒叫。

小修羅封凌霄知道身陷險境，再不逃走，今日恐怕要命喪荒山了，當下猛喝一聲「打」！乾坤雙錘內密如牛毛細針疾射而出，也不理他們如何招架，小修羅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單錘猛往上敲，已將屋頂擊破個大洞，「颼！」一聲穿身而出，往前疾奔。

「哎喲！」廟內突然有人大叫。

左面樹林人影閃處，正是鐵筆判官時鋒追上小修羅封凌霄，幾個縱落，落在馬背上，猛揮一鞭，絕

塵而去，把那些人丟在老遠。

* * *

八達鏢局嚴陣以待，並在各通道派出哨望，除了幾個北京城熟人，並沒有甚麼生面人！

三天過去，鏢局裡的那些人幾乎要發瘋了，他們眞想明刀明槍幹一場，這樣不死不活，誰也忍受不了。

鐵筆判官時鋒三天不睡，親自在各處巡查，那雙子母判官筆更不離手。

小修羅封凌霄想起這三個殭屍模樣的人，眼睛就要噴火，八達鏢局處在挨打的地步，無論怎樣結果，損傷一定很大，而且，武林高手將會源源而來，誰又擋得了如此的攻擊。

尤其是七煞魔君江南，功力蓋世，當代能擋得住這老魔頭的不會超出五個，試想，他那種好殺成性的習慣，要是不問情由就殺，這結果叫人想了也膽寒。

豁喇喇一匹馬如箭般的疾馳而來，密集的鐵蹄敲在石頭板地上，發出了駭人已極响聲，尤其是八達鏢局裡的人，正在提心吊膽，驟聽之下，大家臉都黃了。

那匹馬直往八達鏢局門口冲，來勢越來越急，距大門只有三丈，馬背上騎士右手一按，人已升空二丈，往鏢局圍牆上翻。

「颯颯颯」，弓箭手集中向那人身上射去。

「住手，是七巧燕賀興成！」鐵筆判官時鋒大喝聲中，身形急閃，穿進弓箭叢中，子母判官筆揮動，磕飛了數十支羽箭。

再看，七巧燕賀興成，怪呼一聲，雙脚交叉踢飛的兩支箭，橫射了出去，又將另外幾支箭打飛，他本人藉此反震，陡然間升上五尺，颼颼颼，總有幾十支箭從脚底下穿過去。

「混蛋，你們瞎了眼睛！」七巧燕賀興成怒罵，一個倒翻觔斗，人已落在院內，就想騰身往那班弓箭手存身處撲去。

「賀老兄，他們不知是你，快說有甚麼事！」鐵筆判官時鋒叫道。

「砰！」雙掌相交，七巧燕賀興成接了一掌，竟然吃不住勁，又被震落地上。

他連連失利，心內大怒，還不願與來人拚命，立刻强吞口氣，暗叫倒霉！

「賀鏢頭，可有消息？」小修羅封凌霄的聲音。

「他們來了！」七巧燕賀興成見震退自己的是少總鏢頭，只好乖乖的算了，將探得的消息報告。

「多少人？」鐵筆判官時鋒沉聲的問道。

「前面有五騎，後面黑壓壓的不知有多少！」七巧燕賀興成頹然的道。

所有八達鏢局的人聽了，心內直冒冷氣，看情形，無數武林高手齊來，他們是懷憤而來，自然下手心狠手辣，今番休矣！

「好！」鐵筆判官時鋒呼道，黑起臉，高聲傳令：「八達鏢局所屬聽令，來人不講理由，我們只有拚命，但要看少總鏢頭與我的手勢行事，不可魯莽亂來！」

「是！」應聲雷動，從屋角暗處，濃葉叢中，以及各處可埋伏的地方發聲出來。

「少總鏢頭，你在內主持大局，我到外邊去詢問他們來意。」鐵筆判官時鋒說道。

「這太危險了，還是讓我去吧！」小修羅封凌霄道。

「哈哈，少總鏢頭似乎把我姓時的，當作只會喝酒吃飯的！」鐵筆判官時鋒聽了這話，臉上過不去，若不是對方是少總鏢頭，眞會向他斥責。

「不是這意思，時鏢頭你知道，這調兵遣將，當機立斷的大事，到底你是經驗豐富，我則反會壞事，萬一有了差錯，豈不誤事。」小修羅封凌霄急急的解釋道。

「他們就要來了，時鏢頭外邊去，大概不會吃虧，少總鏢頭別爭，反正以後出力的地方多，大夥兒有得忙了。」七巧燕賀興成勸道。

嘩啦啦，一陣天崩地裂的馬蹄聲傳來，聲勢之雄壯，有如千軍萬馬，駭人至極。

此時，鐵筆判官時鋒再不多說，右脚一點，人已橫掠出牆頭，輕輕的在樹枝上微按，已飄出五尺，立在廣場中央，等候來敵。

八達鏢局裡的人，深知鐵筆判官時鋒一身的功力，確非常人可比，但對方此次是結羣而來，每人都是絕頂的高手，又是含憤而來，下手自不會容情，人在外邊，危險時又不及援救，豈非險極。

幾片落葉，斜斜飛開，廣場上乾淨得很，甚麼東西也沒有，正合斷殺之用途！

許多人眼中似乎浮現了血肉模糊景象，但是，鐵筆判官時鋒，却是屹立如山，像一具石像，全身紋風不動。

排山倒海的鐵蹄聲，驟雷般奔到，躲在八達鏢局內的人，聽到了這聲音，面面相覷，他們實在爲鐵筆判官時鋒擔心，別的不用說，單是萬馬奔騰，時鋒怎擋得了，更何況還有馬背上的武林高手。

「呼！」的一聲，第一騎旋風般的衝到，馬上一位花白鬍子的老者，右手舉起，左手緊緊的握轡，馬作人立，竟硬生生勒住馬，馬負痛長鳴。

一會，騷亂頓息，所有馬匹，以及馬背上的騎士，全沒有半點聲音，全是冷峻的望着鐵筆判官時鋒。

這羣人見時鋒對抗如許人馬，仍然臉不改容，心內也不禁欽佩！

尤其是當頭的白鬍子老者，稍爲端詳了半晌，立翻身下馬，朗聲道：「閣下何人，老朽風塵劍叟方宗奇，與武林同道，要到八達鏢局調查一下！」

「風塵劍叟！」鏢局裡的人聽得清清楚楚，立刻有點不安鼓噪起來。

因爲這風塵劍叟，四十年前已譽滿江湖，後來突然消失影踪，想不到今日在此出現，豈非奇事！

「在下鐵筆判官時鋒！」

颼颼颼，又有十幾人飄身下馬，走來風塵劍叟方宗奇身邊，輕輕耳語。

過了半晌，風塵劍叟方宗奇笑道：「時鏢頭，貴總鏢頭不在此處，八達鏢局內的事，你是否作得主了！」

「少總鏢頭在此，時某只是傳達消息，此事仍要徵詢少總鏢頭才行！」鐵筆判官時鋒朗聲道，他此時面對大敵，絲毫不氣餒，同時將內家眞氣貫入言語中，傳遍廣場每一個角落，來人聽了，心內駭然，傳聞這鐵筆判官時鋒武功高强，一雙子母判官筆，打遍大江南北，端的非同小可，想不到內功也有此驚人造詣。

「好極。」風塵劍叟方宗奇絲毫不露愠色，淡然道：「老朽代武林同道徵詢貴局『三龍寶庫』是否爲貴局所藏，可否賜告，貴局如何得來？」

「這個麼，敝局是毫不知情，而且，敝總鏢頭封雲龍一向爲人重義輕財，怎會如此貪婪害人，因此，所說的三龍寶庫，我們是毫不知情。」鐵筆判官時鋒答道。

又有兩人在風塵劍叟方宗奇耳邊低語幾句，他立即轉過頭來，臉上已有愠色，沉聲道：「時鏢頭三思，最好讓我們在貴局搜查下如何？」

「哈哈……」鐵筆判官時鋒突然的狂笑起來，約有半盞茶時分，笑聲突收，臉色一寒，冷聲道：「各位也是武林人物，當知道士可殺不可辱，你們如今雖然人多勢衆，敝局同寅亦不是貪生怕死之輩，這搜查兩字，除非我們八達鏢局的人死絕了，否則，絕不容許外人踏入寸土！」

「這傢伙敬酒不吃吃罰酒，先給他個下馬威，看看還敢嘴硬不

敢！」羣情洶湧，大有衝上來動手之勢！

鐵筆判官時鋒屹立如山，連眼皮都未眨一下，眞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簡直不把這羣武林高手人物放在眼中。

「嘿！」風塵劍叟方宗奇漫應了一聲，皓首微點，似乎對於鐵筆判官時鋒的狂傲，不以爲忤，反而有種讚賞之色。

要知道，俠義中人，原是有威武不能屈，雖刀斧加頸，亦當據理力爭，這才是武林人士所敬仰，如果畏强凌弱，反而令人鄙視！

「這傢伙似模似樣，不知有沒有眞功夫，別是儘說大話的狂徒吧。」

「六甲神趙老二可以去試試，看人家那雙判官筆是否含糊得了。」

來人本來對於八達鏢局無甚麼好感，但是，鐵筆判官時鋒，臨危不懼，寧死不屈，使他們心中暗暗的佩服。因此，口頭上立刻客氣多了。

「時鏢頭！」風塵劍叟方宗奇道。

「前輩有何指教？」

「關於三龍寶庫，」風塵劍叟方宗奇緩緩道：「許多武林同道爲它而死，爲了朋友，我們這羣人也想查清楚，它到底是何人所盜，貴局總鏢頭乾坤錘封雲龍，老朽與他也有一面之緣，我們此次，仍然是客氣而來，希望閣下坦然相告，對大家都好，閣下也是明理之人，當請三思。」

風塵劍叟方宗奇這番話的確是合情合理，鐵筆判官時鋒深爲折服，要是他個人私事，就會立刻說個明白，但是，八達鏢局三十年來威望，以及總鏢頭身家性命，還有全體鏢局人，祇要承認三龍寶庫在此，恐怕立刻有滅門之禍，想到此處，斷然答道：「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三龍寶庫』其事。」

這話一出，風塵劍叟方宗奇臉色忽寒，冷聲道：「時鏢頭可會聽到，爭端一起，要有多少人流血，那又何必呢？」

「這傢伙不知好歹，老前輩和他廢話則甚！」一個鐵塔般的壯漢昂然走出。提着五尺長的熟銅棍，眼睛盯着鐵筆判官時鋒，放出駭人光芒。

時鋒知道這人是盧州杜五娘門下的弟子，雖然江湖上人都知道，有這瘟神陳剛這號人物，如想來八達鏢局撒野，還不夠份量。

「拿出兵刄來，姓時的，讓大家看看你有甚麼絕活兒，可以站在此處說大話！」瘟神陳剛吼叫起來。

「時某就空手接招試試！」

「好混帳，你這樣瞧不起陳大爺！」

風塵劍叟暗暗皺眉頭，這瘟神陳剛不聽號令，妄自作主，要與對方交手，此時不好阻止，祇好皺皺眉頭，聽鐵筆判官說要空手接招，正中下懷，怕又起變故，當下說道：「陳老弟不妨試試時鏢頭的空手入白刄絕技。」

「好！看傢伙！」瘟神陳剛極聽方宗奇的話，見他吩咐，他也不理甚麼場面的話，一招泰山壓頂，熟銅棍挾着呼呼勁風猛擊對方頭頂。

鐵筆判官時鋒要閃開此招，簡直不費吹灰之力，這樣一來，人家會說他接不住，當下凝立原地，連眼皮都不撩，雙目下垂，絲毫不動。

瘟神陳剛雖然是個渾人，却也不是個窮兇極惡的人，見對方絲毫不避，眞怕把他打死，手勁微偏，熟銅棍呼的一聲直往對方左肩打去。

看看熟銅棍距肩頭不足兩寸，鐵筆判官時鋒身形微挫，手掌一翻，已撈住棍頭，雙目望着瘟神陳剛。

「嘿嘿！」瘟神陳剛開聲吐氣，自己那支熟銅棍竟然不聽使喚，無論如何用力，它好像在對方手中生了根，怎麼也拉不動。

風塵劍叟方宗奇等人見了這景象，心內也暗暗震駭，怪不得鐵筆判官時鋒威震江湖，竟然膂力非常人可比，那雙子母判官筆更是不用說了。

「砰！」

「哎喲！」

陡然間，鐵筆判官手掌急放，瘟神陳剛收不住勢，往後跌去，熟銅棍飛去老遠，發出一聲大響，許多人如不閃避得快，怕不給打破了頭！

「好功夫！」風塵劍叟方宗奇，往前一步，顯然準備是自己下場了。

「貽笑方家！」鐵筆判官時鋒淡淡的說道。

「勝而不驕，時老弟的確不凡，」風塵劍叟方宗奇由衷的讚道，微頓了一頓又道：「由老朽……」

「慢來！」一條人影疾縱而來，朗聲道：「老前輩，袁之亮請命出戰。」

「震天掌袁之亮，」鐵筆判官時鋒一震，因爲對方以雄渾掌力馳譽武林，今日即使單打獨鬥也是不易招架，確是勁敵。

「袁老弟小心了。」風塵劍叟方宗奇囑咐的道。他知道這鐵筆判官時鋒的一身功力，較之尤有過之，剛才大敗瘟神陳剛，有如兒戲，因此震天掌袁之亮是否能取勝，實在

令人擔心。

二人對峙場中，千百隻眼睛盯着他們，假如鐵筆判官時鋒再勝一場，那就令人難堪了！

而八達鏢局內的人更急，如果鐵筆判官時鋒有危險，鞭長莫及，想救援也無法了，而且自己方面高手不多，怎能與對方大批高手對抗呢？

「請出掌！」鐵筆判官時鋒反正豁了出去，見對方久久未動，立即出聲招呼。

「好。」震天掌袁之亮開聲吐氣，「丹鳳朝陽」幻起片如山掌影，罩住對方上中下三路。

「好掌法！」鐵筆判官時鋒不退反進，一招「太極雲手」，「托！」竟用黏字訣，消去對方陽剛勁力。

羣雄心頭大震，他們眞弄不清楚，鐵筆判官時鋒到底是何來歷，這招雲手，似有十數年火候，除非太極門中傑出高手，畢生浸淫，用來才能舉重若輕，但是太極門中弟子不多，並無此人呀！

震天掌袁之亮平生交手經驗極豐，從未遇到過這種怪事，他有點不信邪，深深吸了口氣，「六甲開山」、「頭撞同山」、「山崩地裂」，三大絕招連環施出，頓時勁風颯然，平地捲起一股漩渦，風沙狂飛，勁勢駭人已極。

蹬蹬蹬，鐵筆判官時鋒連退三步，急施千斤墜，才勉强站住，胸口血氣翻騰，已受到了輕微的內傷了！

震天掌譽滿江湖，到底是不可輕侮，時鋒想以本身功力硬拚，這到底不是他所長，所以吃虧！

「時鏢頭，還有何話說？」震天掌袁之亮道，他的意思是很明白，時鋒已經輸了，應讓大家進鏢局一搜！

「出掌吧，時某不死，八達鏢局絕不容人踏進一步。」時鋒說得斬釘截鐵，大有從容就義之概！

這樣一來，羣雄面面相覷，他們想查清楚，三龍寶庫到底是誰人偷去，因爲許多人死得不明不白太寃枉了，但是，鐵筆判官時鋒毫不怕死，他們眞下不了手。

風塵劍叟方宗奇見了，微咳一聲，朗聲道：「時鏢頭，你如果一意孤行，我們祇好放手幹，得罪之處，他日再來負荊請罪。」

這意思是很明顯，羣雄要以武功硬來，想制住所有八達鏢局內的人，然後大肆搜查，眞個沒有三龍寶庫，日後再請罪了！

鐵筆判官時鋒狂叫道：「來吧，今日時某冒着血濺當地，也要你們付出代價。」

「好氣概，今日作一死戰。」人影閃處，鐵筆判官時鋒左側站着位丰神俊朗少年，正是小修羅封凌霄！

「得罪了！」風塵劍叟方宗奇，把心一橫，右手高舉，準備下令强攻，大隊人馬待命而發，眞個是箭拔弩張，血戰一觸即發！

廣場靜極了，却有股令人窒息的氣氛，那種風暴前夕的沉靜，使每個人感染了血腥的氣味！

沙沙沙，幾十人的脚步緩緩移動向前，鐵筆判官時鋒和小修羅封凌霄兩人，顯得太孤單，但二人像岩石般屹立原地，眼中射出憤怒的火燄，手握兵刄，準備作一死戰！

「颼！」七巧燕賀興成急走到二人身側，輕聲道：「我們退回去用弓箭防守，再用火攻，別和他們在此接戰。」

小修羅封凌霄道：「你回去吩咐他們準備，我們眞個不行時，立刻回來。」

「是！」七巧燕賀興成一扭腰，凌空一個倒翻觔斗，又回到圍牆裏邊去了。

豁喇喇，一陣急驟馬蹄聲傳來，馬匹直衝，衆人正愕然回望時，一條纖巧的人影凌空飛至，同時有個清脆嬌嫩的聲音叫道：「住手！」

「雲中鳳！」羣雄叫了起來。

那少女不住的喘氣，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向四周望了一望，見沒有甚麼人死傷倒地，才鬆了口氣，喃喃道：「總算給我趕到了！」

「賢姪女，究竟有了甚麼好消息？」風塵劍叟方宗奇知道事有變故，止住衆人鼓噪，再回頭問少女。

「我們都受騙了，寃枉了好人！」雲中鳳答道。

「甚麼？」羣豪叫了起來。

「三龍寶庫不是八達鏢局偷的。」雲中鳳大聲叫了起來。

鐵筆判官時鋒及小修羅封凌霄二人聽了這話，知道八達鏢局今日可以無事，自己性命，也可以安然保住，祇不知道有甚麼變故？

「黔中三鬼騙了我們，三龍寶庫就是他們偷的。」雲中鳳大聲道：「昨晚他們喝得太醉了，開心大笑，然後快口快舌的說出，多次嫁禍成功，八達鏢局一夥混帳有得受了，我們還不信，還以爲他醉了亂說話……」

所有的人全望着雲中鳳，焦急的想聽她說下去，那知道她微微的瞟了一眼，眼角盯住小修羅封凌霄掃去，然後又道：「盧州杜五娘今早到了，她問及黔中三鬼，我們叫人到他們房中喚叫時，連人影也不見一個，杜五娘頓脚道，他們根本就是奉七煞魔君之命，因之不斷嫁禍於人，害死了不少人性命。」

「好惡賊！」羣雄自知受愚，憤怒無比。

直到此時，鐵筆判官時鋒踏前一步，平靜道：「請各位到敝鏢局小坐，喝杯清茶。」

這鐵筆判官時鋒果然經驗老到，他一句不辯護，邀請衆人入鏢局，即是說明大家再沒有仇恨了。

「哈哈哈……」風塵劍叟方宗奇狂笑了起來，伸手在鐵筆判官時鋒肩頭上用力拍拍。

* * *

八達鏢局全局鏢伙興奮的忙碌着，買酒燒菜，大擺筵席，招待四路八方的武林豪客。

雙方氣味相投，所謂識英雄重英雄，談笑甚歡，酒過三巡，鐵筆判官時鋒突然吩咐趙子手把大門關上。

衆人正愕然之際，小修羅封凌霄突然捧着個包袱進廳，站在中間，緩緩的打開包袱。

「三龍寶庫！」羣豪叫了起來。

「不錯。」鐵筆判官時鋒雄渾响亮的聲音道：「這正是害人的三龍寶庫，如今大家是朋友，正該坦誠相對，四日前有三個……」

「我們一定要追到黔中三鬼。」羣豪齊聲的叫了起來。

* * *

整個江湖動員了，搜索黔中三鬼下落，可是，他們三人突然消失了。

小修羅封凌霄並沒有離開北京，他認爲天下之大，盲目找尋，實在太難，索性不理。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越是追求，反而難成功，祇有那不太留意的反能坐享其成，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天，小修羅封凌霄信步往北海走去，突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臉孔，馬上認出此人正是帶自己追黔中三鬼的那個徐艮。

這傢伙並沒看到小修羅封凌霄，喃喃自語的往前走，但是，小修羅封凌霄回來時，也懷疑過這個人，以爲不易見他，所以算了，如今在北海相見，必須要探個水落石出，花點工夫也是值得。

走了六個胡同，仍然不快不慢往前走，看來他似在想心事，小修羅封凌霄對地方形勢甚熟，所以不易被他發現。

又過了三條街，那傢伙停在慶雲胡同，舉手敲門，裡邊立即有個女人聲音問道：「誰呀？」

「徐媽，是我。」

「徐艮嗎？」跟着門呀的一聲開了。

「小修羅封凌霄仍在鏢局，那東西暫時不能取，看看晚上如何再說。」徐艮說時，往內走去，跟着門又關好。

陡然間，小修羅封凌霄心內大喜，自己果然沒有看錯，這徐艮正是當日黔中三鬼的一夥，看他們正在進行一項陰謀，今日要查明才好。

徐艮進去的那間房子十分宏大，漆黑的大門緊閉，看不清裏面的情形。

小修羅封凌霄轉了幾個念頭，就此進去，可能會碰到黔中三鬼，自己一個人勢單力薄，是不是敵得住他們還不知道，但是，打草驚蛇，日後要找他們，那就難如登天，想到此處，小修羅封凌霄又想回去招集人手到此。

突然有一股異樣的感覺，小修羅封凌霄身後有人欺近，對方是甚麼來歷？如果是敵方人物，那就不妙得很，若是平常人路過，可以不理。

「朋友！」聲音冰冷。

小修羅封凌霄緩緩轉過身來，祇見一個人渾身散發着一種怪異的氣氛，也說不出那是甚麼，看起來令人有股極不舒服的感覺。

「閣下是叫我了？」小修羅封凌霄裝蒜的反問道。

「徐媽，有朋友來，快開門。」那怪人也不回答，竟自高聲叫門，也即是說，他決定留人了。

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小修羅封凌霄索性放開了手，看看屋內到底有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咿呀！」開門了，徐媽及徐艮站在門口，見了小修羅封凌霄，立即換上了笑容，叫道：「哎喲，原來是少總鏢頭，稀客，稀客，內邊請！」

小修羅封凌霄「哼」了一聲，懶得理睬，昂然的走入，「蓬」的一聲响，大門又關上了。

徐艮笑着搶前領路，笑道：「那日匆匆一別，今日又相逢，可算有緣了，另外一位時兄呢？」

「他們隨後就到。」小修羅封凌霄淡淡的說道。

「哦？他們？有多少個？」徐艮的聲音有點不自然，可是臉上笑容依然不變。

小修羅一面走一面想，屋內難道有甚麼厲害魔頭，想到此處，不禁又懊悔，剛才自己要走，那陰陽怪氣的人絕攔不了，此時貿然深入虎穴，確實是太魯莽，萬一失了手，連通風報訊的人都沒有。

「到了。」徐艮突然怪笑道。

大廳很寬敞，裏面有很多的人，小修羅環視一周，心頭一涼，渾身直冒寒意，這廳內全是黑道上窮兇極惡的高手巨擘，黔中三鬼祇有垂手恭立的份兒，坐在上首的幾個老賊，却不知是何來歷，看他們神態都是絕頂高手。

「小娃兒，你怎麼還在家，不去江湖跑跑，難道膽子小害怕麼？」坐在主位的老者問道。

此時，小修羅封凌霄反正豁了出去，朗聲說道：「俗語道，動不如靜，與其盲人瞎馬亂撞，倒不如待機而動，像我現在，不是找到了麼？」

「說得好，你可知道我是誰？」老者笑問道。

「一名老賊罷了。」小修羅封凌霄將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再無顧慮了。

羣兇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膽色固然豪壯，但是，他們聽了此話，全駭然了。

主位那名老者，驟聽之下，眼中煞氣暴射，緊緊盯着小修羅封凌霄的臉上，見他夷然不懼，屹立當地，氣概非凡，僅此膽色，已屬少見，遑論其它了。

其實，小修羅封凌霄何嘗不是惴惴擔憂，尤其是老者銳利的目光，簡直似兩把利刃，令人渾身直冒寒意了。

「哈哈……」老者突然狂笑起來，笑聲雄渾响亮，高吭清越，連綿不斷的往四周擴散，如怒海狂濤，汹湧澎湃，往前衝擊，很多功力較差的匪徒，體內血氣翻騰，幾乎要噴血而出。

小修羅封凌霄首當其衝，運用內力，苦苦支持，表面上仍然看不出敗象，羣盜看他年紀輕輕的，已有此驚人內功，也是暗自駭然。

老者笑聲忽停，怪叫道：「好小子，老夫已有五十年未曾被人當面罵，你的確是氣勢如虹，難得的少年英雄，比那些貪生怕死的僞君子强得多了。」

連小修羅封凌霄本人在內，不知老傢伙打甚麼主意，語氣中似乎很高興，被人當面指罵老賊，好似是無限光榮，眞叫人不可理解。

老者向羣盜環視一週，緩緩道：「各位心內大概不解，何以我會如此說，難道骨頭賤要被人罵才好過，其實，老夫平生最敬重膽色豪壯英雄，要知道，這少年此時根本沒有顧慮到生死問題，所以心內想甚麼就說甚麼，相差又怎可以道里計，事實上，我的確是老賊，又何必怕人罵呢？」

誰敢答話，那種論調他們也是第一次聽到，天下間竟然有人贊同當面罵自己老賊的人，豈非海內奇聞。

小修羅封凌霄本想痛罵這班匪徒，然後與他們拚命，誰想到有此結果，滿肚子罵人的話，一下子給堵塞住，再也罵不出來了。

「……各位可會看出此子英華內蘊，已練成頗爲不凡的武功，有那一位下去玩玩，算是閒來無事，當作消遣豈不是甚好。」

「尊老前輩訓諭，由晚輩討教如何？」

小修羅循聲望去，請命出戰的不是別人，正是酸秀才徐艮。

「很好，看你能夠招架多少招不敗？」老者淡然道。

「晚輩自當盡力而爲。」徐艮恭聲應道，立刻轉身向小修羅封凌霄拱手道：「請少總鏢頭手下留情。」

「哼！」的一聲，小修羅封凌霄當然不會與這傢伙客氣，僅從鼻子哼了一聲，算是回答。

「接招！」徐艮心頭不服，要在羣盜面前露一手，身形微弓，平滑前去，大摔碑手拍出，由中路搶進！

小修羅封凌霄微「咦」了一聲，他眞看不出，徐艮還會這種極難練的功夫，當眞看走了眼，雖然如此，他心急電閃間，屹立當地，眼神凝注對方掌緣。

要知道，這種大摔碑手威猛絕倫，只要稍爲沾着點勁，就有折骨傷筋之危，與之對敵，應及早閃避，像小修羅封凌霄這樣以靜待敵，不是未明其中厲害，就是自負武功可以應付，否則絕不敢如此托大！

廳內羣盜都是武功卓越之士，全都注視場中，徐艮掌勢極快，閃電般快挨上封凌霄胸腹之上，只要內力一吐，小修羅就要命喪當場了！

即使坐在主位那位老者，也忍不住的站了起來，其它的更不用說。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小修羅封凌霄胸腹陡地往內縮進七寸，雙掌奇快合擊，童子拜觀音，拍在徐艮手臂上，「克察」一聲，臂骨已斷折！

「好傢伙！」羣盜哄叫，踏前一步，竟想羣毆。

「站住！」主位上老者陡地大喝一聲，宛如半空霹靂，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响。

小修羅封凌霄靜靜等待變故發生，他知道下一步才是眞正危險開始，是生是死，立刻要決定了。

徐艮已頹然走向後邊，臉上汗珠直流，所謂十指連心，手骨破碎，自然疼痛非常。

「好小子，老夫越看越喜歡，你已勝了，可以自由離去，下次再來，記得帶點酒來，與老夫痛飲千杯。」主位老者含笑道。

小修羅封凌霄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有機會逃生，他自然不肯放棄，當下朗聲道：「請教老人家尊號，想來必是當世高人！」

「哈哈，很好，老夫七煞魔君江南是也。」

「你……原來你就是江老前輩，不是說，你的三龍寶庫已遺失了，怎會叫黔中三鬼送來鏢局，這是爲甚麼，可否賜告？」小修羅封

凌霄驟聽之下，對方竟是轟動武林的大魔頭七煞魔君江南，驚得直跳了起來，迅即平靜下來，問出心中疑問。

「嗯，你小子膽色武功過人，不妨再想想，試試看智力如何。三日後自會明白，快去吧。」

「如此，告退了！」

直到大街上，小修羅封凌霄才知七煞魔君江南眞的放自己回家，這是何故，他到底弄甚麼玄虛，自己越來越糊塗了，依理說，羣盜秘居北京，自然不想洩漏，放自己逃走，難道不害怕麼？

「少總鏢頭，你到那裡去了，害得大夥兒好找。」

小修羅低頭想心事，不知不覺已到了家門口，趟子手沈福呼聲傳入耳中，這才回過神來，笑道：「我竟忘了形，有甚麼事？」

「我也不清楚，只是時鏢頭吩咐，看他模樣很急，却未說明白。」沈福說道。

「人呢？」小修羅封凌霄奇怪起來。

「剛出門去了，還帶着兵刃。」沈福答道。

「好，我知道了！」小修羅封凌霄漫聲應道。心內却是奇怪，據沈福所說，他還帶着兵刃，難道要去和人家交手，莫非他遇上那羣黑道巨擘？想到此處，叫道：「不好，今次可不同上回，面對的是白道人物，行事還不太胡來，但是黑道人物，雖說盜亦有道，但總脫不了邪氣，他如去慶雲胡同，遇上七煞魔君江南，那是有死無生了！」

小修羅封凌霄想召集鏢局內所有的高手，前往相救，突然間，他又有點遲疑，萬一不是到那裡，自己貿然率衆鏢師衝過去，反而會惹起老魔頭的怒火，而且，己方鏢師固然武功卓越，可是，與那些窮兇極惡的黑道巨擘相較，仍是相差得太遠了。

這時候的封凌霄，正應了俗語所說，進退兩難，不知怎麼辦才好。

「我還是到外面碰碰看。」小修羅封凌霄無法安心下來，取出乾坤鍾，往門外走。

沈福仍在原處，見了小主人又往外去，奇怪道：「少總鏢頭又出門麼？」

「時鏢頭回頭時，要他等候，我馬上就回，並吩咐大夥兒不要亂跑。」

「我就去說。」沈福聽如此吩咐，立進門去。

少總鏢頭漫無目的地東跑跑，西溜溜，有時想再去找七煞魔君江南，走了幾步，又覺得不妥，眞像個無主幽魂般亂竄！

突然，他看到一個高大人影一閃，似乎很熟悉，小修羅封凌霄立即追下去！

轉過屋角，定睛看時，那高大人影進入一間石屋中去，這次看得更清楚點，似乎正是風塵劍叟方宗奇模樣。

「這是甚麼緣故，他們不是出京去追殺黔中三鬼去了嗎，怎麼會潛伏京師，以他們這羣高手，固然可以與七煞魔君江南一戰，但仍嫌勢力不足，而且無一人可以擋得住七煞魔君江南，莫非，他們仍是懷疑八達鏢局麼？」

小修羅封凌霄站在轉角處，思前想後，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如果貿然進內相見，恐怕引起他們反感，而且，武林中，的確許多怪異之處，也不能怪他們。

其實呢，究竟是怎麼回事，小修羅封凌霄還未看清楚，思索再三，又悄悄的退後，繼續前行，不知不覺已來到了慶雲胡同外邊，窺伺羣盜有何行動。

陡然間，一條人影自石屋上翻過，正是風塵劍叟方宗奇！

小修羅封凌霄心頭大震，「蓬」大門又開又閉，正是那徐媽在內，徐艮跟着，手臂傷處，已經用紗布紮好，臉色微帶慘白，跟着黔中三鬼一齊走了出來。

小修羅封凌霄一見他們，心內就火了，眞想上前給他們試試乾坤鍾的滋味。

接着，又有十幾名大盜進進出出，最後又關上了大門，不見動靜了。

颼颼颼，三條人影從左邊屋頂翻過，正是上次與風塵劍叟方宗奇來八達鏢局興師問罪的高手。

「啪啪啪」一條鐵塔般的大漢衝到門口，大喝道：「黔中三鬼，給我滾出來。」

「乖兒，你敢等我麼？」正是黔中三鬼中的老大聲音。

這大漢不是別人，正是當日一招之間，敗在小修羅封凌霄手下的瘟神陳剛，他猛的提起熟銅棍，想打門衝進去。

「慢來！」黔中三鬼老大飄身出門，「蓬」的一聲又閉得緊緊的。

「酒鬼李度，你害得老子好苦，今日拿命來吧！」瘟神陳剛心內氣苦，手中熟銅棍一招「毒蛇出洞」，直搗對方胸口，呼呼風聲，力度極猛。

「哼！」酒鬼李度止步撩掌，已抓住棍端，暗運潛力往前一送，瘟神陳剛吃不住勁，身形疾退，「轟」一聲，將後邊一道牆給撞倒了。

倏然間，一道人影翻下，叱道：「接我三招試試！」

那人身法手法極快，瘟神陳剛還未看清楚時，酒鬼李度已經被制住了，動彈不得。

「震天掌袁大俠！」瘟神陳剛叫道。

「嘿，大個子，你退遠些！」震天掌袁之亮大聲道。

小修羅封凌霄暗自奇怪，白道高手既來此處，黑道羣魔爲何還不出來，竟讓酒鬼李度給人制住，是何道理。

「少總鏢頭，請跟我來。」

聲音柔軟清脆，傳入小修羅封凌霄耳中，心頭驟震，好像受雷殛，猛地跳將起來，回頭急看，正是當日傳訊羣雄，解救危難的雲中鳳。

「快走！」小修羅封凌霄手上一緊，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手握住他往前奔。

「去！」震天掌袁之亮突地猛喝一聲，將手上的酒鬼李度送進那間大屋去。

「不要，救命……」酒鬼李度惶急大叫，聲音凄厲，似乎害怕已極。

小修羅封凌霄身不由己的給拉出老遠，陡然間，身後傳來「轟隆」一聲巨響。

「快伏下！」雲中鳳急按住他。

那一聲巨響宛如山崩地裂般，接着就是飛沙走石，瓦片磚頭，密如驟雨而下。

過了好半晌，才平靜了。

小修羅封凌霄已經傻了，他知道自己如果貿然衝進去，如今祇怕粉身碎骨了。

「呀！我明白了！」小修羅封凌霄叫了起來，他此時明白，羣盜何以放他回來。原來想以他爲餌，召集羣雄衝進去，那時，白道高手一舉殲滅，以後自是他們的天下了，好毒的奸計，想到此處有如浸在冰窖中，雙腿不住的發抖。

「他們有地道，所以不怕。」雲中鳳說明羣兇不怕炸藥之厲害原因。

「殺！我與你拚了。」喊殺聲震天價響。

「我們去看看！」雲中鳳柔聲道。

「呀，多謝姑娘大恩！」小修羅封凌霄懇切的說道。

「好啦，別酸氣衝天的說這些，現在去幫手要緊，甚麼恩呀怨呀以後再說吧。」雲中鳳嬌笑的說道。

「是！我們去！」小修羅封凌霄再不敢怠慢，往叫殺聲疾飛而去。

砰砰砰，三聲巨响過後，所有喊殺聲全停止，頓時有股令人窒息的沉靜。

小修羅封凌霄及雲中鳳知道發生了巨大的變故，當下心急如焚，向前疾馳趕去，一翻上牆頭，二人幾乎站不住脚跌將下去，待到身形沾地時，急忙雙掌按地，躍起身來，兩人四隻眼睛看着前面，再也動彈不得。

原來羣盜與羣雄血戰，七煞魔君江南正與少林方丈百忍大師交手，這位少林掌門人久戰不下，同道朋友不斷傷亡，這才忍不住，施展出達摩祖師秘傳的絕學——金剛掌，將七煞魔君江南擊成重傷，已離死不遠了，而他自己也是血氣翻騰，但比起七煞魔君江南，却又不算甚麼！

這一來，羣盜失去靠山，自然鬥志瓦解，全部束手就擒，驚天動地的一場血戰就此結束了。

「把他們通通殺死！」許多受害的親友及高手憤怒大叫，羣情洶湧，眼看就要血染黃沙了。

少林方丈百忍大師强忍一口眞氣，低沉的道：「上天有好生之德，祇要把爲首的幾個魔頭廢去武功，其餘的讓他們改過自新，別傷害其性命。」

羣雄雖不願意，但百忍大師如此說，大夥兒祇好算了。

* * *

八達鏢局內筵開百席，這次慶功宴上，歡笑充溢，尤其是小修羅封凌霄，心中更是高興，因爲他認識了雲中鳳了。

雖然吃過苦，快樂已令他忘記。

席間，雲中鳳低聲說明經過，七煞魔君江南，當日就想排除異己，稱霸武林，故意說三龍寶庫被盜，藉詞下手屠殺白道高手，當時，許多正義人士，早已洞悉其陰謀，如此，他們表面上追查盜寶之人，暗中却追踪羣魔惡寇。

他們正得意之際，羣豪才趁虛而入，佈置妥當，才有今日之勝。

「那些事，說它幹甚麼，還是說我們的吧！」小修羅封凌霄低聲道。

「嗯，這麼多人，我們有甚麼可說的。」雲中鳳紅起臉來說道。

「哈哈……」羣豪陡地大笑起來，全望着這兩位青年男女，原來二人忘了形，竟然不知人家早已注意到了。

這一來，雲中鳳再也呆不住了，「颼」的一聲往後急奔而去。

「少總鏢頭，還不快去追老婆！」沈福也湊興的叫道。

「大家靜一靜！」風塵劍叟方宗奇緩緩的站了起來，向四周環掃一周，然後緩緩的說道：「『三龍寶庫』就送給封少總鏢頭做聘禮，有人贊成嗎？」

「好！」羣雄哄叫道，歡聲雷動！

小修羅封凌霄有點昏暈的感覺，他眼前充滿了幸運的憧憬，已不知人間何世了。

（完）

上文提要：方剛上當，反把沙成山引到關着他兄長一家三人及丘蘭兒的地牢，結果方剛為了二寶反付出自己的生命……方寬厚死裏逃生，決定送一千兩聘請沙成山將二寶送去給秦百年，於是叫沙成山下井去取寶……沙成山剛冒出井口，方寬厚猛的一掌擊在沙成山胸口之上，沙成山不虞有此變故，被擊得昏死地上，幸虧方小雲勸阻，才放二人離去……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捕頭藏寶觀虎門　鏢客傷癒尋仇人

胡幹指着小洞，道：「洞中甚麼也沒有，早被人盜走了！」

不錯，藏在裏面的東西，前一晚已被沙成山取出來，當東西拋入方寬厚之手，也是方寬厚心起歹念之時，這些轇轕，冷若水當然不知道！

此刻，冷若水咬着銀牙，沉聲道：「你先上去，我再找一遍！」

胡幹晃動肩膀上了井口！

冷若水伸手入洞，她仔細敲擊着洞內的每一塊地方，發現果然裏面沒有東西，咬咬牙，一手撈起水中蟾蜍躍上井口！

柳仙兒楞楞的問道：「會是誰取走了秦老頭的東西？」

冷若水忿怒的道：「柳仙兒，妳說妳遇上了大鏢客『二閻王』沙成山？」

柳仙兒忙點頭，道：「是的，大公主！」

冷若水「哼」了一聲，道：「那麼，如今有可能得到秦老頭兩件東西的人，又多了一個！」

柳仙兒立刻問道：「大公主的意思，沙成山也有奪寶可能？」

冷若水緩而有力的點着頭，道：「不錯，否則他怎會在方家集出現？」

一邊，「赤面毒虎」包可金咧着大嘴巴，道：「除了姓沙的外，還有些甚麼人物？」

冷若水仰望向天空——好潔白的天空！

她輕聲的道：「方捕頭死了，姓方的兄弟方剛也死了，方家是不會擁有那兩件寶物了，餘下的便祇有兩方面，一是秦老頭，另一方面便是『無憂門』了！」

便在冷若水的話聲甫落，圍牆外面，突然傳來一聲厲叱，道：「是誰在背後說我無憂門的壞話？難道不怕我老婆子割下你的舌頭？」

厲叱聲甫落，已自三面圍牆上躍下二十名男女！

月光下祇見這些人物所穿十分鮮艷奪目，女的全是紫衣，男的白色勁裝，武器全都是「蛇尾尖刀」！

隨在這二十名男女身後的是一位白髮皤皤老婆子，她手持一根指頭粗細四尺上下的金棒拄地緩緩走向井邊！

祇見這位白髮婆婆果是鶴髮童顏，雙目有神，一身繡着富貴花的紫衣，顯出她一定的威嚴！

井邊的冷若水跨前一步，道：「無憂門？」

老婆婆金杖敲地嘿嘿笑，道：「不錯！」

冷若水看了四週二十名男女，又問：「妳大概就是『無憂婆婆』花滿天了吧？」

突然有人厲叱道：「大膽，門主的名諱也是妳隨便叫的！」

左手臂一橫，無憂婆婆淡然的道：「不錯，我就是花滿天！」

冷若水又道：「如果我猜得不錯，花門主必是為了秦百年的兩件東西而來到方家集！」

花滿天金棒敲地，沉聲道：「妳祇猜對一半，女娃兒！」

冷若水立刻又道：「花門主的另一半目的又是甚麼？」

花滿天冷冷的逼視着冷若水四人，道：「另一半便是來搏殺項城退職捕頭方寬厚，為我那兩個侍女報仇！」

花滿天的話當然是指臥虎山頂的那件事情，不過，花滿天並不知道她的兩個侍女死於沙成山之手！

冷然一笑，冷若水道：「眞是可惜，方捕頭已經死了，而且……而且……」

花滿天金杖指向冷若水，叱道：「而且甚麼？妳休在我面前弄詭！」

冷若水俏嘴一撇，道：「而且傳說方捕頭上下九口全死在無憂門之手，花門主，這要妳當面說明了！」

仰天一聲梟笑，花滿天道：「以理推論，方寬厚這老東西是應該死於我『無憂門』之手。

「江湖傳言，便是以此推定，實則並非我『無憂門』下的手！」

花滿天的話也令冷若水吃一驚，她怔了一下道：「如果不是無憂門人下的手，又會是誰？倒是一件令人百思不解的事情！」

花滿天重重的道：「老婆子實話實說，自從方老頭回轉方家集，我的人也跟着來了，遲遲未出手，就是為了那兩件寶物。

「不久傳出他一家慘死，我更不急於找尋那兩件東西，為的是不願惹上這件案子，如今連方老頭的兄弟也死絕，這也正是我要查尋兩件寶物的時候了，想不到却被你幾人捷足先登，在水井裏把寶物掠走！」

不等花滿天話說完，冷若水已尖聲道：「胡說八道，我們甚麼時候把寶物掠到手了？」

咬咬牙，又敲着手上金杖，花滿天怒道：「妳敢對老婆子不誠實？說！你們是何門派的？」

冷若水沉聲厲吼，道：「苗疆百毒門，門主冷泉是我爹，怎麼樣？」

花滿天一聲怪叫，道：「好哇，連蠻荒的百毒門也想染指秦老頭的寶物，倒是太出乎我老婆子意外了！」

冷若水不卑不亢的道：「不意外，幾年之前我們就佈局開始行動了，而且我妹子冷若冰還下嫁給秦百年，論說，兩件寶物應歸我們百毒門擁有，你們前來爭奪，又算那門子道理？」

花滿天又是一聲桀桀怪笑，道：「好哇，原來秦老頭花銀子僱請『二閻王』沙成山在陽城附近的百花谷中搏殺的女子竟是『毒王』冷泉的女兒，倒是令人大出意料之外了！」

冷若水忿怒的道：「你們的消息眞夠靈通！」

花滿天又是一聲尖笑，道：「這件事已不少人知道了，算不得新鮮！」

指着大宅子，冷若水道：「要找寶物盡管去找，我們不奉陪了！」

嘿然一聲橫起金棒，花滿天道：「要走可以，把兩件寶物留下來！」

冷若水跳起脚來尖聲叱道：「妳休得血口噴人，我們並未找到甚麼寶物，倒是你們無憂門，為甚麼也拚命來爭奪？」

花滿天低啞着聲音，道：「臭丫頭，妳說我們沒有資格來奪寶？那麼我問你，臥虎山我死的人又怎麼解釋？難道她二人該死？」

她一頓又道：「她們已奪得兩件寶物，可恨的是方老頭追得緊，高山上殺了我的人，我能中途放手嗎？」

冷若水立刻又抗聲道：「傳言無憂門擄走秦百年的大徒弟關天水，妳盡可以找姓關的去！」

戟指冷若水，花滿天叱道：「又在放屁了，無憂門不想得罪秦百年，又怎會擄走他的徒弟？祇要東西不在秦百年身邊，我老婆子就有資格下手拿！」

冷若水相信花滿天的話，關天水未被無憂門擄去！

因為如果得罪於「武林老爺」秦百年，一旦秦老頭振臂一呼，各門各派便會立刻為他所用！

這種事情祇有儍子才會去幹，無憂婆婆絕不會幹！

一頓之後，冷若水道：「花門主，這井壁確有個洞，但裏面甚麼也沒有，不信妳派人下去一看便知！」

「無憂婆婆」花滿天冷笑連聲，道：「下去井裏看甚麼？東西已被你們取走，我們還下井去幹甚麼？喝那些泡過九具屍體的臭水？」

冷若水怒道：「難道妳還要搜身不成？」

花滿天毫不示弱的道：「如有必要的話，搜身在所難免！」

一邊，柳仙兒尖聲叱道：「妳敢！」

花滿天嘿嘿冷笑，道：「在這種情形下，我以為搜你們的祇是稀鬆平常的一件小事情！」

她環視四週冷笑不已……

一邊有個大漢走近花滿天，他

在花滿天的耳邊低聲道：「門主，這姓冷的女子手上捧着個檀木盒子，也許裏面裝的就是那兩件寶物！」

點着頭，花滿天戟指冷若水，道：「且先打開那個盒子來看看！」

冷若水咬牙舉着木盒子，道：「我這木盒子會裝着秦老頭的兩件寶貝？而且我敞明了拿在手上，花門主，妳別弄錯了吧？」

淡淡的一聲笑，花滿天道：「我沒有弄錯，世上出人意料之事太多了，難道妳這丫頭不會給我老婆子來一次意外？」

冷若水臉皮一緊，道：「這麼說來，妳是一定要看了？」

花滿天哼了一聲，道：「不是要看，而是非看不可！」

平舉着木盒子，冷若水道：「好吧，妳就過來看，希望妳能仔細看清楚！」

花滿天並未過來親看，她身邊的大漢已走近冷若水身前，沉聲道：「打開來，老子瞧瞧！」

冷若水沉聲叱道：「你不會自己掀開看？難道你是頭猪？」

那大漢右手「蛇尾尖刀」交在左手，右手一把搶過木盒子，但聞冷若水張口尖聲厲叱，聲音刺耳之極……

大漢便在此時掀開盒蓋子，就在他伸頭仔細看的時候，清明的月影下，有一股黏液箭一般的射向大漢，立刻，大漢把盒子拋向地，口中淒叫，道：「啊……我的眼……唷……」

太突然了，就在冷若水拾起木盒的時候，蟾蜍也已被她放入盒子裏！

一邊，那大漢雙手捂臉不辨東西的亂撞，花滿天已怒叱着逼向冷若水，道：「可惡的丫頭，盒子裏面妳弄的甚麼鬼？」

冷若水淡淡的道：「也沒有甚麼，祇是給妳來一次意外罷了！」

花滿天咬着口中幾顆老牙，叱道：「臭丫頭把盒子拿過來，我老婆子要親自看看！」

冷若水心中暗笑，雙手一送，立刻便把檀木盒子拋向花滿天手中！

花滿天伸手去掀盒蓋子，雙目却逼視着冷若水！

現在，冷若水又發出一聲尖吭刺耳的厲叫聲，使四週的男女也感到混身上下不自在！

便在花滿天正要掀開盒子，冷若水尖聲狂叫裏，猛古丁花滿天把盒子拋在地上，右脚已踏上盒面！

於是，地上發出一陣木盒碎裂之聲宛如裂帛！

冷若水不叫了，她忿怒的撲上前去，吼道：「花滿天，妳敢毀了我的盒子？」

就在冷若水的叫聲裏，突見花滿天「噫」了一聲，身子突然彈升三尺，落在身後五尺遠！

花滿天楞了一下，憑她剛才的「千斤壓」內功，甚麼樣的毒物不被她踩扁？不料反被盒中毒物力彈三尺高下，這就不能不令人吃驚！

月光下，花滿天極目望過去，祇見冷若水已自地上拾起一隻拳頭大小的翠綠色蟾蜍！

這是一種蠻荒中最毒的東西，牠的皮質堅靭，能把肚皮鼓脹起來，別說是千斤，便萬斤重的力量也休想把牠壓碎壓死！

冷若水把蟾蜍收入袋子裏挽在腰上，花滿天已冷冷的道：「臭丫頭，原來是一隻毒蟾蜍，妳却故意駕馭牠坑害我的人，這筆帳該怎麼算？」

冷若水淡淡的道：「是你們要搶我的盒子去看，這又怪得了誰？花門主，我沒有找妳賠我的盒子，已經是很夠意思了！」

花滿天大怒，道：「妳在我的人掀盒子時候故意尖叫，刺激毒蟲害人，臭丫頭，你們都給我死吧！」

冷若水咬咬牙，道：「妳想怎樣？想倚多爲勝不成？」

花滿天嘿嘿一聲冷笑，道：「我們不須要求勝，但却免不了教訓你們一頓！」

此刻，「白面郎君」胡幹粗聲怪氣的道：「大公主，少同這老婆子囉嗦，幹了！」

「赤面毒虎」包可金更狂怒的抓着「混元鏟」厲聲道：「幹就幹，誰怕誰？大公主，我們殺！」

花滿天嘿嘿笑道：「冷丫頭，看不出妳身邊還有不怕死的死士，好，我老婆子便成全他們！」

花滿天的話聲甫落，突見她雙臂分開，「呼」的便退在附近後廊上，就見她金杖高舉，一聲狂吼：「給我狠宰啊！」

「殺！」

殺聲刺耳，殺聲傳遍槐樹坡，十九個無憂門男女殺手，發瘋也似的往冷若水四人撲殺過去！

十九把蛇尾尖刀發出瑩瑩寒芒，在淡清的月光中噴射成束，激盪的氣漩中發着金鐵撞擊聲，金星碎芒便一片片的爆發出來！

「白面郎君」胡幹與「赤面毒虎」包可金二人被九名大漢圍在牆邊草地上狂殺，那胡幹的月牙刀，挑東打西，指天戳地，一時間尚能撐着不即落敗！

包可金的混元鏟也是一掄狂砸怒挑，生把逼上身的三名大漢殺得哇哇怪叫！

十個女子可眞潑辣，她們似是有着一定的默契，分進合擊，彼此呼應，口中尚且不斷的尖叫以擾亂

敵人！

於是，十個回合未到，冷若水與柳仙兒便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無憂婆婆」花滿天站在廊上看得眞切，她不時的哈哈一聲爆笑，道：「娘的皮，憑妳這丫頭也敢在我老婆子面前逞强嗎？那是在找死！」

柳仙兒在一掄狂砍中高聲道：「大公主快退，屬下拚死爲妳斷後！」

冷若水沉聲道：「距離勝敗尚早，我不信無憂門能奈何我！」

便在她的話聲裏，左手又取出那隻綠色蟾蜍，於是，冷若水尖聲如泣的揮刀而上！

便在她與敵人接近的瞬間，左手猛的一送，一股淡淡的毒液，便箭一般的射向敵人，立刻傳來淒厲的尖嚎聲！

冷若水一連以蟾蜍毒液傷了三名無憂門女子！

「無憂婆婆」大怒，一聲狂叱，騰身而起，半空中連翻七個空心觔斗，在一片金芒裏落在冷若水面前，她白髮抖動，金杖橫身，叱道：「丫頭，且看我老婆子來收拾妳！」

她的話聲甫落，金杖已到了冷若水的頭上！

果然，冷若水又是一聲尖泣，尖刀橫架金杖，左手蟾蜍疾往前送！

就在這時候，突見花滿天一個大旋身，金杖自她的左腋下方怒指冷若水的左手，立刻一縷極爲細小青芒自她那金杖一端勁射出來，月光下十分醒目！

冷若水看得眞切，急忙縮臂側轉，但聞「咕」的一聲怪叫，左手蟾蜍立刻鼓脹得宛如一個皮球！

蟾蜍受傷便是這個模樣，冷若水尚未看出蟾蜍身上中的甚麼暗器，花滿天倏然身子飄起——宛如失去重量的一朵大棉花，輕飄飄的已到了冷若水的頭頂，十九道金光燦燦的芒彩便彷彿十九股冷焰，那麼凌厲的洒罩下來！

冷若水猛的大吼尖叫，右手尖刀繞頂圈斬，更以左手蟾蜍爲暗器「颼」的便怒擲上去！

便在這時候，柳仙兒抱刀疾滾，猛往四個女子身前殺去，口中尖聲道：「殺！」

眞正是不約而同的發出慘叫聲，那面，「白面郎君」胡幹已洒着鮮血往牆邊撞去。

在他的身邊，「赤面毒虎」揮動着「混元鏟」大叫道：「右護法，挺着，我們總得殺夠本！」

「噗嗤」的利刄切肉聲清晰可聞，兩個女子與柳仙兒同時旋着一身赤漓漓的鮮血往四下裏撞去！

空中響起一陣金鐵撞擊聲，冷若水「唷」的一聲倒往一側旋去，花滿天尖聲叱道：「再接老身一金杖！」

就在這時候，天空中突然火光一片，緊接着傳來一陣陣劈啪響聲……

後院中立刻有人叫起來：「失火了，前院失火了！」

打鬥立刻停下來，「無憂婆婆」花滿天忿怒的道：「娘的皮，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會是誰在前院放火？快去看看！」

冷若水攏着一頭散髮，走近柳仙兒，道：「妳傷得如何？」

柳仙兒指着肩背，道：「中了兩刀，我也還了她們三刀狠的，不吃虧！」

二人走近牆邊！

包可金沉聲道：「大公主，胡幹的頭上挨了一刀，怕不能再戰了！」

冷若水忙取出刀傷藥命包可金敷在胡幹頭上！

花滿天已率着她的人往前面撲過去！

如果說這場大火是方寬厚放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爲，就在花滿天與冷若水等激戰在後院的時候，方寬厚正愉快的隱沒在後山坡的樹上面觀戰。

祇要任何一方哀號着躺下一個人，他便得意的撫髯笑起來，敢情眞的在坐山觀虎鬥了！

此刻，大宅子裏起火，連方寬厚也大吃一驚！

他在樹上長身仰望過去，火從前面大廳往四下裏蔓延着，火苗子騰空而起，便三里外的方家集也被照得一清二楚！

就在火光熊熊燃燒裏，方寬厚祇見四條人影，宛如幽靈般的往西南方飛奔而去，但見那黑影的去勢，方寬厚自己心裏明白——絕對沒有那種修爲！

不過，方寬厚心中在想，宅子應該由自己去燒才是正理。

本來是要等這兩批人打出結果而且都撤離宅子，自己再放火，那想到有人越俎代庖了。

那麼，來人會是誰？

他此舉的意義與目的又是甚麼？

現在，大火正在往後面燃燒，倒樑塌柱之聲此起彼落，瓦裂門倒與碎火四濺，到處可見！

花滿天等撲到廳前面，火勢已不可收拾，氣得她直跺脚罵道：「娘的老皮，這會是甚麼人下的手？難道東西已被這人暗中取走？」

有個大漢走近花滿天身邊，道：「門主，可要救火？」

花滿天忿然的道：「怎麼救？天乾物燥，房屋連棟，又無法提

水，怎麼個下手救？」

另一女子低聲道：「門主，看來東西不在冷若水他們手中，一定被人暗中取走了！」

跺着脚，花滿天怒吼道：「這都是死絕了的方寬厚老狗該死一千次，他若不是率人窮追我的侍女，臥虎山也不會被他奪走東西，沒得倒惹得他家毀人亡，娘的皮，他活該！」

方寬厚在樹上聽得花滿天的咒駡，不但不生氣，倒得意的暗中大笑不已！

突然，花滿天一聲大吼，道：「我們走，就叫這大宅子燒盡吧！」

於是，「無憂門」的人立刻扶着傷者，匆匆的離開了大宅子，他們也很快的離開方家集，回轉湘江去了！

「無憂門」的人撤走了！

「苗疆百毒門」的人却仍在大宅後面！

冷若水怔怔的望着大火，她心中暗自思忖，這場火來得雖然莫名其妙，但也無形中告訴她，這個放火的人才是得到秦老頭兩件寶物的正主兒，就算不是正主兒，也必與得寶者有關係，那麼這個人會是誰？

大火已燃燒到了後大廳！

柳仙兒道：「大公主，我們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是的，這場大火必定會引來不少江湖人物，盡早離開也免得東西未得到手惹下無窮是非！

雖然冷若水四人中已傷了兩人，但他們走得可也眞夠快，越過院牆便立刻消失在月夜裏……

就在冷若水四人剛剛離開這座燃燒中的大宅子不久，樹上的方寬厚正要騰身下地，斜刺裏兩條人影飛一般的來到門樓前，二人似是十分吃驚的樣子對望一眼，便立刻往後面繞過去！

方寬厚見來人身法不俗，便立刻又把身子隱沒於樹葉密處，不即下來！

那兩個人躍身在後牆上遙望火場，其中一人沉重的指着大火，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方師兄他們遭遇仇家了！」

另一人也憂忿的道：「身在衙門好修行，方師兄在項城幹了二十多年捕頭，總也難免開罪些道上兄弟，我想……」

另一人沉聲道：「熊師弟，看來我們來晚了，方師兄要我二人趕來助他一臂之力，我們却又在路上躭擱，唉……」

姓熊的也嘆口氣，道：「誰會相信事情來得這麼快？上次師兄原是要我二人常住在他這兒的，可好，師兄已家破人亡了！」

那人指着火場，道：「要不要衝入火場中看看？」

姓熊的搖搖頭，道：「左師兄，這大火已燒至後院，別說是人，便東西也早就燒光，倒是設法打探害師兄的是那路人物，找機會爲師兄報仇才是正經！」

二人正在悲忿不已，驚怒交加之時，附近傳來一聲沉而有力的聲音，道：「左師弟、熊師弟，師兄等候你們望眼欲穿，今晚得見，幾有隔世之感！」

左、熊二人猛回頭望向林子裏！

姓左的已雙肩聳動道：「大師兄，是你嗎？」

林中傳來聲音，道：「不錯，二位且進林中一叙吧！」

左、熊二人立刻躍下高牆，幾個穿縱便躍入林中！

果然，林中密處站着一人，二人立刻便認出來，正是大師兄方寬厚！

方寬厚示意二人跟他走，三人利時到了一處崖子下面！

姓左的已關懷備至的問道：「師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姓熊的也急急的問道：「大嫂子與小雲呢？這是誰下的手？」

方寬厚乾啦啦的笑了笑，道：「事情說來話長，二位師弟且坐下來，容我慢慢把內情由來說給你們聽！」

姓熊的是個黑臉大個子，他膀寬腰圓，身高七尺，生就一副孔武有力的身段，中原道上提起「黑天剛」熊霸天，便是此人！

另一姓左的就一副皮包骨，雙手十指細長，頭腦也最是靈活，道上傳說的「一刀穿心」左長庚就是他！

此刻，三人「品」字形坐下來，方寬厚道：「二位師弟可知『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兩件寶物嗎？」

左長庚一怔，道：「就算知道，誰敢動秦老的東西？」

一笑，方寬厚道：「有人敢動，前不久秦老爺子僱了『二閻王』沙成山才把他身邊的寵妾誘殺在陽城南面三十里遠的百花谷中！」

點點頭，左長庚道：「也是最近才聽傳言的！」

方寬厚點點頭，又道：「這事過後不久，秦老就把兩件寶物寄放在他大徒兒關天水的家中。

「你們知道吧？關天水的家緊接着項城縣衙，那關天水又盡得秦老爺眞傳，東西放在他那兒應是萬無一失了。

「那裏會想到却又引來了湘江無憂門人的覬覦，竟派了兩個輕功不俗的弟子，連夜盗走那兩件寶物！」

熊霸天粗聲道：「關天水沒發現？」

方寬厚搖搖頭，道：「關天水不在家，案子報到衙門，我便立刻率領四名腿快的追趕上去。

「臥虎山一場拚殺，連我也受了傷，中途出現姓沙的，他殺死兩個女子，但秦老爺子的東西却失踪了！」

方寬厚的最後一句話那是「如『眞』包換」，他心中相當明白，連他的兄弟方剛都能抹下臉皮不認哥，兩個師弟就更難說了！

左長庚急又問道：「師兄，東西究竟誰盗走了？」

方寬厚搖搖頭，道：「當時我受傷極重，就在極度危機時候，恰巧沙成山出現，他把兩個無憂門女子踢落山崖，便揚長而去，我受傷極重，也就回衙門去了！」

熊霸天指着火場，道：「這場大火又是怎麼發生的？」

方寬厚嘆口氣，道：「我辭去捕頭之職回歸故里，不料江湖傳言，說是我得了那兩件寶物。

「第一個整我寃枉的人，二位師弟呀，你們絕對猜不到是誰……」

左長庚連忙接道：「我二人剛從北邊趕來，甚麼也不知道！」

方寬厚咬着牙，道：「就是我那親兄弟方剛！」

左、熊二人幾乎驚叫出聲！

左長庚道：「會是二師兄？太不可思議了，如此道義何在，天理何存，方剛他……」

方寬厚重重的哼了一聲，遂把方剛謀害他一家之事，詳細的對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說了一遍！

熊霸天怒聲道：「死得好，方剛眞該死！」

左長庚緩緩的問道：「如今師兄一家躲在甚麼地方？」

方寬厚却淡淡的道：「暫時的藏身，祇爲躲避各路人物前來騷擾，剛才我還看到『苗疆百毒門』與『湘江無憂門』雙方人馬在後院拚殺，一場大火才把他們燒走……」

左長庚眉頭一緊，道：「師兄放的火？」

搖搖頭，方寬厚道：「我發現有個人影自火場騰空而去，那身法之高絕，當今祇怕不過兩三人而已！」

左長庚怔怔的道：「這又會是誰？其中謎團不少……」

方寬厚伸手入懷取出一張銀票，對左、熊二人道：「二位師弟，這裏是五百兩銀票，二位師弟帶在身邊備用……」

左長庚楞然問道：「師兄這是何意？」

方寬厚低聲道：「我一家暫時躲起來，外面的消息自然也就隔絕，但究竟是些甚麼人物來到方家集尋寶？我希望二位師弟替我打探！」

左長庚眨着深凹的一雙大眼，道：「師兄要我二人暫時住在方家集？」

點點頭，方寬厚道：「不錯，就去找家客棧住下來，初一、十五我們便在此林中會面一次，萬望二位師弟幫這個忙！」

熊霸天重重的道：「以我看，師兄何用躲起來？祇要沒拿秦老的東西，怕他個鳥！」

一笑，方寬厚道：「我說沒拿，誰信？躲得幾時算幾時，且等風平浪靜了！」

左長庚接過銀票塞入懷裏，道：「好吧，我們聽師兄的話，以後每個月的初一與十五，半夜子時一定在此會面！」

於是，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匆匆的離開了荒林！

方寬厚望着二人走去，不由得呵呵笑起來……

* * *

沙河的柳樹岸邊，一條小船上面，「玫瑰毒刺」丘蘭兒正在船尾洗滌衣衫，矮艙裏面傳來「二閻王」沙成山的聲音，道：「蘭妹，這些天來眞多虧妳的服侍，要不然我祇怕凶多吉少了！」

丘蘭兒回眸巧笑道：「沙大哥，看到你一天天的好起來，我好高興！」

沙成山笑哈哈的走出矮艙，看起來似乎虛弱，但從他的言行擧止上看，相當俐落，健朗一如常人！

沙成山站在丘蘭兒身邊，緩緩的道：「初來幾日吃的是妳辛苦買來的傷藥，這幾日又吃到妳親手做的三鮮包子，玫瑰炸糕，更加上百花香露養神酒，我幾乎以爲自己一頭撞進享福園中了！」

丘蘭兒把一雙濕手在身上擦拭着，站起來笑道：「等你的胃口大開，我弄幾樣大菜你嚐嚐，保證不比京城『都來吃』的菜差分毫！」

笑笑，沙成山雙手放在丘蘭兒的肩頭，道：「聽着便想流口水，蘭妹，我一定回來吃你的大菜！」

丘蘭兒雙肩一揚，道：「沙大哥，你是說你快要離開我了？」

輕輕的點着頭，沙成山道：「而且馬上就走！」

丘蘭兒雙手張開，一把抱住沙成山的腰，低聲道：「不，你還沒有全好，我是不會放你離開的！」

沙成山伸手托起丘蘭兒下巴，笑笑道：「蘭妹，昨夜我運功週身，內腑一如平日，我在想，姓方的掠走『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兩件寶物，如果叫他練就『百竅神功』，他日必然爲惡武林，我若不及時加以阻止，又如何能得安心！」

丘蘭兒眨着一雙大眼，道：「

沙大哥，可是你的傷……我不放心……」

笑笑，沙成山道：「這些天由妳如此細心照料，我很感激，蘭妹，辦完這件事，我還是會回來的，雖高樓大廈，沒有妳的小船溫馨，皇宮大院也沒有妳這兒歡樂，蘭妹，妳等我！」

丘蘭兒怔了一下，笑道：「沙大哥要去，由我陪你一同上路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蘭妹，我一向獨來獨往慣了，有妳一同，我會不自在，辦起事來也就……」

丘蘭兒猛的抱住沙成山，道：「好嘛，我聽沙大哥的話在船上等你，可是你一定要回來唷，要不……」

沒等丘蘭兒說完，沙成山那青藍藍的嘴巴便立刻貼上她的臉頰……

於是，兩個人緊緊的一陣擁抱，沙成山緩緩的鬆開手，道：「我要走了，快馬加鞭也許今晚就能趕到方家集！」

沙成山已躍到岸上！

丘蘭兒在船上未下地，她輕聲的對沙成山道：「沙大哥，我覺得方小雲心地善良，不似她爹那麼的陰險詭詐，老謀深算！」

沙成山回頭冷然道：「妳是說方寬厚的女兒方小雲？」

丘蘭兒點點頭，道：「是的，沙大哥！」

嘴角一牽，沙成山未再說甚麼，立刻在柳樹下解開韁繩跨上馬背，緩緩的離開了沙河……

小船上，丘蘭兒未開口，但在她的心中却不斷的在吶喊着——沙大哥呀！你一定要回來喲！

黃驃馬馳上官道，沙成山立刻拍馬疾馳，懨懨的又露出那股子冷酷模樣！

是的，沙成山心中已經在激盪不已，想起那天在方寬厚的宅子後院，誰會想得到方寬厚會在那種情況之下突然向自己下重手？

沙成山當然知道方寬厚會在奪得那兩件寶物之後躲起來，也許他已遠走高飛，也許他還躲在方家集附近，但無論如何，還是先趕到方家集！

此刻，又見那年輕伙計站在門口往紗燈裏面添油料。

黃驃馬到了店門口，那伙計一怔，便又立刻笑起來，道：「好傢伙，不怕鬼的又來了！」

是的，沙成山果然在天黑的時候又來到了方家集！

「平安客棧」的伙計跳下台階，哈哈笑着接過韁繩，道：「客官，還以爲你出事了，原來你還……」

沙成山已走上台階，聞言回頭笑道：「還活着，是吧？」

另一伙計匆匆走到門口，笑問：「客官，你眞命大，那場大火竟然沒有……沒有……」

他本想說出「燒死你」三字，又覺不太禮貌，便結巴起來……

沙成山一怔，雙眉一緊，沉聲道：「你是說方寬厚的大宅子燒了？」

伙計點着頭，道：「片瓦不存，好不淒慘！」

拉馬上槽的伙計也走進來，笑道：「人的命運眞難料，方家在方家集是大戶，方捕頭在項城也是名捕。

「就拿他兄弟方剛來說，他祇要跺跺脚，方家集遠近百里內就會晃幾晃，這才幾日，全完了！」

另一伙計正替沙成山拉櫈子，接着笑道：「這就是常言說的——看他昨日起高樓，看他今日樓塌了，哈……」

沙成山怔怔的未開口，他先要了些吃的，心中在想：「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方寬厚會自己放火燒了他的大宅子？」

沙成山本來猜對了，方寬厚是有意下手燒自己的大宅子，因爲非如此便不足以取信於江湖——方寬厚一家被人謀害了！

然而，沙成山絕對想不到，燒方寬厚宅子的另有其人，這人便方寬厚也想不到，沙成山當然更不知道了！

沙成山又被領到他原來的那間房裏，他漫不經心的問：「伙計，方捕頭大宅子眞的被燒光了？」

伙計把燈放在桌上，笑笑道：「那場大火眞厲害，照得我們這兒如同白晝，我們還在擔心你的安全，不料……」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捧起茶杯，道：「我已經不幹看門的了！」

伙計遂又低聲的問：「客官，你在凶宅子裏一住十天，難道就沒有鬼？」

沙成山喝了一口茶，笑笑道：「不錯，是有鬼，伙計，你怕鬼嗎？」

伙計眨着泛黃的眼珠子，道：「怕，當然怕鬼，天下有幾個不怕鬼的？」他一頓又期期艾艾的道：「像你老兄……那……是少之又少的人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你可把事情弄錯了，祇有鬼怕人，那有人怕鬼？要知道，鬼都是躲在陰暗之處，你知道爲甚麼嗎？」

伙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你快告訴我！」

笑笑，沙成山道：「因爲鬼怕見人哪，哈……」

伙計當然不明白沙成山話中含意，拍着自己的腦袋，走出房間，尚且自言自語的道：「是有點道

理，不過……我還是怕見那東西！」

吹熄了燈，沙成山拉開棉被睡下了，似乎他的住店就是爲了要大睡一場似的！

＊　＊　＊

已是初冬天氣，三更天外面地上罩了一層濃濃的白霜，這夜又是個月黑頭，大地宛似蒙上一層黑紗，暗極了！

便在這寒意甚濃的夜幕裏，兩條人影從方家集奔來，二人的身法夠快，沒多久便鑽入一片荒林子裏！

二人就在斷崖下面站定！

其中一人道：「師兄還未來，我們且在這兒稍等！」

另一黑大個子低沉的道：「初一沒月亮，黑七烏八的！」

便在這時候，樹上傳來話聲，道：「是二位師弟嗎？」

黑大個子立刻回應，道：「大師兄，原來你在樹上面！」

一團黑影便在這時候落下地，不錯，這人正是方寬厚，祇見他拍着黑大漢的肩頭，道：「熊師弟、左師弟，我們坐下來說話！」

原來二人正是「一刀穿心」左長庚與「黑天剛」熊霸天二人！

他們與方寬厚約定，每月的初一與十五，便在這荒林子裏見面一次，這次是第二次，正逢初一而天色漆黑！

突聞得方寬厚一聲嘆息，道：「東躲西藏的滋味眞不是人過的日子！」

左長庚重重的道：「大師兄，你已家破人亡，他們還要怎樣？」

方寬厚搖搖頭，道：「我如今已是人們心目中的死人，是個被人謀害了的人，如果我這時候露面，那還得了？」

「黑天剛」拍着胸脯道：「他們誰敢找上門？我熊霸天就饒不了他！」

一聲嘆息，方寬厚道：「一旦我被人發現，奪寶之人便認定是我方寬厚拿了秦百年的東西。當然，我宅子裏死的九個人也無形中變成是我謀害的了！」

方寬厚這話不錯，一旦他被人發現未死，那麼宅子裏死的人又該如何解釋？

「一刀穿心」左長庚沉重的道：「長久下去，總也不是辦法，大師兄總得有個長遠打算，不能就此……」

方寬厚立刻問道：「所以我要二位師弟協助，這幾日方家集可曾來了些甚麼人物？」

搖搖頭，熊霸天道：「半個月來，方家集平靜得很，便客棧的生意似也不如我們剛來時候旺！」

放心的一笑，方寬厚道：「且再等個時期，如果眞的平靜無事，我再設法遠走他鄉，另覓棲身之地！」

左長庚思忖一陣，沉聲道：「大師兄，說來說去你是受害者，依着我的看法，不如我們去找秦百年，當面把事情說清楚，是非曲直，自有公斷，强似這般藏頭露尾作賤自己的要好！」

猛的搖着頭，方寬厚道：「師弟的話我也曾想過，可是秦百年會相信嗎？萬一弄巧成拙，我便立刻成爲衆矢之的，死無葬身之地了！」

熊霸天重重的道：「這眞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左長庚起身，道：「師兄若無他事，我二人要回客棧去了！」

方寬厚抱拳，道：「偏勞二位師弟了！」他一頓又道：「方家集不論有些甚麼人物，萬望二位多加注意！」

已經走出三丈遠，左長庚突然回過來，道：「天黑不久，平安客棧來了個騎馬的，我似乎聽小二說是火燒宅子甚麼的，當時我在附近未曾出來，不過……」

一把拉住左長庚，方寬厚臉色難看的道：「騎的是甚麼樣馬匹？」

左長庚搖搖頭！

一邊，熊霸天接道：「我看見了，是一匹黃驃馬！」

方寬厚全身一震，自言自語的道：「難道這個王八蛋沒有死？太不可思議了！」

左長庚立刻問道：「師兄說的是誰？」

方寬厚自覺失言，立刻又說道：「一個江湖殺手，也是我過去辦過案子有關的人！」

左長庚心中存疑！

方寬厚道：「可看到他長相？」

熊霸天道：「病懨懨的樣子，我祇要伸個指頭就能把他戳死！」

不料方寬厚雙目一厲，沉聲道：「江湖浩瀚，千萬不能目空一切，太多深藏不露高手就是這般光景，熊師弟，你要千萬留意此人！」

熊霸天哈哈笑道：「大師兄，你的膽子越來越小了，哈……」

方寬厚怔怔的道：「二位師弟，如果我猜的不差，那人必是死而未死的大鏢客『二閻王』沙成山！」

左長庚一楞，臉上肌肉抖動，道：「那人會是傳言中的『二閻王』沙成山？」

方寬厚冷沉的道：「希望我猜錯了，你們可知沙成山爲秦百年送東西上陽城的事嗎？」

熊霸天與左長庚二人齊點頭！

左長庚道：「新近才從吉祥鎭聽得的！」

方寬厚沉重的道：「秦百年眞是高招，他不忍對他同床四年的寵妾下手，却安排個借刀殺人之計。「二兩銀子便由沙成山這混球替他除去身邊之患，消息傳在江湖上，連沙成山也坐立不安起來了！」

左長庚笑笑，道：「可是『苗疆百毒門』的人要找沙成山報仇？」

點點頭，方寬厚道：「除了『苗疆百毒門』，尚有湘西的『無憂門』，因爲『無憂婆婆』花滿天也在找姓沙的報仇！」

無憂門知道臥虎山兩個女子被殺，直到與百毒門接上手，方知道其中挾纏了沙成山，東西在凶宅大火後一定是被人盜走，而這個人是誰？

花滿天以爲沙成山有問題！

現在，方寬厚低下聲音對左長庚道：「師弟，如果查知眞是沙成山來到方家集，我委託二位師弟，設一良策，除去此人！」

左長庚一楞，道：「師兄爲何要殺此人？他曾在臥虎山上助過你，難道他也是把師兄當成奪寶之人？」

方寬厚稍作思忖，便道：「我擔心姓沙的又受了秦百年的委託找來了，殺之以斷秦百年的念頭！」

左長庚沉沉的點點頭，道：「要想擊殺一個頂尖殺手，不是件簡單的事，且容我二人回去仔細策劃了！」

方寬厚再一次切切的對熊霸天道：「我的老命便付託給二位師弟手上了！」

熊霸天又拍着胸膛，道：「不就是那個乾不啦嘰的小子嗎？大師兄，他若不姓沙還祇罷了，否則，我熊霸天找他單挑，看我不扭斷他娘的脖子根！」

方寬厚拉着左長庚的手，關切的道：「千萬要小心哪！」

左長庚頭腦靈光，笑道：「放心，我不會做無把握的事！」

望着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走遠，方寬厚再一次躍上一棵大樹，他等候了一陣子，方才騰空而往槐樹坡頂躍去！

夜色裏，他絕對想不到這時候會有人跟踪而來！

如果說追踪方寬厚的人是沙成山，那就大錯特錯了！

原來，沙成山在客棧中睡到快三更天，他便在附近的響聲裏驚覺過來，起身掩近門縫看，雖然看不清兩個黑影的臉貌，但却斷定這二人是男的——女人那會有那麼高又壯的？

祇見這二人彼此點頭，拔空而越過房屋，沙成山一怔之後，立刻啣尾走出房門，不料就在這時候，斜刺裏一條人影往鎭外撲去，顯然是跟踪走在前面二人的！

於是，沙成山笑了……

他笑自己沒有跟得近，光景當眞成了一趕三，也成了名符其實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

沙成山發覺跟踪的那人身材矮小，月黑天裏，似乎是個女子！

一行進入一片茂林子裏，沙成山並不急於撲近去。

他繞過荒林，騰身樹上，直到方寬厚與左長庚、熊霸天三人的話聲傳入他的耳朵裏，他才暗中笑了……

奇怪的是直到左長庚與熊霸天二人離開樹林子，仍然不見那條黑影子出現！

此刻，便沙成山也感到不解，因爲他本意要搏殺方寬厚的，他來方家集的目的就是要殺方寬厚。

如今經過他的聆聽之後，加上另一個人的出現，他反倒不急於殺死方寬厚了！

方寬厚轉出荒林登上槐樹坡不久，祇見那條小小人影宛如脫箭之弦般自斜刺裏往坡上兜過去！

沙成山也不怠慢，立刻貼地平飛，直往坡後追過去……

然而，他第一次上槐樹坡，等到他追到坡的另一邊，却發現是危崖峭壁，深壑無底，伸手攀石，滑不留手！

沙成山忙折回身繞上山坡，却發現那條黑影在一陣咒罵不絕於口：「方寬厚，你這老狐狸，原來你眞的沒有死，可惡的東西……」

從聲音中，沙成山也是一怔，因爲這聲音似銀鈴，不錯，是柳仙兒的聲音！

等到黑影倖倖的回轉方家集，沙成山才走上坡頂，他仔細的看着山後面地形，雙眉緊皺，不解方寬厚是怎麼忽然不見了！

附近，飛瀑聲音如雷，霜寒露重，十分潮濕。

沙成山從黑暗中遙望遠方，遠處層巒疊嶂，高山矗插入雲，就是想不通方寬厚躲入甚麼地方！

沙成山緩緩的往方家集走，他思忖着太多的事情，其中最叫他想不通的，是暗中放火之人是誰？

還有，百毒門的柳仙兒又怎會知道方寬厚的人沒有死？那日凶宅前面出殯，她親眼看到方寬厚已死，這其中又是誰告訴她的？

當然，令沙成山氣憤的，是有人懷疑到他的身上來了，自己也成了奪寶人之一，眞是豈有此理！

現在，沙成山至少已經知道掩藏在方家集的人除了方寬厚的兩個師弟之外，尚有「百毒門」的柳仙兒！

就在沙成山剛剛繞過被焚毀的大宅子右面，斜刺裏人影閃晃，猛古丁一個女子站到他的面前！

沙成山望去，不由得冷冷一笑，道：「又是妳！」

那條人影也是一楞，期期艾艾的道：「怎麼陰魂不散，沙成山，我們好像有緣嘛！」

沙成山鼻孔重重一哼，道：「我們彼此無緣，除了有冤，柳仙兒，妳在方家集窮晃蕩，莫非仍不死心秦百年的兩件寶物？」

不錯，黑影正是柳仙兒，祇聽她咯咯笑道：「沙成山，難道你不是？那又爲何跑來方家集？」

沙成山沉聲道：「柳仙兒，妳應該知道我對秦老的寶物並不感興趣！」

柳仙兒撇着俏嘴，道：「可是你心裏話？那麼，你來此爲了甚麼？」

沙成山重重的道：「爲了要殺一個我必須要殺的人！」

柳仙兒驚楞的道：「你要殺誰？誰出銀子要你來殺人？」

輕搖着頭，沙成山道：「沒人出銀子，柳仙兒，你們百毒門還不死心？一定要尋那兩件寶物？」

柳仙兒字字鏗鏘的道：「不錯，勢在必得！」

沙成山一笑，道：「可有眉目了？」

柳仙兒點點頭，道：「有，而且十之八九的成數！」她一頓又道：「沙成山，這次你要殺的是甚麼人？」

沙成山雙目烱烱直視柳仙兒，道：「方寬厚，項城的捕頭方寬厚！」

柳仙兒雙目厲芒閃現，尖聲道：「你不能殺他！」

沙成山冷冷一哂，道：「憑妳一句話並不能消除我殺他的決心與意志，柳仙兒，妳應該有自知之明！」

柳仙兒半帶乞求的道：「沙成山，我們之間過去的轇轕何妨暫擱一邊，這次算是我求你，如何？」

沙成山冷冷的瞥了柳仙兒一眼，道：「說說妳的理由，且容我琢磨琢磨！」

柳仙兒遂走近沙成山，道：「沙成山，你說過，你對秦老頭的兩件寶物不感興趣，是吧？」

沙成山點點頭。

柳仙兒又道：「今夜方寬厚突然死而復活，他玩的是一招金蟬脫殼之計，顯然，秦老頭的寶物在他手中，所以……」

沙成山笑起來，道：「所以你們要找方寬厚奪寶，而不讓我殺他，是吧？」

柳仙兒忙點點頭，道：「且等我們取得秦老頭的兩件寶物之後，沙成山，你願意怎麼殺就怎麼殺，我們絕不攔你。」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沒開口。

柳仙兒見沙成山沒開口，忙又輕聲道：「沙成山，算是我在求你，要知道我們已同無憂門打了一場，無憂門的人已經大舉出動，如果這時候我們不積極下手，祇怕數年心血白費。」

沙成山重重的道：「萬一方寬厚發覺你們的踪跡，事先再躲起來，我到甚麼地方去找他？」

柳仙兒堅決的道：「祇要我們釘牢姓方的，他絕對躲不掉，必要時我們也可以爲你代勞。」

沙成山咬咬牙，道：「柳仙兒，我不喜歡別人爲我操刀，妳最好打消這一念頭。」

柳仙兒立刻淺淺一笑，道：「好嘛，我聽你的就是了。」

她一頓又道：「沙成山，你的相好呢？上次樹林裏，我發現你的那位紅粉知己長得還眞不賴，她叫甚麼名字呀？」

沙成山哼了一聲，道：「題外話少講，柳仙兒，妳走吧！」

柳仙兒跺着脚撒嬌的道：「沙成山，你就不會對我好一點？我柳仙兒是痲了臉？還是跛了足？

「難道你就不瞭解，好話一句三冬暖的道理？」

沙成山嘿嘿一聲笑，道：「最美的花也是最毒的花，柳仙兒，沙某見妳怕怕。」

雙肩一陣晃動，柳仙兒道：「沙成山，你何不試着對我好？何不忘了過去？要知道，我是奉命行事，這次我們行事扯不上關係，何妨大家先交個朋友？」

她款款的伸出左手，又道：「看你同別的女人那種溫存樣子，你知道我心中有多難受。」

沙成山吃的一笑，望了柳仙兒的嫩手一眼，道：「莫非又想在我面前玩甚麼花樣吧？」

「咭」的一聲，柳仙兒道：「何必擺出一副老江湖？須知昨日敵人今日之友的事例，江湖中不勝枚舉，難道我們就不會化敵爲友？」

沙成山想起柳仙兒曾與自己共騎之事，她那柔弱的一面充分表現出女人的馴良，豈知她竟以毒計害人，想起來心中就有氣，便不由得冷冷的道：「算啦，算了！如果眞想彼此爲友，那就等來日再說，今夜似不合宜，妳走吧！」

柳仙兒上前一步，道：「如果我要陪着你走回方家集……」

沙成山立刻搖頭，道：「不必，我還有事待辦，再見了！」

沙成山走得眞快，轉眼之間失去踪影。

柳仙兒跺着脚沉聲冷哼：「沙成山，我一定要把你搶回來，我絕不放棄你，就不信我沒有那個女子美。」

* * *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被誣盜丹遭阻截　神奇小紙能退敵

太室山南麓，平坦的黃土地上，突出着一塊兩丈多高，六七尺寬的巨石，石中間一線分裂，很多遊客都投錢進去，以卜吉兇，這是夏后啓母石！

相傳是夏禹之后塗山氏的妹妹，她生了啓之後，就羽化成石，爲嵩山最古老最珍貴的古蹟，漢武帝曾在這裏建了一座啓母廟，但經過兩千多年的兵燹戰亂，廟已不存，祇有啓母石依然巍峙在山麓！

啓母石左側，修篁千竿，中間有座尼庵，叫做紫竹庵，一共祇有兩進房屋，因爲規模極小，香火不盛，平日庵門常閉。

這是一個仲夏之夜，繁星在天，山影空濛。

紫竹庵後進，隔着一個小天井，是一間陳設簡單的佛堂，佛桌上供着一尊白石觀音大士，一盞油燈和一個古銅小香爐，一燈如豆，香烟裊裊！

佛桌左側，坐着一個緇衣老尼，用竹籤挑着經卷，默默低誦，狀極虔誠！

驀地，庵前響起一聲震懾心神的劃空長笑！

笑聲在萬籟俱寂的山野之間，愈顯得嘹亮陰森！

佛前油燈也起了微微晃動，就在這一瞬間，這間小小的佛堂中，已經多了一個高大人影！

這是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老人，雙肩微聳，兩道烱烱有神的目光，打量着緇衣老尼瘦削的臉上，似笑非笑！

緇衣老尼敢情還沒發覺這位不速之客，祇是默默誦經如故。

半晌，綠袍老人揚頭一陣咯咯怪笑，雙拳一抱，大聲道：「岳大娘請了，恕老朽有擾清修。」

緇衣老尼身子微微一震，口中驚「啊」一聲，慌忙放下竹籤，抬頭望着綠袍老人，起身合什道：「老施主是誰？夤夜光臨小庵，不知有何見教？」

綠袍老人嘿然笑道：「大娘裝得眞像！」

緇衣老尼後退半步，依然合什當胸，惶惑的道：「貧尼了因，老施主莫要認錯了人？」

綠袍老人目光如炬，大笑道：「大娘何須隱瞞，老朽此來，並無惡意。」

緇衣老尼神色稍定，連連搖手道：「貧尼自幼剃度出家，主持小庵，也將近三十年了，不是甚麼岳大娘，老施主當眞認錯了人。」

綠袍老人臉現詭笑，說道：「大娘不必誤會，自從岳大俠故世之後，幫主一直關懷着岳氏遺屬，這多年來，曾經派人四出查訪，都沒有消息，沒想到大娘會皈依佛門，隱居此地。」

平安客棧後院的大公鷄叫第三遍的時候，沙成山才打着哈欠走出房門，方家集的街上已經有人在行動了。

伙計見沙成山走出來，忙笑迎上前，道：「客官，你早哇！」

笑笑，沙成山道：「不早了，快給我弄些吃的吧！」

就在沙成山剛剛坐下不久，從客棧外面走進一個五短身材壯漢，這人穿着天藍短裝，手上還提了個小包裹，一撮小髫子修剪得十分整齊。

這個人，沙成山一眼便認出來，敢情就是「武林老爺」秦百年的「虎躍山莊」總管，江湖上人稱「鐵拳」伍大浪的就是此人。

上次沙成山替秦百年往陽城送「寶」，就是伍大浪把沙成山找到秦百年面前，這次又見姓伍的走來，本來不願起身，但姓伍的已走到桌前。

沙成山仍然未站起身，不料姓伍的拉過椅子便坐在沙成山的對面，笑道：「沙兄你好！」

沙成山一聲無奈的笑，道：「有好有壞，好壞都有，伍總管趕來方家集，有甚麼公幹？」

伸手指向沙成山，姓伍的道：「找你呀，沙兄！」

沙成山雙眉一攏，吃着東西，漫不經心的道：「找我？花一兩銀子要我替老爺子辦事？」

姓伍的猛搖着頭，道：「沙兄，你可千萬別冤枉老爺子，自從上回陽城事情過後，老爺子十分瞭解你的境況。

「你一年祇做三件事，多一件也不幹，老爺子擔心你『阮囊羞澀』難過冬，所以又找了一件事情請你幹。

「這次秦老爺子開的價碼，沙兄啊，你知道有多少？」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不想知道，因爲我正在辦一件我決心要辦的事，回去上稟老爺子，他的美意我心領了。」

說完，便端起大碗稠稠的小米粥一口氣喝下大半碗，放下飯碗看了姓伍一眼笑笑，沙成山又道：「老爺子的消息靈通，竟會知道我在方家集。」

姓伍的一聲哈哈，道：「虎躍山莊高手未出，探子却走出不少，自從關爺丟失老爺子兩件重要寶物之後，老爺子便把關爺留在虎躍山莊，暗中派人四出打探。」

沙成山皺皺眉頭，道：「有人傳言，項城的關天水被無憂門擄去，原來祇是謠言。」

冷冷一哼，姓伍的道：「有老爺子在，無憂門尚不敢如此膽大妄爲，關爺如今確在虎躍山莊！」

沙成山正欲起身，伍大浪伸手按住沙成山的手，道：「沙兄，至少你得聽我把話說完吧？」

緩緩坐下來，沙成山道：「好吧，你長話短說，最好短話一句！」

笑意掛在臉上，伍大浪道：「沙兄，這次老爺子開出的價碼是十萬兩銀子，你該淸楚，十萬兩銀子可是要三輛大馬車拉。

「一方面是老爺子爲你彌補上次的交情，另一方面就是這兩件東西攸關整個武林，沙兄，萬望不要推辭！」

沙成山怔了一下，道：「老爺子要我爲他老找關天水失去的兩件寶物？」

伍大浪重重的道：「不錯，『百竅神功』秘笈與一張寶庫圖！」

他一頓又道：「寶庫圖尚在其次，那百竅神功一旦落入野心之人手中，他日武林將是一片腥風血雨了，沙兄，難道你能袖手旁觀？」

沙成山思忖着……

這件事對於自己找方寬厚並不衝突，祇要找到方寬厚，不但報得一掌之仇，順便取回秦老爺子的兩件東西，這種順水撈金之事有甚麼不可以的？

一邊，伍大浪吃吃笑道：「沙兄，想通了沒有？」

沙成山那深邃的眼神一亮，道：「我奇怪，虎躍山莊高手如雲，爲何偏要找上我沙成山，老爺子這種舉動不正是肥水落入外人田嗎？」

笑笑，伍大浪道：「提起來，沙兄一定知道，我們老爺子一向律己甚嚴，更不許他的屬下在外囂張跋扈。

「能不派出自己的人，他是寧肯花銀子，當然，請個外人辦事就不怕有人說我們虎躍山莊仗勢欺人了！」

沙成山一笑，道：「牽强附會，不成理由，不過這件事……」

伍大浪臉色一緊，道：「你該不會答應替別人辦事了吧？」

沙成山是答應替玫瑰毒刺把兩件寶物送給秦百年的，而且方寬厚也答應出銀兩千兩。

不料方寬厚就在沙成山自井下面剛剛上來的刹那間，他突然變卦，一掌幾乎打死沙成山。

當然，二人之間也談不上甚麼交易了。

沙成山輕輕的，也是忿然的搖搖頭，道：「原來已經答應替別人辦事，中途彼方毀約便告吹了。」

撫掌一聲哈哈笑，伍大浪道：「這麼說來，我來得巧極了，沙兄，勉爲其難吧！」

沙成山好一陣猶豫，沉聲道：「伍總管，這件事情可有限期？」

（未完・九）

緇衣老尼攢攢眉，道：「老施主說的，貧尼眞是一無所知，貧尼夜課未完，老施主請吧！」

綠袍老人臉色一沉，不悅道：「大娘把老朽看作何等樣人？有道是眞人面前，不用說假，大娘既在這裏，令郎自然也有了下落，幫主……」

緇衣老尼身軀起了一陣顫動，沒待他說完，喃喃自語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

驀地抬頭問道：「老施主是奉公孫幫主之命來的了？」

綠袍老人哈哈大笑道：「幫主一再交代，要大家留意大娘和令郎的行踪。」

緇衣老尼神色一變，冷笑道：「公孫敖果然還不肯放過我們母子？」

綠袍老人道：「大娘這是誤會。」

緇衣老尼道：「貧尼隱迹此地，想必公孫敖也知道了？」

綠袍老人大笑道：「大娘隱居此地，老朽還是今晚才知道的。」

緇衣老尼突然目光精光，點頭道：「很好，那麼老施主不用走了！」

綠袍老人愕然道：「大娘這是甚麼意思？」

緇衣老尼緩緩從佛桌上取過那支翻動經卷的竹籤，遙指綠袍老人，雙目神光湛湛，說道：「貧尼皈依佛門，十數年前，從未開過殺戒，但老施主既然認出貧尼，今晚說不得祇好破戒了！」

綠袍老人臉色一變，大笑說：「岳大娘，妳想滅口？」

緇衣老尼凜然道：「貧尼被逼如此……」

佛堂中，陡然劍風飛旋，無數籤影，充塞一室！

一聲慘叫之後，頓歸寂然！

綠袍老人長袍破碎，滿身血汚，直挺挺倒臥階前！

緇衣老尼也臉色慘白，靠着室內牆壁，不住的喘息！

清朗月光，射入佛堂，但見桌椅悉成碎片，窗也被震得粉碎，室內幾乎無一完整之物！

緇衣老尼廢然長嘆！

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擊，會有如此凌厲威勢，更想不到自己三十年勤修苦練的眞力，會隨着這凌厲一擊，消耗殆盡！

經過一陣調息，緇衣老尼緩緩回轉禪房，取出一尊久已放置不用的「消骨散」，撒到綠袍老人屍體之上。

眼看着一具高大屍體，頃刻之間，漸漸化成一灘黃水，她深深吁了口氣，合什向空，喃喃說道：「但願我佛慈悲，弟子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話聲未落，驀然庵前響起一聲馬嘶之聲，一陣陣得得蹄聲，及庵而止。

一個疾服勁裝的夜行人，已在牆頭出現。

緇衣老尼皺皺眉，低沉喝道：「甚麼人？」

夜行人聞聲一凜，趕忙躍落天井，抬頭瞧到石階上站着的緇衣老尼，立即趨前幾步，抱拳說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專程叩謁庵主老師傅來的。」

月光之下，這夜行人生得眉目俊朗，看去不過二十出頭。

緇衣老尼雙目微微一闔，徐徐說道：「貧尼就是此庵住持，小施主令師是誰？」

夜行人慌忙跪拜下去，道：「弟子南振岳，叩見老師傅，家師洪山道士。」

緇衣老尼揉揉目光，祇是向南振岳身上不停的打量，同時身軀起了一陣輕顫，道：「小施主快快請起，令師叫你來做甚麼？」

南振岳站起身子，恭敬的道：「家師因昔年舊傷復發，特命弟子前來，向老師傅乞求靈方。」

緇衣老尼點點頭道：「小施主請隨貧尼來。」

轉身進入禪房，點起油燈，一面問道：「令師舊傷，已有多久了？」

南振岳道：「一十八年。」

「好！」緇衣老尼「好」字出口，突然一個轉身，雙臂一圈，一招「擊鼓撞鐘」，直向南振岳左右「太陽穴」攻到。

南振岳驀然一驚，但他立時想起臨行之時，師傅曾說：「庵主也許不相信你是洪山道士的徒弟，要你亮一招給她瞧瞧，你祇准使一招『日月雙懸』。」

如今庵主這招「擊鼓撞鐘」，果然祇有「日月雙懸」才能化解！

心念電旋，立即撤身後退半步，雙掌一亮，使出一招「日月雙懸」。

緇衣老尼這招「擊鼓撞鐘」，原來是一招虛招，拳到中途，便自撤回，目光一掠，業已瞧到南振岳左手掌心一顆鮮明的紅痣！

身形後退了幾步，喘息道：「你叫南振岳？」

南振岳才一亮開招式，瞥見緇衣老尼已自收攻勢，也連忙雙掌一收，恭身應了一聲「是」，心中却不禁暗暗奇怪，忖道：「原來這位庵主，竟是不會武功之人，看她使出半招『擊鼓撞鐘』，就累得喘起氣來！」

緇衣老尼點點頭，走到靠壁一口木櫥前面，伸手拉開抽屜，從一堆破布線團中間，找了一會，才翻出一張業已發黃的紙條，打開瞧了

瞧，才一手遞過，一面鄭重地說道：「就是這張方子，專治陳傷，這是千金難買的秘方，你千萬小心，不可遺失。」

南振岳雙手接過，低頭一瞧，祇見上面寫着：「七色草、七里香、鳳尾草、對開花、活血草、洞裏仙、鬧楊花根、金雀花根、雪裏開花、倒插金釵、龍瓦金錢、金雞獨立、獨將擒五、單鞭救主、過山龍草、九死還魂草。」

除了這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藥名，和用藥份量，邊上還註着童便浸、鹽水洗等等炮製之法。

緇衣老尼回到禪榻上坐定，她似已瞧出南振岳的心意，微微一笑道：「這是一張草藥方，除了第一味七色草，普天之下，祇有雲南烏蒙山才有，其餘的草藥並不難找，七色草是這張方中的主藥，令師舊傷復發，小施主非去一趟雲南不可。」

南振岳躬身道：「家師吩咐，一切聽老師傅指示。」

緇衣老尼點點頭道：「七色草生長烏蒙山幽谷之中，不是輕易就可找尋得到，貧尼有一位故人，就住在烏蒙山下黃栗樹附近，此人是一位草藥郎中，精研各種藥草，大家都叫他木郎中，小施主找到了他，祇要說老尼叫你去的，他自會替你把草藥配全。」

說到這裏，雙目微闔，揮揮手道：「小施主可以去了。」

南振岳把藥方摺好，揣入懷中，緇衣老尼又道：「小施主千萬不可把這張方子丟了。」

南振岳心中暗想：「自己師傅平日博古通今，好像無所不能，但他老人家因昔年舊傷復發，巴巴的要自己不遠千里，趕來求取這張藥方，可見這張藥方非同尋常，自己那會把它輕易丟棄？」

心念轉動，口中還是恭敬的應了聲是，一面躬身道：「多謝老師傅，晚輩這就告辭。」

緇衣老尼等他走到門口，有氣無力的道：「記住，鐵是山中石，東山之石，可以攻錯。」

南振岳已到門口，聽得一怔，他不知緇衣老尼這兩句似偈非偈的話，究竟甚麼意思？抬目瞧去，緇衣老尼已經閉着雙目，狀似入定，一時不敢再問。

祇好把這兩句話在心中想了一遍，然後恭敬的道：「晚輩記住了。」

緇衣老尼沒有再作聲，南振岳悄悄退出禪房，仰臉看看天色，已快近二鼓，縱身躍出圍牆，牽過馬匹，循着碎石小徑，穿出竹林，就翻身上馬，一抖韁繩，黃驃馬立即灑開四蹄，朝前面路上奔去！

他因時光不早，急於趕上鎮集，找個客棧落脚。

自己從沒出過門，這次由山東趕來河南，是師傅開好了路程單，一路上，何處打尖，何處投宿，註得十分詳細，自己祇須按單趕路。

如今還要趕到雲南烏蒙山去，這趟路程何止千里？自己祇知雲南在雲嶺之南，古爲滇國，已是西南邊陲，烏蒙山不知又在那裏？

他一路沉思，座下馬匹一陣工夫已奔出四五里路，突聽不遠處一株大樹後面，傳來一聲沉喝：「站住！」

話聲入耳，但見人影一閃，馬前現出一個身穿灰色僧袍的大僧人，橫攔路前！

南振岳瞧得一怔，不知這僧人何故攔路？他生性敦厚，恐怕自己馬匹撞了人家，趕緊勒住韁繩，一面拱拱手：「大師父攔住在下去路，不知有何見教？」

那高大和尚目光烱烱，滿臉怒容，冷漠的道：「貧僧斗膽，想請施主隨貧僧回去！」

南振岳奇道：「師父要在下到那裏去？」

高大和尚道：「施主何用明知故問？自然是回少林寺去了。」

少林寺數百年來，一直領袖武林，江湖上人提起少林寺，無不肅然起敬，南振岳聽他說出「少林寺」三字，不由一驚，連忙一躍下馬，拱手道：「大師父原來是少林高僧，在下失敬之至，不知大師父法號如何稱呼？」

高大僧人不耐的道：「貧僧超凡，施主快隨貧僧去吧！」

南振岳瞧他神態倨傲，說話時一副盛氣凌人模樣，心中暗想：久聞少林寺清規素嚴，這超凡和尚對人何以如此傲慢？一面拱手道：「在下久聞寶刹盛名，蒙師父寵邀，自當登山參拜，祇是在下尚有要事……」

超凡和尚冷笑道：「施主急於趕回雲南，可是你師傅等着你送藥回去？」

南振岳聽得一怔，奇道：「原來大師早已知道，家師舊傷復發，要在下前來求取靈方。」

超凡和尚點點頭道：「施主果然坦白，但在江湖上行走的武林朋友，大概都知道少林寺的規矩，來時容易去時難，施主居然敢夜闖少林寺，盜走大旃丹……」

南振岳愈聽愈奇，自己幾時夜闖少林寺，盜走他們甚麼大旃丹，莫非他認錯了人？這就不待他說完，搖手道：「在下剛從紫竹庵來，大師父莫要認錯了人？」

超凡和尚大笑道：「貧僧那會認錯，施主方才不是已經承認了嗎？」

南振岳道：「在下承認了甚

麼？」

超凡和尚道：「施主方才不是說過，你師傅走火入魔，前來求取靈藥？」

南振岳道：「不錯，家師舊傷復發，命在下前來求取靈方，誰說走火入魔？」

超凡和尚道：「這就是了，舊傷復發，才會走火入魔，施主不是急於趕回雲南去嗎？」

南振岳皺皺眉道：「不錯，在下求取靈方，因其中一味主藥，祇有雲南才有，所以急於趕路。」

超凡和尚道：「這不就全對了，哈哈，施主縱然身負絕學，祇怕也難以闖得出嵩山一步，依貧僧相勸，施主還是快把大旃丹繳出，隨我回寺，聽候方丈發落。」

南振岳不禁心頭火起，怒笑道：「在下敬重大師父是少林高僧，大師父怎能如此武斷，在下剛從紫竹庵來，夜入貴寺，盜走大旃丹的也許另有其人……」

超凡和尚打量了他一眼，冷笑道：「貧僧據報，入寺盜走大旃丹的人，就是施主這個模樣！」

南振岳一揚劍眉，要待發作，但終於忍了下去，道：「在下業已聲明，入寺盜丹的並非在下，大師父要是不信，在下也是沒有辦法。」

超凡和尚道：「事情很簡單，施主祇要隨貧僧回去，是不是你，自可分曉。」

南振岳道：「少林寺名滿天下，朝山參拜，本極願意，但要背着莫須有的罪名，跟大師父上山，在下恕難遵命。」

超凡和尚臉色一沉，冷嘿道：「施主就是不想上山，祇怕也辦不到了。」

南振岳火道：「大師父要待怎樣？」

超凡和尚微微一笑道：「施主不肯聽我善言相勸，自然是自恃身負武學，有恃無恐，貧僧說不得祇好冒犯了。」

南振岳年少氣盛，再也忍耐不住，仰臉朗笑道：「在下久聞少林之名，正好領教領教大師拳法！」

說罷，把手中馬韁朝馬背一搭，負手道：「大師父請吧！」

超凡和尚既然把他視作入寺盜丹之人，那還答話，肩頭一晃，右手如鈎，朝上一抬，高與耳平，作出拿攫之勢，左爪一探，猛向南振岳肩頭抓來！

這一招正是少林絕招「十二降龍手」中的「赤手縛龍」，威勢奇猛！

南振岳微微一哂，身軀斜側，讓開對方爪勢，右手疾舉，隨手一招「遙叩天闕」，中食二指遙遙一指，一縷指風，直奔超凡和尚面門！

這一招用得十分巧妙，僅此輕輕一舉，便已搶到主動，超凡和尚被他急襲而來的指風逼得後退了兩步！

那知南振岳指風才到中途，便自收轉，冷冷一笑道：「在下領教了！」

要知超凡和尚乃是少林寺羅漢堂下首席弟子，爲少林寺第二代「凡」字輩中傑出高手，藝技精練，功力極深，此時被人家在第一招上，就逼退了兩步，止不住心頭大懔。

暗想：此人出手靈捷，武功大是不弱，果然是黑風婆門下……

心中不禁大怒，冷哼一聲，身軀突然欺進，喝道：「施主輕輕年紀，莫要賣狂！」

雙拳霍地展開，但見點點拳影，風生四週，像一片波濤般洶湧而至！

南振岳原也不想開罪少林，一指逼退超凡和尚，認爲對方應該知道自己不願和他爲敵，才中途撤招，自當適可而止。

那知超凡和尚不但不識好歹，反而欺身急撲過來，不禁劍眉陡剔，大喝道：「你當姓南的半途撤招，是怕了少林寺嗎？」

身形一挫，雙掌跟着連環擊出！超凡和尚使的是少林寺名聞天下的一百單八手「羅漢掌」，拳風呼嘯，走的純是剛猛路子，迅速凌厲，有如鐵鎚擊岩，勢道驚人！

這套拳法一經展開，愈打愈快，愈演愈猛，原是少林七十二種鎮山絕藝之一。

在超凡和尚想來，對方年事極輕，武功再高，也絕難抗衡自己這套浸淫了二十多年的拳法，那知連續施展到三十招以上，對方竟然硬打硬砸，着着進逼，自己莫想佔到人家半點便宜！

尤其對方出手招數，怪異莫測，掌掌如巨斧開山，勁風激盪，掌勢之强，幾乎和自己的「羅漢掌」旗鼓相當！

不，有時還逼得自己幾乎施展不開，心頭越是驚凜，求勝之念也越强，手上拳勢也更見凌厲！

正當此時，祇聽「叮」的一聲，玉磬之聲，從左側響起，黑暗中現出兩個灰衣僧人！

「師兄，這人就是黑風婆門下？」

超凡和尚大聲應道：「不錯，就是他！」

南振岳雖然不知道黑風婆門下是誰，但聽他們口氣，自然是指入寺盜藥之人，一時不由勃然大怒叱喝道：「在下已經一再聲明，出家之人，戒打誑語，你怎能一口咬定就是在下？」

超凡和尚道：「貧僧怎能相信你說的話呢？」

兩人口中說着，拳掌連出，直似波翻浪湧，絲毫不懈！

南振岳怒從心起，朗笑道：「在下叫你相信就是了！」

雙掌驀然一緊，連環劈擊出手！

超凡和尚正好使到「恒河流沙」、「天龍護法」，這兩招原是「羅漢掌」中最具威力的招術，加上他求勝心切，全力施爲，拳勢出手，當眞像排山倒海般撞出！

雙方拳掌互擊，接連響起「蓬蓬」兩聲大震！

超凡和尚祇覺對方劈出的兩掌，勢如巨斧開山，剛猛絕倫，震得自己身不由主地後退了兩步！

就在雙方拳掌互相抵消之際，陡覺一股無形潛力，無聲無息的接到身前，心頭不禁大駭，慌忙仰身疾退，倒竄而出，但是已經遲了！

那股暗勁柔若無物，拂上身子，祇覺內腑血氣一陣翻騰，眼前金星亂冒，再也拿不住樁，一連踉蹌後退了七八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跌坐地上！

那兩個灰衣僧人睹狀大驚，急忙縱身掠近，同聲道：「師兄怎麼了？」

超凡和尚一手掩着胸口，緊閉嘴唇，壓下一口逆氣，喘息道：「此人已得……黑風婆眞傳……」

右首一人道：「師兄放心，他逃不了的！」

南振岳一拳震傷超凡和尚，心頭也自一凜！

他想起師傅時常說起，武林各大門派，要算少林寺清規最嚴，語氣間，似乎對少林寺極爲推崇，沒想到自己一出江湖，就會遇上少林的人，而且還傷了他們門下弟子，尤其這超凡和尚，看去似乎身份不低……

「叮！」說話的那個灰衣僧人，突然轉身，舉起玉磬又叩了一下。

南振岳被這聲玉磬之聲從沉思中驚覺，回頭瞧去，祇見這一瞬之間，從四週森林中，陸續走出二十來個灰衣僧人，一個個懷抱禪杖，神情肅穆，緩緩朝自己逼近。

南振岳心頭一沉，暗想：自己原來已落在他們包圍之下，他原先的一絲後悔，頓時消失，憤怒之火，重又在心頭燃起，劍眉挑動，厲聲喝道：「你們要待怎的？」

那兩個灰衣僧人依然並肩站在一株大樹底下，祇見手持玉磬的一個沉聲道：「施主業已落在我們羅漢陣中，依貧僧相勸，還是趁早束手就縛。」

「師兄不必和他多說了，住持大師即將親臨，我們得趕快把他拿下才好。」

南振岳聽得又是一怔，原來這些僧人，把自己圍在中間，竟是少林寺名震天下的「羅漢陣」。

「叮！」那灰衣僧人果然高舉玉磬，「叮」的叩了一下。

顯然這一聲玉磬之聲，乃是指揮羅漢陣的訊號，四週僧人立時把手中禪杖，朝地上一插，雙掌作勢，列開門戶。

南振岳眼看他們列下陣勢，心知免不了一場搏鬥，心頭又驚又恐，羅漢陣名聞天下，一時倒也不敢大意，攻運雙掌，大聲笑道：「你們這些和尚，不辨是非，恃勢凌人，難道不怕辱沒了少林寺名頭？」

「叮！」玉磬再起，四週僧人立時開始移動，片刻間，行列已散，門戶大變，一股掌風，突然急襲而至。

南振岳運功百穴，眼觀四方，一見有人襲來，立即微一側身，右掌立即斜封而出。

兩人一交手，羅漢陣頓時起了變化，人影閃動，另一股掌風，已由身後襲來。

南振岳冷笑一聲，左掌一記「龍尾揮風」，堪堪把身後拳勢擋住，未容南振岳出擊，右側又有一股凌厲拳風急撞而來。

交接幾招之間，南振岳已然覺出這羅漢陣一經發動，就好像轉動的車輪一般，動手僧侶，此進彼退，攻勢連續而來，除了忙於封架，根本就沒有你還擊的機會。

心中不禁暗生懍駭，忖道：「少林寺羅漢陣果然名不虛傳，自己曾聽師父說過，大羅漢陣是由一百單八人組成，看來這還是十八個人的小羅漢陣。

心念疾轉，雙掌掄動，見招拆招，絲毫沒停，他那裏知道這羅漢陣的奧妙，一處牽動，全陣都隨着變化，攻勢也越來越快，武功稍差之人，早就手忙脚亂，顧此失彼。

十幾招過去，南振岳始終祇顧忙着封解攻勢，都嫌不及，那有還手之力，心中漸漸焦急起來。

眼看十八個僧人有如走馬燈一般，環攻不歇，而且勢道一招比一招强勁，十八個人進退動作宛如一體，好像一個巨人生了三十六條臂膀，同時展開少林絕學「羅漢陣」，向你連續攻擊。

雙拳尚且難敵四手，如今自己卻以一雙手和十八雙手過招，這般下去，祇怕絕難支持到三五十招。

他心中一陣焦急，頓時給他悟出一個道理，羅漢陣變化奇奧，十八個人輪流搶攻，陣勢謹嚴，你如果祇顧硬架硬接，祇守不攻，那就處處陷入被動，被成了挨打局面；稍一分神，便爲人所乘，自己何不以攻代守？

心念一動，身形電旋，雙掌開闔，不待對方攻來，直擊橫劈，連續攻出。

他這一發威搶攻，勢如開山巨斧，剛猛絕倫，當前兩個僧人閃避不及，幾乎被他掌風掃中，慌忙後躍。

「叮！」這一聲清磬，正是指揮羅漢陣的命令，南振岳一擊得手，剛從對方攻勢中稍稍扳回主動，隨着這聲清磬，祇覺陣勢徒然一變，人影晃動之間，分由四面八方攻到。

南振岳眼看對方陣勢變化，愈出愈奇，不禁大吃一驚，方才他們還是連續出手，這會却變成了同時下手，呼呼拳風，挾着風雷之勢，交織成一片拳影，威猛至極。

羅漢陣發展至此，業已發揮出無上威力。

要知道十八個僧人組成的羅漢陣，雖然不及一百單八排成的大羅漢陣厲害，但江湖上已很少有人抵擋得住。

南振岳這時也打出了興趣，雙掌掄飛，舞起一片掌影，緊護全身。

他雖然未現敗象，但四面八方的壓力却愈來愈重，十八個人好像一道急漩，把自己圍困在中間，裹了個密不透風，還不住地朝中央捲緊，任你如何衝擊，都無法衝得出去。

南振岳又急又怒，心想：「如此下去，自己豈不活活累死？」

幾次要待使出師門絕學，但一想到師父再三告誡，非到萬不得已，不准輕易施展，何況對方又是名門正派的少林寺，不由大聲喝道：「你們再不住手，莫怪在下出手傷人！」

這時超凡和尚服下傷藥，經過一陣調息，傷勢業已好轉，和他兩個師弟並排站在樹下觀戰，這三位少林寺第二代高手，眼看羅漢陣祇能把南振岳圍住，依然奈何他不得，心中也着實感到無比驚異。

單憑這點，如果傳出江湖，少林寺也夠難堪了。

此刻聽到他的大聲吆喝，祇當羅漢陣一經收縮，已收效果，對方勢難支持。

站在右首的灰衣僧人大聲說道：「你自信闖得出去，祇管出手，要是無此能力，祇要束手就縛，聽候發落，我們也不難爲於你。」

南振岳聽得心頭火起，最後也忍不住，朗朗一笑道：「在下無非因今晚有事，祇是出於誤會，少林寺門規素嚴，不願和你們爲敵，區區羅漢陣，祇怕還困不住在下，你們既然這般說法，出手傷人，就莫怪在下了。」

「小施主好大的口氣，大家住手！」

一個低沉的聲音，遠遠傳來。

縱橫交錯，拳風呼嘯，發揮到巔峯的羅漢陣，突然人影暴退，十八個僧人拳勢一斂，倏然退到原來的位置上。

各人手抱禪杖，屏息凝立，狀極恭敬。

南振岳急忙舉頭瞧去，祇見一個身軀修偉的黃衣老僧，手持一串念珠，悄無聲息的站在兩丈遠處，雖然他生得慈眉善目，但神情却十分莊嚴。

超凡和尚等三人慌忙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弟子參見大師。」

那黃衣僧人兩道湛湛眼神有如冷電暴射，掃了南振岳一眼，回頭問道：「他就是黑風婆門下？」

超凡和尚躬身道：「弟子問他，他不肯承認，但却又自稱他師父舊傷復發，前來求藥，要趕回雲南去。」

黃衣僧人點點頭：「你負了傷？」

超凡和尚垂手應「是」。

黃衣僧人神情嚴肅，緩緩朝南振岳瞧來，合十道：「小施主，超凡說的可對？」

南振岳心知這黃衣老僧，定是少林寺地位極高的人，連忙抱拳道：「超凡師父說得不錯。」

黃衣老僧道：「小施主令師可是黑風婆？」

南振岳道：「不是。」

黃衣老僧輕輕一聲歎息道：「令師既非黑風婆，何以用黑風婆之名，盜丹留柬？」

他說話之時，臉色漸漸和緩下來。

南振岳忙道：「在下已經一再聲明，並非入寺盜丹之人，祇是貴寺幾位大師不肯見信。」

黃衣老僧原已隱斂不見的逼人眼神，倏又電射而出，問道：「小施主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南振岳道：「在下南振岳，家師因昔年舊傷復發，命在下前來紫竹庵，向庵主乞取藥方，但其中一味主藥，祇有雲南烏蒙山才有，因此在下急於趕去雲南，就在此地遇上超凡大師父，誤把在下當作潛入貴寺，盜走丹藥之人。」

黃衣老僧目光祇是打量着南振岳，徐徐說道：「小施主身手非凡，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南振岳道：「家師自號洪山道士，從不在江湖走動。」

黃衣老僧淡淡一笑，似乎並不相信。

當然，憑南振岳一身武功，他師父自非尋常之人，但洪山道士這四個字，江湖上從沒有人說過。

何況既說師父舊傷復發，自然是昔年受的傷，又說從沒在江湖走

動，豈非自相矛盾，使人聽來就有臨時編造之嫌。

黃衣老僧長眉微攏，抬目道：「小施主說的，自然可信，祇是本寺珍藏的一瓶大旃丹，今晚初更方過，被人盜走，據寺中守護丹室的弟子報告，盜丹之人年事極輕，最多不過二十出頭，而且眉目俊秀，一身青綢勁裝，和小施主實有幾分相似……」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道：「要知道大旃丹還是先師當年雲遊名山大川，採集百種靈藥，煉製而成，爲本寺藏珍之一。此人盜走丹藥，臨行之前，還留下一份柬帖，自稱黑風婆門下。

「小施主也許聽人說過，黑風婆在四十年前，橫行江湖，無惡不作，祇是已有多年沒在江湖走動，她命門下弟子前來盜取大旃丹，可見她這多年來，可能是走火入魔，因此，本寺勢非追回此丹不可。這一點，小施主當可明白，本寺此舉，也可說是爲未來江湖着想。」

南振岳看黃衣老僧臉上雖然滿是仁慈之色，說來却是嚴肅無比，尤其語氣之中，對自己似乎仍有不信之意。

正當此時，祇見一個灰衣僧人急奔而來，朝黃衣老僧躬身道：「弟子奉命趕去紫竹庵，祇有管庵的老婆婆一個人在，據說庵主早在三天之前，就下山去了。

「弟子問他，今晚可曾有人去過？那老婆婆直是搖頭，說紫竹庵白天都沒人上門，晚上那會有甚麼人去？」

南振岳聽得心中大奇，自己明明見到了因老師父，管庵的老婆婆怎會說她早在三天前就下山了？

自己說的明是事實，但這麼一來，豈不成了揑造之事？

他臉上不禁一紅，連忙從懷中取出那張藥方，遞了過去，一面說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就是乞取這張藥方來的，方才在下明明見到庵主老師父，這藥方就是庵主親手交給在下的。」

黃衣老僧祇朝藥方瞧了一眼，便自遞還南振岳，但這一瞬之間，他臉上神情更是嚴肅，徐徐說道：「小施主今晚遠來嵩山，又是急於趕去雲南，縱使老衲相信小施主說的都是實情，也未免太以巧合。

「何況紫竹庵主了因大師又湊巧不在，無人可爲小施主作證，小施主沒有自處之道，免得老僧難以向方丈覆命才好。」

他這幾句話，說來委婉，其實對南振岳已是起了疑心。

南振岳這下眞是極感尷尬，今晚之事，自己縱有百口，也難以分辯得清。

驀地他想到師父臨行之前，曾交給自己兩張沾在一起的四方形白紙，當時師父曾說，如果碰上難以解決之事，而對方又堅要詢問自己來歷之事，可把上面一張白紙揭開，印上右掌，朝對方伸去，口中不必多說，對方自會退走。

看來今晚就得用上了！心念轉動，立即從懷中取出兩張方形小紙，小心翼翼的揭去上面一張，朝右手掌心一貼，抬目道：「在下方才說的，全是事實，老師父要是不信，請看看這個，也許就會知道。」

說着，右掌直豎，朝黃衣老僧面前送去。

他祇覺右掌伸出之時，那張小紙，已從掌心飄落。

說也不信，黃衣老僧目光一接，忽然臉露驚詫異，雙手合十，口中低喧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老衲多多失敬，事出誤會，小施主幸勿介意，遇上令師，請代爲致意，就說少林羅漢堂住持百忍向他問候。」

話聲一落，黃袍飄忽，緩步行去。

超凡和尚等三人不知南振岳掌心中究竟是甚麼，眼看住持大師飄然離去，不禁愕然相顧，也立即率同羅漢陣十八僧侶一齊退走。

南振岳沒想到事情會轉變得如此快法，一時不禁怔在當地，心中大是奇怪，直等僧侶們相距遠去，才如夢初醒。

他弄不懂師父交給自己的這兩片小紙中，究竟是甚麼東西？就憑這片小小白紙，會使少林寺羅漢堂住持百忍大師祇看了一眼，就完全相信，而且還向自己深致歉意。

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看來師父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他迅速俯下身去，從地上撿起兩片白紙，收入懷中，躍上馬匹，一路急馳，趕回登封，差不多已是三更時光。

在街上找到一家客棧，吩咐店伙替馬匹好好上料，跨進房間，立即掩起房門，剔亮燈火，從懷中取出兩片白紙來看，可是連甚麼也沒有。

急忙攤開右掌，就着燈光仔細一瞧，掌心雖然沾着一些細碎的金箔，因爲一路上控着繮繩，已把掌心原有的痕迹，都弄模糊了。

一時後悔不迭，可惜自己方才不早看看掌心，但他大概可以猜想得到這兩片方形白紙，祇是貼金箔的紙張，自己把金箔貼到掌心，百忍大師瞧到金箔，就立刻就走，可見這金箔，準是江湖上的甚麼記號！

不錯，自己師父自稱洪山道士，也有人叫他洪道人，但憑他老人家的一身武學，絕不會是尋常人物。

那麼這令少林高僧都要退避三舍的金箔記號，極可能就是師父當年的記號了。

（按：金箔，是用金子搥成比紙還薄的方片，用來貼飾佛像，或者各種器皿上，要用金色裝飾時，貼上金箔，可以歷久不變，如匾上金字，佛像金身等等，每片金箔，上下各有一張小方形白紙保護，便於取用也。）

一宵易過，第二天早晨，南振岳向櫃上打聽了去雲南的路程，便自上馬趕路，傍晚時分，趕到寶豐落店，並沒發生事故。

第三天早晨，會過店帳，跨出大門，祇見店伙手上牽着一匹青驄馬，在店前伺候。

南振岳瞧得一怔，搖搖手道：「伙計，這匹馬不是我的。」

店伙拭拭汗水，陪笑道：「是，是，小的記得，相公昨晚騎來的，是一匹黃驃馬，祇是……祇是今天天還沒亮，有位相公急着趕路，把馬匹換錯了，他……騎了相公的馬去，槽裏祇剩了這匹……相公將就着騎這匹吧！」

南振岳眼看這匹青驄馬毛色光澤白中透青，生得甚是神駿，比起自己那匹黃驃馬，不知要好出多少，就是連馬鞍都全副嶄新，十分精緻。

心中暗想：這人眞也魯莽，連自己的馬匹都會換錯。

店伙瞧他沒有作聲，不迭陪笑，說了許多好話。

南振岳因人家已走了，也祇好將錯就錯，從店伙手中接過繮繩，翻身上馬，朝大路馳去。

巳牌時分，趕到離方城不遠的招撫閣下。

這是一道約有半里來長的狹谷，大路沿着一座山脚彎去。

方城就在前面，遠遠已可以望到城牆，南振岳心中竊喜，那人和自己換錯馬匹，這青驄馬的脚程，可比自己的黃驃馬快得多了。

正行之間，猛聽一聲洪鐘也似的笑聲，從身後谷口傳來。

這聲長笑，直震得四山響應，足見發笑的人，內功深厚無比。

南振岳不禁回頭瞧去，祇見谷中正有一條高大人影，飛奔而來，口中洪聲喝道：「停下來！」

南振岳聽他稱呼，分明過來的是一個和尚，不由皺皺眉，勒住馬繮。

這一瞬工夫，那人業已奔近，那是一個身材高大，滿臉長着鬢鬍的灰衲僧人，手提六尺方便鏟，大踏步走來，氣度十分威猛。

南振岳在馬上拱了拱手，正待開口。

高大僧人環目轉動，精芒連閃，上下打量了南振岳幾眼，冷笑道：「這匹馬脚程倒是不慢。」

南振岳見他來勢汹汹，却稱讚自己馬匹脚程不慢，這無異說自己仍然逃不過他，心中雖覺有氣，依然沉着氣，問道：「老師父法號如何稱呼？叫住在下，可有甚麼事嗎？」

高大僧人洪聲道：「自然有事，少林寺闖尊者百非，你總聽人說過吧？就是老衲！」

南振岳暗暗皺眉，自己又碰上了少林寺的和尚，他自稱闖尊者百非，看來和羅漢堂住持百忍大師是同一輩的人，心中想着，一面連忙拱手道：「在下久仰，不知尊者叫住在下，有何見教？」

闖尊者仰天狂笑一聲，道：「問得好，問得好，你下來再說。」

南振岳跳下馬背，發覺這老和尚口中雖在大笑，一雙環目凌厲逼人，祇是盯着自己，隱泛怒容，道：「老衲一雙芒鞋和你這頭牲口足足比了四百里脚程，難道是好玩？」

南振岳道：「尊者有事何妨明說？」

闖尊者臉色一沉，蒲扇似的手掌一攤，道：「老衲念你年幼無知，爲師心切，不咎既往，你祇要把盜來的東西交出來就是了。」

南振岳原也想到他從後追來，又是認錯了人，聞言不禁微微一笑，道：「尊者果然是爲大旃丹來的，但在下並非尊者要追的人，前晚，貴寺超凡師父也把在下當作盜丹之人，後來經百忍大師趕到，才證明那是誤會。」

闖尊者聽得一怔，道：「甚麼？是百忍師兄把你放了？你用甚麼證明你不是盜丹之人？」

南振岳暗想自己當時用那片金箔貼在掌心，向百忍大師照了一照，但金箔是甚麼呢？他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停了一停，才道：「百忍大師和家師相識。」

闖尊者疑信參半，問道：「你師父是誰？」

南振岳躬身道：「家師洪山道士。」

「洪山道士？」闖尊者勃然怒笑道：「小子，老衲面前，還敢胡扯？你師父不是黑風婆？哈哈，你這匹青驄馬就是證據，要不是這匹馬脚程快，前晚就別想闖得出少室山。」

南振岳聽得不期一驚，自己這匹馬，原來就是盜丹之人的坐騎，那麼今天早晨，他是有意和自己掉換的了。

但此刻自己那能承認，祇好莊容道：「在下說的全是事實，並非胡扯，尊者要是不信，祇須問問百忍大師就可證明。」

說話之間又有兩條人影相繼追

來，那是兩個手執鐵棍的灰衣和尚，他們越過馬匹，攔到路前。

闖尊者回頭道：「你們昨晚在客店看到的，可是這匹馬？」

兩個和尚躬身應「是」。

闖尊者厲笑道：「小子，你還有何話說？」

南振岳道：「尊者追的是盜丹的人，是黑風婆門下，並不是追馬匹，當然以人爲準，但在下並不是黑風婆門下，並不是你要追的人。」

闖尊者微微一怔，那兩個和尚插口道：「弟子看到的就是他，昨晚他穿的就是這身青色勁裝。」

南振岳大笑道：「你們原來祇認衣衫不認人的，江湖上穿青色勁裝的，何止在下一個？」

闖尊者大喝道：「老衲不管怎樣，除非你隨我回少林寺去，否則……哈哈，三十年來，還沒有人逃得出闖尊者的手去。」

這時，谷口又有兩條人影，並肩走來。

兩人來得極快，眨眼工夫，已到近前，左首一個紅臉峨冠道人，身上穿一襲閃閃發光的道袍。

右首是一個貌相奇古的老人，手執一枝枯竹。

南振岳一望之下，記得好像聽師父說過，心中正在思索之際。

峨冠道人早已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尊者請了，此子可是黑風婆門下？」

闖尊者單掌還禮，洪聲笑道：「佟道兄，枯竹老施主連袂何往？」

南振岳聽得低哦一聲，這峨冠老道佟飛虹，貌相奇古的乃是曲山枯竹老人，自己怎麼想不起來？

枯竹老人臉上一無表情，用手指指南振岳，道：「就是爲此子來的？」

闖尊者大環眼中精光閃動，沉聲道：「兩位和他……」

他拖長語氣，似在探詢兩人來意。

枯竹老人冷冰冰的道：「有仇！」

佟飛虹連忙含笑道：「不錯，貧道和枯竹老人昨晚途經汝洲，聽說黑風婆走火入魔，派門下弟子潛入貴寺，盜走大旃丹，才一路趕來。」

闖尊者因少林寺被人盜走丹藥，不禁臉上一紅，勉强笑道：「兩位消息倒是靈通。」

枯竹老人依然冷冷的道：「黑風婆作惡多端，此子饒他不得！」

佟飛虹點點頭道：「這個自然，好在尊者此來，祇是爲了追回大旃丹，我們却要把他廢了。」

南振岳叫糟，一個闖尊者，已經夠痲煩了，如今又多出兩個難纏人物，更是纏夾不清，把自己當作黑風婆的門人，唉，這黑風婆的門下，當眞狡猾如狐，害人不淺！

心中想着，但却朗朗笑道：「可惜都找錯了人，在下和你們毫無干係。」

枯竹老人冷喝道：「住口，誰說找錯了人，老夫門下，昔年就死在黑風婆手下，怎會和你毫無干係？」

佟飛虹突然走近一步，陰惻惻地笑道：「別的不說，就說這青鬃馬，已可證明是黑風婆門下了，抵賴何用？」

右手一探，迅疾的朝南振岳臉門抓來。

他出手奇快，一瞬便到，南振岳見他突然出手，心中雖有怒意，但他不願平白開罪這兩個老人，急忙身形一側，悄然退開。

不料佟飛虹一抓落空，冷嘿一聲，右手不攻，突然變抓爲拍，一股掌風，閃電般隨着追來。

南振岳閃避得快，不料身形方定，掌風也悄然襲到，心中一驚，再次向旁閃出。

那知身形旁躍，那股掌風竟然如影隨形，捲到身後，砰然輕震，擊個正着。

南振岳上身晃了一晃，劍眉軒動，回身道：「在下一再相讓，實因在下並非黑風婆門下，不願和道長爲敵，道長這般出手偷襲，豈不有損身份？」

要知佟飛虹素以崆峒「廻旋掌」馳譽武林，他這一掌雖然只用了三成力道，但掌擊在南振岳背部，居然只不過上身晃了一下，依然若無其事。

這一情形，不但佟飛虹深感意外，連旁立的枯竹老人和闖尊者也全都一楞！

沒想到南振岳輕輕年紀，挨了佟飛虹一掌，會絲毫無事，由此可見這年輕人果然大有來歷！

這原是電光石火擧手間事，闖尊者臉露不悅，左手一攔，沉聲道：「佟道兄且慢，貧僧奉掌門令諭，必須把他生擒回山，兩位縱然和黑風婆有仇，大可找她本人算帳，這般跟踪而來，豈不使貧僧爲難？」

要知少林寺領袖武林，高手輩出，江湖上人，誰也不願輕易得罪，何況闖尊者百非大師，又是性烈如火，出名難惹之人，一言不合，勢必和少林寺結下怨嫌！

佟飛虹還沒作聲，枯竹老人神情冷寞，冷冷笑道：「尊者認爲老朽不敢去找黑風婆嗎？」

闖尊者洪聲道：「老施主好說，貧僧並無此意。」

枯竹老人手中枯竹一頓，回頭朝南振岳道：「小子快說，你師傅

躲在那裏？」

南振岳雙目放光，憤然道：「在下已經說過，不是黑風婆門下，你問我豈不自問？」

說話之間，只見一個灰衣僧人如飛而來，奔到闖尊者身前，躬身施禮，道：「弟子奉方丈金諭，有急事稟報師叔……」

這灰衣僧人從他飛馳而來的身法看去，武功大非庸手，但他却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

闖尊者問道：「掌門人有何吩咐？」

那灰衣人瞧了南振岳，和佟飛虹、枯竹老人一眼，忽然跨前一步，附着闖尊者耳朵，低聲說了幾句。

闖尊者臉露驚奇，頻頻點頭，轉臉朝佟飛虹兩人打了個哈哈道：「貧僧追錯了人，兩位也同樣錯了，這位小施主確實不是黑風婆門下！」

接着又向南振岳道：「這裏沒你的事了，小施主請上馬吧！」

南振岳自然心中有數，這一定是前晚自己貼在掌心朝百忍大師照了一下的那片金箔發生的效力，少林方丈才派人急急趕來。

佟飛虹、枯竹老人眼看少林方丈派人傳諭，僅僅是爲了證明這年輕人不是黑風婆門下，心中也各自懷疑不止。

佟飛虹稽首道：「尊者說的，自然不會有錯，不知此子究竟是何人門下呢？」

闖尊者楞得一楞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貧僧也弄不清楚，不過此子絕非黑風婆門下，貧僧可以完全保證。」

佟飛虹有意無意的瞧了南振岳青鬃馬一眼，頷首道：「既然如此，貧道先走了。」

話聲一落，兩條人影飄然離去！

南振岳朝闖尊者拱拱手道：「多謝尊者解圍，在下告辭。」

闖尊者瞧了他一眼，開口道：「小施主前途留意，只怕他們兩人還不死心呢！」

南振岳道謝一聲，便自躍上馬背，揚鞭攢程，飛馳而去。

傍晚時分，抵達南陽，剛一進城，便見有人迎了上來，攏住馬頭，陪笑道：「相公請到小店休息，小店就在前面大街上，臥龍客棧，南陽城裏首屈一指，房間高雅，過往的達官貴人，都在小店落脚……」

這人像背書似的滔滔不絕！

南振岳初到南陽，既有客棧伙計前來招呼，也就樂得讓他牽着馬匹，直到客店門首下馬。

這南陽客棧座落在大街上，一排五間，果然十分氣派！

這時早有馬童接過馬匹，店伙領着他進入店門，一路陪笑說道：「這前院都是商賈行旅住的，人多嘈雜，小店後進自成院落，清靜寬敞，相公隨小的來。」

客店後進，另有一道腰門，小天井中放着十幾盆花卉，環境相當幽靜。

店伙打開右廂房門，側身讓南振岳進去，隨着端上臉水香茗，一面伺候道：「相公可要小的替你老準備晚餐？」

南振岳搖頭道：「不用了，我要出去逛逛。」

洗了把臉，走出店門，此時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往來，十分熱鬧！

南振岳主要是想瞧瞧騎自己那匹黃驃馬的人，是否也會趕來南陽落脚？是否會湊巧碰上？

但失望得很，街上雖然不時有馬匹經過，並沒發現自己那匹黃驃馬。

他漫無目的地逛了一轉，隨便找了一家飯館，吃過晚餐，回到客店，跨進後院，只見小天井前，正有一個人靠着藤椅，在院中納涼！

此人一身白羅長衫，手搖摺扇，身旁一張小几上，沏了一壺香茗，舉頭望月，悠然出神！

南振岳沒瞧清他面貌，但看年紀不大，敢情是位讀書相公，心中不覺暗自忖道：此人倒會享受清福！

那白衣書生瞧到南振岳進來，忽然站起身子，拱拱手道：「兄台請了，房中燠熱，何如在這裏稍坐？品茗納涼，稍解客中岑寂。」

南振岳和他這一對面，只覺此人不但生得眉目清秀，儀表洒脫，而且吐屬雋雅，一派斯文，心中先已有了極好印象，連忙拱手還禮道：「兄台雅興不淺，兄弟自當遵命。」

白衣書生大喜過望，忙着叫道：「伙計，快端一把椅子來。」

店伙不迭應是，端來藤椅，又替南振岳沏了一壺茶送上。

南振岳抬手道：「兄台請坐，萍水相逢，還沒請教貴姓？」

白衣書生含笑道：「小弟姓龍，草字學文，兄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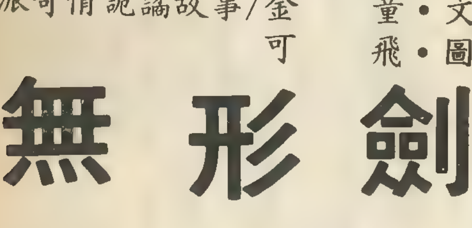
南振岳說了姓名，兩人年歲相若，自然容易談得來！

龍學文說的都是南方的風物人情，和經書詩詞，南振岳的師傅洪山道士，不但從小督促他練武，平日也教他讀書，這時倒和龍學文越說越覺投契。

龍學文喝了口茶，目光一閃，笑吟吟的問道：「不知南兄這次是上那裏的？」

（未完・一）

上文提要：凌度月喬裝成車伕，送黃蜂女、雷慶、王人傑、杜天龍四人上路，歐陽鳳回綠竹堡。車行五日，黃蜂女口風很緊，雷慶難於套出內情……行至中牟縣，黃蜂女忽令停車，找了家客棧住下，此時蛇怪苗奇又出現……青衫人出現，却帶來一個假的血目白玉鳳，原來他們以白玉鳳爲餌，以十萬兩聘請苗奇，目的是轉移目標……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黑屋交易白玉鳳　可惜苟延祇七天

冰冷的聲音道：「姑娘，很抱歉，事情被妳鬧砸，前約祇好作廢。」

黃蜂女道：「你們不要杜天龍的人頭了麼？」

冰冷的聲音道：「我們不願把已經退出江湖的歐陽老堡主牽出江湖，所以，事情到此爲止！」

黃蜂女道：「杜天龍呢？你要如何處置？」

冰冷的聲音道：「他們來自洛陽，祇好請妳把他送回洛陽。」

黃蜂女道：「你可以不要杜天龍，但我非要血目玉鳳不可！」

冰冷的聲音接答道：「那祇有一個辦法了。」

黃蜂女道：「請說！」

那冰冷的聲音突然一改話題，道：「你們都退出去！」

黑暗的大廳中，人影移動，青衫人帶着那黑衣大漢，悄然退出了大廳！

黃蜂女雖然覺得有些可疑，但想到這大廳中既然有能夠作主的人，留他們在此，也是無用，也未阻攔，口中追問道：「甚麼？」

冰冷的聲音，道：「增加兩條人命如何？」

黃蜂女道：「你是說殺了雷慶和王人傑！」

冰冷的聲音道：「不是，雷慶和王人傑用不着妳殺，我要杜天龍的夫人歐陽鳳和蛇怪苗奇兩條命。」

黃蜂女雖是天生的血液中就具有惡性的人，也不禁爲之一怔，道：「殺了杜夫人自然應該，但你爲甚麼要殺那蛇怪苗奇呢？」

冰冷的聲音道：「因爲蛇怪苗奇既不能幫助姑娘殺人，而且，又知道了很多隱秘。」

黃蜂女道：「我呢？殺了蛇怪苗奇和杜夫人之後，你們是不是還要找一個取我性命的兇手！」

冰冷的聲音道：「問題不在我們會不會找，而是你姑娘怕不怕，妳殺死了杜夫人歐陽鳳之後，綠竹堡歐陽世家的人，自然會天涯海角追殺於你，而且，蛇怪苗奇那位拜兄，也不會坐視他義弟之死，也必將千方百計的找你報仇。」

黃蜂女道：「你告訴我這些事，是不是勸阻我答應妳？」

那冰冷的聲音道：「那倒不是，告訴你的目的是讓妳明白，我們用不着再買另一個兇手取你之命，因爲我們也許無法再買到如苗奇那位義兄，和歐陽世家那等武功高強的殺手。」

黃蜂女道：「就祇是這些條件麼？」

那冰冷的聲音道：「自然，我們會增加一些酬勞給妳。」

黃蜂女道：「增加的甚麼？」

那冰冷的聲音道：「第一，妳殺死蛇怪苗奇之後，可以取得他身上的十萬銀子，第二，我們奉贈妳一顆夜明珠！」

一直未說話的杜天龍心中突然一動道：「看來，閣下是位豪富之家，夜明珠稀世奇寶，天下持有此物的人祇怕不多！」

那冰冷的聲音道：「杜天龍，你不要太自作聰明了。」

黃蜂女道：「銀票和夜明珠，我倒不太熱衷，重要的還是那隻血目玉鳳，不過，你再三再四的提醒我，倒使我想到了一個取得血目玉鳳的捷徑！」

冰冷的聲音道：「黃姑娘可是打算殺了在下，取得那血目玉鳳麼？」

黃蜂女道：「正是這個辦法，殺你一個人，總比較殺三人容易一些，何況，那杜夫人歐陽鳳還在洛陽，往返奔走，不下千里。」

冰冷的聲音又道：「黃姑娘又錯了，歐陽鳳今夜中不到開封，明日午時之前，一定到開封，妳用不着再跑趟洛陽了！」

黃蜂女嘆口氣，道：「我見到雷慶時，覺得他老奸巨猾，所以叫他老狐狸，但現在，我覺得你是一隻成了精的狐狸，你敢不敢告訴我你的姓名？」

冰冷的聲音道：「恕難遵辦，不過，爲了咱們稱呼的方便一些，你可以叫我萬年虎。」

黃蜂女眨動一下眼睛，道：「萬年虎，聽你說話的惡毒，沒有一萬年，也有八千年了！」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黃姑娘，時間不多了，妳是否願接下這票買賣，可以作個決定了。」

黃蜂女道：「我可以接下來，但你得先交出血目玉鳳！」

萬年虎道：「可以，你立刻放出毒蜂，先把杜天龍殺了。」

黃蜂女道：「你閣下不要他頸上的人頭了？」

萬年虎道：「不用了，要他死在你毒蜂之下，標識更爲明顯一些。」

黃蜂女道：「我的毒蜂放出之後，祇怕他無法祇螫死杜天龍一個人，說不定連你這頭萬年虎也螫死了。」

萬年虎淡淡道：「姑娘放心，我如沒有一點道行，怎敢和黃蜂涙子的女兒打交道？」

杜天龍見聞廣博，這一陣凝神靜聽，暗作分析，對方似是還有別的準備，黃蜂女不對自己下手，對方似是也不會放過自己。

但使杜天龍更驚異的是，那凌度月此刻還沒有一點消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那萬年虎確是智計多端的人物，也許已先對凌度月下了手。

心中念轉，右手已暗暗伸入懷中，摸出短刀。

祇聽黃蜂女道：「你小心了，我放毒蜂了。」

萬年虎道：「姑娘盡管出手。」

這當兒，突聽庭院之中，傳來了一聲蓬然大震。

萬年虎冷冷喝道：「甚麼事？」

祇聽一個恭謹的聲音應道：「一塊飛瓦，從屋面上滑落下來。」

萬年虎道：「那有這等事，分明是有人混了進來，還不快給我搜查！」

祇聽一聲是字，大廳外立時響起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

黃蜂女道：「萬年虎，你在這庭院中，埋伏了不少人手啊！」

萬年虎道：「不多，不多，前後也不過八個人。」

黃蜂女道：「在這座大廳中呢！」

萬年虎道：「顧慮你黃蜂女毒蜂的厲害，所以，這大廳中連我祇有兩個人。」

就在兩人談話的時間，杜天龍突然聽得一個細微的聲音鑽入耳際之中，道：「我是凌度月，現在，就在你身右五尺左右處，我已經改扮你的模樣，而且我盡力模仿你的聲音，你慢慢移動脚步，向右面移動，黃蜂女和那頭萬年虎，都是耳目靈敏的人，你的行動越小心越好，我會在你離開時，遞補你的位置……」

杜天龍心知傳音入密的功夫，想到那凌度月年紀不大，竟有如此的膽氣武功，心中更是敬佩。

但聞凌度月的聲音重入耳際，道：「你移動了身軀之後，設法伏藏在大廳一角，這大廳外面，有很多埋伏，不要急着出去，杜總鏢頭但請放心，在下自信有對付黃蜂女和萬年虎的能力。」

黑暗如墨的大廳中，有兩條人影，互相在小心無比中緩緩移動，對調了停身的位置。

祇聽黃蜂女道：「萬年虎，你先拿出血目玉鳳給我瞧瞧如何？」

萬年虎道：「黃姑娘，你大概已聽出我的位置了。」

黃蜂女道：「不錯。」

萬年虎道：「但你不知道我用的甚麼方法，能逃避開你的毒蜂，是麼？」

黃蜂女道：「你果然是一頭萬年的狡虎。」

萬年虎道：「誇獎，誇獎……」語聲一頓，道：「所以，你想借血目玉鳳目中的紅光，瞧清楚我停身位置。」

黃蜂女道：「嗯！全被你說穿了。」

萬年虎道：「爲了證明血目玉

鳳確然在此，我也不會讓妳姑娘失望，我會讓你瞧到血目玉鳳，不過，你知道那血目玉鳳不在我手中，我手中却握了一筒强力彈簧射出的七絕毒針，大約姑娘已經知道七絕針的事了，那是一種細如牛毛的毒針，就是有精湛內功，和金鐘罩一類武功的人，也無法抗拒這些毒針，所以，咱們是各有所恃，妳如想突然對我施下毒手，最好是先仔細的想想……」

突然提高了聲音，接道：「拿出血目玉鳳，給這位黃姑娘瞧瞧！」

黃蜂女抬頭看去，祇見西面一扇木窗上，可見血目玉鳳雙目中閃動的紅芒。

祇一眼，黃蜂女已可判斷那是貨眞價實的血目玉鳳。

黃蜂女細看位置，果非萬年虎聲音發出的地方，蹲在那窗台上，執着血目玉鳳的，是另一個人。

萬年虎道：「夠了麼？黃姑娘！」

黃蜂女道：「夠了。」

那紅光玉鳳同時隱失不見，耳際間，又傳來萬年虎的聲音，道：「黃姑娘，可以殺死杜天龍了吧！我不但帶來了血目玉鳳，而且，也帶來了夜明珠。」

黃蜂女輕輕嘆息一聲，道：「杜總鏢頭，你是瞧到了，那血目玉鳳，果然在此，看來，我祇好殺你了。」

兩人的距離，大約三四尺遠，但這時的杜天龍，已換成了凌度月。

這時眞正的杜天龍，已然隱伏於大廳一角。

模仿着杜天龍的聲音，凌度月冷冷的說道：「黃姑娘殺了在下之後，如若一定能逃過那萬年虎的毒針，那就請動手吧！不過，我也需事先奉告妳姑娘幾句話。」

黃蜂女一皺眉頭，道：「杜總鏢頭請說吧！」

凌度月道：「我杜天龍能在江湖上闖出這點名氣，老實說，自然是不會沒有一點手段，姑娘如眞有殺我之心時，祇怕未必能殺得了我。」

黃蜂女微微一怔，冷然笑道：「咳！你杜總鏢頭怎麼忽然間發起橫了，你有多大的能耐，咱們相處了這些時間，那是瞎子吃湯丸，肚裏有數，你這一發橫祇有促使你早登極樂。」

凌度月道：「在下隨姑娘同來，祇有一個目的。」

黃蜂女道：「甚麼目的？」

凌度月道：「想瞧瞧甚麼人要對付我杜某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縮頭不出，佈下了這樣一個詭秘疑陣，自覺得計，其實，狐狸已露出了尾巴……」

黃蜂女冷冷接道：「住口，杜天龍，我要血目玉鳳，不論付出甚麼代價，在所不惜，就算他們欺騙我，我黃蜂女也要試試看。」

萬年虎道：「江湖上用詐施謀，各顯手段，但却不能騙，那是下九流的手法，我萬年虎，還不屑爲之。」

黃蜂女厲聲喝道：「杜天龍，你聽到沒有，是自己動手呢？還是要我出手？」

凌度月道：「血目玉鳳現在這座廳中，妳不動手去搶，却要取我性命換取，當眞是捨簡就繁，捨本逐末，在下爲姑娘的不智而悲。」

黃蜂女突然感覺到杜天龍有些不對勁，但一時間，却又說不出那裏不對。

冷笑一聲道：「杜天龍你小心了，萬年虎要我放出毒蜂螫你……」

凌度月接道：「姑娘既然相信那位萬年虎的話，那就不妨試試吧！」

黃蜂女道：「杜鏢頭，如被毒蜂螫中，其苦難熬……」

凌度月接道：「姑娘用不着出言威脅，放出毒蜂試試再說。」

黃蜂女冷笑一聲，道：「杜鏢頭你是找死。」

舉手一揚，兩隻毒蜂已疾飛而出。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廳中，再好的目力，也無法看到毒蜂的飛行踪影。

但那毒蜂有一個大缺點，飛起來時，發出了嗡嗡的鳴聲。

聲音雖然不太大，但靜夜中，却聽得十分清晰。

忽然間，毒蜂的鳴叫消失，大廳中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黃蜂女心頭大震，在這漆黑的大廳中，杜天龍竟然憑藉聽聲辨位之法，殺死了兩隻飛行迅速的毒蜂。

那是不可思議的手法。

祇聽萬年虎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黃姑娘，杜天龍可是已經爲毒蜂螫傷了。」

黃蜂女心中的震駭，還未完全的平復，嘆口氣，還未開口回答，突然一個細微的聲音，傳入耳際，說道：「告訴他，我已經被毒蜂所傷，看他會不會交給你血目玉鳳。」

黃蜂女的驚震，到了極點，想不到，杜天龍竟然是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吸口氣，按下激動的心情，道：「他已被黃蜂螫傷。」

萬年虎說道：「爲甚麼不聽他呼疼之聲？」

黃蜂女對杜天龍已然有了點驚

畏的感覺，冷冷接道：「人家英雄人物，怎會忍不下這一點的痛苦。」

突然間聽蓬然一聲，似是有人倒摔在地上。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姑娘，聽說你養的異種毒蜂，毒性甚重，螫了人，非死不可。」

黃蜂女道：「那要看他被毒蜂螫中幾次，普通的人，螫中一次，就可致命，但如是內功精湛的高手，總要兩三次才能置他死地。」

萬年虎道：「杜天龍被螫了幾次？」

黃蜂女道：「我放了兩隻毒蜂，至少他被螫中兩次吧。」

萬年虎道：「那是杜天龍死定了？」

黃蜂女道：「那也不一定，我如給他解藥，定然可以立刻化除蜂毒，別人救了他，用內功助他抗毒，也一樣可以救他性命，但如超過頓飯工夫後，那就無藥可救了。」

萬年虎道：「領教，領教，我相信在頓飯時光之內，不會有人來此救他。」

黃蜂女道：「我已施用了毒蜂殺人，可以把血目玉鳳給我吧！」

萬年虎道：「還有苗奇和杜夫人，都還好好的活着啊！」

黃蜂女怒道：「我殺了杜天龍，綠竹堡歐陽世家一樣不會饒我，爲甚麼還不肯交出玉鳳？」

萬年虎道：「蛇怪苗奇那些毒蛇，討厭得很，對付他的辦法，最好用姑娘的毒蜂，咱們如若交出玉鳳，姑娘甩手而去，那豈不使我等大費手脚對付苗奇了。」

黃蜂女道：「殺了苗奇之後，我還得趕到開封去殺死杜夫人，對麼？」

萬年虎道：「咱們是這樣約定的，不過，妳殺了苗奇之後，我們先交玉鳳。」

黃蜂女咬牙出聲，道：「不怕我和苗奇聯手對付你們？」

萬年虎道：「那也成，但姑娘却得不到血目玉鳳了，別人不知道，但我萬年虎知道，那血目玉鳳對妳們黃蜂涙子母女是太重要了。」

但聞杜天龍的傳音之聲，鑽入耳際，道：「姑娘，忍耐着，想法子翻出他們的底，那血目玉鳳在此，我爲你奪取，交換條件是找出他們眞正的身份。」

黃蜂女突然長長嘆一口氣，道：「好吧！萬年虎，我幫你殺死苗奇再取玉鳳，但你要告訴我眞正的姓名，你究竟是幹甚麼的？」

萬年虎笑道：「黃姑娘，妳問的不覺得可笑麼？」

黃蜂女道：「有甚麼好笑的？」

萬年虎道：「在下萬年虎……」

黃蜂女接道：「我知道你叫萬年虎，但我希望知道你的眞正的出身。」

說話之間，人却暗暗向杜天龍停身的地方緩緩移動。

如若毒蜂是死在杜天龍的手中，合起手，也非借重杜天龍的助力不可。

經過了一番短暫的考慮，黃蜂女決心先和杜天龍聯手一起，對付自稱萬年虎的神秘人。

那知耳際間，突然響起了萬年虎的聲音，道：「黃姑娘，妳要幹甚麼？」

黃蜂女吃了一驚，暗道：如此幽暗的大廳中，難道他能夠看到我的舉動麼？果眞如此，單以武功而論，他應該比我高明了，不知何故，他們竟會僱了我和苗奇。

迅快了想過了目下處境，黃蜂女緩緩接道：「我瞧瞧杜天龍的傷勢如何。」

萬年虎道：「你準備救了他呢？還是殺了他？」

黃蜂女道：「老實說，我有些不放心了，所以，我想先證明一件事。」

萬年虎道：「證明甚麼？」

黃蜂女道：「那杜天龍是否已然毒發死掉。」

萬年虎心中一動，道：「說的也是，以姑娘異種奇蜂之毒，就算被螫上一下，那就夠苦了，何況，被螫了二次。」

黃蜂女道：「所以，我想查查杜天龍看看。」

萬年虎道：「好吧！在下一向是講理的人，姑娘請便。」

黃蜂女心中一動，暗道：倒要借機會瞧瞧，杜天龍的用心。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杜總鏢頭，我身上有毒蜂的解藥。」

一面蹲了下去。

這時，黃蜂女就蹲在凌度月的身側，凝注目光，盯在杜天龍的臉上。

這時雙方的臉兒相距，也就不過半尺光景。

以黃蜂女的內功而言，這樣近的距離中，自然可以清楚的瞧到杜天龍的臉形。

不錯，這是杜天龍，而且半睜半閉着雙目。

黃蜂女緩緩伸出了右手，向杜天龍的臉上摸去。

暗中提聚了眞力，內勁貫注在右手之上。

她忽然動了殺機，準備置杜天龍於死地，至少，要先點了他的穴道，減少一個勁敵，則進可攻，退可以守了。

就在她纖巧的手指，將要與杜天龍肌膚相觸之時，突然覺得右面

小腿上的「懸鐘」要穴，被人制住，全身的勁道立刻散失。

黃蜂女心頭劇烈的一震，臉色大變。

耳際間，傳入了一個細微的聲音，道：「姑娘，在下已然對你很寬厚了，希望妳誠心誠意和在下合作，萬年虎分明是一個假名，難道姑娘，還未感覺到處境之危險麼？」

祇是有一股指勁，按在黃蜂女的穴道上，但黃蜂女感覺到那指力强大得很，點的是「懸鐘」穴，並未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黃蜂女仍然可以移動手臂，滑膩的手掌，也觸接到杜天龍的頂門之上。

祇聽萬年虎的聲音已傳了過來，道：「黃姑娘，杜天龍死了沒有？」

黃蜂女嗯了一聲道：「我毒蜂所傷，自然極重，雖未死，亦不遠矣！不過，他現在不會死了。」

萬年虎道：「爲甚麼？」

黃蜂女道：「因爲，我已經餵了他一粒解除蜂毒的藥物。」

萬年虎說道：「啊！原來你是想救活他？」

黃蜂女道：「眼前的形勢太詭詐了，我已經有些無法分辨敵友。」

神秘人萬年虎道：「黃姑娘，其實，你和蛇怪苗奇，都是用不着分辨敵友的人，你們祇是貪取一些寶物、銀錢，出手殺人罷了。」

黃蜂女右手離了凌度月的頂門，緩緩站起身子。

同時，一隻蓄滿着强大的暗勁的手指，也離開了她的懸鐘要穴。

經過了這一番歷險的智力交鬥，黃蜂女突然感覺到原本作爲殺手的自己，目下，在這座空敞，幽暗的大廳內，自己却是實力最弱的一個。杜天龍出人意外的武功和機智，已使在經過這次試驗交手後，心中更多幾分畏懼。

萬年虎的陰沉莫測，似乎是也比自己高明很多。

她開始仔細考慮目下的形勢，覺得自己已無能左右大局，必需在兩者之間，選一位合作的人。

祇聽萬年虎道：「黃姑娘，杜總鏢頭幾時可以清醒過來？」

黃蜂女道：「對症下藥，他已經清醒了，不過……」

萬年虎道：「不過甚麼？」

黃蜂女道：「我又點了他兩處穴道，雖然他蜂毒已解，但仍在受制之中。」

萬年虎道：「黃姑娘，妳似乎不忍心殺杜天龍了。」

黃蜂女道：「你未交出血目玉鳳，我自然不下手了。」

萬年虎道：「沒有用的！姑娘，不論甚麼人殺了杜天龍，這筆賬，都會記在你姑娘的頭上。」

黃蜂女道：「我知道，但祇要人不是我殺的，我至少可以理直氣壯的和他們解釋一下。」

萬年虎道：「說的也是，如是我交出血目玉鳳呢？」

黃蜂女道：「自然，照咱們約定辦法行事。」

萬年虎道：「姑娘，你覺得老夫的爲人如何？」

黃蜂女道：「萬年之虎，成了精靈，使人莫測高深。」

萬年虎哈哈一笑，道：「姑娘也不錯啊！年輕輕的，頗有母風，看來，老夫是無法說服妳先殺人了。」

黃蜂女道：「由洛陽到此，我一直守着這個原則，不收到血目玉鳳，絕不殺杜天龍。」

萬年虎道：「我交出血目玉鳳，姑娘是否自願再多爲在下做一點事？」

黃蜂女道：「可以，你說吧！」

萬年虎道：「殺死蛇怪苗奇。」

黃蜂女怔了一怔，道：「你們會不會再僱一個兇手，殺了我黃蜂女？」

萬年虎道：「如論姑娘的武功，確然算不得江湖上一流高手，但你毒蜂厲害，叫人防不勝防。」

黃蜂女道：「啊！這才是你僱我的主要原因？」

萬年虎道：「不錯……」

突然間，幽暗中紅芒一閃，萬年虎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血目玉鳳在此，希望姑娘能夠力行承諾。」

黃蜂女道：「這一路來，我一直守着信約，不守信約的是你們。」

萬年虎道：「那血目玉鳳的下面，壓着一枚火摺子，姑娘信不過，不妨燃亮火摺子瞧瞧。」

黃蜂女心中暗暗奇道：那閃動的兩點紅芒，確似玉鳳的血目，不知何故他竟然不肯親手把玉鳳交到我手中，却把它放在那裏。心中念轉，人却緩步行了過去。

那是一張木案，上面放着血目玉鳳。

就借那白玉鳳血目中閃動的一點紅芒，黃蜂女瞧到了玉鳳下面果然壓着一個火摺子。

似乎是，萬年虎忽然改變了心意，已允許黃蜂女燃起火燭。

取過血目玉鳳，心中泛起一股難以抑制的喜悅，很自然的，走過去順手燃亮了火摺子。

幽暗的大廳中，忽然亮起一片火光。萬年虎設想得很週到，血目玉鳳的旁側，還放着一隻火燭。

沒有多思量，黃蜂女燃亮了火摺子後，立刻點了火燭。

燭火照亮了整個的大廳。

也瞧清楚了血目玉鳳。

其實，黃蜂女不用燃起燭火，血目玉鳳入手之後，她已能辨認出，那是貨眞價實的血目玉鳳。但燭火明亮之後，黃蜂女忍不住仍然仔細的瞧了它一陣。

喜悅的心情平靜之後，黃蜂女才想起萬年虎。

立時，轉目四顧。

這是座空敞的大廳，除了這張放着血目玉鳳的木案外，和緊傍木案旁側一張木椅之外，再無其他的陳設。

大廳中，那裏還有萬年虎的影子。

一陣驚凜，使得黃蜂女機智盡復，轉眼回望躺在大廳中間的杜天龍也早已不見了踪影。

匆匆收好了血目玉鳳，瞥見木案後，放着一隻紅漆描金的小木箱子。

上面貼着一副白絹子，寫的是，奉致珠寶一小箱，以作姑娘殺死蛇怪苗奇之酬，謝謝。

伸出右手，一扯白絹，描金箱蓋，突然大開。

燈火下，一片耀眼奪目的珠光寶氣。

不錯，那是一箱珠寶，十幾顆貓眼大小的明珠，和幾十片瑪瑙，翠玉，每一件都是極罕見到的珍品。

目睹一箱耀眼的明珠翠玉，黃蜂女不由自主的對那神秘人萬年虎的厭惡之心，消減了不少。

突然，黃蜂女發覺了那寶箱中，有一信箋。

取出信箋，上面寫着：「黃蜂女姑娘玉手親展。」

淡淡笑一笑，黃蜂女拆開了信箋。

留了這麼一箱價值數十萬金的珠寶，自然，不會再有甚麼害人的心意。

就着燭火，黃蜂女仔細的看過了那封留函。

看到一半，黃蜂女已經臉色大變，但她仍然耐着性子看了下去。

祇見那信箋上寫道：

血目玉鳳，償付殺死杜天龍的代價，這一箱珠寶，致作殺死苗奇之酬。

綠竹堡勢力雖大，但姑娘殺人後，不妨暫時躲入深山大澤一些時間，綠竹堡中人，久尋不獲，自生懈心，何況，殺死苗奇，更是死無對證，此爲姑娘想，以除後患。

但江湖機詐，老夫也不得不防，如若姑娘不履信約，老夫又如何交代，此箋之上，早塗無形之毒，姑娘閱完此函，毒性已然沾身，攻入體內矣！

黃蜂女嬌軀顫動了一下，向下瞧去。

下面寫道：

此毒惡絕，但發作性緩，姑娘有七日時間，七日之長，足夠殺死兩人了，杜天龍和苗奇授首之後，在下自然遣人送上解藥，姑娘放心可也。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取人錢財，與人消災，姑娘對老夫，當不致有責吧？

箋上劇毒不宜攜帶在身，用火焚去，以免多沾奇毒。

萬年虎拜啓。

黃蜂女暗中運氣一試，果然覺得有些不對。

再看雙手，沾捏信箋之處，微現淡青之色。

這是個精密無比的設計，黃蜂女已然完全受制於人。

暗暗吁一口氣，就燭火焚去函箋。

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使得黃蜂女生了警覺之心。

提一口眞氣，轉目望去。

突然間見杜天龍神情肅然的站在大廳之中。

呆了一呆，道：「你，還在這裏？」

杜天龍點點頭，道：「不錯，在下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裏。」

黃蜂女道：「剛才，我怎麼沒有瞧見你？」

杜天龍道：「在下隱在屋角暗影處，姑娘沒有注意罷了。」

定定神，黃蜂女嘆口氣，道：「杜總鏢頭深藏不露，小妹看走了眼。」

杜天龍暗叫了一聲慚愧，微微一笑，道：「姑娘已取得血目玉鳳，不知是否還要準備和在下等爲敵。」

黃蜂女嘆口氣，道：「我已明白，機智、武功，都非你之敵，縱有殺你之心，也難有殺你之力，唉！當今之世，能在目難見物的夜暗之中，擊斃我毒蜂的人，祇怕難有幾個，但你杜總鏢頭，却能在一瞬間擊斃了我二隻毒蜂，何況，你本有殺死我的機會，但你却手下留情……」

杜天龍接口道：「在下和姑娘本無仇恨。」

黃蜂女道：「但我却是受僱取你之性命的殺手。」

杜天龍道：「一路行來，姑娘表現出不少善良天性，並非大惡不法之徒。」

黃蜂女道：「我中了毒……」

杜天龍聽得一怔，接着道：「幾時中了毒？」

黃蜂女道：「萬年虎在信箋上塗了無形之毒，我看完信，毒已攻入體內，信上說，我還有七天可活，祇有在殺死了你，和蛇怪苗奇

之後，他才會替我送來解藥，唉！但他們那裏知道，我根本無能殺死你？」

杜天龍盡量保持着鎭靜，道：「姑娘作何打算呢？」

黃蜂女苦笑一下，道：「我不知道，我已試出中毒，萬年虎不會說假話，看來，我只能等毒發身亡了！」

杜天龍心中明白，黑夜暗中劈死兩隻毒蜂的，是凌度月。

他杜天龍連一隻毒蜂，也無法對付。

但他又不能不佩服凌度月，似乎是，能在冒充自己很短的時間中，制服了黃蜂女，使她對自己生出了敬畏。

望望滿臉愁苦的黃蜂女，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咱們先回客棧去吧！開封府有兩位名醫，也許能醫好姑娘身中的無形之毒。」

黃蜂女歎口氣，望着那一箱珠寶、翠玉，道：「誰能醫好我身上毒，我就把這箱珠寶、翠玉送給他。」

人！確知自己即將死亡時，任何財富，都會在心目中失去價值。

* * *

客棧之中，還坐着苗奇、雷慶、王人傑。

眼看杜天龍無恙歸來，雷慶和王人傑，都不禁泛起了喜悅。

苗奇却有些迷惘，望着垂頭喪氣的黃蜂女，道：「小丫頭，怎麼樣了？」

黃蜂女道：「栽了。」

苗奇望了杜天龍一眼，道：「就栽在這位杜總鏢頭的手中麼？」

黃蜂女冷冷說道：「人家杜總鏢頭，深藏不露，一直在讓着咱們，你懂麼？」

苗奇搖搖頭，笑道：「老夫當眞不懂了。」

黃蜂女道：「僱咱們的人，深不可測，咱們要殺的人，比咱們高明得多，老實說，咱們是兩面都討不了好。」

蛇怪苗奇滿臉迷惘，道：「妳越說我越糊塗了，爲甚麼不說得清楚一些？」

黃蜂女歎口氣，道：「好吧！你想聽嘛！我就原原本本告訴你。」

當下，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蛇怪苗奇聽完之後，怒聲說道：「怎麼？他要妳連我也殺了？」

黃蜂女冷冷說道：「不錯，杜總鏢頭，武功精深，我自知殺不了人家，但殺你苗老怪，我還有幾分希望。」

苗奇道：「老夫不會束手待斃。」

黃蜂女一揚右腕，三隻毒蜂飛了出來，繞室飛轉，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杜天龍抬頭看去，那是長約近寸的異種毒蜂，全身金黃，飛行快速異常，盤旋室內，隨時可以在幾人身上螫一下。

苗奇身軀抖動，十幾個蛇頭，分由袖口、衣領處，伸了出來。冷冷說道：「小丫頭，妳眞要和老夫放手一拚麼？」

黃蜂女道：「那要看你的決定了。」

苗奇道：「要老夫決定甚麼？」

黃蜂女道：「萬年虎在我身上下毒，要我殺了你和杜天龍，換取解藥，咱們是不是應該找他算賬？」

苗奇道：「不錯啊！」

黃蜂女口中喃喃自語，舉手一招，收回毒蜂，道：「咱們如不想自相殘殺，那就合力找那萬年虎問個明白。」

苗奇冷哼一聲，道：「那萬年虎惡毒得很，他僱了咱們殺人，人還未殺，就回頭要殺咱們了。」

黃蜂女說道：「也許他認爲，杜總鏢頭已死於我的毒蜂之下，所以，他要我回頭殺了你之後，換得解藥，再去殺死杜夫人。」

苗奇道：「那人如此惡毒，妳怎麼還相信他的話呢？」

黃蜂女道：「我自然不信他的話了，所以，我才告訴你詳細內情。」

雷慶歎口氣，道：「這叫冤家變親家，兩位願不願和咱們合作一下呢？」

黃蜂女說道：「如若杜總鏢頭能夠不計前嫌，小女子很願和諸位合作。」

苗奇道：「也算上我一份。」

雷慶微微一笑，道：「咱們三方合力，也許可以鬥鬥那位萬年虎……」

語聲一頓，道：「杜兄弟，你可知曉萬年虎這個人麼？」

杜天龍道：「沒有聽人說過。」

黃蜂女道：「我想他說的不會是眞實姓名。」

雷慶點點頭，說道：「黃姑娘說的是，他千算萬算，却算錯了一件事，未算出咱們三方面，會合成了一股，回頭去對付他。」

杜天龍道：「咱們先到開封府去，找一位名醫，先醫好黃姑娘身上之毒。」

雷慶道：「如被萬年虎知曉杜總鏢頭和苗老先生沒有死，說不定會在途中出手攔劫。」

黃蜂女道：「鬧了一夜，諸位是否要休息一下？」

雷慶道：「不用了，咱們在車上一樣休息。」

王人傑霍然起身子，道：「我去瞧瞧那車夫醒了沒有？」

大步行了出去。

不大工夫，王人傑已轉了回來，道：「我已教他備好了車，咱們可以上了。」

*　*　*

黃蜂女和雷慶、杜天龍共乘一車，王人傑和苗奇，分乘着兩匹健馬。

需知，苗奇一身都是毒蛇，誰也不願和他同乘一車。

凌度月早已改穿了趙子手的衣服。

篷車行走，輪聲轆轆，劃破了黎明前的寂靜。

這是條行人衆多的大道，雖然天色很早，但路上已有了行人。

苗奇胯下健馬，忽快忽慢，但却是繞着篷車行去。

雷慶微撥車簾，看清了苗奇行動，口雖未言，但心中却是明白，苗奇心中似有很大的不安。

一路上，十分平靜，中午過後不久，已然進入了開封城。

幾人找了一家客棧，進過食物，黃蜂女終於忍不住，道：「杜總鏢頭，那名醫現在何處？咱們去瞧瞧看，他能不能療治無形之毒。」

杜天龍久年走鏢，對開封城本甚熟悉，確也知曉一位名醫的住處，帶着黃蜂女同往，自然也可應付一下，但他覺得這件事，應該問一下凌度月。

當下點點頭，道：「咱們這就立刻動身。」

快步奔了出去，行近篷車，低聲問道：「少俠，黃蜂女要治毒傷，咱們應該如何？」

凌度月一面整理篷車，一面低聲答道：「無形奇毒，療治不易，只有先找一位名醫應付一下。」

這時，雷慶、黃蜂女等，都行了出來，杜天龍不好再問，魚貫登上篷車。

在杜天龍指點之下，篷車在萬善堂停了下來。

這是開封府最有名的何大夫。

病人很多，黃蜂女排到十幾名後。

但此刻的黃蜂女，却變得出奇的溫柔，竟然沒爭先恐後。

足足等了大半個時辰之久，才輪到黃蜂女。

杜天龍、王人傑等都陪着行進診室。

何大夫大約有五十多歲，半禿了頭頂，穿着一件青緞長袍，捲上袖管，眼看一下進來了五個人，不禁皺皺眉頭，道：「五位，都是看病的麼？」

聲音很森冷，臉色也很嚴肅，一點也沒有濟世活人的慈悲模樣。

黃蜂女放下手中的描金小木箱，道：「只有我一個病人，這些人，都是陪我來的。」

何大夫道：「姑娘生的是甚麼病？」

黃蜂女道：「大夫瞧瞧看。」

何大夫不悅的哼了一聲，却未多言，右手食、中、無名三指，按在黃蜂女的右腕脈穴上，閉上雙目。

只見他手指不停的緩緩移動，臉色也現出了奇異的神色，道：「看姑娘的脈象，不似有病？」

黃蜂女道：「我的病很重，一旦發作，要人性命，很難醫，不過，我付的診金很高。」

何大夫睜開雙目，盯注在黃蜂女的臉上瞧了一陣，又仔細瞧過了黃蜂女的雙手，微微頷首，道：「姑娘似是中了毒？」

杜天龍雖然知曉萬善堂的何大夫，是開封第一名醫，但却未找他看過病，只是聞名而已。聽他開口說出了中毒之事，心中甚是敬佩。

黃蜂女道：「大夫能醫麼？」

何大夫道：「我可以試試。」

黃蜂女打開木箱，珠光寶氣，滿室生輝。

但她立刻又蓋上了箱蓋，道：「大夫，如能治好我身上之毒，就以這滿箱珠寶、翠玉爲酬，這該是天下最貴的診費了。」

大約是酬金太重了，何大夫臉上閃掠過一抹奇異的光輝，道：「姑娘似乎有一身好本領？」

黃蜂女道：「我如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怎會中這等無形之毒？」

何大夫點點頭，道：「姑娘是江湖中人？」

黃蜂女道：「不錯。」

何大夫道：「診費很高，但我無把握能療治好妳身上奇毒，只能碰碰運氣，我開方子，姑娘先吃一服藥試試看，今晚上，姑娘雙手的掌心被藥力逼出紅斑，明天再來一趟看看，如是不見紅斑，姑娘也不用來了，不妨好好玩幾天，準備後事。」

蛇怪苗奇突然冷冷接道：「大夫是毫無把握了？」

何大夫說道：「這位姑娘所中之毒，似乎是一種混合之毒，毒性太雜，很難下藥。」

苗奇道：「大夫的解毒藥，最好能有效力。」

何大夫微微一呆，道：「這個，如何能保証？」

苗奇冷笑一聲，道：「這位姑娘，吃過了大夫的藥，毒發死亡，那你就有點麻煩了。」

何大夫目睹苗奇衣服中蠕蠕而動的蛇身，不禁一呆，道：「在下盡力，也許這服藥會有效用。」

（未完・八）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寧武關的總兵周遇吉死守住關，白夫人擊鼓助戰，結果周遇吉戰敗殉節，李自成的農民軍也死傷上萬……玄機子獻計：派唐大年與孫大寶率十萬人馬直取昌平，打開通往老北京的通路；再派石與方二將軍當快速部隊；然後由李自成親率四十萬大軍攻進北京……李自成把陳圓圓留在宮中……

兵臨城下爲圓圓　引狼入室吳三桂

李自成道：「這可惡的傢伙，他眞的不要他的家人了，他祇是爲了大明？爲了一個女子？」

何用與玄機子聽得全身一震，不由看向內宮，內宮中住着陳圓圓。

李自成又道：「就算本王把圓圓姑娘送去，吳三桂也不會善罷甘休了，是嗎？」

玄機子忙道：「或有轉圜餘地！」

李自成冷哼道：「本王却不會輕易的把圓圓姑娘送給吳三桂，若送去，以後情何以堪！」

兩位軍師祇一聽，便心口也涼了。那麼，除了拚戰之外，別無選擇了。

*　*　*

從山海關傳來的消息是不幸的，左丘長與左丘順二位將軍戰死了，二十萬大軍被殺死七萬之衆，由左丘發率領殘部退到了石九子與方圓的防地。

石九子與方圓二人的防地在遵化，左丘發率殘部到了遵化，也遇上了由北京趕來的飛毛腿萬里。

那萬里見左家兄弟三去其二，與上官三兄弟一樣，如今也祇有個上官仁還在，心中不由一酸。

左丘發也受了傷，他們沒想到吳三桂果然是一員悍將，不可小覷。

方圓道：「咱們一方面上報皇上知道，明日若是吳三桂追到，由我們出城一戰！」

石九子道：「師兄多加小心，我們在一邊爲師兄掠陣，如是得手，咱們揮軍奪山海關，把這吳三桂再趕到關外去！」

左丘發整頓兵馬，這一戰死傷慘重，他不時的大哭，昨日兄弟三人還在帳中喝酒，今日便祇有他一人在，這光景多麼殘酷啊！

發生這麼重大的不幸，石九子便對左丘發道：「左丘將軍，咱們明日出戰，必爲左丘兄弟報仇！」

左丘發抹淚道：「不殺吳三桂，誓不爲人！」

他便把人馬與遵化的二十萬人馬合在一起，祇等吳三桂到來一拚了。

*　*　*

吳三桂的力量終還是有限，他在山海關屯兵三十萬，自知難以打敗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於是，他暗中差人出了關，他與大清打交道了！

吳三桂在山海關前打了一場勝仗便未再追殺，他要先與關外的女眞打交道。

吳三桂駐防山海關就是爲了防女眞，後女眞改爲大清國，由多爾袞掌權，吳三桂祇一攀上這位陰狠狡猾的多爾袞，立刻便陷於被動

了。

祇不過吳三桂爲了打敗李自成，他不顧一切了，他開了門，引進了大清的人馬。

關外的大清人馬是善戰的，多爾袞統率八旗大軍，立刻進入關內。

那時候，大明的武將中，那位洪承疇早已逃出關外降了清人，這是令人出乎意外的。

不過洪承疇曾對多爾袞直言，若有機會進關作戰，清人應少姦淫燒殺掠奪，應以仁愛被天下，方能久居關內！

多爾袞聽了洪承疇的建議，果然不再有掠奪之事發生，這是後話了。

* * *

山海關的吳三桂，按兵不動五天整，遂又引起左丘發等人的懷疑，就在這時候，前防傳來，大批人馬過來了。

玄機子與方圓對左丘發道：「必是他們的損失也重，這幾日在養息，如今才來。」

方圓道：「祇一見吳三桂，看我出刀吧，我與他今天要作殊死戰！」

於是，三聲火炮響起，遵化的大順農民軍狂吼着殺向前來的明軍。

雙方接上手，忽有人大叫大吼：「是女眞人吶，清人也一齊來了！」

石九子一聽大怒，他狂吼如虎，道：「吳三桂你這個小人，竟與外賊聯手，你是人民罪人吶……殺！」

吳三桂當然聽到了，他冷哂！

於是，斜刺裏拍馬殺來一個人，此人乃方圓是也！

方圓大吼：「吳三桂，方大爺侍候你上路了！」

吳三桂也火了，他狂吼：「殺！」

「殺呀！」這是雙方人馬的吼叫，當然，這中間還有遠從關外來的清軍！

多年的心願，歷久的目的，大清國盡在關外與大明對抗拚殺，好不容易的進入關內來，他們的野心便也得逞了，愉快了。

如果漢人不自相殘殺，外族永遠不會得逞，祇可惜爲了一己之私而引狼入室。

方圓邊殺邊罵：「你這個畜生小子，你引狼入室，甘心爲民族大罪人，吳三桂呀，你遺臭萬年了！」

吳三桂邊殺邊回罵：「你們又是甚麼東西，甚麼是奸，甚麼是賊，需知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吳某人祇需打敗你們，你們永遠是寇，殺！」

這二人忘了所有的一切，對殺對砍各不相讓！

鏖戰中，忽聽得火炮響起，遵化城門已被大清軍攻開了，祇見無數大順農民軍自城中衝殺出來，雙方人馬便在那城門內外斷殺起來！

這是一場殊死戰，大順農民軍本就是個個慓悍勇猛，但關外殺來五十萬大清人馬更是凶殘如虎狼一般，雙方自晨殺到過午，戰爭也已往四鄉擴散開來。

祇見遍地死傷，血流成渠，遵化一戰，雙方死傷超過十萬之衆，傷的還不算在內。

再看吳三桂與方圓力拚，二人似已精力放盡，舉刀遲鈍，戰馬狂奔中，二人你一刀我一刀的對砍不休。

遠處傳來大吼聲：「衝呀！」

那是自城中拍馬奔殺出來的左丘發在狂吼。

左丘發拍馬衝入一大批清軍陣中，他身後追隨過來的人馬也有數千之衆！

便在這時候，忽見清軍之中衝過來一員猛將，這人威猛其外，陰狠其內，怒馬如飛一般衝過了左丘發的身邊，他人回刀猛殺！

左丘發一聲怪嗥：「噢！」咚的一聲栽下馬來！

左丘發被砍的一刀在後脖子上，鮮血外流還發出彭彭響聲！

要知殺死左丘發的人不是別人，大清軍武士也是多爾袞的小弟多鐸是也！

多鐸殺了左丘發，迎面殺來一員虎將。

「賊子，吃我一刀！」這吼的人乃是石九子。

石九子見左丘將軍陣亡，便舉刀砍殺過來。

那多鐸以爲不出幾個照面必把這人砍下馬來，豈料石九子的刀法精純，陰陽羅漢刀法殺得多鐸哇哇怪叫！

石九子一樣怪聲吼，就在他們四週，清軍同大順農民軍拚殺得天昏地暗，慘叫與咒罵已分不出是那個人在拋肉，甚麼人在濺血！

戰場上的血拚，原本就是人性的淪喪，當人們發覺到你不殺人人殺你的時候，除了豁上命的砍殺之外，別的也就甚麼也不想了！

不錯，戰場上的搏殺求的便是致勝，那種殺人是絕對不帶些許憐憫的！

石九子與多鐸二人幾乎力氣放盡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厲嗥，這聲吼叫令石九子全身一震，他揮刀狂砍中大叫：「師兄，二師兄……」

他聽出來那是方圓的慘叫！

不錯，方圓中刀了，被吳三桂

旋刀砍中左肩頭，有裂骨之聲傳來！

石九子狂砍着拍馬疾衝過去，雙方人馬殺得慘，石九子怒馬如飛般，祇見方圓伏在馬背上，那匹戰馬馱他便往西方奔去！

石九子也發覺方圓在流血，隨着怒馬的奔逃，鮮血一直在飛灑！

吳三桂重傷了方圓，他厲聲狂吼：「殺呀！」

另一邊，多鐸揮刀高聲道：「拿下遵化，咱們與吳大將軍追殺到北京城！」

吳三桂一聽，更是豪氣干雲的叫道：「殺！」

再看大順農民軍那面，石九子護緊了方圓，一路衝回遵化城，緊關四城不出戰！

吳三桂的人馬與多鐸的人馬合而爲一，立即把遵化城團團圍住了！

祇這麼一仗，大順農民軍死傷十多萬人馬，而且死的均是李自成的主要兵馬！

* * *

飛毛腿萬里衝進了北京城，奔進了皇宮，他已是臉無人色的直喘息。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正在商議如何應付吳三桂，見萬里奔進來，急急的，玄機子道：「萬將軍辛苦了！」

萬里道：「便是累死也沒關係，祇是那吳三桂聯合外寇殺過來了！」

何用驚道：「就是長城外的大清國兵馬？」

玄機子拍案長嘆，道：「果然不出我所料，這吳三桂引狼入室了！」

他對何用又道：「這幾日我在推敲，當今還有甚麼人可以與吳三桂聯手，洪承疇已投降多爾袞，左良玉他們不會與吳三桂結合，祇有關外清軍，唉，吳三桂向清人借兵，這是最險的一招棋，他用了！」

何用道：「如今這吳三桂……與清軍……」

萬里道：「左丘兄弟三將軍已死在戰場上，便是駐守在遵化的方將軍人已受了重傷，石將軍救回方將軍，咱們的大軍已死傷近二十萬人馬，遵化城已岌岌可危了！」

玄機子幾乎跳起來，拉了何用道：「走，進宮去向大王報告，這可緊張了！」

何用道：「咱們還在籌備登基大典之事呢！」

玄機子道：「那是打敗吳三桂，趕走清軍之後的事了，這時候把登基之事放一邊吧！」

這二人直入後宮，李自成與陳圓圓對坐在一張御案前，陳圓圓見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前來，立刻起身迴避，却又被李自成拉住。

「別走，坐在本王身邊！」

陳圓圓祇得留下來，李自成道：「吳三桂的事情如何了？他是不是回心轉意了？」

玄機子道：「皇上，吳三桂不但未曾回心轉意，反而把關外清軍引進關來了。」

李自成雙目一厲，道：「他做漢奸！」

何用道：「如今遵化城被圍，左丘兄弟血灑戰場，便是方大將軍也重傷了！」

玄機子道：「皇上，咱們的農民大軍死傷也慘重，近二十萬人死傷吶！」

李自成憤怒的道：「我不殺吳三桂，誓不爲人！」

玄機子道：「爲今之計，盡快人馬集中，先解遵化城之危要緊。」

忽的，宮外奔進兩個人來，正是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匆匆走來。

那唐大年見了李自成，叩頭大叫：「皇上，我二師兄受了重傷，三師兄獨撐大局，我們請命前去支援，萬求皇上恩准。」

李自成道：「你們來得正好，快去點你們的人馬，我這裡一同前往。」

他對玄機子又道：「囚起吳襄一家三十七口，就不信這吳三桂不爲他的家人着想。」

玄機子道：「屬下已把吳襄一家囚起來了。」

李自成道：「二位在北京城中安撫人馬，該做甚麼仍然照計劃做，看我去殺了吳三桂，趕走多爾袞。」

那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乃是石九子與方圓師兄弟，四人自追隨李自成打天下，立了許多汗馬功勞，一方面李自成的師父紅雲大師與白雲和尚是師兄弟，而刀法也都同樣的是「陰陽羅漢刀法」，無形之中雙方有了感情，如今聽了方圓受了重傷，而左丘兄弟陣亡，便是何用也覺傷感，因爲左丘三兄弟、上官三兄弟均是與大力士封存壽一樣的來自神木縣，眼看着已打進了北京城，這些人却相繼而亡，對他而言，心如錐刺。

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匆匆退出後宮，李自成便帶着他的近衛軍五千人馬，加上封存壽與侯飛、萬里等人，便點起三十萬人馬開出了北京城。

城防守衛交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掌理，北京城中仍有別開東、范冲、金包兄弟以及二十一員猛將。

於是，李自成親率三十萬大順農民軍往東開去。

李自成的人馬連夜趕，一百八十里路走了一天半，繞過一道山坡，忽見那飛毛腿萬里奔回來。

「皇上，吳三桂的人馬結合了清軍，正在攻城。」

李自成立刻對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道：「我們各率十萬人馬，分成三個方向圍殺上去，不但阻住他們退路，也可以與城內會合，內外夾擊，必大獲全勝。」

唐大年道：「皇上之言極是。」

孫大寶道：「尚有十里，正是分道出擊的好時機。」

李自成拔出金刀，他厲吼一聲：「跟我殺呀！」

十萬大軍由他親率，匆匆的直奔遵化城殺去。

唐大年也率十萬人馬往東南繞過去，走的是一條捷徑，十萬人馬看上去宛似一條巨龍一般移動得十分快速。

孫大寶思念兩個師弟安危，他拍馬疾馳口中狂吼：「快馬加鞭呀，救城如救火，快！」

孫大寶的十萬人馬連翻三座土丘崗，便已聽得遠處傳來喊殺之聲。

孫大寶發瘋似的催動人馬往前衝，當他的人馬衝下小土崗的時候，已見大隊清軍正往遵化城內殺進去了。

清軍首先攻破了北城門，隨之喊殺之聲大震。

於是，孫大寶率人殺到了。

另一面，唐大年的人馬也到了。

正面，李自成親率十萬大軍早已與吳三桂的人馬幹上了，雙方照上面，有人大叫：「李自成來了！」

李自成舞起他的奪魂刀，拍馬狂殺中，忽然從攻城的人馬中殺來一人，此人凶悍異常，人未到已狂吼如虎的：「李自成，你還是來了，哈！」

此人不是別人，吳三桂是也。

吳三桂邊叫着邊拍馬衝向李自成，那把刀激閃着極光，便往李自成當頭砍去。

李自成見吳三桂出刀狠又準，不由大怒，他毫不閃讓，奪魂刀猛砍過去，就聽「噹」的一聲起處激起一溜烟芒，原來吳三桂的手中也是一把寶刀。

於是這兩個人拚殺起來了。

封存壽爲李自成掠陣，一根鐵棍端在他的手上隨時準備支援。

忽見十幾個清兵從斜刺裡殺過來，祇一交上手便知道這十幾人均有一身眞功夫。

這其中有一大漢暴吼：「吳將軍，咱們助你殺了這個賊子李自成。」

吳三桂一聽，道：「幹掉此賊，大功一件。」

「殺！」

十幾個黑漢舉刀往李自成逼過去，早被大力士封存壽打橫攔住了。

侯飛也守在一邊，這光景很明顯，李自成身邊不祇這兩人，他的近衛軍也有五千衆，雖然投入戰場，但若想圍殺李自成，他的近衛軍就會回刀殺。

果然，當封存壽攔住那十幾個大清武士時候，附近反圍來一百多李自成的近衛武士，於是一場狂殺又展開了。

七尺大漢封存壽，掄的不是神木棍，而是一根貨眞價實的生鐵棍，有七尺長，祇見他掄動開來，打得敵人連人帶刀倒在地，封存壽發了神威。

這時候忽聽城牆那面喊殺震天，遠處又見一大批清軍殺來了。

正在打算與城內的守兵會合的唐大年這批農民軍，本來就快接近城門了，忽然見這些清軍撲來，那唐大年回身大吼：「兄弟們，小心敵人的反包圍呀，迎敵呀！」

「殺呀！」

果然又出現的三萬清軍是一支埋伏兵，也是援軍，他們見大順農民軍快與城內的人馬會合了，這才從暗中奔殺過來。

雖然祇是三萬清軍，可是一看便知是精銳部隊，祇一交上鋒，便見血肉拋飛。

是的，多爾袞這正黃旗精銳殺過來了。

唐大年與孫大寶的人馬便遇上了這批悍軍，雖然人數上唐大年這面較多，但生力軍的士氣總是高。

這時候李自成與吳三桂殺得黑天昏地，兩雄對決，看得人心膽欲裂。

忽聽城門附近火炮響起，石九子與方圓自城中衝殺出來了，隨着他們身後的至少有八萬人馬。

原來方圓受了重傷，祇在肩背上，他回城包紮之後稍做休息，便又與石九子一同殺出來了。

石九子與方圓並肩作戰，衝殺中，忽然一大批清軍拍馬而來，這批清軍善騎射，支支箭不射空，他們拍馬繞圈奔馳着，就在奔馳中射出利箭來。

這是出乎意料的攻擊，雙方混戰，他們也不怕射中自己人。

可是他們却眞的不會射中自己人。

祇見不少農民軍中箭倒地，看得農民軍中幾十個將軍皆目欲裂。

李自成也發覺自己的人馬死傷慘重，他邊殺邊思忖，如果自己的人馬死在這裡，那麼，北京城一旦有敵人攻到，大順農民軍再是勇敢，也將會被人趕出北京城。

李自成越想越是心不安，再看大力士封存壽，他背上腿上帶着箭還在戰。

李自成冒火了，他雙手抱刀發了瘋似的對準吳三桂一陣狂砍，口中大吼：「殺了你這出賣祖宗不要爹娘的狗東西，殺，殺，殺！」

他每砍出一刀必大吼一聲「殺」！

吳三桂聽得心膽欲裂，他的家人還在北京城李自成手中囚着。

就在他一怔中，李自成忽的拍馬疾馳，口中大吼：「大順國兄弟們，撤回北京城，再與吳賊決一勝負。」

李自成疾走，他的人馬也跟着走，便是這遵化城也放棄不守了。

唐大年等一批將軍殿後，他們是且戰且退。

李自成有先見之明，他把二十多萬大軍又帶回北京來了，遵化一戰他損失十八萬人馬，也算是傷亡慘重。

吳三桂的人馬也死了七萬多，而清軍祇不過一萬五千人的死傷。

李自成忿怒的大罵吳三桂仗清兵爲其出力，將來必不得好死。

他率領人馬回北京，關上四門，與玄機子、何用二人共商退敵策略。

吳三桂兵臨城下，一大半都是清軍。

這時候原來的大明軍隊，本來打算結合吳三桂一同打擊大順農民軍，却因吳三桂與滿人聯手，爲了不當漢奸，便紛紛走避，免惹一身是非。

吳三桂的人馬守在第一綫，團團的圍住了北京城，李自成忿怒的命人把吳襄抓到城門樓上。

吳襄乃吳三桂的親爹，李自成命人刀架在吳襄脖子上，衝着城外的明軍呼叫。

「吳三桂，難道不要你爹活命了？」

城外飛一般的奔來一彪人馬，是的，吳三桂拍馬衝過來了。

城門樓上，李自成哈哈一笑，道：「吳三桂，你若投降，孤家封你王位，你一家人的命全在你手中，是生是死，你自己琢磨吧！」

吳三桂一聽大怒，就在城外大罵起來：「李賊，有種你出城來，我二人大戰三百回合。」

他在馬上指着大軍，又道：「休拿我的家人做威脅，需知本將軍早已言明移孝作忠了。」

李自成大怒，立刻命人把吳襄一家三十多口盡數抓來城上，他再吼叫：「吳三桂，你可認得他們？」

吳三桂抬頭看，城上盡是他家人，不由得心膽欲裂幾乎摔下馬來。

吳襄在城上大叫：「三桂，你眞忍心叫咱們一家死絕在這北京城嗎？」

吳三桂當然聽到了，但他把手一伸，接過弓箭來，對準城樓疾射上去，早被李自成一把抓住。

李自成忿怒的吼道：「吳三桂呀吳三桂，你已失去了人性，休怪本王的手段。」

他把手一揮，再吼：「殺！」

他殺字出口，武士們立刻出刀，可憐吳三桂親眼看着他的一家人死在城上，不由全身哆嗦，聲淚俱下的大叫：「李自成，我與你誓不兩立。」

李自成道：「雙方早已殺紅了眼，何止誓不兩立，本王恨你引狼入室，恨不能啖你的肉，喝你的血！」

李自成在城上罵，吳三桂披髮痛哭，血淚交流，吳家軍人人憤慨，誓殺賊子爲老將軍報仇。

李自成殺了吳三桂一門，立刻召集一衆文武，商討戰守之法。

玄機子道：「關外清軍戰法厲害，而吳三桂却又乘機鼓動他的人馬爲他爹報仇，以臣之見，不如暫棄這北京城，轉往山西。」

何用道：「今知張獻忠駐兵在湖廣，一時之間難以配合，玄機子的主意可行，皇上定奪。」

玄機子又道：「皇上，這燕京之地不險要，不如山陝二省天險易守，何況咱們在長安還有基業，霍大牙他們也有二十萬之衆，且等集中兵馬，隨時再殺回來。」

李自成想到了長安，長安還有個馬紫瓊。

馬紫瓊不知是否已生了，長安比之北京好多了。

心念間，李自成道：「好，咱們就這麼辦，祇不過在咱們臨去之前，大內重寶也需帶走，一切輜重不能少，我們速入關西，重振兵馬，再殺回來。」

何用道：「我軍盡帶金銀寶物，堆積的糧草也帶來了，剩下的加以焚燒，以免資敵。」

李自成道：「明日出更天殺出城去。」

玄機子道：「我們兵分三路，一路出城往西北方殺去，另一路殺向西南方，中路由皇上親率，一鼓作氣，衝向居庸關，會合以後，合力入山境。」

李自成道：「人馬如何分派？」

何用道：「屬下率領金包兄弟，人馬十萬往西南方衝殺出去。」

玄機子道：「屬下親率別開東、范冲等十二將軍殺往西北方。」

他頓了一下，又道：「皇上率領二十萬大軍，由唐大年等四位將軍，加上封大力士、侯飛、萬里等，由中路直撲居庸關。」

何用又道：「吳賊與清人以為我們會固守北京城，我們却出他們意料之外的立刻出城。」

玄機子道：「通令大小三軍收拾行囊，多備車馬，這需要暗中進行，不能聲張。」

李自成有些木然的走入後宮，他把陳圓圓找到身邊來。

陳圓圓一見李自成，便垂淚道：「妾聞當初吳襄招子三桂投降，因妾之故一怒而去，決心與王決一生死，思前想後，妾之罪也。」

李自成道：「這不怪妳，我們收拾，妳盡取喜愛的寶物帶身上，明日四更，我們殺出城去。」

陳圓圓道：「不，皇上，妾的生死並不重要，為了皇上，妾不惜一死以報君恩，祇是那吳三桂會更痛恨皇上，妾若跟皇上西行，吳三桂必窮追不捨，皇上便是逃到天涯海角，吳三桂也不會放棄，何如留下妾身，妾以為憑我的巧言，勸他勿追皇上，豈不是上策。」

李自成一把摟過陳圓圓，道：「江山乎，美人乎，二者果不能兼得也。」

陳圓圓緊緊的貼在李自成的胸前。

「皇上，世上沒有完美的人，世上也沒有完美的事，這世上的冷暖，每個人的感受不同，祇不過要想每個人都愉快，那是永遠不可能的。」

她雙目眨動，又道：「皇上，如果你不是現在的你，而我們又是普通一般的人，我們又活在承平日子裡，你我攜手深山中，過着與世無爭的神仙日子，多美呀！」

李自成被她說得有些陶醉了。

陳圓圓又道：「皇上，我也許是個美女，但美人薄命，祇不過是男人手中一件活寵物而已。」

李自成用力的摟緊了懷中的陳圓圓，他恨不能一口把這個人見人迷的女人吞下肚子裡，叫他放棄不要，他的心中直叫不能。

李自成忽的把陳圓圓拋在床上，他抓起金刀來疾殺。

就聽後宮內卡喳之聲連響，誰也不知道李自成在寢宮之中砍殺甚麼。

外面，他的近衛與封存壽等也不敢發問，那侯飛很想進去看一看。

「封大哥，你看……」

「我們不能問皇上。」

「可是你聽，在動刀呀！」

封存壽祇伸頭看了一下，道：「別進去。」

侯飛道：「你看皇上是不是會殺了陳圓圓呀？」他伸頭看看又道：「事情壞在這個女子的身上。」

封存壽道：「如果殺了這女子，怎麼不聽哀叫聲？我以為不會。」

侯飛道：「可是這刀聲……」

封存壽道：「也許皇上在發洩，你想想，皇上還未登基，就帶人馬逃走，他當然心有不甘。」

侯飛道：「怎麼沒聽那女子的聲音呀！」

就在這時候，忽聽李自成一聲吼叫：「唷！」

侯飛與封存壽二人急了，那侯飛呼叫了：「皇上，發生甚麼事了？」

寢宮中傳來李自成的聲音，道：「你們去歇着吧，明日四更還有得拚吶！」

侯飛與封存壽二人忙應：「是，皇上！」

二人雖然回應，可也並未走遠，二人轉入附近的房中，偶爾寢宮中傳來沉笑聲，偶爾還會有那種扣人心弦的低呼小叫傳過來。

這種情況直到三更將到，才聽陳圓圓道：「皇上，妾盡力為皇上樂，但也忘不了皇上即將遠去，為了皇上身子，為了皇上四更天率兵出城，妾坐守在皇上身邊，直到四更。」

李自成道：「本王不累，我們共歡尚有一個時辰！」

陳圓圓道：「皇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還是先送妾去個地方吧，妾在，皇上睡不好的！」

於是，寢宮中傳來嘰嘰之聲，聽的人以為有人在吸吮着甚麼。

一會兒工夫，就聽李自成大喘一口氣，他才開口：「來人吶！」

侯飛與封存壽二人匆匆走進寢宮。

那侯飛見這陳圓圓一副仙女賴床的慵懶模樣，眞的是風騷不足迷人有餘——乾脆就是迷死人的模樣。

李自成對封存壽二人道：「你二人保護着圓圓姑娘去那西山古庵中，別叫人打擾那座古庵！」

封存壽與侯飛二人禮貌的侍候陳圓圓走出了寢宮，李自成却呼叫道：「等一等！」

陳圓圓回過身來，道：「皇上，快歇着吧！」

李自成抓了兩把寶物送給陳圓圓，道：「收下，本王也只能這樣了！」

陳圓圓却搖頭：「皇上，這些不是重要的，有寶也需有寶物的命，剛才我們盡情的歡樂，放縱的行為，那才是無價的，我此生不會忘記我們那最甜蜜的一刻。」

李自成聽了，雙目似又噴火，是的，剛才二人在幹的甚麼？為甚麼是最甜蜜的一刻？

當然，只要從李自成的眼神中露出那精澹的眼光，便不難明白了。

陳圓圓緩緩轉過身，幽幽的走了。

封存壽與侯飛人陪着她走出了內宮，上了小轎，而非是八抬大轎了。

直到陳圓圓消失不見，李自成的雙手仍然托着兩把珠寶未動，當他忽然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忿怒了。

「嘩啦啦」暴響中，李自成把兩手托的珠寶拋砸在地上，抓起他的金刀又是一陣狂砍怒殺。

那寢宮之中已不成樣子了，沒有一件東西是完整的，便是宮中的銅柱燭枱也被他的金刀砍斷，刹時之間寢宮之中一片漆黑。

李自成拋刀在床前，他倒下去呼呼大睡。

這時候他累了，他的力氣先是對付陳圓圓。

而陳圓圓也以全副精神與功夫迎合李自成，而且迎合得十分原始。

李自成更原始，他幾乎不相信一個美如陳圓圓的女子，會有那麼粗獷的動作對付在他的身上。

而實際上，陳圓圓必需要李自成盡興，在她的內心中並不怕死，而是油然升起了一股同情之心。

一位即將登基的大順國王，因是為了她，而失去了已垂手得到的天下，李自成並未遷怒於她。

陳圓圓想通了這些，便也對李自成使出了混身解數，甚麼樣的床第功夫全用上了。

李自成盡興，再加上他動刀狂殺，他是人不是神，所以他累得躺在床上便發出鼻鼾聲。

* * *

李自成走入另一個世界了。

他的皇宮春夢就是這樣在進行着。

夢中，他見他的高貴貞站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向他招手，向他微笑，有雲霧在高貴貞的身邊掠過。

漸漸的，那影像在消失，在蛻化。

李自成有些無奈，他很想奔過去。

忽然，又是另一個方向，只見齊玉兒兩手各拉着一個娃兒，娃兒已呀呀呼叫了。

娃兒一齊向他呼叫：「爹，爹，快回來，回來一家人多愉快。」

只不過當李自成看到了齊玉兒的，看到齊玉兒猙獰的向他厲笑，李自成却幾乎吼叫了。

李自成叫不出聲音，他在睡夢中掙扎着，汗已流濕衣被，青筋在他的頭上出現。

於是，他忽然的平靜了。

因為他夢見了紫衣女馬紫瓊。

馬紫瓊懷中抱着個娃兒，正在微笑着喂娃兒吃奶，那是個十分溫馨的畫面，李自成的臉上有了笑。

然後又出現了一個極美的仙女。

李自成在床上有了反應，他的口中發出了囈語：「圓圓，圓圓！」

李自成口中呼叫着，突然聽得人馬在嘶叫，有人在宮門報告了。

「皇上，四更已到了。」

李自成一挺而起，他甚麼也不要了，抓了他的奪魂刀便往宮外走去。

他走得毫不留戀，走得金剛怒目，走得似乎了無牽掛似的邊走邊吼：「拉戰馬，跟我殺出去！」

天黑，而且特別的黑，三月未到，夜又寒冷，他到了宮外，一大片黑鴉鴉的人馬已等着他了。

李自成立馬一聲吼：「兄弟們，早晚咱們會再打回這老北京的，跟我走！」

大伙誰也不出聲，因為這個行動是保密的，突然的，要讓城外的敵人措手不及的行動。

於是，北京城就在四更天的時候，忽然四門大開，大隊大順農民軍毫無聲息的衝出城門外。

農民軍已衝出一大半了，才聽得城外的吳三桂人馬有了反應，反應是狂吼大叫：「李自成出城了呀！」

吳三桂剛把一切佈署就緒，疲倦的睡在中軍帳中，他甚至也沒精神去至清營與多鐸等人商議，便睡了。

此刻，忽聽人聲鼎沸，又聽李自成出城，以為李自成率人來劫營，他提刀衝出去，立刻傳令他的人馬：「聽了，不許自亂陣脚，認清敵人就下手殺！」

吳三桂大叫的聲音壓過了衆人的亂叫。

「不許亂跑，守緊各營陣地。」

這天夜裡天太黑了，任誰也看不清前面十丈之外的事物，只有聲音，聲音可以傳很遠。

很遠處傳來狂吼聲，也有喊殺聲，吳三桂聽得疑心大動，他沉聲道：「莫非李自成這賊要逃？」

吳三桂是決心殺了李自成的，他絕不放過李自成！

吳三桂一旦想及李自成逃走，他立刻狂吼：「李自成那賊，他要逃了，殺呀！」

吳三桂一聲喊殺，他的人馬便出刀了。

李自成的人馬走出一大半，吳三桂已揮刀殺來了。

遠處，清軍陣營中眞平靜，這邊殺得凶，他們睡得穩，這時候他們是不會出刀的。

清軍的多爾袞早許多年就想進老北京去逛逛了。

多爾袞才不會把他的人馬在這

個時候投入戰場，他的人馬正打算攻進老北京吶！

* * *

天黑幫了李自成的忙，雖然如此，但當他的二十萬人馬衝過了蘆溝橋往田安一路而去的時候，還是被追殺的吳三桂人馬殺得拋下輜重，放棄大批糧秣四散而逃了許多人，李自成就快接近居庸關了，却又被吳三桂率人馬追上來，無奈，他且戰且走，再看他的人馬，已不足十五萬人，他身邊的大將仍然是唐大年師兄弟四人與封存壽、侯飛、萬里幾人。

李自成道：「兩位軍師應該趕到了，怎麼還未見他們的影子?」

需知那玄機子率領十萬人馬，且有別開東與范冲等十員將軍，他們從西北衝向居庸關。

那何用便帶領當初一起投入李自成陣營的金家三兄弟，也率領了十萬人馬往西南衝殺，這兩股兵力是牽制吳三桂的人馬，然而，當他們出了北京城以後，變了……

等到天色大亮，先是別開東與范冲，他們不見了軍師玄機子。

玄機子怎麼不見了?

何用也不見了，而且金家三兄弟也不見了，十萬大軍便也被追兵衝散了。

只因這些人在北京城中，也弄走了不少金銀寶物，有了銀子，誰還會拚命呀！

李自成怎麼會想到這些?他在居庸關附近又同吳三桂的人馬幹上了。

吳三桂拍馬挺槍指向李自成殺去，他的人馬也狂吼如羣虎一般凶悍。

大順農民軍也非弱者，雙方再次交手，完全一副拚命架式，各自揮刀狂砍。

那李自成恨透了吳三桂，吳三桂更是一心想啖李自成的身上肉，喝李自成的血。

這二人在馬上怒刺狂砍，殺得天昏地暗，咒罵連聲，李自成的陰陽羅漢刀法絕招盡出，吳三桂的吳家花槍也舞了個密不透風。

兩個人殺到急處，忽的各自暴伸一手在馬上抓向對方，於是，兩個人又落在馬下狠幹。

吳三桂手不放鬆，抽槍疾刺，槍尖往李自成的胸口扎過去。

李自成一個錯身扭，吳三桂的槍尖扎在他的左胯上，李自成雙目一厲，就在他口中發出「絲」聲中，李自成的奪魂刀回切，「颯」的一下切過了吳三桂的右上肩，差一點未切中吳三桂的脖子，却也被他切下一片皮肉來。

吳三桂痛得鬆開了手，李自成暴出七刀，他抓過坐騎忙騎上。

李自成非騎馬不可，他的胯上在流血。

在馬上又三刀，殺退要拚命的吳三桂。

吳三桂浴血要出槍，李自成大吼：「攔住他!」

附近的封存壽過來了。

侯飛也躍了過來，就在這時候，李自成在馬上開了口：「吳三桂，你爲一個女子引外族人入關，回去看看吧，北京城已被清人佔了！」

他哈哈一笑，又道：「你是個漢奸，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我却不是，陳圓圓在西山老尼庵中，望你善待此女，她是你的了。」

吳三桂聽得很清楚，不錯，他正是爲了陳圓圓，就在他心一怔間，封存壽忽的掃出一棍，打中吳三桂的腰上，打得吳三桂幾乎倒地，一陣嗆咳中，上來五十多名吳家軍，救下了吳三桂。

於是，李自成率人馬衝進了居庸關，一路又走入山西境內。

他的大軍入了山西，已不足十五萬人馬了。

可是忽的有消息傳來，送消息的是飛毛腿萬里。

「大王，大批清軍入了山西了！」

李自成道：「如此說來，我們不能走太原了，那麼，只好繞道快回長安。」

有關入山西的這批清軍，經過後來的証實，乃是多爾袞暗中派出的一支大軍，是清軍入駐北京以後，作爲西部屏障的軍事力量。

* * *

李自成不敢走太原，他們再從小五台山以北，接近邊關長城處進入陝西北部。

那兒才是李自成的根本之地，只可惜何用等人，除了封存壽一人之外，餘下的神木縣那些人已不知去向了。

何用不見了，金家三兄弟那批人全不見了。

左丘兄弟三人戰死了。

上官兄弟三人先是死了兩個小弟，老大上官仁後來也死在戰場上。

只有金包兄弟三人，自從金家三兄弟在寧武關與周遇吉周總兵一戰之後，便同李自成一舉進駐北京城，如今也與何用一樣，人却不見到。

是不是棄李自成而去?誰也不知道，而李自成認爲這些人必戰死了。

另一支往西北衝殺的十萬人馬，是由軍師玄機子率領，這其中還有別開東與范冲等。

李自成十分懷念這三個人，尤其是玄機子是他倚爲最大的支柱棟樑。

失去了兩位軍師，李自成才眞正體會到自己孤單了，一切全都好像不一樣了。

就在往長安的途中，唐大年便以爲離開的人絕不是死在戰場之上的，因爲玄機子與何用均會法術，他們也是異人，別人能死，他們不易。

石九子也就以爲是這樣。

是的，人們覺得前途失去希望，當然會找機會離開，因爲這也是有原因的。

李自成拿下了老北京，在天數上幾近一月，可是大明江山萬里，不見州縣有響應，更不見有人馬來歸順，尤其是南方沒有擁護。

人們以爲大順農民軍同大西國的農民軍一樣，只是一批土匪强盜，洗劫過一個地方之後便又殺向另一個地方去，他們只是搶劫。

有的更認爲這些農民軍沒有中心思想，只有在行動上收救災民，打劫富人，不足以爲國君。

其實在那種災荒時代，人們只求不餓肚子，當初何用那幾百神木縣的人上老龍溝，也正是餓得發了慌才上山投靠李自成的。

那唐大年對他的師兄弟們，道：「別人可以棄大王而去，我們不能。」

石九子道：「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大王把他們倚爲柱石，他們不知回報，中途撒鴨子逃走，實在可惡。」

方圓的刀傷仍在，他嘆口氣，道：「咱們攻下了北京城，進得城去盡是珠寶金銀，那些王公家中堆積如山，大臣家內銀子成堆，這些東西早被他們取去，一旦戰事不順，他們身邊有了寶物，當然不會再跟大王一起，爲解救天下災民而四處拚命了！」

孫大寶道：「爲甚麼我們可以衝出重圍，偏就他們一個不見，哼，定是藉機會走了！」

他們在馬上說着，忽見大力士封存壽騎馬過來了！

封存壽對唐大年道：「你們說的話我全聽到了！」

唐大年道：「當年你也是神木縣來的，你們同何用軍師是一齊來的！」

他看看拍馬走在前面的大王李自成，又道：「封兄，如果你也走，我們不會爲難你，放心，多年共事，多年交情，你若走，我們除了懷念你忠心，別無二意！」

封存壽却重重的道：「雖然我與何用他們幾百人在一起加入的，但他們是他們，我是我，叫我姓封的走路，除非大王攆我！」

唐大年道：「你……眞的?」

封存壽道：「有兩個原因我不會棄大王而去！」

「是那麼兩個原因?」

封存壽道：「第一，我乃神木大師的入室弟子，我師父的指導，義氣爲重！」說着，他望北深施一禮！

頓了一下，封存壽又道：「這第二個原因，我姓封的看得清楚，咱們大王同他的下面人同甘共苦，咱們吃甚麼，他吃甚麼，每掠一地，從未見大王姦淫婦女，殺人兒女，更未見大王身上藏甚麼奇珍異寶，他一無所有呀！」

封存壽的話帶着幾分激動，似乎有些嗚咽的樣子。

他咬咬牙，又道：「這次在北京皇宮，那個陳圓圓祗是生得美，她的出身却是個歌妓，秦淮河上的女子有甚麼身份，大王祗不過帶着幾分憐惜才收留身邊，不料那吳三桂把她當寶貝！」

唐大年一聽之下，點頭道：「我也以爲是如此！」

孫大寶道：「我相信，如果吳三桂投降，然後好言向大王索討，今天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那封存壽嘆了一口氣，拍馬往前面追去了！

唐大年道：「封將軍眞義士也！」

石九子道：「便是他人走光，走絕，我們師兄弟四人是不會走的！」

方圓道：「師父那裏也不好交代！」

於是，大軍雖然慘敗，還是連夜繞道回到了長安城，大順國就建在這裏！

李自成回到了長安城，派出探馬在外，怕的是吳三桂前來攻城！

李自成命人把城門緊閉，嚴加防守，於是，八百里秦川又開始緊張起來了！

李自成雖然一路拋掉許多輜重，但却還是滿載金銀珠寶而歸，當他在舊督軍府下了馬，心中想念的是一個人，那就是紫衣女馬紫瓊！

在外征戰一年多，馬紫瓊應該爲他生下一男半女了吧?他的心中有了激動！

李自成大步奔到督軍府後院，他怔住了！

對面的花牆下，站着一位清瘦佳人，一身紫衣，身邊放着一把劍，她，正是他的女人紫衣女！

紫衣女也看過來了，然後，紫衣女不奔向李自成，她回首走進屋子裏！

她的動作令李自成也吃一驚，一呆之下，李自成急步走過去，就在他快進屋內的時候，紫衣女的手上不是劍了，她托着一個娃兒，一個半歲大小的娃兒！

「大王，這是咱們的兒子！」

李自成猛然一呆間，立刻接過來，他有些激動的在哆嗦，他的雙目之中露出了慈愛的光輝，注視着手上的娃兒，喃喃的道：「上天還是對我李自成有恩典，上天並未放棄我，謝謝，謝謝！」

他似是對上蒼的一種感激，却又是對紫衣女的表達，他實在難以忍那坎坷之路上忽見光明的喜悅！

忽的，李自成張起一臂，摟緊了紫衣女。

紫衣女也一樣的抱住李自成。

李自成半閉英雄雙目，他抬頭望天上，喃喃的道：「紫瓊，紫瓊，讓我們永遠抱在一起，永遠不再分開，那該是有多好！」

紫衣女道：「我們不想分開，我們也無意分開，大王，我們抱在一起呀！」

李自成道：「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紫衣女道：「聽說你回來了，而且是被那私通清人的吳三桂打敗的，我就有了戒備！」

她指指一邊的寶劍，又道：「我擔心人們會叛你，會衝進來殺了我們，我才有所提防！」

李自成道：「他們不會叛我，紫瓊，我們還會東山再起的！」

他忽然猛挺，立刻對紫衣女道：「我出去一下，我想到了駐守在潼關外的他們，他們是牽制那洪承疇的大軍，他們現在……」

他匆匆的走到前廳，已見有四個將軍從門外走進來了，那是霍大牙、宮覺、于把總與官副將四人！

四個人的出現，令李自成精神一振！

霍大牙四人已重重施禮，道：「大王，咱們回來了，加强防守長安城！」

李自成大爲感動，立刻命人取來幾包珠寶當面送給霍大牙四人！

霍大牙道：「大王，進入北京城，那吳三桂搬了清兵入關，這人是漢奸吶！」

李自成道：「各位，清人殺法驍勇，來日我們多加操練陣式！」

宮覺道：「怎不見兩位軍師的回來！」

李自成嘆口氣道：「往好的地方想，他們也許是戰死在殺場上了，如果往壞處想，必是以爲我李自成未在北京當上皇帝，他們找機會溜走了！」

霍大牙雙目一厲，吼道：「這算甚麼，咱們征戰各地，絕非想的是升官發財，還不就是爲了遍地災荒，人們日子難過呀，若非咱們出刀，別人一樣會出刀，兩個牛鼻子老道如果眞如此，誠小人也！」

宮覺接道：「便是沒有這兩個老道，咱們一樣行，大王，你放心吧！」

李自成看看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也在點頭！

於是，李自成又下令，兵馬盡情歇息，仍然開酒罈與衆將軍士們痛飲！

* * *

吳三桂受了傷，他被封存壽一棍打中腰眼上，但他是個烈性子的人，稍作休息便又率領人馬追殺李自成了。

吳三桂絕不輕易放過李自成，他要生啖李自成！

他却忘了，如今北京城的城牆上正飄揚着黃龍旗，而且是遍插這種旗，幾乎形成了旗海！

黃龍旗也正是大清國的旗纛，而吳三桂還未知道這大明的天下已成了大清的天下了！

吳三桂絕對想不到大清國的軍事行動有那麼神速，當他率領人馬緊追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時候，山西太原已被清軍拿下了。

清軍並未打橫路去攔截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當然那是有原因的。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多爾袞的陰謀，他不會把自己的部隊眞正用到追殺李自成的人馬上！

多爾袞的人馬要用在奪取大明天下上面，而且直到現在是順利的！

眞正追殺李自成的人馬祇有吳三桂的人馬，當這兩批人馬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大清的兵力便更優勢了！

吳三桂一路跟踪追殺，就在李自成進入長安城第四天，他便又把長安城圍住了！

吳三桂圍住了長安城，他下決心要手刄李自成，自圍住長安城以後，天天派人城下罵戰，初時李自成命人不與理會，但罵得多了，久了，他這才把他的十多位將軍召到他的王府中。

這時候他又不稱皇帝了，仍然是大順農民軍國王。

軍事會議展開，那霍大牙便主張迎戰，宮覺也一樣要帶兵出戰！

李自成聽了他二人的話，思索了一下，遂點點頭道：「二位將軍，咱們生死與共，同舟共濟，此番出戰，多加小心，我在城樓爲二位將軍擊鼓助戰！」

霍大牙與宮覺二人挺胸而走，帶領五萬人馬開了南門，立刻殺出城去。

吳三桂見一彪人馬殺來，佈好了陣勢，等着決戰，忽又聽得城上傳來戰鼓聲，遠遠的祇見是李自成在城樓上擊鼓助戰，不由大怒，他把手一揮，力派手下兩員猛將前去迎戰！

雙方人馬立刻在長安城中與壩橋之間相互拚鬥追殺起來，喊殺震

天中，霍大牙與宮覺二人眞勇敢，不要命的往敵陣中殺去！

吳三桂陣中的兩員猛將，一人使砍刀，另一人使得一手好槍法，祇一照上面，好啦，立刻成了刀對刀槍對槍的局面。

霍大牙人稱霍一刀，他立刻與那使砍刀的對上了！

宮覺便是使長槍，很自然的他對上了使槍的敵人。

這時候雙方人馬拚得兇，那吳三桂帶來二十萬人馬，團團圍住了長安城，這一面，霍大牙與宮覺的五萬人馬在人數上並未感到壓力，好像雙方差不多。

吳三桂見那霍大牙與宮覺有眞功夫，他暗中拈弓搭箭，「咻」的一聲射過去。

正在同敵人砍殺得雙目噴火的霍大牙，不防吳三桂會放冷箭，左肩背上挨了一記！

那箭入肉一寸深，扎在身上還顫抖，霍大牙猛回頭，他罵道：「狗娘賊，放冷箭！」

「颯」，又一箭射出來，那宮覺的大腿上也着一箭。

吳三桂哈哈笑，大叫着：「殺了他們！」

霍大牙與宮覺有親信人馬，今見二人中了箭，立刻圍上二百人拚死保護他二人！

有人大叫：「往城門退呀！」

吳三桂又吼叫：「堵住他們，殺光爲止！」

霍大牙咬牙拔出背上箭，他揮刀狂烈的吼叫：「兄弟們，殺漢奸呀！」

「殺啊，狠宰啊！」

五萬人馬拚上了，一時之間殺得夕陽也暗淡了，而霍大牙與宮覺二人祇帶了二百五十多人衝出了重圍。

他們奔到一處土坡回頭看，天已暗，戰鼓息，獨留黃沙屍成堆了！

霍大牙與宮覺帶領二百五十七人衝過了重重包圍，趁黑夜往北行，過了渭水河，那宮覺對霍大牙道：「大哥，爲今之計將如何？」

霍大牙道：「若是棄大王而去，是不是不夠義氣？」

宮覺道：「這也不見得，需知大哥爲大王獻出了多年藏的銀子寶物，又爲大王轉戰兩年多，也一同圍堵潼關逼走了洪承疇逃往關外，若是基業難成，也非我等之罪！」

霍大牙道：「兄弟的意思，咱們可是走他處了？」

宮覺道：「我們也受了箭傷！」

他頓了一下，又道：「聽兄弟們說，原本已攻入北京，準備登基了，偏就是爲了一個女人，壞了大事，更死了數十萬人，這事聽了就叫人心中有氣！」

霍大牙道：「我也聽了，兄弟，大王雖不是阿斗，却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天意，天意了！」

宮覺道：「所以我們也可以轉往別的地方去！」

霍大牙把手一拍，道：「我又想通了！」

宮覺道：「大哥，你想通甚麼？」

霍大牙道：「我們何不重回白于山的鳳凰嶺，重振我們的基業去！」

宮覺已哈哈笑了。

「眞是有志一同，大哥，這正是兄弟心中的話，哈……」

於是，霍大牙把他的計劃對二百五十七人說出來，大家一齊點頭，沒有一人反對！

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便率領這二百多人連夜竄入白于山中去了。

他們再也不出山了！

* * *

大清多爾袞弄了個六歲的侄兒當皇帝，實權操在他手裏，就在第二年過一半，李自成攻下了北京，吳三桂原本打算歸降，但聞愛妾陳圓圓被辱，他老兄忍不下這口窩囊氣，打開了山海關大門，把大清軍引進關內來。

大順農民軍不怕吳三桂，可是偏偏打不過大清軍，這一路又退回到了陝西長安城！

現在，先是吳三桂領軍把長安城又圍住，這頭一戰便把李自成還在秦川駐防的霍大牙與宮覺的十萬人馬打敗，霍大牙與宮覺也以爲李自成的前途不妙了！

這二人一商量，打道又回白于山區以北的鳳凰嶺重作馮婦去了！

李自成見霍大牙與宮覺在城外奔殺，他擂鼓助戰，直至天黑，城外的殺聲漸去漸遠。

李自成身邊站着唐大年，這時候唐大年對李自成道：「大王，此刻打敗吳三桂的機會來了！」

李自成一聽大喜：「快說！」

唐大年道：「由屬下和同孫將軍，率一彪人馬殺出城去，不但以逸待勞，而且也是趁其不備，在他們既累又飢餓的時候，必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李自成一聽道：「師兄弟一場，我的好兄弟們，多加小心了！」他此刻有着孤單之感！

唐大年道：「大王，我們師兄弟四人發下重誓，除非戰死殺場，絕不離開大王！」

李自成十分感動，他拍拍唐大年那寬厚的肩頭，重重的點點頭，道：「我省得！」

唐大年猛施一禮，回頭匆匆的下了城門樓，李自成看看他身後站着封存壽、侯飛與萬里！

（未完・卅三）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衆人皆渾我獨醒　蟬蝶妙論揭陰謀

上文提要：進入孤獨老人之墓的人已不少人被襲擊喪命，原來易天行帶了八大高手隨行入墓，入墓要口處皆派人把守……徐元平救了丁玲後，他獨自循着呼喚他的聲音走去……丁玲躲在金老二身後施放迷藥，把一武功高强老人制住，逼訂城下之盟，他們一起進入一間秘室，智計過人的丁玲環視了壁畫與周遭一塵不染的環境後，說出了……

長髯老人大聲吼道：「老夫哪裏蠢了？」聲音如春雷綻動，震得人耳際間長鳴不絕。

丁玲淡淡一笑，道：「我如指出你的蠢處，你就自己打一個耳括子給我瞧瞧？」

長髯老人道：「如若你說得讓老夫心服口服，也就不是甚麼難事。」

丁玲道：「你活了八十二歲，可見過孤獨老人麼？」

長髯老人道：「武林中人，有誰不知此事，難道還用老夫親目所見不成？」

丁玲道：「玉蟬、金蝶，武林雙寶，但不知有誰見過，祇怕都是道聽途說而已。」

長髯老人呆了一呆，道：「老夫雖未見過玉蟬、金蝶武林二寶，但卻親耳聞過它的妙用。」

丁玲道：「這就是了，有一位才智絕世之人，編造了玉蟬、金蝶的故事，借人人好奇之心傳播開去，於是，江湖上充滿了玉蟬、金蝶的傳說，一而百，百而千，極短的時間中，傳誦於整個武林之中，那人就借了玉蟬、金蝶之力，創造出了孤獨之墓。」

長髯老人聽得又是一怔，舉起右手，「叭」的一聲，自行打了一耳括子，說道：「不論你說的對與不對，但這些却是老夫生平中從未聞過之言。」

丁玲道：「我也聽人說過那玉蟬、金蝶的妙用，似乎金蝶絕毒，世無其匹，玉蟬解毒，起死回生，言者有如親目所見，語氣傳神，似乎得金蝶足以橫行天下，得玉蟬足以尅制金蝶，但如仔細想去，傳言之人，大都是說得恍恍惚惚，渲染過甚，但却毫無一點實質的內容，金蝶絕毒，不知殺害了哪一個武林高手，玉蟬解毒，又不知救了哪一個人的性命？」

長髯老人道：「這個老夫倒是聽人說過。」

丁玲道：「願聞其詳。」

長髯老人道：「老夫曾聽一位故友說過，他親眼看到了金蝶之毒，祇在水中一點，水色立變，覆之於地，青草立枯，滿地蟲蟻，盡皆死去。」

丁玲道：「玉蟬呢？可使那枯草回生，蟲蟻復活？」

長髯老人道：「蟲蟻是否復活，老夫倒是未聞，但那枯草，却在玉蟬觸接之後，全都復生。」

丁玲微微一笑，道：「你那位朋友，死去幾年了？」

長髯老人沉思了片刻，道：「十年另三個月了。」

丁玲道：「可是他告訴過玉蟬、金蝶事件之後就死了麼？」

長髯老人道：「就老夫記憶，大概不足一月光景。」

丁玲道：「大概所有見過那玉蟬、金蝶的人，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長髯老人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凝目而思。

丁玲歎息一聲，道：「見過那玉蟬、金蝶之人，都在極短的時間中死去，是以，玉蟬、金蝶的傳說，成了一件充滿着神秘的絕響，沒有人能夠挺身而出去證實它了，以訛傳訛，把玉蟬、金蝶渲染成世間的奇物……」她緩緩把目光掃掠過那壁畫：「除了這房中的潔淨之外，另一件可疑之處，就是那壁畫了。」

金老二和長髯老人一齊轉過頭去，把目光凝注在那壁畫之上，祇見圖文環繞，但却無甚麼特異之處。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道：「兩位可看出可疑之處麼？」

長髯老人和金老二二人相互望了一眼，瞠目不知所對。

丁玲道：「兩位仔細的看看那墨色可像是經過了數百年的時間麼？」

金老二獨手在腿上一拍，道：「不錯，江湖上久已傳聞鬼谷二嬌智謀過人，今日一見，果使人五體投地……」

丁玲微微一歎，接道：「老前輩不用稱讚晚輩，咱們都已成網中之魚，凡是進入這古墓之人，祇怕都難再生離此墓了。」

金老二道：「這人能一手掩盡天下英雄耳目，雖非孤獨老人，倒也是值得一見。」

丁玲道：「這一點晚輩倒未能想通，多承老前輩示教了。」

金老二道：「好說，好說，祇不知這人費盡了心血，耗用了無比龐大財力，建築了這一座孤獨之墓，是何用心？」

丁玲道：「他爲了誘使天下武林高手入轂，散佈出玉蟬、金蝶之謠，他的願望終於達到了，這人的才智，確實高人一等……」

長髯老人突然打斷了丁玲未完之言，接道：「有人來……」

餘音未絕，一條人影已由那壁洞中穿躍而入，凌空一個轉身，落着實地，舉手護住前胸，防敵施襲，雙目橫掃了室中形勢，拱手對丁玲說道：「丁姑娘……」

丁玲冷冷的接道：「你可是以爲我死了麼？」目光一轉，凝注着金老二道：「老前輩，最好能想法子把那洞壁堵上，免得室中光亮外透，引來强敵。」

丁玲兩道清澈的眼神轉注那長髯老人身上，接道：「這位是冀北查家堡少堡主查玉，查家堡以『百步神拳』馳譽武林，想來老前輩定然識得了？」

金老二順手提起一個錦墩，大步走了過去，堵住壁洞。

長髯老人道：「晚一輩中之人，老夫相識不多。」

丁玲笑道：「查少堡主深得家傳武功之秘，你先攻十招試試他的功力吧！」

查玉看那長髯老人滿臉紅光，重眉環目，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一望之下，即知是位身負上乘內功的高手，趕忙說道：「丁姑娘，這是何意……」他話剛說，那長髯老人已揮拳攻到，果然是拳風强勁，帶起了一片嘯風之聲。

形勢迫得查玉不得不揮拳招架，舉手一招「天王托塔」斜向長髯老人的脈穴上面扣去。

長髯老人冷哼一聲，拳勢忽變，雙拳連環擊出，倏忽之間，左右手各攻五拳。

他拳勢猛厲，招招如鐵錘擊岩一般，十拳猛攻，把查玉迫退了四五步。

長髯老人攻過五拳之後，立時一收拳，退回原位，說道：「百招之內，我可取此人之命。」

丁玲嫣然一笑，回顧那長眉老人說道：「毒老前輩，要你那猩猩出手攻他幾招吧？」

自入到這石室之後，那長眉老人一直和猩猩並肩閉目而坐，他似在默想心事，又似在運氣調息，金老二、丁玲和那長髯老人縱論古墓之秘，他連眼皮也未睜動過一下。祇待聽得丁玲相呼之言，才緩緩睜開雙目，一望查玉，道：「是他麼？」

丁玲笑道：「這人年事雖輕，武功却是高强得很啊！」

長眉老人冷笑一聲，舉手一掌，拍在那猩猩後背之上。

查玉勉强接了那老人十拳，喘息尚未平復，聽丁玲遣派人手攻來，趕忙一拱手，道：「丁姑娘，在下有要事奉告……」

丁玲冷然接道：「等等再談吧！」

耳際間響起了一聲厲嘯，那閉目而坐的猩猩突然一躍而起，怪目圓睜，金毛怒豎，利爪箕張，厲嘯一聲，撲向查玉。

查玉右手一揚，打出一記「百步神拳」，人却疾閃一側，順手抓起了一把銀壺。

那猩猩被查玉一記「百步神拳」打得身子一顫，但牠皮粗肉厚，雖受重擊，毫無損傷，去勢一緩，立時又向前面撲去。

查玉暗運內力，舉起銀壺，高聲說道：「丁姑娘，再不喝止那畜牲，可別怪我重手傷牠了！」

丁玲笑一聲，道：「你如一壺把牠打死，自會找你算賬！」

查玉聽得一怔，還未來得及回答丁玲之言，那猩猩已撲到身側，趕忙一閃，舉手一壺打了過去。

他受了丁玲警告的影響，不敢運足全力，祇怕一壺把猩猩打死之後，激起那猩猩主人的拚命之心，是以，祇用出了五成勁力。

祇見那猩猩巨掌一揮，銀壺應手飛去，長臂一伸，五爪已近查玉前胸。

查玉吃了一驚，急急吸氣縮胸，堪堪避開利爪，反手一把，橫斬過去。

但覺一掌如擊在鐵石之上一般，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反而把自己震得退了一步。

查玉久經大敵，一擊之下，已知不可力敵，必須設法巧取，借那反震之力，一個倒翻，躍飛上一張桌面之上。

那猩猩慓悍異常，利爪揮舞，緊追不捨，毛臂撞擊之處，桌椅橫飛。

查玉借室中佈設護身，閃避那猩猩追擊，間以拳脚反擊，但那猩猩毛皮堅厚，挨上幾拳，恍如無事，可是牠那利爪毛臂，却是蓄力無窮，起落之間，微帶嘯風。

他既知無能和這猩猩硬拚力拒，祇好以閃避爲主，被那猩猩緊緊追逐的室中繞行不息。

丁玲目睹查玉狼狽之情，格格大笑了一陣，才對那長眉老人說道：「老前輩，要那猩猩停下手吧！」

長眉老人重重的咳了一聲，雙掌互擊一響，口中唔唔呀呀，喝了兩聲，那追逐查玉的猩猩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子，大搖大擺的走了回去。

查玉停下身子，長長喘息了兩聲，說道：「丁姑娘……」

丁玲冷冰的接道：「甚麼事？你現在可以說了。」

查玉看她發號施令的威風，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些人中，除了金老二外，我全不相識，想這個鬼丫頭，也未必會認得，不知她用的甚麼方法，竟能讓這些人甘心受她之命。

心中雖然奇怪，但口中却是不敢多問，整整身上的衣服，笑道：「丁姑娘，可看到家父麼？」

丁玲道：「哼！沒話找話說，看到了，祇怕他現在已經死啦！」

查玉呆了一呆，道：「姑娘說笑話了？」

丁玲冷冷說道：「誰和你說笑話了，這實是千眞萬確的事，他被徐元平苦苦追逼，你想他還能活得了麼？」

查玉聽說是和徐元平動手，登時放下了心，淡淡一笑，道：「徐元平的武功雖然不錯，但如說他能夠勝得家父，祇怕未必。」

丁玲道：「你爹爹的武功，比起易天行如何？」

查玉道：「如果純以武功而論，那該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但易天行的胸羅龐雜，或能稍勝家父一籌。」

丁玲道：「數日前，在這孤獨之墓外，徐相公施展馭劍之術，一擊震駭全場英雄，你也是親目所見，難道就忘懷了麼，連那易天行也得酌他一分，何況你爹爹了？」

查玉怔了一怔，默默不語，回憶當日情景，確然不錯，但他深知他爹爹內力深厚，「百步神拳」勁道强猛絕倫，就算勝不得徐元平，亦足可自保，查玉爲人機詐，量度當前形勢，不宜和丁玲多作口舌之爭，立時不再反唇相激。

祇聽丁玲冷笑一聲，接道：「我知道你心裏不服氣，但你別忘了徐元平的手中有一把鋒芒絕世的『戮情劍』。」

查玉淡淡一笑道：「此刻這古墓之中，步步充滿殺機，雖是親若父子，也是無能相護。」

丁玲格格一笑，道：「你倒是想得開呀……」她眼珠兒轉了兩轉，接道：「你怎麼走單了，易天行呢？你老老實實告訴我，我就告訴你爹爹的眞實下落。」

查玉道：「自你逃走之後，易天行大爲震怒，掌斃兩個下屬，下令所有之人，分頭追尋你的下落，在下本和家父同行，途中遇上了千毒谷谷主，他和家父互接兩掌，彼此閃錯而過，在下也和千毒谷谷主隨行之人互攻三招……」

丁玲道：「不用問定然是你敗了？」

查玉道：「三招硬拚，未分勝負，但這一來却把我們父子衝散，在下迷失方向，轉入此地，想不到竟會遇上丁姑娘。」

丁玲一嘟小嘴巴道：「你爲甚麼不說你是被人家追到這裏來了？」

查玉道：「丁姑娘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在下絕不放在心上，但家父眞實下落，尙望據實相告。」

丁玲道：「老老實實告訴你吧，我沒看到。」

查玉道：「丁姑娘剛才之言完全是隨口揑造的了？」

丁玲道：「誰說是揑造的，不過徐元平追的不是你爹爹罷了。」

查玉道：「不是家父是誰呢？」

丁玲道：「楊文堯，和你爹爹差不多，都是一丘之貉。」

查玉笑道：「丁姑娘可別忘了，令尊和家父都是齊名江湖之士，提起鬼王谷的聲名，祇怕不在敝堡之下。」

丁玲回顧那長髯老人一眼，道：「再上去狠狠攻他三拳。」

那長髯老人應聲而上，揚手發拳，連環三擊。

這三拳勢道强猛至極，查玉接了三拳，被震得退了六步，五內氣血浮動，兩眼中金星亂竄。幸好查玉長長吁一口氣，望着丁玲說道：「這位老英雄，好重的拳勢。」

丁玲淡淡一笑，道：「你如再出言無狀，我就要他殺了你。」

查玉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儘管請便吧！」

丁玲道：「你爲人巧言令色，最善說謊，但你該明白，我是最善分辨謊言的人，說一句謊言，我就斬斷你一根手指頭。」

查玉笑道：「這個你盡管放心，此刻在這古墓之中，大概都已經生機渺茫，祇不過各憑武功爭取生存的時間而已，我如不想先死一步，自然是不會欺騙你了。」

丁玲道：「想不到你竟是這等的識時務。」

查玉臉一紅，道：「丁姑娘言重了，你爲甚麼不罵我沒有骨氣？」

丁玲道：「好說，好說……」臉色突然一沉，道：「易天行和你爹爹以及楊文堯，具名飛函武林，照會天下英雄，聚會這孤獨之墓，是何用心？」

查玉道：「你怎麼知道家父和易天行具名函邀天下英雄之事？」

丁玲道：「哼！我猜也猜得出來了。」

查玉道：「你猜得很對，易天行想借這孤獨之墓中的機關佈設，一網打盡天下英雄。」

丁玲道：「這個我也知道，我問的是他詳細的陰謀計劃。」

查玉道：「他進一道門，就在那門戶之中，留下了一個身懷各種絕毒暗器的高手，不論何人，祇要通過那道門戶，一律施下毒手，那門戶上原有的機關，再加上暗中人力施襲，縱然是武功高强之人，也是無法防備，十九將爲那暗算所中。」

丁玲道：「辦法確然是高，可惜當今之世，比他才智更爲高强的人太多了。」

查玉道：「丁姑娘說的不錯，在下素來不信世上有第一之人，有以才智著稱，有以武功獲譽，各人成就不同，豈能分出高下……」

丁玲道：「我的看法和你大不相同。」

查玉輕輕的咳了一聲，道：「願聞高論。」

丁玲道：「一個人的武功成就，和稟賦才智大有關係，古往今來，從未見一個才智低劣之人，身負有絕世武功的。」

此時此情，查玉實不願和丁玲多作口舌之爭，當下淡淡一笑，道：「也許丁姑娘的見識高過在下。」

丁玲道：「哼！本來我就比你强嘛！」

祇聽一個焦急宏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玉兒……玉兒……」

查玉一聽之下，立時辨出那是父親的聲音，當下一提眞氣，高聲叫道：「爹爹麼？」「呼」的一記「百步神拳」，遙向金老二打了過去。

金老二剛把石壁塞好，忽聞拳風襲來，趕忙向旁側閃開。

查玉一拳擊出，人也緊隨着躍飛過去，揚手又是一拳，擊向堵塞壁洞的錦墩之上。

祇聽「蓬」的一聲，那堵塞石壁的錦墩吃查玉一記拳風震開。

丁玲玉掌一揮，急急對那長髯老人說道：「快把他打死，愈快愈好！」

長髯老人眉頭一皺，似是不願聽丁玲之命，但他微一猶豫之後，終於應命出手，縱身一躍，直向查玉撲了過去。

金老二讓開拳風之後，探手撿起單刀，一招「風掃落葉」橫裏斬去。

這時，查玉已經落着實地，橫裏一個轉身，讓開一刀，打出一記「百步神拳」，迎向那長髯老人劈去。

長髯老人右手一伸，懸空接了查玉一擊。

他雖然把查玉全力一擊的「百步神拳」接下，但身子却被震得直落下來。

一條人影快如離弦弩箭一般，由那壁洞中穿了進來，直向金老二撲了過去。

來人出手快極，金老二還未看清來人，右手中單刀已經被人奪了過去，人影一轉，擋在查玉身前，隨手一刀「力掃五嶽」，把那已迫近查玉身側的長髯老人逼退。

丁玲一躍離位，低聲對長眉老人說道：「毒老前輩，快讓你那猩猩出手。」

長眉老人呵呵一笑道：「孩子，不要慌，來人武功再高，我也有對付他的辦法。」

丁玲奇道：「你不是不會武功麼？」

長眉老人道：「殺人致死，難道非用武不可麼？你祇要讓他走近我三步之內，我就有法子對付他。」

這時，那衝入室中之人已經停身不攻，回身問查玉道：「孩子，你傷着沒有？」

查玉道：「沒有……」一指那長髯老人接道：「此人武功甚高，爹爹對敵之時，不可大意。」

查子清目光凝注在那長髯老人身上，瞧了一陣，說道：「閣下可是鐵拳湯萬里湯兄麼？」

那長髯老人拂髯一笑，道：「查兄竟然還記得兄弟？」

查子清道：「湯兄的美髯，天下無雙，兄弟睹髯憶人，想到衡山之會，和湯兄歡敍的往事。」

湯萬里一撫垂胸白髯，笑道：「一把鬍子麼，全白了。」

查子清道：「湯兄風采依舊……」目光一掠查玉，接道：「你這位湯師伯，一雙鐵拳打遍關外，白山黑水間英雄人物，無出其右，快些過來見過。」

查玉一抱拳道：「見過湯老前輩。」

湯萬里尷尬一笑，道：「虎父無犬子，賢姪的武功好叫老夫佩服。」

查玉微微一笑道：「湯師伯過獎了，如非老前輩手下留情，祇怕晚輩早已傷在你的拳下了。」

查子清一看室中情勢，心中已覺出情形不對，那長眉老人雙目似閉似睜，端然靜坐，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湯萬里肯受丁玲指使，情勢更爲可疑，他乃老謀深算之人，未把情勢全盤瞭解之前，不肯輕率從事，當下對丁玲一拱手，道：「賢姪女履險如夷，這份才智，實叫我們作長輩的慚愧。」

借着查子清和湯萬里講話的機會，丁玲已暗自分析了室中的敵我實力，湯萬里武功雖高，但他既和查子清誼屬舊交，已難恃作靠山，長眉老人雖然一身劇毒，但却不會武功，如若當眞動手相搏，他難派上用場，金老二和自己合起來也難是查子清的對手，事情若逼到湯萬里無法下台之時，祇怕不再爲生死時限屈服……

她年紀雖然幼小，但智謀過人，遇事冷靜，分析透徹，立時微微一笑，道：「承蒙查伯伯關懷，晚輩感激得很。」

查子清道：「易天行自入這古墓之後，舉動有如瘋狂一般，不但想一網打盡天下英雄，就是楊文堯和老夫，也是他謀殺中的對象，此人心如蛇蝎，毒辣無比，難以合作……」

丁玲笑道：「查伯伯能及早覺醒，晚輩實爲伯父慶幸。」

查子清道：「令尊也已進入這孤獨之墓，想來賢姪女定已早得消息了？」

丁玲道：「家父也來了麼？查伯父可曾遇到過他？」

查子清笑道：「令尊怪嘯傳事之聲，天下不作第二人想，老夫聞得他的嘯聲，豈不有如見面一般。」

丁玲道：「但願家父也能找來此地，晚輩也好對他訴說一下受的委屈……」

祇聽衣袂飄風，一個滿身鮮血淋漓之人，躍入室中。

散亂的長髮，裂破的衣衫，和那滿身濕透的鮮血，掩住了他本來的面目。以查子清見聞之博，識人之廣，也無法在一眼之下，看出來人是誰。

墓中瀰漫的殺機，使人人都存了極大的戒心，是以，當這滿身鮮血的重傷人，躍入室中之後，竟無人伸手扶助於他。

祇見他身軀搖了幾搖，終於跌倒在地上，顯然他的傷勢已重到無法再支持自己的軀體。

查子清緩步走了過來，冷冷的喝道：「你是甚麼人？」

重傷人緩緩睜開了眼睛，用盡氣力從口中迸出了一句：「查子清……」

查子清吃了一驚，道：「兄台何人？怎知兄弟的名字？」

那人突然掙扎而起向前走了幾步，扶在一張桌面上，回頭說道：「查兄當眞連兄弟也不認識了麼？」

查子清仔細分辨他的聲音，似曾相識，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他不起，重重的咳了一聲，含含糊糊的說道：「兄台傷勢甚重，不宜勞神講話，可否讓兄弟稍盡棉薄之力，助兄療治傷勢？」

祇聽那人吃力的說道：「我身受一十七處劍傷，縱然有起死回生的靈丹，祇怕難以救得我了。」

他雖然借那桌面的支撐之力，但身子仍然搖搖欲倒，查子清伸出手去，扶住了他的身軀，接道：「閣下受了那一十七處劍傷，仍能支撐得住，這麼深厚的功力，就非兄弟能及。」

那人得查子清扶持之力，身子果然站穩了許多，說道：「我身上的筋脈已被劍勢斬斷數處，身上的存血，已經將要流……」下面之言，竟然接不下去，「砰」的一聲，摔倒在地上。

查子清仔細看他傷勢，果然全身各處都是傷痕，血濕透了全身所有的衣服，這等慘重的傷勢，縱然是華佗重生，扁鵲復活，祇怕也無能救治了。

陰險的查子清，對這奄奄將死之人的性命、來歷，並不關心，他急於知道的是這人傷在甚麼人的手下，當下暗運內功，一掌按在那人後心之處，說道：「兄台劍傷纍纍，聲音也已有了改變，叫兄弟一時難分辨得出來，尚望兄台快些說出姓名，兄弟日後遇到你的後人，也好告訴他們一聲。」

一股熱流攻入那受傷大漢「命門穴」中，使他將散元氣陡然回聚，答道：「兄弟太湖王……」忽的吐出一口鮮血。

查子清吃了一驚，道：「閣下可是太湖王大奇王兄？」

王大奇道：「正是兄弟……」

查子清道：「王兄傷在何人手中？」

王大奇口齒啟動，還未來得及答，壁洞處傳過來一個冷漠的聲音，道：「傷在我的手中。」

查子清回頭看去，祇見一個身着長衫的壯漢正舉步走了過來。

但覺手中攙扶的王大奇，身子一側，斜斜摔倒在地上，氣絕而死。

查子清緩緩提起右拳，平舉在胸，手中運集「百步神拳」功力，祇要那人一有動手的行跡，立時全力劈出拳勢，口中却冷冷喝道：「閣下能夠連斬太湖王大奇一十七劍，自非毫無來頭之人，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他見多識廣，一瞧之下，已然發覺來人帶着人皮面具。

祇見來人右手橫着長劍，左手在臉上一抹，取下人皮面具，縱聲笑道：「查兄，怎麼連兄弟的口音也聽不出來了？」

查子清一見來人眞正面目，不自覺的全身一顫，道：「易兄？」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不錯，是兄弟。」威稜的目光環掃了室中一週。

查子清緩緩放下平胸右拳，笑道：「易兄改用方言口音，兄弟如何能聽得出來，武林中盛傳易兄能說各方方言，今日方知傳言不虛。」

易天行道：「查兄過獎了……」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查兄可曾遇到楊文堯？」

查子清搖頭答道：「兄弟一直未曾遇到過楊兄。」

易天行冷漠一笑道：「查兄幾時找着丁姑娘？」

查子清道：「兄弟剛剛到此……」目光一瞥湯萬里道：「這位是關外鐵拳湯萬里兄，白山黑水間有名人物。」

易天行雙目轉動，一掠湯萬里，道：「很好，很好，湯兄也來送死了？」

湯萬里一挑胸前長髯，道：「易兄說話要有點分寸！」

易天行淡淡一笑，擧手對丁玲一招，道：「這古墓之中，不過彈丸之地，姑娘不論躲到哪裏，也是難以逃過在下的追蹤。」

丁玲見他眉宇間殺機閃動，立刻就要出手，祇是不知他先對付哪個而已，湯萬里和自己故是有份，查子清恐怕也是他對象之一，當下答非所問的說道：「你要找楊文堯麼？」

易天行道：「他到哪裏去了？」

丁玲道：「我見過，祇是不知道他現在是否還活在世上。」

易天行道：「可是遇上了南海門那紫衣丫頭？」

丁玲搖搖頭道：「不是。」

易天行道：「那是千毒谷谷主了？」

丁玲道：「也不是。」

易天行隨手將那人皮面具收在懷中，縱聲笑道：「楊文堯的生死存亡，在下本就未曾放在心上，他無論遇着誰人，更與在下毫無關係。祇是丁姑娘若想藉此拖延時間，在下却不妨再問一句……」他語聲微微一頓，緩緩道：「他莫非是遇上了天玄道長？」

丁玲揚眉一笑，道：「你祇道我性命已被你揑在掌握之中，是以才要以言語拖延時間。你既有如此想法，我也不願與你爭辯，到後一試便知。祇是你既已問過了我，我也不妨再答你一句……」她語聲亦自微微一頓，緩緩道：「楊文堯所遇之人，雖無天玄道長那樣的聲名，但若論到劍法武功，却不在天玄道長之下。」

易天行笑容一斂，截口道：「莫非是徐元平？」

丁玲伸手一撫鬢髮，輕輕笑道：「不錯，正是徐元平！」

易天行目光一閃，臉色似乎微微變了一變，突又仰天笑道：「好極好極，徐元平呀徐元平，你終於又到這裏來了。」笑聲雖高亢，但却仍未完全掩飾住目中閃動的不安神色。

丁玲見了他的神情，知道他已將徐元平看作他普天之下唯一的對手，芳心之中亦不知是喜是慰，抑或是一種淡淡的惆悵；這定將雄視武林的少年英雄之情感，並無一分一毫屬於自己。

查子清、湯萬里，見到這武林中人人畏懼的一代梟雄，居然對一個少年如此看重，心中却不禁爲之大奇。

湯萬里道：「徐元平？此人是誰？兄弟怎麼從未聽過他的聲名？」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湯兄久居關外，自對中原俠踪不甚熟悉，這徐元平麼，便是……」

金老二突地一挺胸膛，出聲道：「這徐元平麼，便是天下武林中，唯一能使易天行稍存畏怯之心的人。」他雖然久處易天行積威之下，但此刻神情却甚是威風，徐元平的光榮與聲譽，他似乎也染沾了幾分。

易天行霍然回過頭，目光威稜，直視金老二，緩緩道：「兄弟對徐元平，當眞有幾分畏怯之心麼？」

金老二避開他的目光，道：「是否如此，你心裏自然知道。」

查子清、湯萬里，橫目望向易

天行，眼中滿是疑問之意。

易天行目光一轉，哈哈笑道：「不錯，兄弟的確存有幾分畏怯之心……」笑聲一頓，緩緩說道：「是以兄弟不惜千方百計，也要將他除去！」眉宇間殺機深沉，當眞令人望而生畏。

金老二冷笑道：「祇怕你未必……殺得死他……」笑聲之中，却已有了些顫抖之意。

易天行道：「有些人在兄弟眼中，生不足以爲患，死不足以爲憂，是以兄弟根本沒有花費心機，去關心他的生死之事。」他目光望向金老二，冷冷道：「閣下直到今日之所以還能活在世上，便是這個原因。」

金老二臉色灰白，閉口不語。

易天行接道：「但另有些人，活在世上一天，易某便將食不能甘味，寢不能安枕，我易某人爲求心境平安，祇有將他除之而後快了。」

丁玲眼波一轉，緩緩道：「如此說來，你一心要將我除去，也是爲了我在你眼中，算得上是一個人物了？」

易天行道：「不錯。」

丁玲輕輕一笑，道：「我眞是榮幸得很……」突地手掌一揚，一股淡如朝煙的粉霧，無聲無息的彈指而出。

易天行哈哈笑道：「好狠毒的丫頭！」袍袖一拂，一股勁風反捲而出。

丁玲變色急呼道：「快閉住氣……」

語聲未了，金老二已「噗」地翻身跌倒。

易天行仰天笑道：「鬼王谷迷藥雖是天下無雙，但害人不成，反而害己，這教訓丁姑娘切切不可忘記了。」語聲之中，緩緩移動脚步，一步一步地向丁玲走了過去。

丁玲臉色一變，急道：「毒老前輩，你那猩猩……」

祇聽一聲厲嘯響起，那猩猩已自丁玲身側一掠而過，直向易天行撲了過去。

易天行身形一閃，輕輕讓開，丁玲急忙自懷中取出一瓶粉末，在金老二鼻端一抹，祇見那猩猩金毛怒豎，厲嘯連連，展動兩條毛臂，十隻利爪，似乎已將易天行身形籠罩。

查子清、湯萬里目光凝注，神情緊張，祇望這猩猩一爪將易天行抓死。

哪知易天行却又朗聲一笑道：「這畜牲就祇有這點道行麼！」輕飄飄拍出一掌，那猩猩竟無法閃避，被他一掌擊在胸膛上，厲吼一聲，凌空飛起一丈，遠遠跌倒牆角。

長眉老人神情不禁爲之一變。查子清、湯萬里失望的暗嘆一聲，丁玲神情更是緊張，金老二打了個噴嚏，翻身站起，怔怔地站在當地。

易天行冷冷道：「丁姑娘還有甚麼手段，不妨都施出讓兄弟看看。」

丁玲轉目道：「湯萬里，你忘了與我約定之事麼，快攻他三百招！」

湯萬里本已捋鬚的手掌一緊，愕在當地。易天行目光一掃，冷笑道：「湯兄偌大年紀，居然也做了丁姑娘裙下之臣，此事若在江湖中傳說出去，武林朋友必定覺得有趣得很。」

湯萬里臉色微微紅了一紅，厲聲說道：「易兄如此說話，難道……」突聽楊文堯呼聲遙遙傳來，自遠而近，瞬息間便到了石室之外。

易天行已然擧起待拍出的右掌突然一收，回過頭去，望那壁洞說道：「是楊兄麼？快請進來。」他說話的聲音不大，但一字一句都顯得沉重有力。

但見人影一閃，楊文堯疾穿而入。

狡慧的丁玲早已借機抓起一個銀杯，趁那紛亂的一刹借勢投擲出手，祇聽「砰」的一聲，那懸掛在屋頂上的琉璃燈吃那銀杯一擊碎裂，存油飛灑中，燈光一晃而熄。

四壁間深嵌的明珠失去了燈光的映射，光華也突然暗淡下來。

丁玲銀杯出手，立時一抱那長眉老人，閃躲到一座錦墩的後面。

燈光一暗，室中頓然混亂起來，易天行最先發難，反手一掌，拍擊向丁玲停身之處。

凌厲的掌風撞擊在一座放置銀盞玉器的木案上，登時桌翻杯飛，滿室中白影流動。

蓬然一聲大震，木案撞在石壁上，整個石室立時開始急促的旋動起來。

原來那木案正擊在操縱石室暗門的機關上。

湯萬里大喝一聲，揚手劈出一拳，擊中兩個迎面飛來的銀杯上。

他剛被易天行掌力震飛的銀杯撞了一下腦殼，彆了一肚子怒火，劈出的一拳用力甚猛，兩個銀杯吃他强大的拳力一震，挾着嘯風微響，變向疾飛過來。

這石室祇不過兩丈方圓大小，站了六七個人，而且紛亂雜陳，穿行如梭，湯萬里一拳擊出，正值查子清急急自他身前穿越，銀杯掠面而過，拳風撞中右肩，被震得橫向旁側退了兩步。

查子清冷哼一聲，回首一記「百步神拳」直擊過去。

哪知湯萬里一拳擊飛銀杯之後，突然向旁側退去，剛好易天行倒退過來，正趕上查子清「百步神拳」的暗勁衝到。

易天行武功卓絕，反應靈敏過人，覺得一股强猛異常的暗勁襲上身來，心知已難揮掌硬接，立時順那襲來的暗勁，橫向一側躍去。

但覺銀光一閃，迎面劈了過來。

易天行猛吸一口眞氣，向前衝行的身子陡然停了下來，運勁於背，承受了襲來暗勁，右袖一揮，逼住劍勢，冷冷喝道：「楊兄……」

楊文堯似是亦看清來人是誰，易天行話剛出口，楊文堯劍勢已經收回，道：「易兄請恕兄弟失手。」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查子清打了我一記『百步神拳』。」

祇聽查子清高聲說道：「易兄不要誤會，兄弟實是無意……」突然住口不言，回身拍出一掌，厲聲接道：「甚麼人？暗向兄弟施襲。」

顯然，有人暗中向他攻了一招。

祇聽一陣哈哈長笑，道：「老叫化子。」但聞蓬然一聲輕震，暗勁激旋，顯然兩人已硬行拚了一招。

查子清怒聲喝道：「窮要飯的，也來送死了。」「呼」的又是一拳直擊過去。

祇聽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道：「查兄出手打人，連看都不看清的麼？」一股暗勁，反擊了過來。

查子清呆了一呆，暗道：怎麼這一陣工夫，這石室似是陡然間來了很多人呢……忖思之間，忽覺一股暗勁直襲上來，不自主的退後了兩步，趕忙提聚眞氣向前一推，把那逼近身的暗勁化去，高聲說道：「來人可是丁兄麼？」

來人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兄弟正是丁高。」

易天行大笑說道：「好啊！久年不踏江湖的丁高兄，竟然也趕來古墓之中。」

丁高冷冷說道：「易天行，不用賣狂，我問你一句話，你可敢據實相告。」

易天行說道：「易某人不相信入這古墓之人，還能活着離去，既然都是將死之人，說了又有何妨？」

丁高道：「哼！你想一網打盡天下英雄，祇怕心願難償！」

但聞一陣衣袂飄飄之聲，顯然又有一人由那鑿開的壁洞中躍入室中。

湯萬里呵呵大笑，道：「好啊，想不到老夫鑿開這一壁洞，竟然引進來這樣多英雄人物。」

丁玲聽得爹爹到來，膽氣壯了甚多，他們父女之間情感雖甚冷漠，但爲了鬼王谷的威名，丁高却不會讓她吃虧，當下一理秀髮，站了起來說道：「引人入室的是那盞琉璃燈和這四壁嵌的明珠，一片漆黑，伸手難辨五指，有這一盞燈光，自然是人人趨之若鶩了。」

那長眉老人突然把一隻形如蠟燭之物塞入丁玲手中，道：「孩子，把這支燭火燃着。」

丁玲道：「好吧！燃起燭火，大家都可以看看這石室中有多少生死冤家、火併的對手。」「察」的一聲，晃燃了火摺子，點起手中燭火。

火光一亮，四壁明珠光華也突然大盛，頓時照得滿室通明。

丁玲星波流動，正待打量一下石室中的人物，忽聽丁高高聲叫道：「玲兒！你一個人進入這古墓中麼？」

擅動心機的丁玲雖然對自己親生的爹爹，也是不肯例外，她深知丁高最厭惡楚楚可憐的情態，當下就裝出一派豪壯的之氣，答道：「爹爹也來了麼……」微微一頓，接道：「自然是女兒一個人。」

丁高放聲一陣怪笑，道：「好啊！不愧是我丁高的女兒。」

丁玲道：「爹爹誇獎了，女兒祇能算未丟爹爹臉的人！」

易天行感覺特別靈敏，一皺眉頭，喝道：「哼！鬼丫頭，你手中點燃的甚麼火燭？」（未完‧五十四）

上文提要：劉家寨劉一仁娶媳婦，「桐柏六狼」想攔劫，七虎山莊與「鐵掌寶刀震三江」貝長庚夠交情，義護娶親隊伍，雙方打鬥，石二刀却漁翁得利……冷月嬌試過石二郎的功夫後，吩咐兩年後帶上「風月宮」……年三十夜，石二刀逼石二郎上山獵野兔下酒，石二郎找兎子翻了幾座山，天賜良機遇到「天南奇叟」司馬龍，便拜他爲師；石二刀則發瘋般四處尋找……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感懷身世狂呼號　引來高人拜爲師

石二刀一聽，更是一呆，道：「他娘的，你怎麼連當年我兄弟打了冷家姐妹的主意之事，惹得一輩子走霉運的事，你也知道了！」

齊大妹子道：「更增加你對我們的工作信心！」

她把手一伸，又道：「石二爺，你可以拿銀子了吧？」

石二刀忽然自袋中摸銀子，五百兩銀子他幾乎是砸在桌面上！

齊大妹子笑着拿，拿過以後她對兩個伙計道：「石二爺的酒帳免了，咱們今天管石二爺喝個夠！」

石二刀忽然問：「齊大妹子，何時聽消息？」

齊大妹子道：「快則十天，慢則一月！」

石二刀道：「太久了！」

齊大妹子道：「找人不是去拿東西，一去就拿到，那得佈綫，下樁，分頭派人，到處打聽，還得冒雪往山中找，不是開玩笑！」

石二刀一聽無奈了。

「好吧，老子就等個十來天！」

石二刀終於走了！

石二刀走得相當無奈，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

走到一條河邊上，石二刀心中在琢磨，既然把石二郎弄丟了，乾脆，轉去大山中找哥去！

石二刀的哥是石一刀，石大山帶走了石一郎！

這哥兒倆幾乎在雲夢碰上面，祇差半天光景未見着。

石二刀過了河他不走雞公山，改道奔往桐柏山，他知道石一刀在甚麼地方，祇因爲風月宮冷風香動心機，不許他兄弟二人再見面，目的是叫他兄弟不私心，把眞本事教給兩個娃兒，誰教的娃兒失敗，誰就會倒楣！

石二刀有一股子煩惱，心中實在不舒服。

這個年他過得比平日還痛苦，過兩天就是二月二龍抬頭了，學功夫是不能有間斷的！

石二刀扛着刀，一路走在山道上，忽然間空中傳來尖聲喊，山那面也傳來叱罵聲！

「有人動刀了！」石二刀拔腿山上跑，祇因爲祇要有人在動刀，他就有機會弄銀子！

石二刀很快的過了山脊往山溝口處看過去，祇見有人在兩間新屋門外圍上了。

圍上甚麼，那得過去才知道。

石二刀心中忽然想到這地方。

對，這地方叫太白山，山下開野店的是孫二娘母女二人，多年前曾來過，她的女兒祇幾歲！

石二刀也知道，孫二娘開黑店，如今同甚麼人幹上了？

石二刀奔到山林邊，祇見是三個男子兩個女子，五男女把人家母

女二人圍上了，出刀的也祇有兩個人，再細看，那也算一對一的殺在一起了！

尖叫聲是那個大半百的孫二娘，石二刀一看就知道。

石二刀再看兩間新屋子，樣子好像剛蓋好。

現在，石二刀扛着砍刀走過來了！

石二刀的出現，令在場的人各有喜憂！

喜的是孫二娘母女倆，母女二人直着嗓門叫：「石二哥，上天派你救苦救難來吔！」

石二刀一聽，自己成了活佛了！

另一邊，五男女閃在一起了，這其中有個女子年前吧，年三十還見過面，七虎山莊的水小小祇一看就皺眉頭，心想：「這傢伙怎麼也來了，那個渾小子呢？」

祇見孫二娘與她的女兒孫水秀雙雙迎上前去！

孫二娘開口叫：「石二哥呀，年前你哥他來過，在我這兒住了兩三天才走，年後你也趕來了，可也巧，年前他們來欺我母子寡婦孤女的，你哥把他們打跑了，年後他們又來了，跟着大難臨頭，唉呀呀，上天又把二爺你派來了，眞是老天有眼呀！」

孫水秀道：「過年姪女二十歲，他今年快四十，他非叫我嫁他不可，我不幹，他們年前燒了我們房子，我們吃了虧，今年又來了，你做主呀，二爺！」

她母女盡叫好聽的，甚麼哥呀叔的爺也叫上了！

石二刀猛一瞪眼，那面，祇見不是別人，受了重傷的西門開迎上幾步，道：「姓石的，你別有誤會，咱們在辦正經事，事成了請你喝酒！」

石二刀道：「甚麼正事兒，拿刀子砍人是正事兒？」

西門開養傷了二十天，他是不會放棄孫水秀的，他琢磨，非把這孫水秀弄上手不可！

至於孫二娘呀，誰會討個老烏鴉，一身皮肉已鬆散，抱在一起像抱個沙皮母狗！

石二刀如果討了孫水秀，早晚這片野店也是他的。

這就是爲甚麼西門開不放棄又來的目的！

孫二娘母女當然明白西門開的企圖，她母女拒絕，如今，說親變成搶親了！

西門開聽了石二刀的喝叱，他忙解釋：「姓石的，你看咱們動刀子，誰在身上流了血？」

石二刀道：「尚未殺出個結果來！」

西門開道：「咱們的結果是皆大歡喜！」

石二刀道：「你們一方歡喜，娘的，殺得人家母女哇哇怪叫，她們這叫歡喜呀！」

西門開道：「姓石的，咱們這叫搶親，搶親就是這個樣子，等到她母女力盡了，舉不起刀，新娘子我扛在身上往回跑，到那時，我二人入洞房，你說說，這結果是不是皆大歡喜呀！」

一呆，石二刀向孫二娘道：「眞的是這樣？」

孫二娘叱道：「石二哥，少聽他放屁，根本沒有這回事，你被騙了！」

石二刀怒視西門開，道：「照你這麼說，餓死三姑六婆了，都去搶個女子當老婆！」

石二刀冷視，看向水小小與苗小鳳二人。

西門開道：「山區就有這規矩，打聽一下就知道！」

石二刀忽然哈哈笑，道：「那好極了，今天老子就搶個老婆吧！」

他搖晃着身子逼向水小小，又看向苗小鳳，道：「我得比一比，今天我搶你們兩個之中的那一個！」

石二刀是藍鬍子，大蒜鼻子銅鈴眼，眞難看！

水小小急忙一邊閃，苗小鳳尖叱一聲：「滾遠一點！」

西門開吼叱：「你少亂來！」

石二刀衝着西門開一瞪眼，道：「娘的，你們搶人家大姑娘是搶親，我他娘的也來搶就叫亂來呀！」

另兩人，一個是金不換，另一人是崔老十，七虎山莊來了這五人，孫二娘當然打不過。

西門開幾人想妥了，先累倒這母女，然後再搶人，絕對想不到，石二刀冒出來了！

石二刀是厲害，但西門開幾人也不含糊，石二刀如果兄弟二人都在，西門開幾人就會找個台階下來了，因爲江湖上傳言，天地雙煞聯手，萬夫莫敵，一個是絕招催命搗，一個是旋風踢踢死人！

當然，他們的刀就更厲害了！

那天夜裏，西門開就見過一個孩子出刀了得！

如今情況並不那麼糟，來的祇有一個石二刀！

西門開發了火，他對崔老十道：「既然來了江湖老橫，娘的，咱們也不是水豆腐！」

崔老十道：「今天如果撒鴨子，七虎山莊別混了！」

金不換道：「啊，他是鐵打的，咱們紙糊的呀！」

水小小道：「討厭的傢伙，劉家寨年三十娶親，他唬走了桐柏六

匹狠，反倒敲了幾百兩銀子！」

「哈……」石二刀仰天大笑：「今天不要銀子，今天二大爺我要人！」

他大毛手一指，又道：「今天就要你，老子也搶親吶，哈……」

他仗刀往水小小逼去！

西門開一聲大吼：「圍住他！狠幹啊！」

西門開舉刀就砍，崔老十下刀是斜殺，金不換抱刀已往敵人身前捲殺！

石二刀的砍刀出手了！

石二刀的砍刀份量重，出刀帶風聲，一片極光展現中，忽地一個左旋踢！

就聽「咚」的一聲響，金不換迎上的刀被他踢得飛上了天，石二刀踢落金不換的刀，他的砍刀又旋殺七次，逼退了西門開與崔老十！

水小小對苗小鳳道：「殺孫家母女！」

她仗刀往孫二娘母女殺過去了！

水小小也拿刀往門口逼，祇見金不換急忙把他的刀又拾起來，雙方又狠幹上了。

一邊是三殺一，殺得是慘烈無比，因為雙方都認為這就是一場搏命，誰挨刀誰完蛋。

另外一邊是四個女的幹上了。

苗小鳳與水小小，這二女乃七虎山莊的女殺手，武功自比孫二娘母女高許多，只不過孫二娘母女也是會家子，她們殺人比苗小鳳與水小小二人還要來得多，玩刀慣了，便也出刀有致了。

西門開不擔心水小小與苗小鳳、崔老十招呼金不換，這三人實際上不硬拚，你出刀他跟進，我出刀你挾殺，七虎山莊的殺手，也非泛泛之輩，照樣殺得地煞石二刀哇哇的怪聲叫，他已七腿旋踢空。旋腿踢乃他的絕藝，早被西門開三人識破了。

石二刀再側身，他三人立刻外閃，然後回刀殺！

西門開三人漸漸看出來這地煞石二刀只不過那把刀上功夫高，如果有機會纏住他的刀勢，就有七成勝算了。

心念間他側目看，水小小與苗小鳳二人把孫二娘母女二人堵在牆角不放鬆，那孫水秀已是披頭散髮了。

西門開心中直叫這個姑娘如果挨刀眞可惜。

就在這時候，石二刀已發了狂，雙手抱刀狂砍起來了，他是亂刀殺，實際有章法，他每砍一刀必半旋身，雖然未出腿，還是嚇得人忙往一邊閃……

一連七殺間，金不換忽的抱刀二次直衝上去了。

剛才刀被踢落，這一回他發狠要拚命，他那稍胖的身子就像山上的滾石一般，轟了石二刀的胸前，看吧，石二刀抽刀不及，刀把像在金不換的臉龐上，搗得金不換面目全非，鮮血濺出一大片，他不叫喊。

金不換也有那股子狠勁，他痛死也不喊！

金不換的刀在石二刀的身上開了彩，石二刀側身未閃過，金不換的刀已自他的右肩斜殺而下，若非他又以刀把猛一擋，金不換的那一刀就會來一個大開膛……

石二刀甩出砍刀是一招野戰八方，他洒着熱血一聲吼：「噢！」

噢叫中，一腿踢得隨之而來的崔老十就地滾出五丈外，他如果不是挨了刀受了傷，西門開就逃不過他的一刀殺，非死不可。

崔老十吃力的爬起來又坐下，西門開大叫：「別殺了，咱們改天再過來。」

他為甚麼這麼叫了？

石二刀往山林中逃了。

石二刀挨刀有多重，右肩連上右上胸，那地方血多流得旺，泉水一般冒出來，他若不逃，肯定會完蛋。

水小小與苗小鳳二女也收刀，她二人扶了金不換往馬上爬，西門開扶了崔老十上了馬。

西門開臨走拋下話：「孫二娘，我西門開這輩子要定你的女兒了。」

孫二娘發火了。

「西門開，你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是甚麼東西！」

孫水秀更是說得叫人嚇得慌：「西門開，就算你把本姑娘娶進門上了床，等你睡着了以後，本姑娘破開你的肚腸，挖你的心，吃你的肝！」

嘆，西門開也有回應，他在馬背上有妙答：「沒關係，如果不能叫你滿意，你殺吧，老子做鬼也風流！」

看看七虎山莊的人去遠，又看看另一山上已不見了石二刀，孫二娘一聲尖叫：「他娘的老皮，世上的好人去那兒了，怎麼我母女遇上這些黑心漢吶！」

孫水秀道：「娘，所以咱們開黑店，聊減心中怨氣！」

孫二娘道：「不行，咱們得找個厲害的，叫他們不敢來惹咱們！」

孫水秀道：「到那兒去找厲害的？不容易啊！」

這母女二人進了門，關上門，年剛過，山中行旅還不多，今天遇上不如意的事，還是早早打烊吧。

* * *

花菓山水濂洞，那是名山與名洞，只因為出了個孫悟空這才出了名。

別以為孫悟空是中國卡通老祖宗，那你就錯了，孫悟空不敢確定有沒有，但花菓山有，水濂洞更是有，如果有人不相信，信陽州轉往桐柏山，桐柏山的人一向就知道，水濂洞就在桐柏山，而且至今更出名。

前面一段閒話，石一刀與石一郎却是進入桐柏山這二十里地，水濂洞正對面的荒山中隱居着。

石一郎在孫二娘的那兒出刀露了臉，令石一刀十分的高興。

高是高興，但石一刀更加嚴格的訓練着石一郎，年過五天又開始，他教石一郎出拳。

天煞的功夫在拳上，那一招「催命搗」，任何人也吃不消他的一拳搗。

練拳練了一個月，石一郎的心中更難過，因為他在孫二娘的店中同孫水秀睡一起，下半夜他聽到了石一刀對孫二娘的對話，原來自己是獨孤無名的兒子，而且有個弟弟叫石二郎，同石二刀在一起。

既然知道這件事，他的心中便也不平靜了。

石一郎有時候會站在山溪一邊看水中，水中的影像根本不像石一刀，而石一刀叫自己喊他爹。

石一郎最近很少叫石一刀爹了。

他的心中有了獨孤無名，獨孤無名才是他爹。

爹是被風月宮的人坑了，生死不明。

娘是被囚起來了，難以碰面。

只有個兄弟石二郎，也許能有機會見見面。

石一郎的心中要求不大，只希望能見到兄弟他是長得甚麼樣。

石一刀坐在洞口猛喝酒，石一郎在附近打他的拳，打得哼嗨直喊叫。

遠處跌跌撞撞的過來一個人，石一郎一看不打他的拳了，他跑過去。

「喂，你一身的血呀！」

石一郎也呼叫：「爹，有人受傷了吔！」

洞口喝酒的石一刀，聽了石一郎喊叫，他奇怪，甚麼人找到這兒來？

心念間，他起身抬頭看過去，這一看不由大叫一聲：「兄弟啊！」

石一刀拔身如飛迎過去，石二刀雙目無神好像就快要死了。

「哥……哥……」

石一刀急忙托住石二刀，大步奔入山洞中。

他撕開了兄弟的上衣，才發現肩上連到右胸，一刀幾乎要人命。

「他奶奶的，這是不是風月宮女人幹的？」

石二刀道：「不……是！」

石二刀有氣無力之外，全身發抖。

人的血流得差不多時候，身子就會發抖。

石二刀的雙唇在顫抖。

石一刀有刀傷藥，急急忙忙的為兄弟把傷處敷上藥，小心的包紮起來。

他還眞的有經驗，忙叫石一郎燒了一盆熱水，把兄弟的雙足泡起來，然後他把功力往兄弟石二刀的體內輸過去，有了三方面的調理，石二刀緩緩閉上了雙目。

石二刀睡着了。

石一刀睡不着，他想不通，江湖上有誰敢向他兄弟下刀殺，這人會是誰？

石一郎見這藍鬍子流了這麼多血，他的心中在想，自己有個兄弟呀，怎麼不見了？

石一郎比石一刀更急，因為石二刀挨了刀，那麼，他身邊的孩子不好了，也許是被人殺了。

一時之間，石一郎悲哀的落下了眼淚。

石一郎的眼淚看在石一刀的眼裡，石一刀道：「你小子哭甚麼？」

石一郎不敢說是為他弟弟而哭，他心眼兒靈，立刻就有了反應。

「爹，大叔流了這麼多血，我怕大叔他……」

「你這小子有良心，不過，你大叔他死不了，他睡上兩天就會站起來……」

「爹，我能為大叔做點甚麼呀！」

「去，山中打點野味，等你大叔醒來了，他得補補身子骨。」

石一郎一聽，立刻取了他的刀，立即往山上奔去。

石一郎奔到了荒山上，他不打野味了，找個石堆草地上，他坐了下來大哭。

石一郎一邊哭，一邊喊：「兄弟，二郎，兄弟呀，你是不是被人害死了呀！」

石一郎不但呼叫他的兄弟二郎，他還呼天搶地呼叫他的爹和娘。

一家人原本幸福無比，如今變成這慘狀。

「爹呀，你在何方喲……娘……你在那裡呀……孩兒一郎在呼叫你們了，你們聽到沒有喲！爹！娘！」

「誰呀，雞毛子喊叫的吵死人了！」

這聲音隨風而來，不但隨風來，而且也送來一陣酒臭味。

應該是酒香才是，為甚麼是酒臭？

石一郎就覺得酒臭，他皺眉頭四下裡看，看了半天甚麼也沒看見，可是那聲音是清晰的。

「好小子，我在你身邊呀！」

石一郎大吃一驚，急忙回身看，身後連影子也沒有，他頭皮發痲了。

「是鬼呀！」

「放屁，世上沒有鬼！」

「我怎麼看不見你？」

「那是你功夫不到家，沒有學到功夫。」

石一郎一聽，怔了一下，道：「你……在那兒呀！」

突然，他的肩頭被人抓個牢，石一郎不動只回頭，只見是個白髮蒼蒼臉泛紅光，雙目三角有神，却是一張大嘴巴出氣酒氣沖天。

她是個女的呀，那年紀少說也有六十幾歲大年紀。

這老太太的身上零件眞不少，背了個大酒袋，提了個小酒袋，肩上搭了布搭連，裡面還有兩罐酒之外，還有個胡蘆也是酒。

石一郎道：「老太太，你是賣酒的呀！」

老太太咧嘴笑，她一顆牙也沒有了：「老婆子只喝酒！」

石一郎道：「老婆婆，你一身都是酒嘛！」

老太太道：「只夠我喝三天。」

石一郎又改口，道：「老奶奶，你說我吵了你呀，我對不起！」

老太太吃吃笑，她托起了石一郎下巴仔細瞧，瞧了半天她笑笑！

「好，好呀！」

石一郎道：「你老人家好，我不好！」

老太太道：「就是你好，我老婆子才高興！」

石一郎道：「老奶奶，我是個苦命人吶！」

老太太道：「小子呀，你只遇上我老婆子，你打從今天改運了。」

石一郎道：「改運？我的運再也難改了！」

老太太道：「怎麼說？」

石一郎道：「我爹生死不明，我娘被囚山洞，有個兄弟也突然失踪了，老奶奶，我命好苦吶！」

老太太點點頭，道：「你是叫人同情，只不過你小小年紀又怎麼辦？所以聽我的！」

石一郎道：「聽老奶奶就怎樣？」

「聽我的你就有希望！」

「我還會有甚麼希望？」

老太太道：「只要你爹娘兄弟還活着，那就有希望早晚會團圓，但你却要修習武功才行。」

「老奶奶，我現在就在習功夫。」

石一郎拔刀又道：「我的刀法也殺過人……」

老太太嗤之以鼻的道：「你的刀法怎麼樣，舞一趟讓老婆子瞧一瞧！」

石一郎聽了老太太叫他耍刀，立刻把學的刀法使出來，石一郎正在興頭上，忽聽老太太道：「小心你的刀！」

石一郎立刻抓緊手上刀，他還左右閃刺。

不料一團灰影閃過，他的刀不見了。

石一郎甩着手，他有些痛，老太太舉着石一郎的刀，冷笑道：「這是甚麼玩意，差遠了。」

石一郎見刀已被奪，心中一沉，再想想剛才老太太的那身法，他不知道那就是挪移大法。

老太太道：「想見你爹娘，想見你兄弟，跟我走吧，老婆子收你當徒弟……」

石一郎道：「我爹他……」

老婆子猛回身，道：「你爹不是失踪了嗎？」

石一郎道：「我現在的爹教了我功夫。」

老太婆道：「你現在的爹呀，他叫甚麼名？」

石一郎道：「江湖上人人害怕的人物，他們是天地雙煞石……大山！」

老太婆冷冷道：「那兩個畜牲呀，跟我老婆子擦屁股，我老婆子還嫌他們手粗吶！」

石一郎道：「你比他們本事大？」

老太太道：「大上十萬八千里！」

石一郎道：「你收我當徒弟？」

「是你的運氣，也是你福氣。」

石一郎道：「好，我跟你了，老奶奶……師父……」

老太太道：「這些年我老婆子踏遍南七北六十三個省，總想找個資質佳的娃兒傳我老婆子的一身功夫，可就是找不到，不料聽了你這小子的呼叫，把我老婆子引來了！」

石一郎道：「師父，我得給師父叩個響頭了！」

「俗氣，免了！」

石一郎還是跪在地上叩個頭，頭撞石地發出咚的一聲響，老太太忙問：「碰痛了！」

「不痛，不痛！」

石一郎的頭早就練得不知痛了，他常挨石一刀的釘子打，打出栗子包。

老太太吃吃笑，道：「小子，喝幾口酒，跟我走！」

石一郎接過酒袋，他喝了一口二鍋頭。

老太太道：「徒兒呀，當年江

湖上有個女人叫大酒簍子的，那個人就是你師父我呀！」

石一郎道：「大酒簍子呀，好聽！」

老太太道：「東方美就是我的名。」

石一郎道：「師父的名字更好聽，哈……」

石一郎不再回山洞中了，他走得心安理得不留戀。

石一郎自聽了自己的身世以後，便對帶他六年多的石一刀不再關心了，因爲石一刀並非是他爹。

石一郎他爹是獨孤無名。

大酒簍子東方美又是何許人也，老太太今年七十二，這些年全靠吃酒養精神，若是論年資聲望，飛馬幫大掌旗申屠十方他爹，以及七虎山莊宰父長風他爺爺見了這位東方美也得尊稱一聲「老姐姐」。

講功夫，那也得扯上創設風月宮的冷公元與何雙雙這對夫妻了。

時光一去不回頭，老一輩的人凋零了，這位大酒簍子東方美便也看穿了世道，想通了人生，背着酒袋走天涯，對那些爭名奪利，幾乎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了。

現在，東方美把一頭華髮披肩上，她伸手拉了石一郎，道：「天也不早了，我們走快點。」

石一郎還未有所反應，頓覺雙足蹈空，不由自主的跟着東方美往山峯那面疾馳而去。

有風聲，風聲在石一郎的耳畔「咻咻」掠過，石一郎就難以相信這老太太會飛。

祇見她每一足點地即彈兩丈高下三四丈遠，石一郎的人已在虛無飄渺中了。

石一郎心中想：「自己學了這本事就不得了，師父果然本事大。」

祇這麼一陣飛馳，前面已是一條江面了。

石一郎還未注意，東方美已拉了他站在一處河岸邊，那兒停了一條小船。

石一郎道：「師父，這船是你的？」

「不錯，上去吧！」

東方美拉了石一郎到船上，那條小船頂篷就是大，小船幾乎全遮住了。

小船船尾有爐灶，東方美對石一郎道：「過了河走漢水，然後往北。」

石一郎道：「師父呀，咱們住這小船上？」

東方美道：「沒有你，師父我常在這小船上，可是如今有了你，就不用再住小船了。」

石一郎道：「師父帶我往那兒？」

東方美一手搖櫓，另一手舉着酒袋喝着酒，半晌，她對石一郎道：「咱們往終南大山醉仙岩。」

「也是大高山呀！」

「要練功最好地方是大山，不論是練力氣、練腿勁、練膽識、練吐納、行外功、調內力，祇有山中才適合，你呀，哈……我老婆子把你當成了寶、璞玉一般，得要小心翼翼的調教你。」

石一郎道：「我一定聽師父的。」

他忽然又道：「師父，我其實不姓石的。」

東方美道：「你跟了石一刀，所以你才姓石？」

石一郎道：「我現在不跟他了，我應該姓本姓。」

「我的徒兒，你知道你的本姓？」

「我的本姓是獨孤一郎。」

「獨孤？獨孤？」東方美皺皺眉，她未再問下去。

那小船已過了漢水，迎面便是大山峯，東方美隨便把小船往岸邊一拴，人便與石一郎往山中走了。

* * *

石一郎跟了大酒簍子東方美奔往終南大山的醉仙岩，桐柏山區的水濂洞對面高山上，早一天就急壞了石一刀。

石一刀找不到石一郎，急得不得了，再加上洞中躺了個正在養傷的兄弟石二刀，一時之間石一郎氣得駡大「山」。

人們常說「大街」，那是一般人說的，在這兒祇有「駡大山」，因爲石一郎在山中失踪的。

別以爲天地雙煞不喜歡一郎與二郎兄弟倆，相處六年多，情談不上，義是有的，恩談不上，友却仍在，如今突然少了石一郎，石一刀心中似刀扎，他當然駡大山。

石一刀如同石二刀找石二郎一般，滿山遍野找了三四天，石頭縫他也抓開來找，山上那有石一郎的影子。

於是，石一刀面對養傷的石二刀，嘆氣了。

「兄弟，我們怎麼向風月宮那兩個女人交代呀！」

「哥，這件事必須多琢磨。」

他頓了一下，又道：「哥，我以爲咱們還是幹老本行，祇不過在重作馮婦之前，我兄弟找上七虎山莊，先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報了仇再搜他一票。」

石一刀道：「行，幹完之後我兄弟直奔關外去躲起來，娘的，就不信風月宮那兩個母夜叉會找到我兄弟倆。」

石二刀嘿嘿笑了。

* * *

大別山最高處有三個尖峯在一起，這地方人們都知道名字叫三仙

岩。

三仙岩是個人跡少見地方，祇不過三仙岩正中央的那座尖山上有個石洞，「天南奇叟」司馬龍就爲了自己一句誓言而自囚在這山洞之中十七年未出洞。

司馬龍現在出了洞，他高興極了，因爲他發覺二郎這娃兒眞的是具有武技天份。

司馬龍坐在一塊山石上，他那一張乾又瘦的臉孔上，套一句俏皮話，正就是「神案上的彌勒佛——笑口常開。」

石二郎下了決心苦練功，他絕不叫師父有失望。

司馬龍這天最高興，他拉着二郎往洞中走，隨興而發的對二郎道：「徒兒，師父以爲，你總得有個姓氏。」

二郎道：「我不要姓石。」

司馬龍道：「當然我也不叫你石二郎。」

二郎道：「師父，你以爲徒兒該姓甚麼呀？」

司馬龍道：「徒兒，師父姓甚麼？」

「司馬呀，師父對徒兒說過了。」

一笑，司馬龍道：「你姓司馬好不好？」

二郎撫掌道：「好呀，我就姓司馬好了。」

司馬龍又道：「你是我的好徒弟，再加上姓師父的姓氏，也算是親上加親了，你叫司馬二郎吧，哈！」

二郎立刻大叫，道：「我以後叫司馬二郎了吔！」

他聲音洪亮，山谷迴蕩，遠處不斷的傳來「司馬二郎……司馬二郎……」

司馬龍哈哈大笑，那眞的是得意至極。

司馬龍對司馬二郎道：「且等你武功有成，師父帶你去找個人，這個人她太看不起師父了。」

司馬二郎道：「誰敢看不起師父？」

司馬龍神情忽的黯然，道：「師父自囚十七年，還不就是爲掙一口氣，唉，情也、孽也，人生有幸有不幸，師父就是後者。」

司馬二郎不懂這一套，他也不知道師父當年的那一段，便是再問下去，徒增師父他老人家的感傷。

司馬二郎爲了要師父開心，他全力的苦練功，祇有在功夫上有成就，司馬龍才眞的高興。

天下的父母愛子女，也一樣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有一天眞的成了龍成了鳳，作父母的便是他娘的一命嗚呼了也必是笑死的。

師徒當然也一樣，師父教徒弟，徒弟如果能青出於藍，師父當然笑得拍巴掌。

司馬二郎相信師父絕不會留私不傳授。

司馬龍恨不得一天就叫徒兒天下第一，要不然前些時還把自身的功力輸給徒兒司馬二郎，自己寧願損失兩成功力也甘心。

司馬龍還打算拚上老命爲司馬二郎「開頂大法」吶！

＊　＊　＊

山道上有個小子跑得快，背了個大酒袋。

那小子跑得快，可也氣不喘汗不流，盤腿山道如履平地一般，仔細看，那是「龜步駕雲法」，乃輕身功夫的至高境界了。

龜走路呀，慢條斯理，但駕了雲就不一樣了。

所以仔細看那小子，出腿很慢，但却每出一腿就有三丈遠，人家還背了大酒袋。

那小子剛奔上一道高山峯，雲深不知處却傳來了尖尖的大叫聲。

「東方徒兒哎，東方一郎哎！」

背酒袋的小子有回應了：「師父哎，徒兒回來了吔！」

原來這兒是終南大山中的醉仙岩。

如今仙人沒有來，當然也不見仙人醉，却有個老太太常常醉在松樹下的石頭上。

老太太不是別人，她乃大酒簍子東方美是也。

從市集買酒而歸的正是石一郎，他如今也被他的師父改了姓，改成了東方一郎了。

原來石一郎不姓石了，他以爲應該以獨孤爲姓，可是師父覺得獨孤獨孤，老婆子當年情場失意之後孤獨了一輩子，早已孤獨怕了，連聽這兩個字也不舒服。

老太太當年不吃酒，但失戀之後她吃酒，而且變得酗酒成癖了。

東方美更愛東方一郎，她那一身的功夫中，就屬輕功了得，那驚世駭俗的「隨影術」、「縮地功」，江湖上便是能見一面這種功夫的人也少有。

東方一郎高興，因爲他如今能追上小兔子。

東方一郎不但跑得比飛毛腿還快，他能繞着一棵大樹轉，比別人多轉一倍半。

現在，他背了個二十斤重的大酒袋，一口氣奔上了醉仙岩。

東方美哈哈笑，一頭華白長髮隨風飄：「過來過來，你今天少用不足半個時辰，也算略有進步了。」

東方一郎原來買酒也是在練功，他在路上練脚程，一次比一次進步，時間花費得少，這是令他鼓舞的。

東方美指着山石上的竹影，對

徒兒道：「徒兒呀，你看師父在這石上劃的痕跡，那就是用這麼一根杆子，把杆子的倒影劃出來，便知道你的脚程是不是有了進步。」

東方一郎拍手，道：「師父眞有學問。」

東方美道：「師父屁的學問，祇不過人活得久了，長了，有了活命的經驗。」

她頓了一下，接過了二十斤大酒袋，又道：「其實甚麼叫學問呀，我老婆子以爲，學問也是天下人的經驗累積成的，端看人們是怎樣的運用了，例如……」

她忽的長髮一抖，「刷」的一聲掃在松樹身上，立刻就見松樹身上的樹皮被她的華髮掃落一把碎屑。

東方美得意的道：「你說說，這一把算甚麼學問呀，屁的學問，祇憑苦練，苦練出經驗來就是成果。」

東方一郎忙應道：「要說師父的經驗，眞的是了不起的呀！」

東方美猛灌一口酒，道：「我有經驗？我狗屁的經驗，我可憐。」

東方一郎一呆，道：「剛才……」

東方美道：「師父如果有經驗，也不會被人拋棄打了一輩子女光棍了，我有甚麼經驗，情場之上我是他娘的鬥敗了的一隻老母鷄，我……曾多次一哭到天明。」

東方一郎道：「徒兒以爲，師父年輕時候必是個美人兒，怎麼會光棍一輩子？」

東方美道：「我自己也以爲我長得美，沒有女人會說自己醜，可是如果遇上了負心漢，天仙也完蛋。」

東方一郎難以開口了，因爲他不懂男女之間的這一套，他還早吶！

＊　＊　＊

石二刀挨了那一刀殺眞不輕，他差一點死掉，他在山洞中養了幾個月，總算把身子骨又養壯了，養得同過去一模一樣的出刀狠辣。

石二刀不罵別的人，他咒罵的是七虎山莊上的人。

「哥呀，咱們應該下山了，下山去找七虎山莊的霉氣，我要砍得他們血流成河呀，否則難消我的心頭之恨。」

石一刀道：「兄弟，我也在擔心，眞怕遇上風月宮的人找上來，娘的，她們發覺一郎二郎全沒了，肯定會收拾咱兄弟倆。」

石二刀道：「所以啦，咱們幹這一票就出關，長白山在關外，咱們去天池養人參了。」

石一刀一笑，道：「養人參也挖人參，運氣好遇上野參一斤重，就發啦！」

人參別說是一斤重，半斤重就成了寶。

這兄弟二人併肩下了山，兄弟二人多年未曾聯手對付敵人了。

要知他兄弟被人稱爲天地雙煞，實因這兄弟二人除了刀法狠之外，石大山的拳術與石大年的腿功，均爲絕技。

石大山的「催命搗」、石大年的「旋風踢」，敵人如果被打中，當場吐血倒地。

這二人一路翻山越嶺到了太白山谷口，祇見那座新蓋的兩間小瓦屋中冒出了灰煙，有個女人拖了一綑木柴往一邊的灶房走。

石大山祇一看就笑了。

「兄弟，孫二娘開的野店到了。」

石二刀道：「我就是在這兒挨一刀。」

七虎山莊五個人，五個也祇有一個未受傷，苗小鳳與水小小合殺孫二娘母女，她二人也一樣的未佔到便宜。

石大山在山道上一聲吼叫，他忘了曾與孫二娘一夜祇風流了半夜的好事一樁。

「孫二娘呀，看誰來了。」

抱柴的就是孫二娘，那女人抬頭看，她的臉上很複雜，說她是喜却帶怒，說她是驚又有笑，綜合起來一句話，她的樣子就是誰說的那句話：「喜怒哀樂全有了。」

孫二娘拋下木柴迎上來，她的叫聲似烏鴉。

「喲，我說一早喜鵲叫，眞他娘的稀客上門來，不知我會不會發財。」

她發現來了不祇是石大山，石大年也冷酷的抖着滿腮藍鬍子，一副要吃人的樣子。

「哎呀，石二爺呀，那天年三十，你挨了刀，我的心中多難過呀，你怎麼走了？」

石二刀道：「我若不走等挨刀呀！」

「別說了，裡面烤了一隻羊，二位老哥吃肉帶喝酒，這一頓我不收你們的錢，不過……」

她往二人的身後看，而且還踮起脚來看林中，口中長長的「噫」了一聲：「怎不見那兩個娃兒出現呀？」

她說的當然是一郎與二郎二人了。

石一刀道：「跑了！」

石二刀接道：「也許死了。」

孫二娘吃一驚：「死了？」

石二刀道：「死在大山裡面了。」

孫二娘迭足嘆道：「怎麼會呢？孩子的長相可不是那短命的，怎麼會死？」

孫水秀奔出來，道：「誰死

了？」

孫二娘道：「就是上次來過的孩子，他出刀殺人多麼的俐落呀！」

孫水秀難過的道：「石一郎會死呀，唉，我同他睡在一床，他好乖的，怎麼會死了！」

石一刀道：「死不死還不一定吶！」

孫水秀道：「老天保佑啊！」

石一刀與石二刀併肩走入屋子裏，如今裏面的傢俱也是新的了！

孫二娘指着一邊火架子，道：「兩位，火架子上是羊肉，兩位取刀切着吃！」

石一刀道：「石大爺早就知道你掛羊頭賣狼肉了！」

石二刀道：「狼肉是酸的！」

孫二娘道：「如今那兒還有狼肉呀，娘的老皮，七虎山莊一把火，把我關的三隻大野狼也燒死在後屋地洞了，至今未曾捉到一隻狼！」

石一刀道：「酒，有酒就好！」

兄弟二人拉開了櫈子對面坐，先切了羊肉往嘴巴塞，孫水秀把酒送上來了。

石二刀向孫二娘道：「七虎山莊沒人再來吧！」

孫二娘道：「聽說七虎山莊同飛馬幫的人幹上了，誰知道他們爲甚麼要幹！」

孫水秀道：「最好兩敗俱傷，死光了！」

石一刀道：「七虎山莊怎麼會同飛馬幫的人幹起來，他們爲了甚麼？」

石二刀道：「哥，也是咱們的機會來了，趁他們七虎山莊不注意，我兄弟二人殺進去！」

孫二娘道：「最好把七虎山莊的西門開砍了！」

西門開乃七虎山莊大總管是也！

西門開早就想把孫水秀弄上手，孫二娘當然不答應，如果西門開討孫二娘，事情就不一樣了！

打死西門開他也不會討孫二娘當老婆！

西門開也打過齊大妹子的主意，祇不過齊大妹子太過刁鑽古怪，他又不敢要，這事後來他弄明白了，齊大妹子的丈夫包打聽丘文山還活着，殘了！

其實江湖上很多人以爲丘文山殘廢了！

＊　＊　＊

石大山與石大年兄弟二人祇在這孫二娘開的野店打了個尖，兄弟二人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石一刀很想同孫二娘臨去溫存，可是如今的氣氛不太一樣了！

石一刀心中明白，如今兄弟二人一齊來，總不能叫兄弟一邊枯等他與孫二娘辦那種事。

另外擔心遇上了君山風月宮的人，那才叫痲煩事，風月宮的人一旦發覺他兄弟二人聚一起，更不見了那一雙小兄弟，他兄弟的日子就難過了。

當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二人趕着衝去七虎山莊殺一場，弄些銀子奔關外，永遠不回中原來！

二人打定主意要去長白山天池種人參了，那時候關內許多人就打了這主意！

兄弟二人別了孫二娘母女倆，那孫水秀的心中不快樂，她咬牙不開口。

孫二娘道：「我的寶貝女兒呀，莫非爲了那娃兒？」

孫水秀道：「早知這樣，咱們把他留下來多好，害得那麼好樣的孩子不見了，失踪了，生死不明了！」

「娘也覺得可惜，可是問又不說，問多了惹他兄弟對咱母女二人生疑心！」

「所以女兒不快活，那麼好的娃兒，怎麼會同這種野人在一起過活！」

「你怎麼會知道，那娃兒的身世可機密吶！」

孫二娘收拾着殘桌，又道：「三十夜石老大就對我說過了，那個娃兒不是他兒子！」

孫水秀嘴一撇，道：「德性，憑他那滿臉紅鬍子，會養出那麼可人的孩子呀！」

孫二娘道：「那孩子的身世也可憐，他的爹是江湖第一殺手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他娘是江湖第一大美人兒名叫余凝霜，祇因爲惹了風月宮兩名宮主的詬恨，他們設計把人家美好的家庭拆散了！」

孫水秀道：「因愛生嫉呀！」

「是呀，獨孤無名好慘，至今生死不明呀！」

「他娘呢？」

「石一刀祇說同毒王囚在一起，別的不知道了！」

孫水秀道：「風月宮是厲害，風月宮的人惹不得，這種事也祇有風月宮的人敢做得出來！」

孫二娘母女也祇知道這麼多，全是由石一刀的口中傳出來的，可也令那獨孤一郎聽到了。

獨孤一郎如今改名叫東方一郎了！

＊　＊　＊

石家兄弟二人剛剛走出大山區，那石二刀對石一刀道：「哥，改道先去雲夢！」

「去雲夢幹甚麼？」

「我在雲夢有交易，我花五百兩銀子給了齊家酒館的那個鬼靈精女人齊大妹子！」

「你也知道這女人？」

「知道，專門爲人打探名路消息的！」

「她的丈夫就是當年道上的包打聽，姓丘！」

石二刀道：「哥，如今咱們不必打聽了，咱們去把五百兩銀子要回來，雲夢城外有馬場，買上兩匹馬騎上，立刻往北出關去！」

石一刀道：「你花銀子想找孩子呀！」

「我是不得已呀！」

石一刀道：「走，咱們這就去雲夢！」

兄弟二人併肩走，砍刀挾在右脅下，這時候天已快黑了，城裏人已走得差不多了！

城裏最熱鬧的地方，那要數齊家酒館了，因爲這時候也是吃飯喝酒的時候！

石家兄弟便在這時候來了。

齊大妹子站在二門一瞪眼，她立刻笑瞇瞇的走上前，伸手拍巴掌，道：「歡迎，歡……」

她看看石一刀的身後，他祇歡迎了一半，迎字未出口便改口了！

「怎麼啦，石老大帶的那個娃兒呢？也不見了？」

齊大妹子說的不是別人，獨孤一郎是也！

石二刀沉聲：「別問了，找個座位吃一頓！」

「行，行，二門有個小客室，專爲特別客人設備的！」

石家兄弟跟了齊大妹子過二門，那小房間就在門後面，熱酒的火爐子在門口！

石家兄弟走進門，石二刀一把扣住了齊大妹子一手，低沉的道：「老闆娘，咱們的生意吹了，把五百兩銀子快快還我！」

齊大妹子哈哈笑了。

「行，我還，祇不過石二爺呀，你聽過嗎？南京到北京，生意人說話如敲鐘，鐘聲一響算敲定，便是吃大虧上大當，也祇好打碎一口牙齒和血吞，你說對不對？」

石二刀道：「那是你說的！」

齊大妹子道：「先平心靜氣的坐下來，喝了酒，是你的我還你，該我的你給我！」

石一刀向兄弟使了個眼色，石二刀鬆手了！

齊大妹子也笑了！

有伙計立刻送來吃的喝的擺上了桌，石家兄弟二人當先喝起來。

齊大妹子並未走，她等這兄弟二人三杯入肚以後，她才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了。

「二位好兄弟們，敢情是另一個孩子也弄不見了吧？」

石一刀道：「荒山之上，生死不明！」

齊大妹子道：「你二位的處境危險了！」

石二刀道：「你說甚麼？」

齊大妹子道：「幾個月不見你的人，咱們說好了的，等消息不出一個月，這是你二爺沒來，不關我們的事了！」

石二刀雙目一厲，道：「這麼說來，你不退還我的五百兩銀子呀！」

齊大妹子道：「哎呀呀，二爺呀，你不能祇顧自己不管別人死活吧，當初是你來求我，可不是我求你，如今便是退銀子，也得算一算咱們的花費吧！」

「甚麼花費！」

「我不是說過嗎？這消息打探不容易，四面八方要派人，有時候我們也得花銀子向別人打聽，這裏裏外外都是要銀子來打發，別的不用說，一個月下來就得二百多兩銀子還得省着花，慢慢的用！」

石二刀一聲冷笑，道：「那是你的事，二大爺生意打住，你得還我銀子！」

石一刀已嘿嘿笑了！

這光景二人打算用強了！

齊大妹子笑笑，道：「行，我退還五百兩銀子，祇不過二位也怕不太容易保住平安了！」

石二刀一聽，大怒，他抓刀：「你說甚麼？」

齊大妹子道：「別誤會，與我們之間毫不相干！」

石一刀道：「爲何說我兄弟不平安？」

齊大妹子道：「那是有關風月宮，哈……」

她吐出風月宮三字，人便得意的笑起來了。

石一刀與石二刀臉色微變。

石一刀急問：「風月宮怎麼樣了？」

齊大妹子道：「風月宮在找人！」

「找誰？」

「找誰呀，找那帶走兩個孩子的人，唔，可能就是二位吧！」

石二刀臉色大變，藍鬍子似乎也直起來了！

「你怎麼知道？」

「我不但知道，而且很詳細！」

石二刀道：「快說，你知道些甚麼！」

齊大妹子把手一伸，道：「要聽消息，需拿銀子！」

石二刀大怒，戟指齊大妹子道：「五百兩銀子尚未還我，你又伸手要！」

齊大妹子道：「五百兩銀子我還你，我齊大妹子吃虧上當本是常事，祇不過那點銀子是爲那孩子的，這個消息則是攸關賢昆仲的本身生死！」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辛南星將與燕雨絲歡合之事說了出來，龍潛將最近「天上人間」發生的事一聯想，認爲有可能……何士魁被「天上人間」收買，暗襲司徒勤……呂介人捉姦在床，霍金反助他殺李克誠，卻要他聽命於「天上人間」……燕子翔兄妹三人誘石綿綿出來，欲以「雷公石榴」炸死她，卻被唐雲樓接住，燕雨絲借此爲理由找嚴如霜交手，欲消滅白道領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嫌前釋手援妹胞　逮不力敵勁除翦

「火谷老人」崔永泰受了內傷，奔出不遠就緩下來。他是名醫，知道中了「乾坤指」非同小可，必須立刻治療。最重要的是以內功自療。

他四下打量，終於找到了一個岩洞，頗爲隱蔽。進入後先服了藥，立刻打坐調息，一坐就是三個多時辰。

接近五更時，他停止調息，傷勢已接近痊癒，又服了幾粒藥，決定兼程返回幫中。

他在「人間天上」算是御醫，不論是幫主及夫人，凡有病痛，都找他治療，所以他很少出幫。

他一出洞口，不由心頭一震，發現一位中年人負手站在洞外，悠閑地在翹首賞月。

崔永泰一看就認出，此人正是顏君山。

「姓顏的，你早就來了?」

「不錯。」

「爲甚麼不下手?」

「你受了傷在自療，顏某豈能逞人之危?」

「嘿嘿!果然不失爲君子!你要怎麼樣?」

顏君山淡然道:「醫者父母心，這話你懂吧?」

崔永泰心頭一蹦，他懂了，顏家的人都發過誓，要零碎收拾他。顏鳳妮的死，帶給顏家及唐家太大的衝擊。

「原來是爲了顏鳳妮的事!」

「老賊，爲小女的事，我祇是恨你枉爲名醫，最重要的是，你空有一身的醫術，卻不能濟世救人，留你何用?」

「怎麼?你以爲老夫會怕你?」

「你老賊這句話使我安心不少，可見你已經痊癒了!」

「顏君山，你眞不聰明!」

「怎見得?」

「你可知崔某在『人間天上』的地位?」

「知道，正因爲如此，我才要殺你!」

崔永泰撤出了軟劍。顏君山也撤出了長劍，崔永泰可以說是醫劍雙絕，身手高超。但是，他終於開了眼界，發現顏君山是個藏拙的高手。

不出五十招，崔永泰就被挑傷了左臂。六十招不到，他的軟劍施展不開，好像四面八方都是對方的劍影。

這樣打下去是很吃力的。崔永泰突然揚手擲出一物，其實那是個荷包。顏君山不便用劍去掃擊，相信必是迷香或毒物。

顏君山經驗豐富，立佔上風頭，荷包落地。

崔永泰道:「顏君山，你已經完了!」

「甚麼完了?」

「你已經中了老夫的『貴妃香』!」

「怎見得?」

「因爲你雖立刻佔了上風頭，但那『貴妃香』荷包卻落在更上風頭處。它雖然落地，還在繼續散發迷魂香氣，祇不過很淡很淡罷了!」

顏君山暗暗一試眞氣，不由心頭一驚，果然眞炁滯窒不暢，此刻是不能再戰的，即使想抽身都辦不到，因爲中了毒，奔行不快。

「你老賊惡性永遠不改。」

「顏君山，目前，你祇有一條路可走!」

「投降『人間天上』?」

「對對!絕不會辱沒你的!」

「崔永泰，我卻覺得這正是你改邪歸正的最佳時機!」

「顏君山，自古艱難唯一死呀!」

顏君山攻出一劍，果然威力大減，崔永泰似知他是強弩之末，並不還手，祇是閃避。

顏君山不逞人之危，在洞外等他行功圓滿才動手，他卻以毒物賺人，眞叫人寒心。

顏君山連攻七劍，一劍不如一劍，最後一劍用力過猛，長劍竟然握不住掉落地上，全身力道盡失。

崔永泰得意地大笑，四山迴應，帶回「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幫主必然大加讚賞，所以他很開心。

顏君山搖搖晃晃，行將倒地。崔永泰走近伸手要去托顏君山的下顎，自然是想消遣他。就在他得意忘形這刹那，人影電閃，已到了他的身後。

崔永泰大駭，閃身的同時，手已入懷，想再施毒。

他知道機會不多，祇希望兩敗俱傷，也就是傷在對方掌下的同時，也使對方中毒，這就可以談條件了。

他的如意算盤太好了些，在這電光石火之下，他的手還未入袋，已被來人揪住一握，「喀剌剌」聲中，手骨及腕骨全碎。

崔永泰驚得呆了，顏君山也被這大快人心的舉措驚得呆了。

崔永泰齜牙咧嘴地撞出一膝，小唐一抓而下，有兩根指頭插入他的膝骨之中。

崔永泰發出一聲怪嗥，他忽然發現，仇恨使人變得殘酷，小唐帶着殘酷的笑意，一拳砸向他的嘴，五六顆牙齒和血吐出。

仇太深了。小唐帶着笑，却含着淚，喃喃地:「鳳妮……妳看到了沒有?我說過要爲妳復仇……就是這樣收拾他……」

崔永泰癱在地上道:「小唐……你夠狠……」

小唐含淚道:「比起你來，還差得多……老賊……你得將就着……」用中指一彈，老賊的左眼珠變成了漿糊溢了出來，身子蜷作一團。

「耕心……」顏君山道:「此賊固然可恨，但往者已矣，你把他整得已經夠慘了!算了!」

唐耕心淚下道:「岳父，鳳妮之死，能說不是此賊的陰毒所使然的嗎?我本想挖出他的心看看，是不是黑的。」

顏君山泫然道:「鳳妮地下有知，也必會心頭大快，此賊雖然卑鄙，陰毒，吾人却不必和他一般見識，況且，這次懲罰，已經夠他受的了!」

顏君山又道:「崔永泰，今後你是改過向善還是繼續沉淪下去，全由你自己決定了……」二人離開了樹林，原來這兒距「一瓢山莊」已經十分近了。

* * *

潛龍堡刁斗森嚴，由於龍潛不在堡內，由韋寒香及龍不忘負責，戒備更加週密。

今夜風大，星月無光，辛南星在堡中，自然也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幾年在江湖中來來往往，要他窩在堡中，還眞不大習慣。

事實上，人在堡中，心却在燕雨絲身邊。

到了中年才接近女人，而且兩情繾綣。儘管祇有一夜纏綿，却是無時或忘，魂牽夢廻。

在目前，祇有龍不忘知道他的心情，今夜練了一會功，也習了一會畫，却無法專注，正要閉門安寢，有位中年文士踱了進來。

在燈下，這中年人儀表不俗，衣著却頗樸素，負手踱進，道:「怎麼?這麼晚了還沒有睡嗎?」

辛南星抱拳道:「正要就寢，不知這位前輩如何稱呼，恕我眼拙，恩師的至友故交，居然不識……」

他以爲心情不好，連師父的好友都忘懷了，祇不過這位長輩儀容過人，風度儒雅，却的確是從未見過。

中年紳士淡然一笑道:「你剛入門時，本人來過一次，太久了!你八成不記得了吧!」

辛南星努力搜索記憶，實在不記得這位長輩，如見過，像此人不俗的儀表，是永生難忘的。

「晚輩愚昧，眞的記不起來了……」

「在下『竹林漁隱』紀葆如……」

辛南星微哼，他當然聽說過此人，却不知師父和此人的交情如何?但話又說回來了，交情不好，在這武林多事之秋，怎會來此聲援?

「聽龍潛兄說，你和『人間天

上』女主人有一段情……」

此事居然又多了一人知道，由此可見這人和師父之交情了，泛泛之交，絕不會談及此事的，辛南星無從說起。

「昔年我和燕雨絲也有一面之識，那時她年輕、貌美而又熱情，如今三十多了吧？」紀葆如道：「你也別難爲情，談談無妨！」

的確，談談無妨，辛南星正在想她，能有一位不介意此事的長輩，談談有關她的事，當然很好。

「紀前輩，晚輩無狀……」

「不不！你千萬別這麼想，就是換了我，甚至換了你的師父龍潛，也無法抗拒的。」

這話辛南星聽起來十分舒服。因爲他師父在知道這件事之後，似也說過類似的話。

「想想看，一個三十多的女人，她成熟、熱情而又經驗豐富，一個魯男子在她的誘惑之下，誰能抗拒？」

辛南星內心嘶呼着，誰能？誰能啊？

「其實這就是一段桃花運。老夫二十七歲那年，也有一段，對方是一家藥舖子東家的千金……」

這種事誰也希望有個伴兒。是嘛，這就是桃花運。

好像紀老每一句話他都喜歡聽。而且有惺惺相惜的感覺。多慈詳的長者！

「南星，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說說你們相識的經過，俗語說：老要張狂少要穩。人生在世，只要風流而不下流就無妨，你說了，我也說說我那一段……」

他坐下來，面孔瞧窗外，手指還輕輕敲擊着桌面。

深夜有位老知己，談談往事，交換心得，也算是一樂也，甚至他說完了以後，紀老還要談談他當年過五關斬六將的得意事兒。

於是他說了一切。本來嘛，也沒有甚麼好隱瞞。尤其是剛剛邂逅的情況，她醉倒路邊，他把她救回住處，然後爲她洗澡而發現她是女人。

「事先並未發現她是女人？」

「當然沒有。是夜晚，而且她一身酒氣，直到在池中，爲她脫了外衣，再脫褻衣時才發現……」

紀葆如道：「她那時的反應如何？」

「她似乎酒未全醒，人在仍有七八分酒意之下，看來就好像不怎麼驚悸慌張的樣子……」

「噢！是的，酒意未醒，就會無所謂的，無可厚非。然後呢？」

紀葆如道：「是你誘她還是她誘導你？」

「這件事是一拍即合，應該是由於她編的故事開始。」

「故事？她編了個故事？」

「是的，她說自幼訂親，但近來男方已和別家女子成親後才通知她退婚，簡直不把她當人看待！」

「於是你十分同情她，甚至擁抱她？」

「還沒有，於是她說，可以同池洗澡，他先洗了背向着我洗起來，我也就不再拘束了，我們談了不少的話。」

「是哪一類的？」

「包羅很廣，也涉及男女交往之事，我們都能彼此吸引，彼此信任，也都有意，紀老，您是知道，三十多未娶，並非無人說媒，而是一直未找個投緣的，我們是越談越投緣，於是我抱她出了浴池……」

紀葆如站起來，負手踱近，一手搭在他的肩上，道：「是她要妳抱的，還是你自動抱她而她並未拒絕的？」

「我想，不該說是我主動而她未加抗拒的，也不能說是她誘導我如此作的，可以說是我們靈犀一點，彼此一個眼神就決定這麼作的……」

「只有那一夜嗎？」

「是的，另有一次差一點，因爲自那夜之後，她就時時迴避我，以後我才知道，她認識一道觀住持，她想遁入空門，但我不瞞紀老，我已着迷，我不能沒有她，那時我以爲，死不可怕，沒有她才是一件可怕的事……」

紀老目光中飛舞着燒火，道：「以後呢？」

「我終於在小道觀中找到了她……」說了當時一切情況，包括燕氏兄妹在院中交談，以及進屋動手等。

屋內靜了很久很久，紀老那隻手還搭在他的肩上。

紀老道：「現在你已知她的身份了是不？」

「是的，紀老！」

「知道或不知道她的身份，你的心情有甚麼不同？」

辛南星深深地吸了氣，道：「不知她的身份，我希望和她時刻不分，即使三餐不繼都無妨，知道以後，儘管我仍然懷念，但是，我深深地以爲對不起她的子女。」

「你並不以爲愧對她的丈夫？」

「本來有這想法，可是聽說她的丈夫和石綿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不這麼想了。總之，我想她，同情她，也很矛盾。」

「爲甚麼矛盾？」

「我有罪惡感。紀老，不瞞你說，我仍然忍不住思念她，如果她丈夫不要她，她的子女排斥她，紀老，我要，我會付出我所有的，甚至透支下一輩子的愛……」

紀老以十分奇特的眼神望着他，辛南星並未注意。如他注意，也會發覺紀老的目光極有內容。

辛南星肩上那隻手收了回去，辛南星道：「紀老，關於這件事，希望你有以教我！」

紀葆如往外走着，淡然道：「如果你以爲非她不可，你就該去追尋。也許她也在想你……」

紀老走了，他說過，也要說說他年輕時那一段。人老了記性就差了吧！他居然忘了。

不過紀老臨去時說過：如果你以爲非她不可，就該去追尋，也許她也在想你……這話給了他不少的勇氣。

只不過另一念頭又在腦中昇起：你暫時不要離堡，你只能走錯一步，不能再錯第二步……

到底誰說的對？紀老還是恩師？良知告訴他，也許是師父對。紀老的話就不對嗎？

由於和紀葆如的交談，勾起不少的回憶，想了一會才上了床，這時隱隱聽到噪雜聲及犬叫聲，似乎發生了甚麼事。

辛南星爲潛龍堡的弟子，尤其堡主不在堡中，他該多付出點心意，立刻又下床整衣，要出去看看。

就在這時龍不忘衝了來，道：「南星，大敵來臨，你有沒有發現？」

「甚麼人？」

「我看到此人一個側影，儀表不俗，輕功超絕，一掠十丈以上，形同凌虛蹈空。」

「大叔也不認識他？」

「由於未看得太清楚，我不知他是誰？只不過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儀表出衆，俊逸非凡的，好像只有兩個人。」

「是哪兩個人？」

「第一位是『咆哮劍客』唐雲樓，另一個據說是譚起鳳。」

辛南星陡然一震，道：「譚起鳳……」

「譚起鳳你會不知道嗎？在目前，這已經不是秘密了！你的相好的，不就是他的老婆嗎！」

「不忘！」龍潛已站在門外，似乎對於龍不忘在晚輩面前說這種話有失身份。

「師父……」辛南星見了禮，龍潛已進入屋中，但立刻又踱了出去，道：「南星，到我屋中來一趟！」

「是的，師父……」

在龍潛的臥室中，龍潛倚在床上，辛南星站在床前，龍潛道：「剛才那位不速之客應該是譚起鳳。」

辛南星一臉驚色，道：「師父，他來此幹甚麼？」

「按理說，他是咱們的大敵，他來此應該是殺人的，但是，我以爲他是來找一個人的。」

「找……找人？」瞬間出了一身冷汗。

「當然，他來找一個人印證一件事。」

「找誰？師父？」

「應該是找你。這一點你沒想到？」

辛南星吶吶道：「找……找我？」

龍潛道：「你沒有見到一個陌生人？」

「陌……陌生人？有，有一位！」辛南星道：「是師父的老友，自稱是『竹林漁隱』，姓紀名葆如……」

「你……你說甚麼？紀葆如？」

「是的，師父，不久前徒兒在臥室內見過紀前輩，還談了好一會。」

龍潛坐起來，目注辛南星，自他忠厚的臉上看不出說謊的樣子。道：「多久的事？」

「就是大約半個時辰之前那一段時間。」

「甚麼樣子？」

「五十左右，身材高大，英挺俊逸，穿了一襲藍色長衫……」

「你們都談了些甚麼？」

辛南星一字不漏地說了。龍潛長長地吁了口氣，道：「你能自死神的指縫中溜了出來，眞是異數！」

「怎麼？那位前輩不是師父的老友紀前輩？」

「當然不是，況『竹林漁隱』爲師雖認識，却談不上交情。」

「他不是『竹林漁隱』難道眞的是……」

「譚起鳳！」

無限的寒意流佈全身，辛南星吶吶道：「是……是他？」被那隻手搭過的肩胛上，迄今還有點不自在。

「他的手搭在你肩上時，只要一根指頭就能要你的命，算你的命大！」

「他有一百個理由殺死徒兒的！」

龍潛哼了一聲，道：「那還用說！」

辛南星垂頭，道：「徒兒爲師門蒙羞……」

龍潛道：「他不殺你的理由很多，主要是他捫心自問，自己有外遇，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是的，師父。」

「武林數大險地之一，竟能讓人家來去自如……」龍潛有點自嘲，在他來說，是件很丟人的事。

「師父，以譚起鳳的身份，在我方毫無預警及戒備之下進入，並不是一件……」龍潛冷電似的目光

把他的話又逼了回去。

辛南星良久不敢出聲，他也以爲，譚起鳳要殺他，正如師父所言，一根指頭就夠了。也不必冒充「竹林漁隱」，其目的主要是弄清那件事。

武林之中，有誰敢把一頂綠帽子扣在譚起鳳的頭上？

大概譚起鳳也有這個想法，他倒要看看，辛南星是何許人？竟能勾搭上他的老婆。

他想不通，何以不取他的性命？

世上再有涵養的男人，對這種事也是無法容忍的。是甚麼理由使譚起鳳熄滅了殺機？

龍潛忽然抬頭道：「你可知道他不殺你的眞正理由何在？」

辛南星茫然搖頭。

龍潛起身踱着，辛南星仍不敢出聲。

龍潛忽然停了下來，重複了辛對紀的話：「老前輩，老實說，我仍然忍不住思念她。如果她丈夫不要她，她的子女排斥她，紀老，我要，我會付出所有的，甚至透支下一輩子的……」

辛南星信了師父的話，的確是這些話救了他一命。

即使他會自死神的指縫中溜了出來，他仍不畏懼，他絕不否認，仍然深深地喜歡她。

如果要他再冒一次生命之險去接近她，他也在所不惜。龍潛道：「儘管譚起鳳原諒了你，或者頗爲欣賞你對一個中年婦人的深愛和執着。但爲師以爲，事已過去，一切都已結束，把這件事忘了吧！」

「是的，師父……」

＊　＊　＊

龍三在自己的院落廂房中獨酌。他投靠「人間天上」，宣傳的義意高過一切，辛南星的住處，就是他告訴譚起鳳的。

他在「人間天上」似已取得上面的信任。

時已二更左右，這工夫歸鄉忽然進院，站在廂房門外。龍三站起招呼，道：「歸大俠，請進來喝一杯！」

歸鄉進入，龍三爲他滿了一杯酒，舉杯道：「歸老，我敬你！」

歸鄉道：「先別急，老弟，我想問你一件事。」

「歸老你自管問！」

歸鄉想了一下，道：「辛南星這個人如何？」

龍三道：「家師兄爲人老實忠厚……」

歸鄉內心重重地哼了一聲，「老實、忠厚」之詞，他不願聞，道：「龍老弟，偏勞你一件事！」

「歸老和我客氣起來了？」

「好！那我就實話實說吧！希望你能把辛南星誘出來。」

「誘出來？幹甚麼？」

「我想迷住他！」

「噢！這當然不成問題。」龍三這一年來，歷經劫難，增長了知識和經驗，絕不像過去那麼渾了。由於他已知譚與石綿綿之事，也偷聽到燕氏兄妹私下談母親和辛南星之事，不由大爲驚異，老實的大師兄，居然會作出這等離譜的事來。

譚起鳳問他有關辛南星在潛龍堡的住處，他就想到譚要收拾大師兄，可是譚昨天應該去過潛龍堡，要殺辛南星，也易如反掌。難道沒有殺成？

是潛龍堡中戒備森嚴？還是有其他原因？

如果師兄已被殺，歸鄉就不會要他把辛南星引出來，莫非譚起鳳昨夜未去潛龍堡？

龍三道：「歸老打算何時幹掉他？」

「越快越好！」

「那就是今夜動身如何？」

「好！龍老弟，此事如成功，老哥要好好謝你！」

「這怎麼敢當。爲歸老效勞，是我的榮幸，看樣子歸老特別恨辛南星。」

「對對，老夫恨他，恨透了他！」

龍三暗笑，讓譚起鳳戴上了一頂綠帽子的，居然是他的大師兄，他眞不能不佩服那個老實人，眞正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歸老，咱們馬上就走？」

「馬上就走，明天到達，晚上你把他誘出來。」

「就這麼辦，說走就走！歸老，別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宰辛南星，不想讓別人知道。」

第二天，二人來到潛龍堡，由龍三潛入堡中，騙出了辛南星。辛南星乍見歸鄉，失聲道：「師弟，你引我出來……」

「把你當作一件禮物，送給歸老！」

辛南星長劍出鞘，冷峻地道：「龍三，你眞是個孽種……」已向歸鄉攻出一劍。在歸鄉來說，對付辛南星，一雙肉掌也綽綽有餘。

龍三在一邊觀戰，不時向林外望去，當他發現林外人影一閃入林時，立刻撤劍攻向辛南星，道：「歸老，還是由我宰他建一次功吧……」

他本是攻辛南星，却突然轉向歸鄉，凌厲無匹，其疾如電。不如此，也休想能對歸鄉這等高手構成威脅。

歸鄉全力吸腹一閃，這一劍貼腰而過，驚險至極。道：「龍三，你身上有幾根筋我清楚得很！」

「你是說知道我是詐降？」

「當然不敢說十成，却有七八成。所以我爲你製造一次現原形的機會。」

林外的一條人影已到，却是龍不忘，道：「老賊，今夜你是有來無去。」

歸鄉哈哈大笑道：「放心！我來得去也得，祇怕你們三人一個也逃不出此劫。」

現在是龍不忘、辛南星和龍三合擊歸鄉，這老賊雖厲害，久戰却非三人的敵手。龍不忘固非泛泛，目前的龍三已不比辛南星低，甚至比他高了。

五六十招之後，林中又多了一人，原來是霍金。

龍三大吃一驚，這二人聯手，祇怕他的老父出手都是白搭。霍金道：「歸鄉，龍潛來了才有意思。」

龍不忘道：「你配嗎？」

霍金道：「霍某當然配，龍潛浪得虛名，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一出手，未出十招，辛南星中了歸鄉一掌。稍後，龍三也中了一掌。

七十招稍過，龍不忘也挨了一掌，三人失招連連，辛南星首先重傷倒地，不久龍三和龍不忘也堪堪不支。

歸、霍二人同時得意地大笑，笑聲未畢，發現龍潛站在身後祇有一丈之處，道：「笑得太早了些吧？」

「不早！」歸鄉道：「龍潛，你成不了大氣候。」

「的確如此，龍某不學無術……」這工夫歸、霍二人已出了手，以歸鄉的跋扈，他一人就想接下龍潛。祇不過這是在潛龍堡的附近，怕大批人手趕到，他們要速戰速決。

歸、霍二人聯手，固然非同小可，「大羅散人」龍潛，畢竟不是虛有其名之輩，二人發現，那次嚴、龍、蕭及班達喇嘛諸人和燕雨絲動手，都藏了拙。

藏拙很難，那是一門學問。尤其當時那帳篷內還有太上幫主在暗中監視，龍潛獨接這人乃「人間天上」的第二號人物，三十招內無敗象。

這二人合擊的實力到底有多高呢？應該這麼比較，也許相差不多，以朴覺曉來對付歸鄉一個人，祇怕佔不到便宜還要吃虧。

五十招後，歸、霍二人才略有起色。

可惜龍不忘、辛南星和龍三都受了重傷，祇不過龍不忘晃着站起來，又出了手。

這是無濟於事的，未過兩招，就被霍金砸倒，昏死過去。七十招後，龍潛施出了「龍爪十三式」中的精華。

這幾手固然厲害，但也祇是把歸、霍二人逼退了三四步，用完之後，情況就不妙了。

龍三很難過，本以爲誘來歸鄉，可以除去他，除去此人，幾乎等於除去了「人間天上」五分之一的實力。

龍三搖晃着也站了起來，攻向歸鄉，歸鄉不屑全力對付他，祇是偶爾踢他一脚或掃他一掌。

但是，絕對沒想到，龍三的鋼手能脫腕出手。

這是當初設計時就具備的特殊功能，歸鄉一時大意，且相距太近，這鋼手的五指戳在他的胸腹之間。

歸鄉也夠狠，雖然痛徹心脾，仍然一掌把龍三砸出。

龍三大口噴血，道：「爹，三兒一直……抱着一個心願……要以三兒的殘生爲潛龍堡和武林作點事……前往詐降，本想行刺譚氏夫婦……却因不易見到他們而找不到機會，現在總算盡了一點力……就是死了，我也瞑目了……」

歸鄉並未拔下那隻戳在胸腹間的鋼手，還在和霍金夾擊龍潛，祇要他不倒下，他們估計，大約有五十招就能挫傷龍潛。

歸鄉對譚氏夫婦之忠心，和龍不忘對龍潛差不多，他以爲祇要能重創龍潛，他就是濺血於此，也對得起主人了。

祇要他不停手，忍痛配合搶攻，重創龍潛，應該不是太難的事。

的確如此，以龍潛的底子，也祇有一人獨接歸、霍二人的能力，祇是他有個想法，他越支持得久，就越是有利。

這當然是基於一個秘密的原因，至少，今夜可以証明一下，「人間天上」的武學秘密。

到目前爲止，還不能証明這一點，而龍潛却已是招架乏力了。這是一場非同小可的對決，不論那一方敗績，對武林都有極大的震撼和影響。

龍潛的負荷越來越重，歸鄉胸腹間的鋼手處，流下大量的鮮血，看來他能拖多久，就能決定局面的勝負。

地下躺着的三人，却祇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個令人悲絕的局面，他們都有同一念頭，祇要堡主一倒下，他們就斷舌而死。

似乎這一刻的來臨已經不遠了，就在這時，一條紅影有如巨大的彩蝶飛臨打鬥的上空，衣袂聲如裂帛，一片腿浪向歸鄉罩下。

「大哥，小妹來遲一步。」「吭」地一聲，歸鄉已受傷，畢竟動作稍緩，已被一腿掃了出去。

來人是龍潛的小妹小娟，這是她的乳名，他以前一直如此稱呼她，兄妹情深。但自小娟和唐雲樓在一起，兄妹立刻斷絕了往來，她的學名本叫龍天香的。

這其間自然是有重大的原因的，昔年龍天香在唐氏夫婦力戰羣魔，行將不支時，不顧自身危險，解了他們的圍。

那時候，嚴如霜還懷孕在身，不要說龍天香不出現，即使出現稍遲一步，一旦小產，唐氏夫婦絕難倖免。

所以嚴如霜很開明，就容納了龍天香，由於她要練「乾坤指」，就叫他們二人多相處，由龍天香爲唐護法，練一門絕技。

這就是唐、龍兩家的仇恨，當初龍潛也是嚴如霜的崇拜者，結果落空，妹妹又變成了唐雲樓的女人，這口氣他嚥不下。

龍潛最初祇以爲唐雲樓是吃鍋望盤，貪得無厭，甚至弄他的小妹，也有故意使他難堪之意。

龍潛不知道，龍天香是唐雲樓迷，當初她私下對嚴如霜表達了這强烈的意願，她甘願爲唐作小妾。

嚴如霜感她冒死援手，答應她，不分大小，共事一夫。龍天香眞是樂透了，對這位大姊百依百順。

事實上龍天香爲了冒死救他們夫妻，還傷了一足，如今還有點跛。

霍金一看這女人的身手，和龍潛的關係，知道完了，立刻掠到歸鄉身邊把他挾起來，又提起龍不忘，長身而起。

龍潛厲聲道：「霍賊，放下人我饒你一命！」

霍金道：「口說無憑，在下在五里外一定把龍不忘放下，失陪了。」

龍潛要追，龍天香示意不必追去，眼看霍金帶走了兩人。龍潛道：「小妹，妳離家數十年，對妳龍不忘大哥的感情也淡了？」

「沒淡，大哥永遠不會淡的。」

「那妳爲何不追？」

「大哥，他逃不掉的。」

「莫非……」龍潛吶吶道：「唐雲樓也在附近？」

「是的大哥，他怕大哥尷尬，就叫我出面，他隱在暗中。這數月來，我們常常輪流到潛龍堡附近來巡邏。」

「巡邏？潛龍堡也沒有付他酬勞。」

「大哥，你這脾氣迄今不改，其實當初是小妹迷上他，而由如霜姐特別許可，我才能和他在一起的。」

「龍家眞是祖上有德。」

「大哥，事情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樣。」她詳細說了當年的事，還出示她跛了的一足。

龍潛不能怪唐雲樓，他甚至知道，唐雲樓當初未必願收小娟，不過是礙於嚴如霜的面子，也有報恩之心。

雖然這種報恩之心不足爲訓，但小妹對唐雲樓狂熱地崇拜，當年如無這個下場，小娟祇怕早已削髮出家了。

所以這麼一想，龍潛也就消了氣，二人立刻救治受傷的人。

在五里外，霍金把龍不忘丟在地上，道：「老賊，我答應過龍潛，不能失言，祇不過爲了使你變成一個廢物，你得留下一條胳膊或者一條腿，以免再對本幫的人亮爪子。」

龍不忘道：「那就高抬貴手，把我宰了吧！」

「好死不如賴活，老賊，你放聰明點。」

「你祇要卸我一肢，我就自絕！」

「怎麼？你想威脅我？」

「不是威脅，而是必然如此。」

霍金不想躭擱，一脚踩向龍不忘的一腿，這一下踩中，這隻腿是廢定了，但這時有人冷冷地道：「霍金！」

霍金一聽這口音，就知是高手，但這一脚已踩出，絕不收回，那知突然脚背上像被巨石砸中，尖呼一聲收回。

回頭望去，這人相距一丈左右，分明是以「虛空御物」或「隔山打牛」的玄功，伸手虛空一指所造成的。

這一手，大概也祇有他們的幫主能辦得到，吶吶道：「你是……」

「唐雲樓……」

霍金自嘆流年不利，遇上誰都好，祇有此人他是打心裡害怕，道：「原來是唐大俠！」

「霍金，你剛才明明答應龍潛，在五里外留下龍不忘，並未說要廢他一肢對不對？」

「是……是的。」

「大丈夫言出必踐，你未作到這一點，十足的小人，我一生中最恨的就是這種小人，自摑耳光十個，快滾！」

「唐大俠，士可殺不可辱！」

「這麼說你要作士，不作小人是不是？」

「作士如何？作小人又如何？」

「作小人就自摑十個耳光滾回去，作士就要自絕當場。」

霍金道：「你爲甚麼不給我第三條路？」

「你沒有第三條路。」

「有，和你決一死戰。」

「對你來說，那不能算一條生路。」

「尊駕也未免太狂了，霍某好歹也是『人間天上』的第二、三號人物。」

「你估計能接我幾招？」

「二十招內不會敗績。」

「祇怕你拖不過這數字的十分之一。」

「狂妄！」霍金放下歸鄉，以最凌厲的絕招攻向唐雲樓。他也知道，唐雲樓不會在他面前吹噓。

他祇是不信，拖不過這令人聽來窩囊的兩招。

這時他才施出半招，就知道爲甚麼對方訂出了兩招的極限了，原來他的右脚已受重傷。

也就是他要去踩龍不忘時，人家以「隔山打牛」的手法，傷了他的脚骨。如今一用力着地，這隻右脚就奇痛如裂。

顯然地，這隻右脚脚骨已經碎了，碎了也就是廢了。

霍金往左前一仆，及時收招，道：「在下連半招也接不下。」說完，力摑十個耳光，一點也不馬虎。

摑完，一言不發，挾起歸鄉就走，他已不能快速奔行，祇能緩慢的奔掠，而且痛得一頭大汗。

歸鄉道：「霍兄，丟下我，你一個人回去吧！」

霍金道：「歸兄何出此言？」

歸鄉道：「我的左脚……」

「你的左脚如何了？」

「相信和霍兄的差不多。」

「可是我的脚是在踩龍不忘時被他的『隔山打牛』玄功所傷，你……」

「我也在稍後突然感覺左脚有如巨石砸中，相信脚骨已碎，而人家似乎祇是伸出中、食二指遙遙一指而已。」

「完了。」霍金道：「咱哥倆栽了，毀了一足，雖比廢除武功好些，要醫好這隻脚，根本不可能，因爲『火谷老人』崔永泰自己也廢了，當今名醫祇有一個李天佐。」

歸鄉道：「治好而不必切一脚，也許可以辦到，嚴重跛足是難免的了，霍兄，那一手不是『隔山打牛』，那叫着『一指禪』。」

「對對，必是『一指禪』。」霍金道：「歸兄，依你看，咱們的幫主比唐雲樓高還是低？」

歸鄉道：「這很難說，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這工夫霍金已是滿頭大汗，停了下來，道：「這隻脚是完了。」

此刻唐雲樓挾着龍不忘返回五里外林中，龍潛、龍天香、龍三及辛南星等人仍在。唐雲樓放下龍不忘，正要和龍潛招呼，龍不忘已向唐拜下。

「龍兄，這不敢當。」

龍不忘道：「在五里外，霍金把我擲在地上，要廢我一肢，我對他說，他殘我一肢我就自絕，他正要動手，唐大俠就到了，堡主，唐大俠是老奴的救命恩人。」

龍潛剛才和小妹談了很久，知道當年的誤會，實在是他自己多心、妒忌或偏激，如今想來，十分不妥。

甚至可以說，唐氏夫婦破格收留他的小妹，悉心呵護，這些年來，嚴如霜和唐雲樓一起時少，龍天香和唐一起時多，如換了任何人，不會如此寬厚的。

龍潛抱拳道：「睽違這多年，才知光陰虛擲，祇因一時之衝動。正是所謂：眉與目不相識，祇爲太近。」

唐雲樓抱拳道：「聽君數語，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如尼山之鐸，別有深思！」

龍潛唏噓地道：「小可心胸狹窄，乃至於數十年不相往來，想來汗顏無地，唐兄，謝謝你對舍妹的照料。」

「理應如此，龍兄不必客氣。」

龍不忘道：「主人和唐大俠數十年的誤會冰釋，而且小姐也回來了，怎可不請他們夫妻到堡中一敘。」

「對對！看我！」龍潛道：「太失禮了，唐兄，小妹，到敝堡中去敘敘。」

於是由龍天香挾起龍不忘，唐雲樓挾起辛南星，龍潛提起龍三，返回潛龍堡。此堡佔地之大，僅次於「人間天上」，想不到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再次進入此堡的。

不久就是一桌上席擺在花廳之內了，而且夫人韋寒香也出來相見，昔年，這都是情場上的逐鹿者或被追逐者。

龍天香和嫂嫂昔年是情敵，如今歷盡滄桑，人也老了，自然不再較勁，甚而更加珍惜這份親情。

席間，他們交換了「人間天上」的一些秘密。

「唐兄，有個秘密你可能不知道。」

「甚麼秘密？」

「當然是關於『人間天上』的。」

「他們的秘密太多，在下知道的自然不多。」

由於龍不忘、龍三及辛南星受了重傷，正在治傷，所以不在席上，這兒祇有唐雲樓夫婦和龍潛夫妻四人。

龍潛搖搖頭道：「世間的事，的確是千奇百怪，有人作了的事，也許我們根本想不到，甚至有人作了我們還不相信呢！」

龍天香道：「大哥別賣關子好不好？」

龍潛道：「就是譚起鳳的老婆和劣徒辛南星的事……」

龍天香道：「大哥，這件事我們也聽說過。」

韋寒香道：「甚麼事？怎麼我不知道？」

龍天香在韋寒香耳邊說了一陣，韋寒香道：「你大哥可眞是口風緊哪，居然一字不漏。」

龍潛道：「門下作出這種事，並不是甚麼光門耀祖的事！」

龍天香道：「雲樓是進入『人間天上』偵察他們的實力，聽到燕雨絲對她的女兒燕雁談這件事，當時是咬牙切齒，這已經不算秘密了！」

龍潛道：「當然！我說的秘密不是指這事。」

龍天香道：「大哥，你就別再賣關子了！」

龍潛說了譚起鳳進入潛龍堡，和辛南星談了好一會，甚至還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的一切，道：「小妹，唐大俠，這算不算是一件秘密？是不是他的命大？」

「算算！這當然是秘密。」龍天香道：「居然有這回事，當時辛南星和死神打交道都懵然不知！」

「的確。」唐雲樓道：「這非但是秘密，而且是大秘密，那時龍兄在何處？」

「在下正好不在堡中，而譚起鳳一出堡，我正好剛回來，在堡外看到一個輕功奇高，身材高佻的身影，祇是當時是深夜，未看清他的臉孔。」

龍天香道：「至少大哥當時知道他不是本堡中人，你有沒有猜想他會是雲樓或者其他高手？」

「有，我當時曾猜想到唐兄或譚起鳳。因爲當今武林中具有那種輕功的人太少了，但絕未想到譚起鳳能空手而回！」

唐雲樓道：「辛南星能渡過那一劫，眞是命大。而譚起鳳有此容人之雅量，也太出人意料了！」

龍天香道：「依我看，也沒有甚麼，他的心全在石綿綿身上，對老婆的外遇，當然也不會不惱火，但事已至此，殺了辛南星又如何？他此來主要是瞭解事情發生的眞相。」

「對了！小妹，他果然是要來弄清一件事情，到底辛南星抱着一種甚麼心態和他老婆接近的？是一往情深，一見鍾情還是一時衝動，抱着玩玩的心情……」

唐雲樓點一點頭道：「龍兄的臆測全對！他最在乎的大概就在這兒，他自己迷戀石綿綿，也要容忍妻子的外遇，但是，絕不容許一個男人抱着玩票的心態玩弄他的老婆，結果他發現辛南星是個老實人，居然放過了他。」

龍潛道：「唐兄和『竹林漁隱』的私交如何？」

「你是說老紀呀，昔年很熟，卻有十來年未見了，這位仁兄如還健在的話，大約七十出頭了吧！」

* * *

這是個相當荒涼的小渡頭，一位文士僱舟過河，船家說，夠五人才擺渡，文士道：「在下給五人的渡資如何？」

船家道：「小的擺渡雖是爲了賺錢，也要兼顧來往交通，要是來一個客人就過河，小的還沒有發財，八成先被累死了！」

文士笑笑，道：「說的也是，在下等一會就是了！」坐在船上瀏覽對岸的風景，但他却有鬱鬱之色。

船家坐在後艄上吸旱煙，不久，岸上來了三個人，嘻嘻哈哈地上了船，船家還是不開船。

三個年輕人和船家爭吵起來，說他太死板，祇差一個人就不渡，船家也倔强，不渡就是不渡。

三個年輕人自己已動了手，有的用櫓，有的用篙，但是船入河心，因水流很急，船就打起轉來，原來操櫓不容易。

三人手忙脚亂，船家索性不理讓他們胡整，原來這三少正是「人間天上」的少幫主，燕子翔、燕子飛及燕雁。

燕子翔再次去划櫓，結果櫓公一滑就離開了櫓母，差點栽入河中，而河中央水深，篙子入水底，祇剩下三尺在水面上，根本無法撐。

所以船還在往下游流去，船家這才接過櫓划動，向對岸駛去。燕子翔道：「這位仁兄可眞沉得住氣。咱們弄得人仰馬翻，他老兄坐在前面頭也沒回一下！」

燕子飛道：「是啊！好像他是大爺！」

燕雁道：「我來教訓他一頓，看到沒有？他好像根本不賣這份帳哩！」

燕雁往船頭一竄，揪住文士的肩衣一拉，突然一楞，失聲道：「妳……妳不是娘嗎？」

燕雨絲眼眶潤濕，她一直在外流淚，她聽到風聲，她的子女也不諒解她，本來子女是站在她這邊的，現在却同情他們的父親了。

世上居然有這麼巧的事，會在此遇上他們。

他們三兄妹正是出來找她的，找到了又如何？原諒她？要她回幫？抑是怕她繼續在外和辛南星胡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是兩件沒有辦法的事。

燕子翔是老大，他感到的羞耻比弟及妹妹深重，道：「早知如此，我寧願不到這個世界上來……」

（未完・廿五）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